

武侠世界



第37年

31

\$20.00

編者話 今選刊蕭玉寒先生著的巨型小說「天狐之子」。晉地衡山白石洞的白石公欲覓傳人，傳授他的堪輿、兵法。某日在泰山脚下看到一座「齊人孫兒之墓」引起他的好奇，尋覓之下，發現一姓孫娃兒正在追逐一頭豹子……蕭玉寒先生所著的兵法故事，生動具體的描述了一場戰爭的運籌帷幄的重要性，表達了「兵無常法，戰不循規」的活學活用例子。欲知孫武拜師學藝之後，如何助吳國闖關攻克楚國都郢城，請閱本故事。古人的「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戰略戰術的運用令人受啟發良多，如此佳作當前，千萬請莫錯過。

多，如此佳作當前，千萬請莫錯過。

本期的短篇故事「迷途奇遇」「黑吃黑小祖宗」「苦海明珠」篇篇短小精幹，故事內容引人入勝，再獻給喜歡小品文的讀者欣賞。

下期將刊登煮酒客先生所著的「紅塵猛將」續集的巨型小說「豪客闖天涯」，煮酒客先生的文章向以流暢清新稱著，請拭目以待。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天狐之子(風水兵法傳奇故事)

孫子迫得豹子倉皇而逃，又不顧一切
竄前扯住豹尾一躍上了豹子背上……蕭玉寒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迷途奇遇(記者奇遇記)

尋幽探秘 無端遭打……麥美倫 51

黑吃黑小祖宗(江湖奇情恩怨錄)

遵師教誨 救苦救難……鐵馬 59

苦海明珠(湖海恩仇記)

邂逅佳人 共訂鴛盟……布雷 69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霸王刀(新派武林俠義故事)

心存忠厚不揭短 二老始知怪錯人……辛彥五 82

俠盜武小郎(新派湖海俠士故事)

保存實力上橫山 官賊討伐撲個空……霍去病 89

五彩傳奇(新派奇情俠義故事)

孤傲玫瑰愛小子 因果輪迴受戲弄……申公豹 96

玉釵盟(新派江湖復仇故事)

為獲異寶探墓穴 各懷鬼胎鬥心機……臥龍生 10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歪歪小爽哥(新派武林傳奇故事)

練成絕藝上寶雞 吳下阿蒙今非昔……辛棄疾 111

飛鷹(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死灰復燃西天教 名姬和尚尋法衣……司空羽 121

督印人：羅斌
主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4.11.24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31期

(總號189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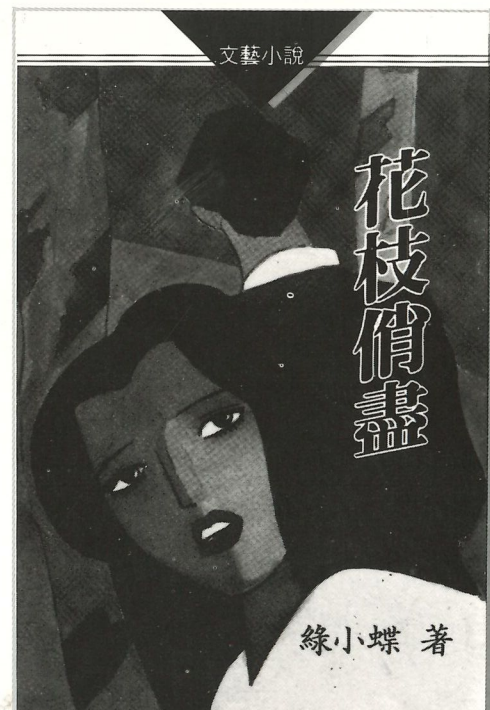
《作家綠小蝶》

新書介紹

文筆簡潔 故事流暢

寫情絲絲入扣 蕩氣迴腸

花枝俏盡



綠小蝶 著

每本HK\$32

真愛，可遇而不可求，不在乎朝朝暮暮。
真相，有根有據可尋，何懼走萬里千山。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各地利店有售。



天狐

之子

孫子拜師 獲授兵法

電閃雷鳴，烏雲密布，籠罩着春秋戰國之間的晉國都，翼城北面五百里外的一座山峯。

山峯十分奇特，形如「天馬騰空」，仿如「天狐起舞」，時衆人難形容其狀。因山麓建有晉文公重耳外祖父狐突的廟宇，當地人便稱爲「天狐峯」。

天狐峯上是否有天狐？無人知道。

天狐峯之巔，此時却有一位不知年歲的白衣人，屹立於天狐峯巔一塊巨石上，凝目四射，似欲探究這個迷人的千古之秘。

白衣人的功力通玄，他的目力，竟可穿透低垂籠罩山峯的烏黑烟雲，直視十里外的落葉飛花、風吹草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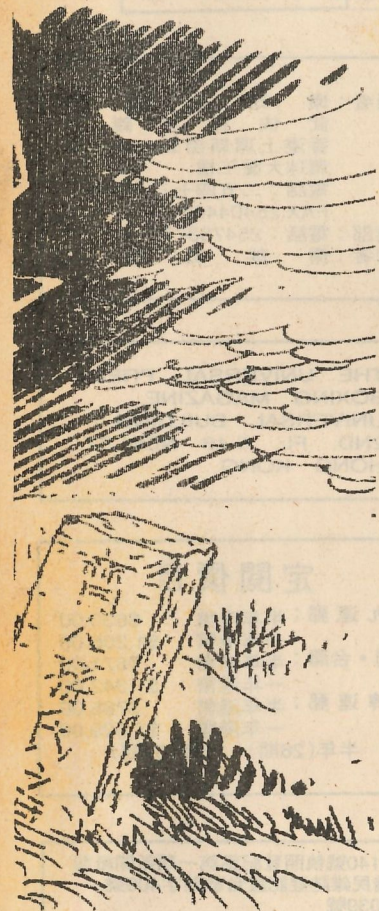
就在此時，距白衣人所站巨石五里外的地方，一個聳起的土堆之

上，忽然冒出白雲，白雲越冒越多，越多越濃，漸而竟凝聚成形，竟隱約現出四頭雪白的狐狸！白衣人目中精光一閃，屏氣凝神注視。

那雪白的狐狸煙雲，在烏黑的低垂的烟雲下，竟爪舞足蹈，跳起十分迷人的狐步舞——左三步、右四步，前三步，後四步形左實右，形前實後，妙曼詭異之極。

白衣人心神一陣激蕩，暗道：眼前此情此景，豈非天狐之舞麼？而「天狐」顯然是大地龍脈所現的真形，那如此奇貴的「天狐龍脈」，到底隱於何處……

白衣人立刻便窺破天狐峯的千古奧秘。原來他來自晉地衡山的白石洞，絕少現世，他自號爲白石公，至於他的身世來歷，真名實姓，便無從查究，也無從知道了。



白衣人——白石公思忖間，那「狐形煙雲」，在妙曼的狐步舞中，身形突地一旋，隨即向南面的一處山陵躍飛而去。

白衣人一見，即毫不遲疑，身如閃電，向那「狐形煙雲」如影隨形，飛掠而去。

他的身形忽地一頓，原來此時那狐形煙雲，於半空中忽地一沉而降，墜落在一座土墳之上。

白石公一見，立刻縱步上前，祇見土墳正面，豎着一塊墓碑，上書「齊人孫兒之墓」六個刻字。他心中不由奇道：「此墓中人，怎的只有國籍而沒有地名，只有姓氏而沒有名字呢？」

白石公沉吟間，轉念又暗道：是了，墓中孫姓之人，必因某種原因，難於在齊國容身，才偷偷逃亡到晉境僻地而隱，又自選了此山作墓。他爲防墓地被人發覺他的來歷，遭受破壞，因此只能刻上姓氏而不敢顯示名字，他又早已料算日

後此峯必有另一座墓穴——狐突之墓，爲了區別，才特意標明國籍「齊」，如此不致兩相混淆了。此人果然神機妙算，鬼神莫測！

白石公縱目四射，只見土墳位於天狐峯巔土陵之腹，土陵前面昂起一塊大石，石面各向前延伸一道土坡，其形恰如一頭蹲伏蓄勢欲動的狐狸。當下心中不由又暗道：此峯形如狐，狐中生狐，一躍衝天，遂成天狐，此乃天造地設，千年難求的「天狐龍脈」啊！天狐龍脈所蔭庇的血脈，必如狐之機智聰敏，用於兵戰之法，則必定算無遺策，運籌帷幄而決勝千里；用於治國，則必精明幹練，洞察秋毫，當世賢臣，皆莫出其右也！

白石公判斷及此，不由以手加額，喃喃的道：「天降此上佳人材於吾也！想吾隱居白石洞數十年，苦心精研洞中白石壁上『無字天符』，頓悟天機，洞悉世運奧秘，更領悟天地乾坤，無極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玄機，又進而演悟兵機韜略，玄門奇陣，一身本領，正欲尋一傳人，代吾演運於世，光大吾白石門之秘，不料竟天降此「天狐龍脈之子」於吾也！如此璞金瑋玉，只要稍加雕琢，必可成一代奇材，吾又豈可輕易放棄……不錯！不錯！吾且入世，先行尋此「天狐龍脈之象」的形跡吧！」

白石公心念電轉，身形猛地一旋，已飄離「齊人孫氏之墓」三數十丈，然後又妙曼如飄風，冉冉而移，眨眼間便已掠下天狐峯了。

白石公一路向東面掠行，他已判料，「天狐龍脈」的孫姓血脈，是介乎於晉、齊之間的人，因此毫不遲疑，一路向晉國相交接的東面掠去。

他的功力通玄，奔行如電，不一會，便掠抵齊晉之交接的泰山脚下。

那是一道深溪，白石公正感口渴，便微伸一指，射向溪流，一道水箭，驀地激射而起，直衝向白石公的口中，但感甘甜清新，不覺渴意盡消。如他這般的飲水之法，簡直匪夷所思，當世絕無僅有。

白石公喝水之際，忽聽一陣怪風，起自泰山西面，山上山下樹木颯颯作響，樹上的蟲鳥一齊打個忽哨，呼呼呀呀，一陣亂啼，四散飛走。眼底溪流，淙淙作響，捲起無數波紋，把衆多魚蝦捲得身不由主，上上下下，翻來滾去鬧了好一會，一下子又波平水靜，全沉到水底去了。

白石公不由微歎口氣，心道：蟲鳥魚蝦安居山水之間，本屬樂土，却偏受如此威烈罡風之厄，這豈非有如當今肆虐天下的戰火，把萬千蒼生燒得體無完膚嗎？當真可

悲可歎可恨！

正出神間，驀地又起一陣大風，比剛才那怪風更急驟，勢也更猛烈。樹聲、水聲、蟲鳥悲叫聲，石捲沙飛聲，爭相呼應，匯成一片淒慘之聲。

白石公見狀，即袖占一課，却得「周易」的「蠱」卦，道：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白石公心中不由一動，暗道：「蠱」乃腐敗之蟲，象徵天下大亂，戰火蔓延；而風向山吹，必令草木果實散亂，亦為天下始亂之象也；於此天下大亂之際，吾又豈可坐視不理，無動於衷？天意催吾有所作為也！

就在此時，又聽轟然一聲，起於半山，比雷聲更猛烈。白石公微一沉吟，即向山上掠去。剛向山上掠了三數百丈，突見一頭斑斕巨豹從山中躍了出來。巨豹一面狂奔，一面回頭張望，狀甚驚惶，似甚懼後面追襲的事物。

白石公心中大奇，暗道：如此威猛巨豹，難道還怕了誰嗎？

心念未了，便見一位男娃兒，年僅八、九歲，赤手空拳，奮勇躍來，勢如疾風。口中一面高呼道：「豹子呵豹子！聞說你豹膽如斗大，怎的却不耐玩，逃避我小娃兒孫子啊！」

白石公一聽，目中精光不由一閃，暗道：眼前此子長相俊奇，膽

大猶勝豹子，又自稱孫姓，倒不可輕輕放過了！但巨豹之力，猶勝獅虎，莫被他傷了才好！他心中轉念，便欲上前助那姓孫名子的男娃兒把那巨豹截住，看那孫子如何處置。

不料他剛橫步移出，巨豹見有人阻他去路，登時大怒，凌空一躍，便向白石公猛撲而噬。白石公身子一挫，伸指便向巨豹的腹部戳去，巨豹似知抵受不住白石公這一指之戳，凌空上縱，有一丈來高，避過白石公的指戳。白石公不由暗奇，心道：巨豹似已通靈，居然知道吾「指乾坤」的厲害！

這般一戳一避之間，後面那男娃兒孫子已然縱躍而至，趁巨豹騰空未落之勢，猛地伸出手去，把豹子的一條腿扯住了。

巨豹忌憚白石公的「乾坤一指」，但似乎更害怕姓孫娃兒的這般一扯，牠登時痛苦萬分，大吼一聲，張開大口向姓孫的娃兒咬去，欲拚死掙脫他的拉扯，顯見姓孫的娃兒天生神力，足與武林絕頂高手足以併駕齊驅。

此時巨豹的血盆大口，與姓孫的娃兒的小頭兒相距不足三尺，這般猛咬而下，便十個小頭也吞掉了！白石公見狀大駭，正欲施展他的獨門神功「乾坤一指」，把巨豹立刻擊斃，以挽救娃兒的生命。

不料這姓孫的娃兒，却不知死活，不但不避，反順勢把小頭兒向豹子口中送去，相距竟不足幾寸了！此時白石公就連他的「乾坤一指」，亦不能救得這小娃兒，因為他固然可以一擊斃掉巨豹，但巨豹在臨死前的狂咬，也必定把小娃兒的腦袋咬掉，白石公不由一陣目瞪口呆，心中作痛，對小娃兒枉送生命十分惋惜。

白石公猛一咬牙，正欲不惜一切，橫身躍擋在小娃兒身前，拚着受巨豹一咬之厄，也要保住小娃兒的生命。

他却意料不到，姓孫小娃兒的小頭兒向前一送，却另有目的，只見他在與巨豹之口相距不足數寸時，小身軀猛地拔起，已翻到巨豹的背上，雙手揪住豹背長毛，穩如眼前的巍然泰山。

巨豹左奔右跳，但無論如何甩不脫背上的娃兒，倒弄得牠氣喘吁吁，無奈躺下，伏伏貼貼，再不敢與小娃兒逞兇爭勇了。

姓孫的娃兒此時哈哈一笑，從豹背上一躍而下，小手兒拍拍巨豹的花頭，笑道：「豹子呵豹子！你既降服，便算了，你只管自去覓食罷了！」

那巨豹一聽，如鞭的巨尾向娃兒一擺，嗚嗚的嘯叫一聲，向前跑了幾丈，又回過頭來，望着娃兒嗚

嗚的低叫，似十分依戀，但見娃兒無挽留之意，才無奈的縱躍而起，一溜煙似的跑上泰山去了。

白石公此時不由欣然笑道：「喂，小娃兒，你是否真的姓孫呢？你的祖宗來自何處？」

姓孫的小娃兒一聽，哈哈笑道：「我當然姓孫，名子；孫子，孫子，姓孫之子！這還有假的嗎？只是你問我的祖宗來歷幹麼？我與你並不認識，也未知你是好人還是壞人，我便知道了也不會告訴你啊！」

白石公一聽，心中不由又一動，他也不再追問，因為他凝神一瞥之下，已清楚見到孫子的額角「山林」位，竟沖起二道紫氣，直貫印堂，其狀有如「狐形煙雲」，妙曼而舞，活靈活現，心道：這豈非「天狐龍脈」暗發之象麼？由此足證，此子與那姓「天狐龍脈」，必有極深淵源。

白石公向孫子微笑點頭，道：「唔，很好，未知對方底細，便不貿然行事，你倒甚有主見。但未知你持之主意，却以何為依據呢？」

孫子笑道：「這便叫『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啊！」

白石公欣然一笑，又問道：「那你遇豹之口，不退反進，引巨豹向前，再乘機躍上其背，將其制

服，所用又是甚麼妙計呢？」

孫子道：「這叫『誘敵深入，攻其不備』的取勝之道啊！」

白石公不由點頭微笑，心道：他所推據的，已是兵略之大道了。他心中轉念，便又不太相信的考究他道：「孫子，你剛才所說之計，皆出自兵法之道，然則你可知道，古今兵法論著，有名的是哪些呢？」

孫子不假思索，便朗聲的道：「古今兵法，最原始者當數黃帝戰蚩尤時，得自九天玄女的『陰符經』，又稱『無字天書』，而當朝開國，六百年前，姜太公牙輔周滅紂，著有『六韜』，分計『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等六卷。直至近年老子李耳的『道德經』——兵略之道，等等，均可視為一代兵法韜略之祖。」

白石公心中不由一陣狂喜，暗道：吾所尋的「兵法傳人」，不料便在眼前了！但仍不太放心，又仔細問起「陰符經」、「六韜」中的論述，不料孫子竟亦對答如流，毫不含糊。

白石公心中欣然萬分，他也不去追問孫子的祖宗來歷，向他的臉上仔細審視，便微歎氣，道：「孫子，你的父親想必已仙逝，不在人世了！是麼？」

孫子一聽，不由一怔道：「是

啊……但你怎麼知道呢？你與我孫家非親非故，如何知曉？」

白石公微笑道：「吾不但知道，更知你父親仙逝後，因不容於齊，只好埋葬於晉地北面的天狐峯是麼？」

孫子吃驚的「噢」了一聲，盯着白石公，道：「你……你到底是誰？怎的連我家祖墓隱蔽之處亦知道，更知我孫家出自齊國？哼！莫非你是齊國派來的奸細麼？哼，你若欲趕盡殺絕，孫子我便怕了你麼……」

孫子話音未落，忽地在背後拔出一把小鐵弓，搭箭在弦，對準白石公。

白石公見狀，便知自己的判斷準確無誤了，他為了令孫子心服，便不忙著向他解釋，反而呵呵笑道：「孫子，你想必自幼跟隨父親研讀兵書，勤習武技，自以為技藝不凡，無懼於天下了，是麼？」

孫子傲然的頭一昂道：「吾孫家子孫，絕不向逆境屈服！就算強敵當前，亦須設法而勝之！因此你若非齊國派來的奸細，欲殺我這位孫氏子孫，便先得嚐嚐我這穿心鐵箭的厲害！」

孫子——這位年僅八歲的娃兒，此時手執小鐵弓，弓上搭箭，

蓄勢欲射。他的神氣傲然，眼睛發亮，十分自負。他似乎有恃無恐，付料必可擊敗白石公。

白石公此時已判斷孫子是孫氏「天狐龍脈」之子，且屬將門之後，是他急欲尋覓的「白石門」傳人，心中十分欣慰。但又知他心性高傲，尚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此乃研學「白石門兵略」的大忌，因為「白石門兵略」源自白石洞的「白石壁」，亦即「白紙一幅，好寫天下最新最美的文章」，亦是「有容乃大」的宗旨。因此祇有「虛」才能達至「實」，「大虛」才能「大實」。

白石公主意已決，便向孫子含笑點頭道：「噢，孫子，不料你小小年紀，竟可拉挽鐵弓，想必十分厲害了，是麼？」

孫子傲然道：「當然！我一箭可射穿樹幹，若人之肉體，必可透胸而過！因此你若非齊國派來趕盡殺絕孫氏一脈之人，快快表明身份，我孫子不欲誤傷了你！」

白石公一聽，心中又一動，暗道：此子雖然傲氣十足，但於自負中又愛憎分明，懂得別人生命之可貴，亦就容易領悟吾「白石門」之「不戰而屈其兵」的入門之本了！白石公心中欣然，便不怕麻煩，決心先行令孫子折服，再收他為徒。

白石公神色不變，含笑對孫子道：「既然如此厲害，那你試向我射

一箭，看看能否令利箭穿我的胸而過吧！」

孫子一聽，却猶豫道：「你尚未表明身份，未知你對我孫子是否有惡意，我又豈能令你命喪？」

白石公呵呵笑道：「放心！放心！我並無喪命的打算，祇是要你試試是否可以『穿我的心而過』罷了！你難道不敢試試麼？」

孫子生氣了，他咬牙道：「你既然如此不怕死，硬要試我的『穿心之箭』，若你命喪，也不要怪我孫子啊！」

白石公笑道：「不怪你！不怪你！祇管施為。」

孫子見白石公如此輕視他的家傳神技——穿心之箭，不由大怒。他狠狠地咬了咬牙，運力於臂，猛地拉開鐵弓，喝道：「箭來了！你若知不敵，速速閃避！我不再發第二箭便了！」

孫子話音未落，他搭箭的手臂一鬆，一支利箭，便疾射而來，破空嘯嘯有聲，果然十分強勁。

白石公耳聽破空嘯聲，目觀箭射來之勢，便知孫子所運的力度有多少了。祇見他身形巍然不動，怪事便突生，令孫子萬分驚奇！

祇見他以鐵弓射出的「穿心之箭」，其力足可穿透樹幹，不料白石公伸手指，「穿心之箭」便猶如碰上一道無形銅牆鐵壁，驀地停在

半空，休想再向前移動分毫！這已夠令人驚奇了，不料更令孫子驚奇的是，「穿心之箭」於虛空凝立不動時，却見白石公微笑間，右手中指一彈一迴之際，那「穿心之箭」竟於半空打了個迴旋，不向前衝，反向後如閃電般射來，其欲中之的，竟然是孫子自己的心胸要害！

孫子雖然天生神力，但畢竟年僅八歲，閱歷不多，更無實戰的經驗，被眼前突生的變肘嚇呆了，一心以為自己今回必死無疑，竟忘了閃避。事實上，迴射的「穿心之箭」來勢太快太猛，比孫子射出時更勝十分，孫子也根本無法閃避！他心中不由駭嘆道：「多當日以神箭著稱，為齊景公立下無數戰功，却不容於篡篡而自立的田齊，被逼出亡。而就算爹爹在世，也決計不能射出如此威猛之箭的啊！我孫子死於此箭之下，亦不算壞了孫氏一脈的名頭了！」

孫子不閃不避，他也決計無法閃避，任那迴射的「穿心之箭」，透胸而過。不料那「穿心之箭」將及孫子胸口時，却又變生肘腋，箭頭向左面一拐，竟斜刺而出，嘖地射於一棵樹幹之上，的確是「穿心而過」，但所穿的並非「人心」，而是「樹心」而已。令孫子駭然的是，那「穿心之箭」竟似有了靈性，在穿透樹幹之後，又再迴飛，穩穩的返回

白石公伸出的中指之上，祇見他伸指一勾，便把「穿心之箭」夾住了。一切均如此神妙，簡直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孫子不由怔怔的呆住了。

好一會，孫子才失聲的叫道：「你！你這是甚麼箭法？」白石公微笑道：「這叫『兵法之箭』也。」

孫子若有所思道：「何謂『兵法之箭』？」

白石公道：「守則穩如泰山，又如銅牆鐵壁，令敵人難越雷池一步；攻則令敵不備，因此無堅不摧；若敵正面強堅，則迴旋側面，避實就虛；運用得法，則可攻無不勝，戰無不克也。」

孫子仔細領悟白石公的「兵法之箭」奧秘，他於兵略之道悟性奇高，猛然醒悟，白石公剛才以「射箭」之道，論述一種當世所無的奇妙兵法啊！他不由傲氣盡消，十分真誠的向白石公求道：「這位叔伯前輩，請問能教孫子這等『兵法之箭』麼？」

白石公笑道：「叔叔即叔叔，伯伯即伯伯，前輩歸前輩，怎的串將起來，亂叫一通？」

孫子笑道：「我不知你的來歷，因此也就不知你是『叔叔、伯伯、前輩』，於是便來個合三為一，心想總有一個合適啊！」

白石公一聽，不由呵呵笑道：「好！很好！合三為一，集中優勢，攻其一點，此亦乃兵法中取勝之道！吾姓白，名石公，吾之真名來歷，連我自己也忘記了。」

孫子連忙道：「是，白石公前輩，孫子所求的，正是兵法的取勝之道啊！」

白石公笑意突斂，肅然的道：「孫子，你既然學那兵法取勝之道，目的是甚麼？」

孫子不假思索，便朗聲道：「當今之世，戰雲密布，遍地屍體血肉，十分恐怖。孫子欲以兵法取勝之道，以戰平戰，以求天下太平；再去除暴安良，以求蒼生幸福！」

白石公心中欣然一笑，但神色仍很嚴厲，沉聲道：「那你欲以此兵法取勝之道，去求那封王拜相，功名利祿，榮華富貴麼？」

孫子雖年僅八歲，却已十分懂事。祇見他微嘆口氣，由衷的道：「甚麼封王拜相、功名利祿、榮祿？一切均是殺身奇禍的根源啊！想我父祖兩代，皆為姜齊國立下無數戰功，不畏生死血戰沙場，到頭來却被朝中田氏奸臣所害，姜齊王又聽信奸臣之言，把我父祖二人放逐，終究客死異鄉！這等害人的封王拜相，十分可怕，我怎敢去奢望渴求呢？不求！不求！決計不求！」孫子末了，神色決然的叫

道。

白石公一聽，終於欣然的笑道：「好！很好！果然是吾白石門中之傳人也！」

孫子十分靈巧，他一聽之下，便向前走上幾步，跪下向白石公叩頭道：「徒兒孫子，拜見師傅白石公！」

白石公也不客氣，欣然受了孫子的拜師大禮，末了他伸手向孫子一招，孫子便感一股渾厚的柔力，把他昇托起來。白石公道：「孫子，你父祖有替你起字號麼？」

孫子搖搖頭道：「沒有啊！我知世人起字號，乃於八歲入學之時，但父祖去世時，我尚僅七歲，因此並無替我起字號。」

白石公微嘆口氣，心道：你雖然出身將門，又是「天狐龍脈之子」，但你父祖歷年征戰積聚的血熱之氣，亦必應劫於你身上，因此你此生之運命必顛沛流離，難享安樂！或許這便是「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之使然吧！白石公心念轉，便向孫子道：「孫子，你既有心研學兵法，兵之道屬武，那你的字號便命之為『武』吧！」

孫子十分高興師傅白石公替他起的「武」字，歡喜得格格笑道：「好啊！師傅，那孫子又名武吧！」從此，孫子又名為孫武了。

白石公微一沉吟，又問孫子——孫武道：「武兒，你尚有家麼？打算往何處去呢？」

孫武神色黯然的搖頭道：「沒有啦！自父祖去世後，祇有一位老僕帶着我過活，不幸老僕又在去年老逝了，便祇剩下我一人到處流浪漂泊了。」

白石公不禁微嘆口氣，心中暗道：我白石公少時遭遇與你一般，不料吾白石門師徒二人，其運命亦一般淒苦！他不由伸手輕撫孫武的頭兒，道：「武兒，既然如此，你便跟隨為師一道，週遊天下，歷練去吧！但你不怕吃苦麼？」

孫武頭一昂，道：「師傅！武兒不怕！」

白石公笑道：「為甚不怕？」

孫武凜然的道：「因為艱難困苦，玉我於成啊！」

白石公一聽，心中更感欣慰，亦更喜歡孫武這位「天狐龍脈之子」了。

師徒二人一路南行，白石公分憐惜孫武的孤苦，在他心中，早已把他視作自己的親兒一般。但白石公却決計不會驕縱孫武，一路上淨揀崎嶇山路行走，就算孫武累得氣喘吁吁，白石公也絕不停留，也絕不以真氣內力助他行走。餓了便去摘野果吃，渴了便去飲山溪流水，晚上則臥於幕天席地之間。因

此這一路南行，孫武但感十分艱苦，他出身將門之家，幼時吃慣了山珍海味，但此時却連一塊可以填肚的乾糧也不會嚐到。

但孫武却決計不肯說一聲苦，他緊隨白石公，在崎嶇山路中奔行了整整九十八個白天黑夜，却連一句話也沒說，祇是咬緊牙根，默默走路。在孫武的心中，但感這九十八個日夜，竟猶如經歷了他幼時八年的歲月。令孫武自己亦感奇怪的是，最初的三十個日夜，他感覺十分辛苦。但到了第二個三十天，他却越來越神清氣爽，越來越不覺勞累。

終於，到了第九十九日的早上，白石公向孫武含笑問道：「武兒，這一路行來，辛苦麼？」

孫武不假思索，衝口而出道：「辛苦！不，已忘了一半了！」

白石公微笑道：「唔，武兒你再想想，是否仍有一半辛苦呢？」孫子想了想，忽然亦笑道：「師傅，奇怪怪也！那一半辛苦又失去一半了！」

白石公凝神注目孫武，隔了一會，又肅然的問道：「武兒，此刻那尚餘的一半中一半，仍存在麼？」

孫子笑道：「哎呀，師傅啊！那尚餘的一半中一半辛苦，不知怎地，又失去一半了！這又說明甚麼

呢？」

白石公此時笑容盡斂，肅然的道：「武兒，世上萬物，皆可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祇要不畏辛苦，細分下去，便可達無窮無盡的境界了，你明白這道理麼？」

孫武點了點頭，道：「是，師傅，祇要不怕辛苦，才可研分世間萬物，以達無窮無盡的境界，此亦即研學世上任何學問之要訣，是麼？」

白石公見孫子果然悟性奇高，不由欣然點頭道：「不錯！亦為研習兵法之要旨也。兵法之道，源於天地乾坤萬物。而天地乾坤萬物之生成，乃無極出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也，八卦又可演進為十六小卦，十六小卦進而為三十二中卦，三十二中卦演化為六十四大卦，六十四大卦再進一步，即一百二十八陰陽大卦。而陰陽便即兩儀，兩儀重生四象，週而復始，循環不息，以至無窮無盡也。」

孫子想了想，便笑道：「是，師傅，兵法之道，既然源自天地乾坤萬物，也便如天地乾坤萬物，生生不息，無窮無盡，須苦研不絕，方可望有成，是麼？」

白石公不由嘆道：「不錯！不錯！果然是『天狐龍脈之子』，於兵

法之道，悟性之高，當世無人可以企及！持之以恆，何愁大業不成也！」

孫子一聽，却立刻追問道：「師傅！何謂『天狐』？何謂『龍脈』？這『天狐龍脈』又有『之子』的麼？當真奇怪也！」

白石公呵呵一笑，道：「武兒，兵無常法，而兵法亦無定規，一切須依天地萬物之變化而定也。善兵法者，必上悉天機，下察地脈，中辨人間，悟此三大道者，方稱百戰百勝之兵略大法。而天機即天時、天兆、天象、天運大勢；地脈即大地潛龍，山川地理形格；人間即天下蒼生、帝王將相、各國諸侯也。因此若不悟出這三大道者，所謂兵法，不過是皮毛，豈可稱為兵略大法？」

孫武一聽，晶亮的眼睛一陣閃灼。他忽然覺得，他的師父白石公，其武功的神妙，學問的淵博，情操的高雅，簡直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比他印象中的父祖，以至他幼時所研讀的兵法，當真有如天淵之別，他能拜他為師，是他孫武的莫大幸運……而因此在孫武的小心靈中，從此立下自信的決心，以百倍的毅力與勇氣去研學那師門的「天機、地脈、人間」三大道學根基的「兵略大法」。

* * *

白石公帶着孫武這八歲的小娃兒，週遊天下列國，讓孫武洞悉世情風物、天下山川大勢。一面開始沿途講授「白石門兵略大法」的三大根基——天機、地脈、人間三大學問。

白石公向孫武傳授時，深入淺出、諄諄善誘，令孫武覺得十分有趣，因此絲毫不感誨澀艱深。

例如白石公講授「天機之道」時，向孫武解釋道：「天機之道，即天有象、地有利，上下而成一體。因此星吉則地利，星兇則地惡；又天以二十八宿為經，分配四野，各有所隸。四垣天星，臨制四方；紫微主王侯卿相，天市主府庫財帛；太微主富貴壽考，少微主威武權謀。故凡列國諸侯，文武百官，上至神仙宰相，下至三教九流，皆由天星主宰也。」說得十分清楚明白。

授「地脈之道」，白石公論道：「地脈之道，亦即大地龍脈之學說，山之走向謂之龍脈大勢。而為甚以山喻為龍呢，因龍乃通靈變化之物也。龍脈亦然，其活潑矯健、變化莫測；忽隱忽現，忽大忽小；忽爾潛藏深淵，忽爾飛騰雲霄；忽爾現首不現尾，忽爾與雲佈雨，此即神龍之謂也。再者龍得水方能變化，得風雲方能昇騰，因此以龍作喻大地龍脈，又稱風水尋龍也。」

解釋得十分詳細。

授「人間之道」，白石公道：「研學兵法，不能不察人，而人之形相，至大者莫如「精、氣、神」，因此人若能以無得失之心處世，其容貌自然便有「精、氣、神」凝聚之姿，一派太和之氣，脫塵之象，天下之大貴，莫貴於此也。」論說透徹，一矢中的。

孫武悟性奇高，因此不到半年，他於「天機、地脈、人間」三大學問，已甚具根基了。

白石公十分欣慰，他亦毫不猶豫，開始向孫武傳授他的「白石門兵略大法」。孫武已具「天機、地脈、人間」三大學問根基，因此研學起來，更易領悟，甚至很快便可舉一反三了。

例如白石公向孫武講授「謀略篇」時，道：「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虐殺下下之。因此攻城掠地，並非上上之策也。武兒，你明白這道理麼？」

孫武點點頭，道：「是，師父。武兒以為，師父所論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虐殺下下之，意即指使敵國整個完整地屈服，是上上之策，用兵去攻破則次一等，若攻破之後虐殺平民百姓，便更是下等之策了。因此用兵之道，雖能攻城破陣、百戰百勝，但於己方則必有損傷，久而久之，則必敗而亡之，

是故攻城掠地，百戰百勝之兵，並非上上的軍隊也。而不戰而能使敵人屈服，才是兵法中的至高境界。」

白石公欣然一笑，十分欣賞孫武的悟性，他又道：「是故用兵之法，須善圍、善攻、善分、善峙、善避，一切皆須知彼知己，以敵我之強弱而定，否則弱軍故示敵以強，則必敗無疑也。」

孫武微一思索，即格格笑道：「師父，你之所斷，豈非以敵我之數及強弱來決定用兵之法麼？例如若我十倍於敵，則決然圍困之；若五倍於敵，便主動攻擊之；若一倍於敵，便先設法分散敵人兵力，然後集我之強，攻敵之弱；若我兵力與敵相若，勢均力敵，便須巧妙與敵週旋，再尋隙而戰。而我若弱於敵，便須沉穩堅忍，善於避開敵之所長，再設法攻敵之所短，如此則可立於不敗之地了，是麼？師父。」

白石公不由點頭微笑，心道：武兒果然是兵法中的奇才，百年難遇，他如此聰慧，竟可舉一反三，不但領悟吾之所授，更能進而創新，悟出嶄新的取勝之法，當真難能可貴之極。

白石公心中十分喜歡孫武，他恨不得把他一身絕學，特別是他的「天機、地脈、人間」三大道為根

基的「兵略大法」，盡快一古腦兒盡數向孫武傳授。孫武也似乎體會到白石公的心意，刻苦研學，從不知厭倦，反而越學越有興致。

但奇怪的是，有關攻戰搏擊的武功之道，白石公雖然已屬絕頂，却並不向孫武傳授。孫武曾幾次求他教授他那以指發的「八脈氣劍」大法，但白石公却決然的道：「武兒，以你目下的內力根基，根本無法研學吾之「脈氣神功」，勉強修練，有害無益；再說武功之道，最強最高者亦祇屬江湖魯莽之流，絕難及吾之「兵略大法」皮毛也！」他見孫武仍心有不甘，便又進而慰釋道：「武兒，你就算掌握了最上乘的武功，亦祇是一人一劍，與敵於單刀獨鬥，方顯其強，又怎及得你以「兵略大法」，指揮百戰百勝的雄師呢！」

孫武無法打動白石公，便也不再糾纏，若無其事的笑道：「好吧，師父，武兒便不學武功之道，集中精力，先行悟透師父的「白石門兵略大法」吧！」

話雖如此，但白石公窺察得出，孫武依然不能忘懷他渴求的武功之道，祇是潛伏於心，暫不發作而已。白石公也不去點破，祇是每日抓緊一切機會，向孫武盡心盡力，傳授他的獨門兵略大法。

花開花落，日沉月昇，乾坤運

轉，白石公引領孫武週遊列國、天下歷練的歲月，很快便如流水般逝去七年了，孫武也由小娃兒，成長到十五歲的少年了。

白石公早已知悉孫武的生辰八字，在他十五歲生辰的這一天，剛踏入黎明時分，白石公在一座山洞中，忽地微歎口氣。

孫武亦忽地在睡中驚醒，他心中已視白石公如師如父，一聽便吃驚的爬起身，道：「師父，你歎息甚麼？」

白石公目注洞外一眼，但見黑沉沉的一片，憑他超卓的目力，竟難瞧清洞外三里的物事，白石公不由喃喃的歎道：「哎，黑夜、黎明、白天、黑夜……循環往復，週而復始，不恒不變，為甚黎明前的黑暗格外深沉呢？」

孫武驚道：「師父啊，甚麼黑夜黎明，黎明白天的？師父到底欲揭示甚麼呢？」

藉黎明前黑暗的一絲光線，白石公仔細審視孫武一眼，他但見孫武的命宮「山林」位，其隱伏的紫氣已躍躍欲動，不過他的「印堂」却陡現一股青氣，直犯眉間，與「山林」位的紫氣交相衝擊，其狀十分怪異。

白石公心中又不由微歎口氣，暗道紫氣主貴，青氣主煞，青紫相沖，乃貴中帶煞、吉中伏兇之異

兆。為甚如此截然相反的異象，竟一齊浮現於武兒的命宮呢？武兒的本命乃「貴中含煞」，此點吾早已判料，之所以不向他傳授武功，正是恐怕增其「煞氣」，不料亦難避免。煞氣現於武兒生辰之日，祇怕兇煞很快便應驗於他的身上了，吾又如何加以防範呢？白石公雖然身負「天機、地脈、人間」三大絕學，但於此極為深奧的運命玄關上，竟亦一時難於參透。

白石公無奈道：「武兒，今日是你十五歲生辰，祇怕有甚不測之事，你務必小心留意，不可離開為師三步之距離，知道麼？」

孫武一聽，不以為然的笑道：「是，師父，但有師父在身邊，妖魔鬼怪皆退避三舍，怕甚麼呢？」

白石公又微歎口氣，心中暗道：武兒呀武兒，你又豈知，你之運劫，祇怕連為師也解救不了！他也不便點明，祇肅然的吩咐道：「武兒，不許粗心大意，謹記為師之言，知道嗎？」

孫武見白石公忽然如此嚴厲，便不敢再頑皮嬉笑，正正經經的點頭道：「是，師父，武兒記得了。」

黎明前的黑暗過去，果然又是天明了。白石公心中疑慮難消，便不欲再在山野間停留，打算帶孫武就近入繁盛的楚國都郢城（今湖北

江陵縣），白石公的用意是，借楚都郢城的「人氣」，來沖淡孫武的「青煞之氣」。

師徒二人離開山洞，沿一條山間小徑向西面而行。這條山間小徑十分峻險，一面是高達百丈的山壁，另一面却是深達千丈的懸崖峭壁，懸崖下面雲霧繚繞，也不知潛伏甚麼兇險的物事。

白石公為了讓孫武歷練，故意揀選這等兇險山徑行走，但此時他却急於帶引孫武盡快離開這兇險的地方了。

師徒二人，從山洞這面，沿山徑向西走了十多里，前面不遠便是山徑折向下的羊腸小道，祇要抵達下山之路，便可脫離如此兇險的地域了，白石公心中不禁微鬆了口氣。

不料就在此時，在籠騰的黎明曙光中，緊隨師父白石公向前行走的孫武，耳際突然傳入一陣尖厲的嘯叫聲。他循聲抬頭一望，但見一團光華灼灼的物體，正從天際間飛降，其聲嘯嘯尖厲，其速快如閃電。孫武一見，連忙驚叫道：「師父快看……那是甚麼？」

白石公不答，祇是忽然向後疾伸手臂，握住孫武的右手，一股強大的氣流便湧入孫武的體內，孫武但感自己飄飄欲昇，不由便緊隨白石公的步伐，向前急衝而出，原來

白石公早就聽到半空的嘯鳴，他亦知那是甚麼，這是一道威力強大的「天際流星」，其力度之猛，可把平地撞成深洞，若人在其下，被「流星」撞着，任你武功蓋世，亦必成肉醬，他因此也不及向孫武細說，祇是伸手把他握住，欲以他強大的真氣，助孫武脫離此千鈞一髮的險境。

可惜孫武雖已悟透了「白石門兵略大法」，於武功之道，特別是輕身功夫，却未獲白石公的真傳，因此簡直一竅不通，也就無法如白石公一般施展飛掠的神功。白石公此時不由又驚又悔，他深知他二人此際處境的兇險，他若拋下孫武不理，隻身飛掠，倒有十足把握脫險，但如此一來，孫武的生命便必危如累卵，白石公寧肯自己遇難，也絕不願失却此曠世兵法奇才，白石公不由深感後悔，他心道：早知如此，昔日便先傳他一身武功，今日便不會陷此進退兩難的絕境了。

白石公心中驚悔時，却絕不放鬆孫武的手兒，一面向他輸送真氣，一面拽引他向前疾衝。他雖然可以背負孫武而行，但如此一來，因負荷太重，連他的輕身功夫亦施展不開。他因此唯有以輸送真氣的辦法，試圖把孫武拽出險境再作打算。

師徒二人，手拉手兒，向西面的下山小道疾衝，一會便跑出近里路了，前面的下山小路已清晰可辨，祇須再奔行十丈八丈，二人便可安然脫險。

不料就在此際，孫武在後面但感嘯鳴聲已近在耳際，他抬眼一瞥，祇見一團火光熊熊的龐大物體，已迎頭罩下，他深知被這可怕「怪物」壓着，便十個師父白石公也完了，他亦知憑師父的神通，他此時尚可逃生，不過若被自己拖累，便必死無疑，孫武心中驚地一痛，他不及細思，猛一咬牙，低頭向白石公的背部狠命一撞，把白石公撞出三尺，因而其向後握着孫武的手臂亦鬆脫了。

孫武尖聲大叫道：「師父，你不是授我兵法有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嗎？你既知武兒已必死無疑，爲甚不把武兒拋下，獨自逃命？師父快施展神功逃生，哎哟！」

孫武說時，不料他剛才低頭向白石公背部猛撞之下，一股反彈力度洶湧而來，把他撞得連退三尺，三尺之外，便是深不可測的恐怖懸崖，他根本立足不住，身子一歪，一脚踏空，便如流星般向懸崖下面墜下去了。

亦就在此時，祇聽轟然一聲巨响，恍似天崩地裂，一團龐大的黑色物體，已撞在背後的山徑，把山徑撞陷十丈有餘，成了一個黑古隆冬的黑洞，黑洞的邊沿，距白石公僅咫尺，若非孫武把他撞開，白石公已成一團肉餅了，待白石公稍回過神來，懸崖下面的孫武，已消失在繚繞的雲霧中了。

白石公久久的在黑洞邊沿佇立不動，他的渾身血脈似已凝結，山風吹來，一陣寒意，他不禁打了個冷戰。好一會，白石公才猛地抬起頭來，他的眼淚竟爬滿了臉頰，他也不想去擦拭，任眼淚往下流淌，直到把胸襟也沾濕了。

* * *

孫武但感一脚踏空，頭腦便一陣昏眩，身子如騰雲駕霧，迷迷糊糊的也不知身在何處。模糊中，他又感身子連續三次碰上一種脆而硬的、又有點軟的物體，由於他下墜的衝力太大，耳際祇聽喀喀一聲，撞着的物體似乎立刻折斷，他的身子又再往下墜。連撞三次之後，他下墜的速度却減緩了。孫武並不知道，他碰上的，是崖邊橫伸而出的山松，山松被他的重量壓斷，因此亦抵消了他部份下墜的速度，連續撞斷了三株山松，他下墜的速度也因此被減慢了一半。

孫武的身軀，開始變得徐徐下降，他所受的龐大壓力也因此減輕了許多，他的神智亦開始恢復了一

半清醒，在半醒半昏迷中，他忽感懸崖側面突然有一股強大的吸力衝來，把他的身軀吸住，又呼地改變了墜的方向，變爲向崖邊撞去。孫武心中不由大駭，暗道：如此撞上石壁，豈非立刻粉身碎骨麼？就在他這般思忖時，却但感呼地一下，他的身子被捲進一個黑沉沉的虛空！孫武迷糊中嘆道：「這或許便是世人所進的地獄之所了！」

他的心念未了，但聽呼的一聲輕響，他的背部一陣刺痛，他亦清醒過來。向四面一看，原來這竟是一座隱於崖壁之中的地下巖石和鐘乳石，不遠處，更有一泓清泉……他撞上的原來是洞中的碎石，雖然令他的背部刺痛，却令他清醒過來，亦令他明白，他並非掉落「地獄」，而是仍活生生的，身處一座怪洞，而且不遠處尚有一道光線射了進來。

孫武心中暗喜，暗道：有光亮，那就必定有出路了。他自離開那睡覺的山洞後，滴水未沾，此時他也不管那泉水是否有毒，走過去俯身就飲，但感泉水清甜，涼透心脾，比外面的水好喝多了，接着他摸出一塊乾糧，那是昨日剩下的，他也不理，心道先填飽肚皮再說吧。

吃後他一躍而起，向那亮光走去，不久，他發現這光線原來是從

一個洞口射進，洞口外還依稀可見青山綠樹。孫武心中一陣狂喜，心道原來外面便是山下的出口了，走出去很快便可以與師傅白石公重逢。

他走到洞口，探頭往外面一望，却不由倒抽一口冷氣，怔怔的呆住了。

外面原來是一座狹長的山谷，兩旁盡是一色拔地直插青天的陡峭巖壁，窄窄的祇透一線藍天，懸崖如鳥雲般垂下，似欲隨時掉下，令人膽顫心驚。

孫武再往下看，祇見谷底距此洞口不過十丈八丈，上面樹木叢生，怪石起伏。孫武逃生心切，也不管谷底是否隱有毒蛇猛獸，從洞口抓着藤蔓，便滑了下去。谷底軟棉如被，原來那是一層尺高的腐草敗葉，顯然此谷千年來根本無人踏足。放眼望去，祇見荊棘叢生，野草紛披，雜樹盤根錯節，岩石奇形怪狀。

孫武在怪石叢中左穿右插，希望找到一條出路。但他終於失望了，原來這不過是一個絕無人迹的深淵死谷，寬不過幾十丈，長也不到半里，往上攀麼，就算身俱超凡入聖的輕功如師傅白石公，也休想從谷底上到高峯。

孫武不由暗嘆口氣，心道：看來雖沒進「地獄」，但此地乃絕望之

域，祇怕與「地獄」也差不多了！我身上又再無可以吃的，便不擇死也必定餓死，看來這絕谷便是我孫武葬身之地了。

孫武自忖必死無疑，但心中却絕無悲傷，因爲他覺得自己已換回師傅白石公的生命，他因此欣慰極了。他的心性本玄幻，左思右想，竟莫名其妙地哈哈笑將起來。

原來他抬眼忽然見到近處有一棵矮樹，樹上果實累累，掛滿枝頭，他心中不由一動，暗道：師傅曾告訴我，說絕谷中多長山稔果，其形猶如婦人之乳，功能補血益氣，是修練道家氣功的上佳珍品。那矮樹上的果子，果如婦人之乳，却是紫紅色。孫武不由憶起娘親兒時餵哺的情景。

孫武不由微嘆口氣，喃喃的苦笑道：「生我者娘親，養我者娘親，這果子既如娘親之物，無論如何，總是可以活人的珍品！既然如此，我又豈能辜負天地造物的一番苦心？」

孫武轉念又暗道：生我者娘親，養我者除了娘親，還有師傅他老人家，師傅已把他的「白石門兵略大法」傳授於我，望我爲「白石門」發揚光大，我又豈能辜負了師傅的殷殷期望呢？好歹亦須活下去，或許師傅他會設法下來，救我脫此絕境。

他這般思忖，求生的意志便驚地堅強起來。在他眼中，這絕谷與那「地獄」，便大有分別。他此時的「天機、地脈、人間」三大絕學已甚俱根基，「天機道」中的一句話驚地浮上他的腦際：「天有象，地有形，兩相對應……」他的心道：既然如此，天上現出「流星」，便欲把我帶進此地，這豈非暗兆我孫武的運命，與此絕谷有極深淵源了？不錯！不錯！正是此意！且天下正值多事之秋，天下諸侯，爭霸相鬥，慘酷之極，百姓蒼生如置水火，命懸一線，與我孫武目下的絕境又有甚區別？嘿！嘿！那我孫武便先行設法自保，打破目下這絕境吧！

孫武以自己的處境，與天下蒼生相較，他求生活下去的意志便更加堅定不移了。

孫武一躍而起，沿絕谷四周遊走了一遍。但見絕谷中長滿了「山稔樹」，樹上的山稔多不勝數。更奇的是，山稔樹竟依絕谷的氣候改變，而四季結果，有的結果於春天，有的結果於秋季，而這一面的山稔果剛落，另一面的山稔樹却又開花結果了。原來這絕谷南北走向，當北面的寒風吹進時，南面的熱氣却把寒風擋住了，因此北面是冬季，南面却是夏季，處於冷熱交加的東西石壁兩面，却就分別成了秋天或春天。

孫武心道：這豈非四季食糧不

缺麼？於是毫不猶豫，摘一顆山稔就大嚼起來。山稔形如娘乳，甘甜可口，大可用於充饑，孫武連吃數顆，肚腹登時飽脹。

肚子雖然填飽，却立感口渴。原來山稔乃收斂之物，醫家每用來作止瀉之用。可惜孫武並非腹瀉，而是缺水，因此山稔的收斂作用一起，孫武頓感口乾舌燥，竟比饑餓更覺難受。他欲再攀上那石壁上方的洞口，已不可能，因爲高達十丈，滑下容易，上去却千難萬險。孫武舉目四望，不由暗嘆口氣。

絕谷之中，除了參天怪樹，哪來丁點水源？孫武不由暗道：樹木之根四通八達，可以吮吮地下丁點水份，人却不能，顯然樹木的生命力，比之世人又強多了！

孫武的性子素來帶點玄幻，他這般思忖，便不由盯着前面數丈遠一排參天古樹出神，暗道：人若如樹，豈非吃喝不愁，長命百歲，免却許多煩惱仇殺爭鬥麼？

他定定的凝神前望，漸而眼神一亮，目光在一棵古樹上膠着不動。

原來此時他焦渴難擋，却驀地憶起師傅白石公傳授的「藥典篇」時曾論述道：「古有酒樹，其形如杉而非杉，於樹幹中割一孔，有白液

流出，其味如酒，功能益氣補血，源源不絕，乃酒中極品。」

孫武心中一動，連忙跑上前去，以尖石在一棵形如杉樹的樹幹上挖了一孔，僅一會，小孔中果然流出白色液體。

孫武此時渴慌了，也不管白色液體是否有毒，俯下身去，仰頭以嘴接住，連飲了幾口，果覺味如醇酒，竟覺比尋常的白酒香醇多了。

孫武連喝了幾口，但覺焦渴立消，便不忍多喝，唯恐樹上的白色液體不多，一時喝乾了，往後便斷了水源。

他用泥團把樹孔封住了，說也奇怪，樹孔一經塞住，便再無液體流出。但挖開泥團，又再流出，竟源源不斷，無休無止。

孫武吃了二頓山稔，飲了兩次樹酒便不饑不渴，渾身舒暢。

不覺絕谷中光線已暗了下來，而且黑得飛快，絕谷上面的光線甫一劃過，絕谷中登時便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

孫武心中不由一陣恐慌，暗道：如此漆黑一片，這漫漫長夜，却如何渡過？

就在此時，在十丈開外的地方，突然現出一團綠光，絕谷越黑暗，綠光便越發明亮，漸而竟如一輪圓月，懸在上空。

孫武心中大奇，暗道：怎的白

天剛去，月亮便升了上來？

他凝神向上面一看，不由驚訝得目瞪口呆，原來發出綠光的，竟是一棵怪樹的樹頂，樹頂形如傘蓋，每一片葉均發綠光，合起來便有如一輪明月懸於絕谷之中。

孫武最初還以為自己誤墮仙境，怔怔的呆立不敢擅動。但稍後即恍然，不禁啞然失笑道：「這發光樹下面，必然埋了大量動物屍身，樹木吸收了大量磷質直達頂部樹葉，散發出來，與空氣混合，便成了發光的磷火了！此原理與螢火蟲發光的原理倒也不差分毫。」

心中一旦想出究竟，孫武便絲毫不感驚奇，坦然的舉步走到發光樹下，他發覺樹上的光線甚強，在樹下竟可讀書寫字。

孫武性本玄幻，人又聰明，此時不由失笑道：「世間有等苦讀之士，貧窮不能置燈，便捉螢蟲作燈籠，但與眼前這發光樹相較，我孫武的運氣，顯然又比他幸運多了！但一頓，又暗嘆了口氣，「可惜此處並無書本可讀。」

雖有遺憾之處，但孫武轉念又暗道：人生在世，切勿永不知足，如今日有果腹之物，夜有照明之燈，比之那等饑渴瞎眼之人，却又強得多了。

此時他置身樹下，倚着樹幹，倒似在朗月夜色中倚坐，別有情趣。孫武趁機把師傅白石公所授的兵略大法在心中依次默誦一遍，不知不覺，便倚着樹幹睡着了。

這般白天吃山稔充饑，喝樹酒止渴，晚上默誦兵略大法，不覺已過了十天八天，師傅授的「白石門兵略大法」，已反復默誦了數遍了。

孫武自覺在絕谷幽秘境界中，於兵法的悟性，竟又比平日更為奇高，雖然短短十天八天，但他的兵法竟大為精進。

不知不覺已過了月餘，孫武身上的傷痛已然痊癒，氣息也比剛進此絕谷時強了不少，與有等武林人已沒甚分別，孫武暗道：這多半是山稔和樹酒的藥力所致。

但漸漸孫武又恐慌起來，因為絕谷中的山稔樹，本年的山稔樹幾乎已被孫武採摘吃光了。

僅剩的十幾顆，孫武勉強再支撐了三日到第四日的中午時份，孫武肚子饑時，便再無山稔果可摘。這天他便祇能以樹酒填肚，但樹酒雖可止渴，但喝多了却感頭昏目眩，就如飲醉了酒般模樣。

孫武嚇得不敢多飲了，心想處於此絕谷之中，若飲醉了酒，萬一碰上猛獸，豈非成了名副其實的點心？

幸而此時他對兵略大法根基「地脈」絕學了然於胸，暗道：絕谷移動。但過了許久，巨蟒依然一動不動，倒似昏睡死去了一般。

孫武心中漸而大奇，暗道：巨蟒似乎全賴石塊裏面的東西活命，但小小的一塊黑色東西，竟能填飽如斯巨蟒的肚腹，這豈非猶如神仙世界的「不饑果」麼？

孫武這般轉念，心中不由一動，暗道人的肚子祇有巨蟒的千分之一，巨蟒吃了能頂一月饑餓，那人吃了，豈非百年不饑麼？若多吃三幾塊，豈非成了免却外間煙火的仙麼？這却妙得很啊！

孫武尚不敢斷定，這是否巨蟒引人入彀的詭計，於是便試着先行向仙筆峯走近數丈，但見巨蟒依然一動不動。

孫武走近巨蟒不到五丈時，他終於發現，巨蟒果然是沉睡着了，猶如蛇類的冬眠，這一睡啊，祇怕便達三數月了。

孫武放心走近前去，巨蟒如一座黑褐小山，伏在仙筆峯腳下，果然一動不動。

孫武繞過巨蟒的頭部，試看看牠吃的是甚石頭，但剛才所吃的石頭已四分五裂，散落地上，再也無跡可尋。

但巨蟒剛才的而且確在石塊中捲出一塊黑色的東西，吞了下去，這到底是甚寶貝？

孫武心中越發驚異，他向仙筆

之中必可尋出充饑之物，因此倒也不致驚惶絕望。

樹酒的酒氣上得快，但去得也快，孫武靜坐了一會，頭昏目眩便消失了。

他站起來，爬上高處一看，發覺他近日的活動範圍，僅佔了絕谷的一小角，絕谷在他所站的地方，向兩面伸延，參天大樹隨處可見。

一連幾日，孫武白天向絕谷的深處探索，獲取食物，晚上便返回發光樹下歇息。他發覺，在發光樹下歇息非常安全，一些蛇獸等物，從不接近發光樹的光線範圍。

不知不覺，孫武已幾乎踏遍了絕谷，僅剩下一處地方，是孫武暫時不敢前去的。

那是絕谷中突起的一座山峯，距發光樹這面約達半里，但沿途林木森森，雖是白日，陷身林內，却形如黑夜。因此孫武雖然心動，但却久久不敢踏足。

不過，再過了兩日，孫武便發覺，他無論如何要向那座山峯闖關了，因為在發光樹方圓一里之內，但凡可以填肚子充飢的，幾乎已被吃光了，唯一尚可尋獲食物的，便祇剩絕谷中山峯那面了。

除非甘願餓死，否則，就算更艱險亦須一試。世上的人為了活命，就是甚麼艱難險阻也祇好不顧了。

孫武這天爬上發光樹，摘了一把樹葉，捆成火把模樣，事先喝了幾大口樹酒，便決然的向山峯那面闖去。

樹葉火把在光處並沒甚異樣，就如普通的樹葉一模一樣。

但孫武舉着，進了樹林深處，形如黑夜時，樹葉火把却忽然大放綠光，雖然不及火把的明亮，但照明走路却已綽綽有餘。

孫武有樹葉火把照明，他於絕谷的方位亦已了然於胸，因此輕鬆自如的從樹林深處走出叢林的另一面了。

后羿寢宮 喜得神功

孫武走出樹林，舉目一看，不由驚嘆一聲，萬分驚歎造物主的鬼斧神工。

祇見一峯如筆，四面光禿，陡立眼前，高達兩邊的絕谷峭壁，全峯筆直向上，中途絕無半點扭曲迴旋，猶如造物主突起頑心，仙筆凌空往絕谷一豎。

仙筆峯的四周，林木掩映，遍地奇花異草，恍如蓬萊仙境，也不知多少千年，沒人踏足此地了。

孫武心道：如此美景，豈無果物充饑？於是便放膽向仙筆峯這面走去。

孫武距仙筆峯約廿丈距離，却

挖出來，石塊裏面現出一條紫色小蛇的影子。

孫武試用尖石敲擊石塊，石塊的碎粒竟應聲而落，顯然當時是由無數的泥沙粒堆壓而成。

僅換了一塊尖石，孫武便把石塊弄開了，石塊裏面，果然伏了一條紫色的小蛇，一動不動，似已僵死不知多少年份了。

孫武不由呆呆的怔住，也不知如何處置。

孫武瞧着紫色小蛇，決計不敢輕易把牠吃進肚裏。但見紫色小蛇模樣美麗，却也不忍傷害牠的屍身，便把紫色小蛇伏着的半塊石頭，放在仙筆峯腳，心中暗道：我若尋不着吃的，多少年後，有人偶進絕谷，祇怕也見着石中藏着我孫武了。

孫武又挖了一塊石塊出來，石塊裏面，這次藏着的竟是一隻黑褐色的蛤蟆。

孫武把石塊弄開，黑褐色蛤蟆一動不動，亦似不知已僵死了多少年。

孫武探手進石內，捧起這隻黑褐色蛤蟆，但覺觸手冰凍，模樣醜陋恐怖。

孫武捧着黑褐色蛤蟆，不由怔怔的苦笑道：「雖有道飢不擇食，但若把此東西吞進肚子，普天下祇怕沒誰有此膽量！」這般怔怔的出

那塊黑色的東西吞進腹後，說也奇怪，竟然大改巨蟒饑餓時兇狠的模樣，一變而為懶洋洋的，猶如人吃飽了，伸腰打噎般模樣。

又過了一會，巨蟒的龐大身軀緩緩的向中央聚移，最後捲縮成團，巨頭伏下，竟然一動不動，在仙筆峯的旁邊，猶如新添了一座黑褐的小山。

孫武以為這是巨蟒的詭計，詐睡引食物自投羅網，因此久久不敢

神，捧着這隻黑褐色蛤蟆竟不知如何是好。

過了一會，孫武肚子越發發饑，剛才為尋食物，敲擊石壁，倒也不覺甚麼，但此時一番辛苦，尋到的東西竟難以入口，失望之下，饑餓的滋味便更難受數倍。

孫武捧着黑褐色蛤蟆，不由苦笑：「蛤蟆啊蛤蟆，今日我見你藏在石內，日後也不知是誰看見我在石內了……哎喲！」

孫武忽然萬分驚疑的驚呼了一聲，因為他突然發覺，在掌心捧着的蛤蟆，手足竟然動了一下。

豈料孫武的驚呼聲剛响，一陣口氣噴到蛤蟆身上，僵凍的蛤蟆竟突然復活，撲的一聲，竟迎着熱氣來源直上，呼的一下，跳入孫武的口中，孫武大驚之下，不由倒吸一口冷氣，蛤蟆便順勢滾進咽喉中去了。

孫武大駭，拚命作嘔，欲把黑褐色蛤蟆吐出來，但蛤蟆掙扎之下，竟往咽喉裏面直竄而下，滾進孫武肚子裏去了。

孫武又驚又奇，不知這黑褐色蛤蟆入肚，是禍是福，若如巨蟒吞食的那團黑色東西，百年不餓，那就當真幸運之極，但若這黑褐色蛤蟆身含奇毒，那就大禍立降，橫死當場。

孫武驚奇之下，竟怔怔的發呆

不動，連饑餓也忘掉了。

過了一會，孫武但覺腹中灼熱，入肚的竟不似冰凍之物，而是一團火炭，把他的五臟六腑烤得滋滋作响。

孫武痛得滿地打滾，他連那龐大巨蟒就在近處也忘記了。眼見那巨蟒吃了那石中黑物後，不但疼痛，反而舒服得沉沉大睡，眼見十天半月，牠是不會甦醒的了。

孫武此時所受的痛苦，竟與他摔下千丈懸崖時的痛苦不遑多讓。孫武在極度痛苦中，委實抵受不住，腦中接連掠過師父白石公所授的連串解毒之法，但可惜均無現成解藥。

孫武此時已痛失了理智，他也不管三七廿一，就近抓到一些草藥果子就往嘴裏塞去，他這時便有如世間病急之人，不分青紅皂白，胡亂投醫。

他也不敢吃進肚裏是否有毒，就算吃進去是奇毒之物，也不過是毒上加毒，早死片刻，好過長挨腹中五臟六腑被燒灼得無比的苦楚。

孫武連滾帶爬，隨手亂摘亂拔，他的肚子已不知被多少奇花異草怪果塞滿了。

就在此時，孫武在朦朧中，見前面的一棵古怪小樹上，長滿了許多豌豆般大小黑色的果子。他咬了咬牙，滾過去，摘了一把黑色小豆

子，想也沒想，便全數塞進肚子裏去了。

孫武此時全憑腦中的印象，師父白石公所授的解毒法他記得滾瓜爛熟，但有點影子能解毒的果子植物，他便塞入肚中。

神農嘗百草，成了一代醫聖，但此時孫武惶急絕望之下，他所嘗的，竟遠遠超出百草之數。

孫武依稀記得，師父白石公傳授解毒大法中曾論述道：「古有怪木，上結豌豆大小黑色果子，功能止痛，神效無比。」

他腦中閃過這等功用，便不顧一切，把三數十粒黑豆子塞進肚子裏去了。

黑豆子剛落肚，不久，孫武腹中的劇痛果然開始緩解，漸而又大笑起來，竟身不由己，不能自抑，大笑不止，但表情驚惶，怪異之極。

孫武大笑之下，心中却仍有幾分清醒，暗道：這般大笑下去，豈非成了現世的活瘋子？

就在此時，孫武眼前一花，他低頭一看，却是那條紫色小蛇，被他的笑聲驚醒，竟復活過來，又循着笑聲，向孫武這面游曳過來。

孫武一面大笑，一面忍不住俯身捧起紫色小蛇，仔細一瞧，心中不由大奇，只見紫色小蛇的尾部，竟有一串密密麻麻的圓圈，約略一

數，竟達二千三條輪圈！

孫武心頭不由大震，因為他清楚記得，師傅白石公向他傳授天地異物時，曾聳然動容的道：「吾聞古有紫色蛇種，可活萬年，其尾有輪圈，每活一歲，便添一道輪圈，輪圈可達萬條，亦即萬年之數。若得萬圈之紫色蛇種，吃之壽命可與輪圈相同……」往下欲說甚麼，師傅白石公忽然停住，無奈略去，大概連他自己亦根本不信世間有此仙品，因此無從闡述下去。

孫武心道：此蛇尾部輪圈已達二千八百多條，豈非已活了二千八百年麼？若把牠吃了，當有二千八百年壽命可活！多少帝王富豪夢求不着的人間極品，竟在這絕谷中現身。

但孫武轉念又道：身處此絕谷，多活一年便多受一年活罪，倒不如聽其自然，樂得逍遙快活了，再說如今我大笑不止，如此下去，大笑二千八百年，豈非連地下的千年鬼也被笑出來了麼？

這般轉念，孫武是決計不吃這可活二千八百年的紫色長命蛇了。他把紫色小蛇輕輕放回地上，一面大笑，一面斷斷續續的對牠說道：「長命蛇呵長命蛇，你休再在人世間出現，否則，世人爲了爭你，只怕連親娘老子亦拋在一旁了！你悄悄的去隱身，再勿出

來……哈哈……哈哈！」

紫色小蛇在地上忽地揚起小頭，盯着孫武，忽然向孫武連點三下，然後即向前緩緩爬去，其意竟似招呼孫武隨牠而行。

孫武心中不由大奇，暗道：牠已活了二千八百年，已算得上世間萬物的老祖宗了，牠甚麼古怪的事沒見過？牠招呼我前去，不知有甚驚天動地的物事？

他這般轉念，果然便在後面尾隨紫色小蛇，緩緩的跟去。

紫色小蛇竟一直向仙筆峯爬去，抵仙筆峯腳，更不停留，又向上面爬去。

孫武心中越發驚奇，便也不顧一切，尾隨紫色小蛇爬上仙筆峯。仙筆峯雖然陡峭，幸而紫色小蛇竟似峯中主人，甚熟路徑，牠所爬經之處，均可容人踏足，因此孫武跟着牠，不必擇路，便可穩穩直上。

約莫小半日的工夫，孫武隨着紫色小蛇，竟攀上仙筆峯的數十丈高了，若非有紫色小蛇引路，孫武是決計爬不上去的。

就在此時，前面有一道高達十丈的鏡壁擋住去路，鏡壁平滑，休說人難攀上，就連猿猴也退避三舍。孫武一見，不由皺眉暗道：「這長命蛇想必是爬昏了頭，弄錯路徑，才向這鏡壁爬來了……」

突然，他發覺紫色小蛇竟在鏡壁前停住不動，似乎等待孫武走近前去。

孫武走上幾步，貼近鏡壁。這時紫色小蛇忽然爬上鏡壁五尺，貼住鏡壁，小頭扭了過來，向孫武連點了三下，又向他貼住的鏡壁用尾巴甩了五下。

然後，紫色小蛇不知如何，竟鑽入鏡壁的一小孔中，眨眼不見。

孫武心中又驚又奇，暗道：牠似乎向我暗示，鏡壁內有甚物事，但鏡壁堅硬如鐵板一塊，如何可以破開？

孫武在鏡壁前怔怔的呆立了一會，忽然憶起紫色小蛇的尾巴曾向鏡壁五尺之處連甩五下，其中似隱有深意，莫非牠向我暗示，依此方法，便可弄開鏡壁麼？

孫武這般思忖，果然舉起右手，在剛才紫色小蛇貼住之處，向鏡壁連拍五下。

就在此時，突聽軋軋一聲沉响，鏡壁竟然緩緩向裏面退去，露出一個寬逾丈的洞口，猶如城門一般，洞口上面的一塊石壁，更刻了一些奇形怪狀的圖形。

孫武出身書香世家，自幼飽覽羣書，他一瞧石壁上的圖形，便不由目瞪口呆，原來這些圖形是先古時代的象形文字，石壁上所刻的，竟是「后羿宮」三個大字。

孫武不由苦笑道：「這便是了！后羿乃傳說中的古代勇士，距今已達二千多年，紫色小蛇有二千八百歲，牠自然會是后羿宮中的客人，自然知道這仙筆峯上，隱藏了一座先古奇宮了！」

孫武此時雖仍大笑不止，但也抑止不住心中的驚奇，當下更不猶豫，便走進后羿宮。

孫武進了形如洞口的宮門，向裏面再走一段，突見眼前一亮，原來竟是一座全部以石塊堆砌而成的寢宮。

寢宮中有光線，不知從何處透入，甚為光亮，裏面所有用具，包括寢床、器皿、日常用具，均以石塊雕刻而成，但造工精美，寢床的四周，竟然掛了一塊用鐵條連結碎石的巨型羅帳！

孫武大笑著，在寢宮四周走動，心中不由又好氣又好笑，暗道：紫色小蛇雖然一番好意，領我進入這座先古王宮，但恐怕只能作我安息的陵墓了！

孫武大笑不止，甚費力氣，此時見了后羿的寢床，便暗道：好歹先上去躺躺再說，或者睡熟了，便可以停止大笑也說不定。

孫武這般動念，便向寢床走過去，伸手撥開石帳，就欲躺上去，却怔怔的一動不動。

原來他撥開石帳，發覺石帳遮住的寢床上，是一塊寬近二尺的大石板，石板上竟刻了密密麻麻的象形文字，起首六個象形文字，竟是「后羿射日神功」！

「后羿射日神功」內記載了后羿如何練成了把多餘的九個太陽射落的通天本領，內中提及的練功心法，均是世人匪夷所思，其中有一句道：「吾自宮外誤吃黑色小豆，大笑不止，三日三夜把宮女均嚇走了，才悟此乾陽神功，終能剋制惡陽，因此取名曰乾陽神功。」

孫武一見，心中不由大動，暗道：當日后羿大笑不止，悟此神功心法，莫非這神功可以剋制這要命的大笑麼？

孫武當下更不猶豫，撥開石帳，跳上寢床，盤膝坐下，仔細閱讀石板上的象形文字，孫武飽覽羣書，悟性奇高，又身負師門的「天機、地脈、人間」三大絕學，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兵略，因此「后羿乾陽神功」雖然艱奧難懂，孫武細研之下，竟可悟其三分之一，但餘下的三分之二，孫武拚命苦思，到底難明究竟。

孫武暗道：三三不盡、六六無窮、九九歸真，世事古難全，罷了，罷了，但能悟得三分之一，止住見鬼的大笑，也就不枉紫色小蛇一番引見心意了！

當下孫武便依「后羿乾陽神功」中所悟的三分之一心法，演練起來。

他十分專注，竟連吃喝也忘掉了。

孫武於后羿宮寢床上演練，起初尚難止大笑，但漸漸而他發覺，大笑於他不但無害，反而把他胸膈之中一切濁氣、悶氣、怨氣盡皆排出，代之而入的是氣勢磅礴的浩然清新正氣。

孫武越往下演練，他的笑聲便越發响亮宏大，漸而竟轟轟作響，聲震四野。

他的笑聲越响，「后羿乾陽神功」越精進一重。

起初的半日，孫武見難以抑止笑聲，心中尚覺驚惶，但漸而他已悟出其中益處，因此對此大笑便漸感泰然，不再驚慌。漸漸孫武已浸入與「后羿乾陽神功」渾然一體的境界，竟連自發的大笑聲亦不聞不思不驚。

不知不覺，孫武在后羿的寢床上，已苦練了七日七夜。

這七日七夜，孫武滴水未沾，更無丁點東西下肚，却絲毫不感饑渴。

七日七夜後，孫武的大笑聲突然停住，孫武這才從渾然忘我中甦醒過來。他突然發覺，不但大笑盡消，而且舉手投足，甚覺有勁，他

本來自幼便發覺自己天生神力，現在更比往昔強勁得多。

孫武並不知道，他先是誤被「千年石裏蛤蟆」跳入腹中，「石裏蛤蟆」身集千年毒性，非同小可，孫武若非久飲樹酒，久吃山稔果，體內的抗毒能力，足可與巨蟒相比，早就立刻一命嗚呼了。

但「千年石裏蛤蟆」毒性雖烈，若能與牠的毒性相抗，却立刻可以轉化為強大熱氣，凡人所吃之食，便是要補充體內消耗的熱能，「石裏蛤蟆」可以轉化的熱氣，却足以與凡人半年食糧的熱能相比，因此一隻「千年石裏蛤蟆」，足可令人抵受數月的饑餓，而且此後百毒不侵，幾成不壞之身。

孫武誤吃「大笑豆」，雖然大笑，但他體內已有強大抗毒能力，「大笑豆」只能令他大笑數天，却絕不會令他氣竭而死。

不料因這大笑豆的毒性，却把「千年紫色小蛇」驚醒，把孫武引入「后羿宮」，在后羿的寢床上，終於發現了已隱藏數千年的「后羿乾陽神功」心法，此乃孫武的連番奇遇所致，當世之中，已絕無人有此奇緣矣。

孫武不覺饑餓，又覺內力不但盡復，而且比他天生神力更為精進，心中不由大喜，暗道：這全憑「后羿乾陽神功」心法的功力，若

再苦練下去，或許便能攀上絕壁，逃出生天！他心中未了的心願，便可一一完成了！

孫武每日在后羿宮中，后羿的寢床之上，苦練「后羿乾陽神功」心法。他不覺饑餓，便省却許多尋找食物的苦事，口渴了，便返回發光樹下，喝幾口樹酒。

絕谷之中，忽爾風雨交加，忽爾烈日炎炎，一時山花盛放，一時又見山稔果掛滿枝頭。

漸漸孫武自覺肚子餓了，原來腹內的「石裏蛤蟆」抵饑功力已然消失，幸而此時已至另一季果成熟季節，絕谷中不愁填肚之物。

孫武此時飽餐一頓，便可三日不沾食物。數九寒冬，他身穿單衣不覺其冷；三伏酷暑，他亦不覺其熱。

他練功時，頂部已漸有白氣凝結，孫武不知，這乃是道家所稱的「三花聚頂」，亦即內功所可能達到的最高境界。

孫武發覺，「后羿乾陽神功」的心法，與武林各派的內功心法竟大相逕庭，例如運氣訣中，當今武林各派均視奇經八脈為畏途，而其中又視任、督二脈為最難打通的玄關。但「后羿乾陽神功」心法，却把氣通奇經八脈列為起首入門心法。

孫武依玄天劍門內功心法，苦練數十年未打通的任、督二脈，他

依「后羿乾陽神功」心法，竟在短短數月便豁然而通，其餘冲脈、帶脈、陽蹻脈、陰蹻脈、陽維脈、陰維脈等六脈，在半年時光，亦一一貫通。

督脈乃奇經之首，為人體六陽的統率；任脈則為三陰經脈的總匯。任、督二脈先行暢通，其餘之脈自然水到渠成。

奇經八脈又為人體十二經脈的樞紐，除任、督二脈為奇經八脈之首外，冲脈為十二經脈的血海，繫聯五臟六腑的氣血；帶脈繞身一周，狀如束帶，總束全身陰陽經脈；陰維、陽維兩脈，功能滋養維繫陰經和陽經；陽蹻和陰蹻兩脈，則有繫聯，交匯陰經和陽經的功用。

奇經八脈一經貫通，其餘十二經脈，自然亦如百川歸海，奔騰直瀉，勢不可擋，豁然而通。

后羿獨創的「乾坤神功」心法，逆反世人練功的步驟，另闢捷徑，先從奇經八脈入手，雖然兇險，却如勇者無懼，勢無反顧。

因此「后羿神功」心法，甫練之下，若非立刻走火入魔、氣竭身亡，便一鳴驚人，勢不可擋。修練成功，可達世人六甲功力。孫武雖然祇悟得其中的三分之一，修練了不到一年，但他的功力，已達世人苦練二甲子的功力，當世之中，已無人可與他的內力比擬。

不知不覺，孫武在絕谷仙筆峯后羿寢床上，演練「后羿乾陽神功」心法已是兩個寒暑，亦即二年時光。

到此時，孫武的內力氣息已達超絕的境地。但他想再苦練下去，試圖領悟餘下的三分之二心法，却百般艱難。勉強練了數次，每次均感氣息澎湃，心悶胸脹，大有內經內脈即時斷裂之感覺。

孫武暗道：后羿乃先古不世勇士，他的體能與當世中人或有分別，他能練成，當世中人却未必可以跟進；再者天有不測風雲，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世事古難全，原是強求不得。

他心性素來豁達，一經想通，便決計不再苦練下去。

孫武暗道：憑自己此時的內力，或許可以上那十丈高的石壁洞。天下正逢多事之秋，自己內力既復，雖無甚麼驚人招式，但行走天下，諒必可以應付。

孫武這般轉念，便決定試試離開絕谷，重新行走天下，以完他未了的諸般心願。

孫武坦然走出「后羿宮」，他對終究難於領悟的餘下大半「后羿乾陽神功」心法，倒也沒有絲毫留戀惋惜，心道：但能僥倖恢復內力，逃得出去，便算幸運之極了。

他在后羿宮門口輕拍石壁五

下，那道鏡壁便突然移了開來，把宮門口堵住，竟嚴絲密縫，若非孫武屢遭奇遇，這鏡壁後面的后羿宮，是絕難進去了。

孫武此時已不費吹灰之力，便躍下仙筆峯。仙筆峯脚，那條盤蛇巨蟒剛好又在沉睡，大概牠又吃了一隻「石裏蛤蟆」，又月餘肚飽熟睡了。

孫武離開仙筆峯這面，試試展開身形，他但覺氣息隨意而生，身體突然變得輕如鴻毛，身如利箭，向發光樹那面疾射，此時他的內力已達武林絕頂高手的境界。

孫武眨眼掠回發光樹下，他撥開酒樹上的泥團，痛飲了幾大口樹酒，再用泥團封嚴樹孔，心道：日後若再有人陷身此絕谷，這酒樹便是救命之樹，不該白白糟蹋浪費。

他轉身又向發光樹俯身作了一揖，道：「承蒙照顧，讓絕望中人發現光明，多謝！多謝！」

孫武說罷，隨手摘了一把山稔，塞在已然破爛不堪的衣袋裏，權充路上的乾糧，或是日後遇上師傅白石公，讓他嚐嚐千年絕谷的寶貝。

孫武走到十丈高的洞口下面，右足一踏地面，身子便如箭般射上，其力度之極，身法之捷，連孫武自己亦嚇了一跳。

他落下時，恰好是洞口的側

面，他的力度太猛，足踏的地方亦為之一陷，一塊石板被他踏裂了，露出下面的一個小洞穴。孫武伸手掀起碎石板，裏面竟藏了一個烏黑閃亮的小鐵盒，小鐵盒牢牢蓋掩，也不知裏面藏了甚麼驚人的寶貝。

孫武天性好奇，他在絕谷中過了二年，此時已是十七、八歲的大娃兒。他以手扳鐵盒，却發覺鐵盒渾然一體，根本無法開啟。他心中微感生氣，暗道鐵盒無蓋，如何開啟？留着有甚用處？

孫武生氣之下，右手不由猛地一捏，不料他此時的「后羿乾陽神功」已非同小可，一捏之下，小鐵盒受了如此猛力擠壓，突地彈開了，裏面原來藏着一個同樣是烏黑鐵造的小圓盤，小圓盤上面有三根烏黑的鐵針，此刻正滴滴溜溜的旋轉不停。

孫武一見，猛地憶起師傅白石公，當日教授「地脈」道絕學時，曾稍稍說及一些「風水地脈尋龍」的趣事，說先古的高人，曾以天墜玄鐵，造出一種尋龍測地的「玄鐵盤」，上有「天、地、時」三針，用來測地尋龍脈，十分神妙。孫武心道：這或許便是此物，既然讓我遇上，倒也不可白白糟蹋了，於是便又把玄鐵盤隨手塞入衣袋裏。

他也不再逗留，入了洞口，循當日的來路一直向前，穿過黑漆的

通道，此時他的內力驚人，黑暗中竟可察辨飛花落葉，因此毫不困難，便返抵當日把他吸吮進來的石壁中的洞口了。

孫武探身出洞口，向上一望，原來此洞口開於千丈懸崖的半壁，下面白霧瀰漫，難辨物事；上面距離數百丈，便是青天白雲了。他再一細望，祇見這一面的巖壁，每隔十數丈便有一株虬松橫生出來，虬松的根深插石壁，想必十分牢固。

孫武一見，登時便萌生出此絕谷的法子。祇見他毫不猶豫，雙足猛地一踏洞壁，雙臂向上一伸，身形已如利箭似的衝天而起，呼地一下，便被他昇到最近的一株虬松上了。他再借虬松之力一蹬，又竄上更高的虬松。這般連躍連竄連昇，身形捷如猿猴，不到一會，便穩然的昇上絕谷之巔。

孫武身形一翻，躍上絕谷上面的山徑，他向四面一望，祇見身後十丈遠處，陷入一個方圓近里的黑洞，他猛地醒悟，這必定是當日的「天降流星」，把山徑撞成一個大黑洞了！若非他拚死把師傅白石公推前，他自己亦因此被彈落絕谷，師徒二人，祇怕已被壓成肉餅了。

孫武不由向絕谷下面橫生的虬松，深深的俯身一揖，拜道：「虬松呵虬松，當日若非你等把我孫武架住，若摔下谷底，我孫武早成肉

碎了！今日若非借助你等之力，讓我重返谷頂，祇怕我孫武早晚亦成了石中之物了！你等一連救了我兩次，多謝！多謝！」

轉念又暗道：天地生萬物，乃為世人而設，祇要善加辨察利用，世人便可得其蔭庇，休養生息，繁衍萬世，看來天地造化，神妙之極，決不可等閑視之！既然如此，我孫武又怎可輕易放棄天地造化之物，萬物生我養我，我又豈能不百倍珍惜！

孫武此時體內的「后羿乾陽神功」十分豐盈，激蕩澎湃，令他的神思亦百倍聰敏。他的悟性本就奇高，受此「乾坤真氣」衝激，一種曠古燦今的武功招式，竟如飛流千尺般激湧而生。

他心中驀地浮起，他於絕谷之底，向上仰望，但見太陽如圓盤，恰好把整座絕谷之頂蓋住了。孫武暗道：當年的先古勇士后羿，必於絕谷之底引箭射日，他所運用的原理，必定是凝聚「乾陽神功」於箭，再利用「尖點破面」的道理，令神箭衝天而起，直達九霄。而師傅當日以指射氣，把我射向他的利箭反激而回，所運用的，想必與先古勇士后羿是同一原理。不錯！不錯！既然師傅他可以如此，我孫武是他的嫡傳弟子，為甚不可以，怎能不令

師門絕學光大宏揚呢？

孫武心中轉念，便依「乾陽神功」的運功心法，走奇門，與武林正宗心法背道而馳，但途殊同歸，竟亦可以化小為大，化大為精，聚於指尖。他心中默想后羿當年引箭射日的雄姿，却把指尖的「乾陽真氣」幻化成利箭，先行變弓滿弦，猛地射出，但聽「嗤」的一聲尖嘯，猶如破空之箭，他前面三丈遠的石壁，竟冒出一團火煙，然後絲絲作響，一道洞孔如閃電般向深處伸展，就如利箭把石壁三尺射穿了！如斯威力，簡直聞所未聞、見所未見，雖不能說絕後，却大可超之空前。

孫武怔怔的目視那道被他「指力」射穿的石孔，長長的，猶如一條黑色的長蛇，又如一枝烏黑的神箭，好一會，他才喃喃的道：「這種功夫，顯然又比射箭強多了！射箭尚須弓弦，但「指力」却可隨心而發，且此種功夫得自后羿的「射日乾陽神功」，便稱為「射日氣箭」吧！」

從此，「射日氣箭」便成了孫武的獨創神功，他這等功夫，既可自衛又可攻擊，威力無比，令天下震驚。後世的所謂「六脈神劍」、「八派氣劍」，莫不源自於孫武的「射日氣箭」。

孫武掠下山徑，沿羊腸小路下

山，他不向南行，却向東進，南面是楚都郢城，東面五百里，却是吳國都姑蘇城（即今蘇州市）。

他此時的「乾陽真氣」已充盈之極，當世罕有其匹。日行千里，於他而言，已非可望而不可及的神話了。但聽風嘯嘯、雲迷離，眨眼間，孫武已從五百里外地域，沿途飛越青山、湖州、太湖，呼地一下，落在吳國都姑蘇外的靈巖山上。

此時恰好是清晨時分，旭日初昇，霞光四射，大地田野一片燦爛光明。

孫武是第二次登臨吳國都城郊了。第一次是跟隨師傅白石公週遊列國，在姑蘇城中走了一趟。當時白石公便向孫武論析了吳國的氣運根基，說吳國雖已受中原文化洗禮，但其先祖太伯仲雍，却是蠻人的族長，因此仍帶着濃烈的南蠻氣息，其性桀傲不馴。因此吳國的國運，亦必定變幻不定，就算有偶爾的太平盛世，亦必難長久。後來，又在城中遇上吳王闔閭出巡，有一面之緣，白石公又趁機論析吳王闔閭的形相。因此孫武對吳國印象特別深刻，此行的第一個目的，便是實地印證師傅白石公對吳國的論斷。

孫武凝目向東北面的姑蘇城望去，但見羣山環立，西南有獅子、

天平、金山、陽山諸山，靠太湖畔有鄧尉、穹窿諸山，近處則有橫山、七子，遠處更有東洞庭山、西洞庭山，東面湖泊密佈，分別有金雞湖、獨墅湖、黃天蕩、沙湖、陽澄諸湖。果然是山環水繞，氣象萬千。

孫武心道：吳國都甚有氣象，為甚師傅却斷其國運必難長治久安呢？他身負師門「地脈」絕學，此時不由便審察起吳國都姑蘇城的形格運勢來了，而且，似乎被他瞧出甚麼不妙之處。

他並沒甚表示，回過頭來，向姑蘇城母山——靈巖山仔細審辨。他但感此山松林遍佈，怪石林立，秀麗別致，猶如一位婀娜多姿的絕色美女。孫武却在心中微嘆道：可惜秀麗有餘，雄勁不足，未免流於妖媚……

孫武心中轉念，正欲縱身而起，掠入城去。就在此時，却突聽身後幾十丈遠處，有男子發出粗重的嘆息聲。

孫武驀地頓住身形，轉過身去，向嘆息聲處一望，原來是一位七尺男兒，正跪在一座墓前，沉重嘆息，似有無限冤屈。他心中大奇，便向那面掠去，近前一看，原來這座墓上大書「楚大夫伍奢之墓」七字。

孫武心中不由更奇，他出身將

道，普天下我有甚麼地方不可以前去的。」

七尺男兒又驚又怒，他盯着孫武，一字一句的道：「你這娃兒，膽大包天，擅闖進當今吳王禁地尚不知曉，若被吳王發現，你的小腦袋還保得住麼？」

孫武呵呵一笑，道：「這位大哥，你又說錯了。」

七尺男兒不由一怔道：「說錯甚麼？」

孫武笑道：「第一，你說此乃吳王禁地，但並無文字告示，外人如何得知？兵法中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王法中不知者不罪亦為首要規條。第二，我別的不會，但保自家腦袋却是最最拿手好戲，因此我的腦袋也絕不怕掉了……如此這般，你的話豈非錯了？」

七尺男兒目露驚疑，盯着孫武，默然不語。

孫武向墓碑瞥了一眼，又目注七尺男兒，忽地微笑道：「這位大哥，你自己的運命亦潛伏兇關，二十年內，祇怕兇關難過，又何必替我擔心？」

七尺男兒大怒道：「你胡說八道甚麼？」

孫武笑道：「我並非胡說，乃事出有因，我還知道你必姓伍，與墓中人乃父子情深血脈關係。」

七尺男兒咬牙道：「你還知道

甚麼？」

孫武呵呵一笑，道：「你此刻必定胸懷哀傷、屈辱、憤怒，無限悲憤，千頭萬緒，極欲向人傾訴。」

七尺男兒此時不但恨怒，而且更十分驚奇，他目中精光閃爍，在孫武臉上霍霍打轉，沉聲道：「你到底是誰？莫非是楚平王這昏君派你入吳國刺探虛實，又或者派你來刺殺我伍子胥嗎？」

這七尺男兒原來叫伍子胥。

孫武一聽，不由大笑道：「我連楚平王甚麼模樣也不知道，又何來刺探吳國虛實？我潛來殺你，為甚祇知你姓吳，却不知你叫子胥。而且我若真的要刺殺你，我又為甚如此張揚，不會悄悄接近而突出殺手麼？」

七尺男兒——伍子胥一聽，心道：是啊，憑他的功力，他要偷襲，簡直防不勝防，他既然如此張揚，顯然並非另有目的，而是深藏不露之輩了。他微鬆口氣，但神色依然緊張道：「那你為甚知道我姓伍？又知我與墓中人是父子關係？」

孫武微微一笑，他身負的師門絕學「人間道」，驀地便浮上腦際，他微笑道：「墓中人姓伍名奢，你跪拜於此，必定與他有莫大干連，此其一，你跪於墓碑前，墓碑有一

道靈光，與你頂上靈氣相交相纏，此乃血脈同源之象，祇是你自己不能察覺罷了，此其二；綜二為一，便不難判斷，你與墓中人乃是父子血脈關係了！」

伍子胥不由微一點頭，似已默認孫武的測算靈驗準確，他目中精光一閃，又道：「那你為甚知我心中思緒？」

孫武淡淡的一笑，道：「你髮重骨重筋強，唇翹耳反鼻孔露，髮腳尖而冲印堂，眉毛重疊，此乃生父中年夭折之象，而且必遭橫死，十不離九乃刑劫之災。既然生父慘死，為人子者，必定悲憤欲絕，你又跪於墳前歎息，綜而論之，不難判斷。」

孫武此言一出，伍子胥便不由吃驚的「咦」了一聲，他不能不承認孫武判斷的準確。他再盯着孫武，道：「你為甚又判料我伍子胥，二十年內必遭兇厄？」

孫武目注伍子胥一眼，神色不由一肅，道：「此乃運命之判，所涉非同小可。從小者而論，你時下正行命宮「邊城」之運，行邊城運者必時值二十三歲。目下你邊城透紅，乃主你運勢正旺，春風得意之時；可惜並不長久，因你右眼上「光殿」晦暗，煞氣纏繞，乃大兇之象，又命宮光殿主行年四十有三，亦即你四十三歲即逢大兇之劫，距

紀，為甚不怕抄家滅族？」

孫武大笑道：「我一不知抄家滅族是甚麼，二來我根本無家，更何來有族？既然無家可抄無族可滅，我還害怕甚麼？而且我也不知

孫武一聽，不由呵呵笑道：「不怕！不怕！」

七尺男兒奇道：「你小小年紀，為甚不怕抄家滅族？」

孫武大笑道：「我一不知抄家滅族是甚麼，二來我根本無家，更何來有族？既然無家可抄無族可滅，我還害怕甚麼？而且我也不知

今豈非二十年後麼，而從大者審察……孫武目注伍子胥父墓，忽地一頓。

伍子胥此時也不由大急道：「何爲大者？大者如何？」

孫武肅然的道：「此山形格妖媚，與吳都姑蘇城恰成一脈相連，日後必主吳國因女陰亂男陽，國運大成疑問，你既爲吳國大臣，又豈可倖免？再者你父墓左有獅形峯，右有天平峯，雖有貴格，亦有正氣，可惜威猛有餘，耐力不足，子孫血脈承此地脈，雖可顯赫一時，但却不長久，其地力不足一代，甚至不過半甲子之年，能有二十年地力蔭庇已屬萬幸了。」

伍子胥又驚又奇又疑，沉吟道：「伍某亦聽說世間有陵墓蔭祐後人之術，未知此墓稱甚名堂？」

孫武微微一笑，道：「此墓後聳爲狗尾，四面迂迴曲折，則爲狗足，是爲天狗形穴。」

伍子胥道：「天狗乃威猛之物，氣勢雄烈，怎會地力不長？二十年後血脈遭殃？」

孫武微笑道：「天狗食日，乃主以下犯上，上既不容，下則焉存？伍大哥尚不明白麼？」

伍子胥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先父伍奢，本爲楚國大夫，吏爲太子太師，因直諫楚平王勿廢太子事，慘遭昏君楚平王殺害，更欲

滅我伍門子孫……伍某與昏君楚平王仇深似海，難道這也算以下犯上麼？」伍子胥忽地恨恨的咬牙切齒。

孫武微笑道：「因此伍大哥便投奔吳國，欲借吳國之力，以報大仇麼？」

伍子胥吃了一驚，道：「你怎知道？」

孫武大笑道：「伍大哥運走邊城，邊城透紅，乃主運旺之象，必然春風得意，極受吳王闔閭的重用。」

伍子胥大奇道：「吳王待我果然不薄，你到底是誰？竟可憑外表形象，便窺透人間奧秘之事！」

孫武淡然一笑道：「我姓孫名子號武，名不見經傳，不問也罷。」

伍子胥一聽，目中精光却忽然大熾，想說甚麼，却忽然頓住，他猛跨一步，右手一掌，便向孫武胸前拍來。

孫武的「乾陽真氣」隨心而發，他心中不欲反擊，「乾陽真氣」便直衝脚脈，孫武輕輕一躍，便已躍離三丈，伍子胥凌厲一掌，便根本不着邊際。

伍子胥仍不罷手，出招更快，片刻間，已向孫武攻出七七四十九掌。孫武的身形亦連變七七四十九次，伍子胥威猛的掌力，竟連孫武

的衣角也沒沾上。

伍子胥的招式源源不絕，越來越超卓，孫武的身法連綿不斷，越來越玄妙，猶如日月運行，乾坤衍化，無窮無絕，生生不息，「乾陽神功」的妙處，被孫武發揮得淋漓盡致。

伍子胥忽然歎了口氣，道：「保住腦袋果然是你的拿手好戲，但也不能反擊取人腦袋，僅此而已！」

孫武心性玄幻豁達，本來不以爲喜，不以爲悲，此時聽伍子胥嘲笑之辭，也絕不生氣。但心中却暗笑道：「未必，未必！」不料他身負的「乾陽真氣」隨心而發，心裏「未必」萌動，「乾陽真氣」亦隨即激湧而至，不可抑止，洶湧澎湃，貫聚於指，他悟創的「射日氣箭」神技，不由便催發出來了，一念之間，快速如閃電。

祇見孫武右手疾伸，中指向前一點，嘯嘯厲厲突作，一道熾烈的熱氣擦着伍子胥的身側而過。伍子胥但感腰側如被火灼，他轉身一看，在他身後三尺的一塊巨石，竟冒出赤煙，當中穿了一個長長的黑洞，貫三尺厚的巨石而過。伍子胥不由一陣目瞪口呆，心道：若這孫武小子射的是我，我伍子胥還有命麼？老天，隔空發招，如斯威烈，簡直匪夷所思，伍子胥原來的傲

氣，隨着孫武偶露的一手「射日氣箭」，不由得煙消雲散了。

好一會，伍子胥才失聲的叫道：「孫武，你剛才所施展的，到底是甚麼驚人招式？」

孫武笑道：「並沒甚麼，祇是我偶爾想起，當敵我相對，旗鼓相當時，我則宜避敵之強，再集中吾之強於一點，攻敵之弱，當可取勝，於是便運用此法，融於武功招式，果然有此作用。」

伍子胥一聽，心中不由一陣聳然，暗道：「集己之強，攻敵之弱，正是兵法中的取勝大旨，不料這少年人，竟可化兵法爲武功招式，真天下少見的奇才也！伍子胥不由傲氣全消，他向孫武深深一揖，道：「孫少俠乃天降奇才，當今吳王闔閭求才若渴，若得少俠匡助，必無任歡迎，未知孫少俠是否願隨伍某入姑蘇城呢？」

孫武微笑道：「願又怎樣，不願又怎樣了？」

伍子胥道：「若少俠願意，伍某入爲吳國得此奇才，自然萬分欣喜，但少俠神功蓋世，若不願意，普天下又有誰勉強得了你？一切但隨少俠心意便了。伍子胥言下之意，也不敢抱太大的希望。

不料孫武却呵呵一笑，欣然道：「我孫武最怕被人勉強，伍大哥既不勉強，我便很樂意隨你走一趟

姑蘇城了。」

伍子胥大喜，當下便引領孫武，併肩飛掠下山而去。

不消片刻，兩人便飛掠到姑蘇城下了。

孫武放眼一瞧，但見這座吳國都城甚有氣派，全城共分八門，分別取名爲閭門、盤門、胥門、蛇門、婁門、匠門、齊門、平門，每門均有水陸城門，城門守衛森嚴，猶如銅牆鐵壁。孫武不由微笑道：「這豈非：二八城門開道路，五千兵馬列旌旗麼，果然甚有氣勢。」

伍子胥引領孫武走近閭門，守門吳兵見孫武衣冠襤褸，引領他的却是赫赫威名的大夫伍子胥，均甚感驚奇，雖然不加阻攔，但也沒有任何殷勤表示，祇列隊肅然挺立而已。

孫武抬頭一看，見門上刻着力士持巨斧破天門之圖，微感奇怪道：「伍大哥，這巨斧破天門圖是甚意思？」

伍子胥道：「實不相瞞，吳都乃伍某人主持督建，此象乃喻通西天門之意，其餘七門，亦皆伍某命名之。」

孫武微一思忖，即恍然道：「城主閭門，乃喻通西天門之意，西面乃楚國，閭者，豈非西破楚國出

兵之城門嗎？」

伍子胥點頭道：「不錯！不錯！少俠果然好眼力，一下便瞧出其中的秘要了，但少俠又可知盤門之意麼？」

盤門在姑蘇城西南隅，城門上置木刻盤龍。孫武微笑道：「盤門南去百里，便是越國之地，楚城乃吳國仇敵，盤門、閭門、豈非西破楚國、南鎮越國之意麼？」

伍子胥一聽，不由歎道：「少俠學究天人，神機莫測，甫入吳國，便盡察吳國國運大勢矣，吳國若得少俠匡助，何愁破楚降越大業不成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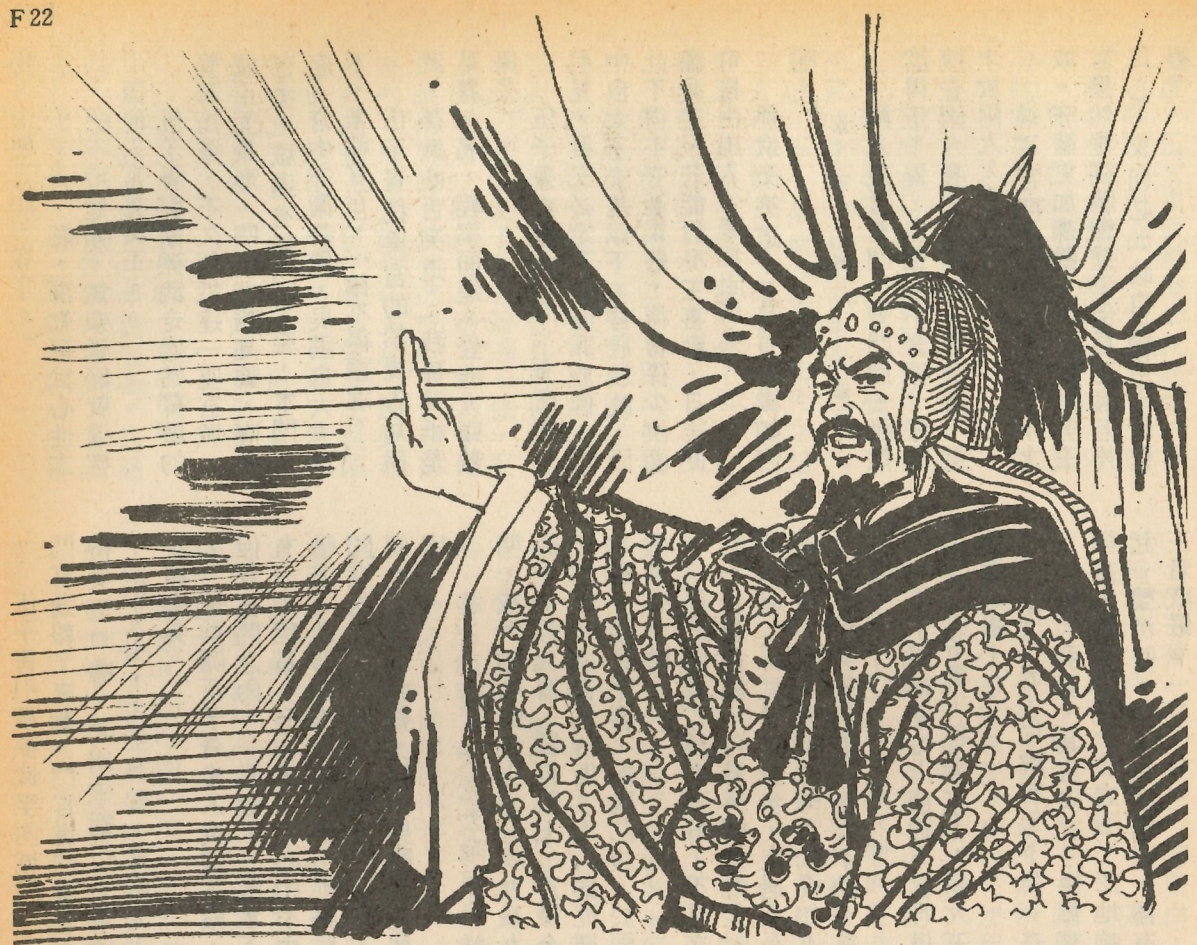
就因孫武當日的論斷，吳都姑蘇城門，閭門因此又叫「破楚門」，盤門又稱「鎮越門」。

伍子胥引領孫武走過姑蘇繁華的街道，不久便抵達一座府第，上書「伍府」二金字，孫武脚下不由一頓，伍子胥見狀忙道：「孫少俠，此乃舍下，請少俠先入內更衣沐浴，再引領少俠入宮見吳王。」

孫武一聽，却微微一笑道：「不然，我便如此往見吳王好了，我這襤褸衣衫，正是晉見的最佳服飾。」

伍子胥奇道：「爲甚麼？吳王乃一國之君，不能不講禮儀啊！」

孫武大笑道：「若以形貌取人，失之千里，如此之君，豈能容



孫武對刺來的一劍視若無睹……

物，這便見如不見了。」

伍子胥一聽，深知孫武心性玄幻，絕不可勉強，無奈祇好就這樣引領他入宮見吳王。

伍子胥引領孫武走過姑蘇城的繁華街道，不久便抵達一座宮城。城正面長形，四面城牆高聳，高達三丈，城週有陸門三座，水門三座。宮中守衛森嚴，吳國自大夫以下，未經宣召，一律不得擅進。

伍子胥把吳宮的禁規告知孫武，孫武吐舌笑道：「我孫武祇是草莽一名，輕率而進，豈非人頭難保？」

伍子胥自負的道：「有伍某人引見，吳王必定不會怪罪於你，宮中自太子夫差以下，皆居於此，因此不得不守衛森嚴，待會孫少俠面謁吳王，若能討吳王喜歡，日後便可自由出入，毫無阻滯矣。」

孫武微笑道：「且看機緣如何吧。」

* * *

兩人走近宮門，守門武士雖然認得伍子胥，但也毫不含糊，仔細搜查兩人身上，確證沒帶兵器，這才放兩人入宮。

進了宮門，裏面又有宮中之城，守衛更加森嚴。孫武暗道吳王宮果然是銅牆鐵壁，但為王者若得民心，又何必如此自困於森嚴壁壘？

伍子胥引領孫武至內城門，向門官通報了來意，門官進內稟告，得吳王口諭，才出來對伍子胥道：「伍大夫，大王有旨，宣伍大夫正殿參見。」

孫武隨伍子胥走入吳宮正殿，但見宮門之內，一泓池水，池水下有一方巨石，形如拱壁，心中不由暗道：此乃風水迴環之象，不料吳國境內，亦有能人，這宮內明堂，便大合風水大格，難怪吳國日漸興盛。

進入正殿，又見大隊甲冑鮮明，威武雄壯的武士，分執九長九短十八般兵器，羅列殿上，斧鐵金光耀眼，近百名侍衛，人人如泥塑木雕，瞪目閉唇，挺胸凹腹，於兩側肅立不動。

孫武暗道：吳宮王殿，不見文臣，只見武將，可見吳國果然是以武為尚。孫武昂首闊步，走過長長的通道，對兩旁威武的武士視如不見，直抵吳王座前，挺立不動，並不跪拜。

伍子胥却連忙上前跪下參拜道：「臣伍子胥，拜謁大王，願大王萬壽無疆！」

「伍大夫，你說有天下第一奇人向寡人引見，其人安在？快領來與寡人見面！」王座之上，忽地响起一聲沉呼，聲音沉而雄渾，甚有王者威嚴。

孫武循聲抬眼一看，王座正中，長几後面，居中而坐一位中年王者，但見他兩鬢略白，額下飄着五綵長鬚，眼若朗星，正霍霍的審視跪在地上的伍子胥。

伍子胥一聽，連忙側身示意孫武跪下參見。孫武却視若無睹，忽地一縷尖音鑽入伍子胥的耳際道：「吾一生只拜兩人，一拜師，二拜父，絕無例外。」

伍子胥知是孫武以「心音」傳話，連忙亦以「心音」示意道：「孫少俠拜師拜父，君重於師父，為甚不肯參拜？」

孫武微笑道：「天下諸侯皆為君也，吾豈能逢君必拜？因此吾祇拜真正之君！」

伍子胥一聽，知孫武心性十分玄幻，不敢勉強他，只好向王座中人奏道：「啟奏大王，這位少年人孫武，便是臣欲向大王引見的天下第一奇人，望大王細加審察。」

王者——吳王闔閭目注孫武，沉吟不語。闔閭身旁挺立的一位青年王者，却忽地轟然大笑道：「這娃兒小小年紀，竟敢自稱天下第一奇人麼？衣衫襤褸，王前不拜，無禮狂妄之極！」

伍子胥一聽，連忙向孫武道：「他是太子殿下夫差，快向他參拜。」

孫武「心音」又鑽入伍子胥的耳

際道：「伍大夫，我孫武尚且不拜吳王，何況是他的太子殿下？你不必擔心，孫武自會從容應對。」

伍子胥一聽，知不可勉強孫武，無奈微歎口氣，向太子奏道：「太子殿下，他出身草莽，不知王宮禮儀，望太子殿下原宥。」

太子殿下——夫差嘿笑道：「若有真才實學，又何必如此狂妄、裝腔作勢？若無真才實學，敢入吳國濫竽充數，嘿，只怕他嫌腦袋長得太牢了！」

伍子胥見夫差神色極不友善，心中不禁一凜，忙向吳王闔閭奏道：「大王，太子殿下乃天下第一勇士，這位少俠豈敢僭越？不過他確另有所長，臣以為於吳國大有裨益，因此向大王引見，望大王明察。」

吳王闔閭把投在孫武身上的目光收回，他見孫武寵辱不驚，恢宏太度，不卑不亢，心中已有幾分欣賞，發聲道：「不知者不罪，伍大夫大可放心。但未知這位少俠有何奇才？」

伍子胥聳然動容道：「此子上知天機，下悉地理，中察人間，測天地地相人，武功高強，所學驚天動地，更精悉兵法，必可助大王達成霸業。」

闔閭一聽，尚在沉吟，他身側的太子夫差却已轟然大笑道：「他

是誰？伍大夫敢替他如此誇耀，測天、堪地、相人，上知天機，下悉地理，中察人間，嘿！他小小年紀，便有如此驚天本領，他既自負有此本事，又可知我吳國霸業何時大成？」

伍子胥見太子夫差當眾考究孫武，闔閭竟也微笑點頭，不加制止，倒亦欲借太子夫差，考驗一下孫武的才幹，心中不由暗凜道：「如此一來，孫武便置身生死之線了！他若能令大王滿意，自然安然無恙，否則任他三頭六臂，只怕也難生離吳宮門了！」

伍子胥深知太子夫差武功極高，連他伍子胥亦接不了夫差三十招。再加殿中近百高手，孫武武功再高，亦決難逃生。況且若孫武有不測，連他伍子胥亦難逃干係，吳王闔閭這一關尚且易過，但太子夫差眼高於頂，從不把伍子胥放在眼內，吳王又極信任夫差，因此若夫差翻臉，他伍子胥必難於在吳國立足，他報父仇滅楚的大計，便付諸東流了……思念及此，伍子胥不由有點後悔，不該如此魯莽引薦孫武。

孫武却視若無睹，一派從容。

夫差一見，心中更生氣，他怒道：「孫武！你既如此自負，吾限你七步之內，回答吳國何時可成霸業！不然，哼！哼！哼！」

伍子胥一聽，臉色一陣發白，心道七步之內測算如此驚天大事，只怕連神仙降世亦無此能力。

孫武與吳王闔閭、太子夫差相隔近二丈，但他目力超卓，對兩人的命格，已審辨清楚，驀地又想起靈巖山與吳都姑蘇城連成一線，風水勢格已清晰可辨。他心中一動，也不必走上七步，隨口便朗聲道：「秋來千歲病欲蘇，鷄鳴紛紛滿院嘈；刀搗城破聲切耳，美人如火照南途……」

夫差一聽，不明所以，心中因而更怒，向孫武喝道：「胡說八道，妖言惑眾，這與吳國霸業有何相干？」

孫武含笑不語，夫差更氣，便欲發作。吳王闔閭却忽然道：「太子且慢，孫武，寡人問你，寡人有疾，恰於秋風乍起時復原。此乃寡人宮中之秘，你如何得知？」

孫武見闔閭比其子夫差穩重多了，便微微一笑道：「大王連正行鼻之準頭，準頭隱伏灰氣直犯疾厄宮，此乃病伏之兆也，目下秋風初起，準頭灰線已然收斂，因此可一窺而破。」

闔閭不由呵呵一笑，欣然道：「好！好！好！一句秋來千歲病欲蘇！恰恰切中寡人之隱衷！你果然有兩手，但未知接下三句又是甚麼意思？」

孫武微一沉吟，即肅然回道：「怨草民大膽直言，吳國霸業雖然於短期可達成，但並不長久，因其中隱伏兩大戾氣，足以毀滅一國之運。」

闔閭忙道：「是哪兩大戾氣？」孫武道：「其一乃自身兇橫乖戾之氣，戾氣旺盛之日，便是國運衰退之時。其二乃外來之戾氣，外來戾氣與內伏戾氣交匯，國運便衰敗了！」

闔閭沉吟不語，太子夫差却按捺不住，厲聲暴喝道：「大膽草野！竟敢在吳王宮內，說此大逆不道妖言！不怕把你抄家滅族麼？嘿！嘿！」

伍子胥此時心中亦微微歎口氣，暗道：孫武這小子膽大包天，竟敢在吳王父子面前直言不諱……但他既無家，更無族，又怕甚「抄家滅族」？

孫武目注夫差，心中不由微微歎息，暗道那二句「刀搗城破聲切耳，美人如火照南途」，只怕便應驗於此人身上了！他心中已有判斷，便不理夫差的暴怒，但也不再說甚麼。

吳王闔閭却比夫差沉穩得多，他不愠不怒的對孫武道：「那外來戾氣，是否有法可破？尚請孫少俠直言。」

孫武見闔閭求才之心甚誠，便

微一點頭，道：「有感大王誠意相求，吳國欲振國運，消除戾氣，也並非毫無辦法！不過……」孫武忽然一頓。

闔閭大急道：「不過甚麼？你但有妙法施為，寡人當賞你黃金十斤。」

孫武微笑道：「富貴於我孫武眼中，不過如浮雲糞土而已。吾亦並無他求，只須大王誠心誠意配合罷了！」

闔閭又忙道：「如何配合？」

孫武道：「兵法云，攘外必先安內，振興國運大法，亦一般道理。因此欲除戾氣，必先消解內在戾氣，內安則外戾氣無隙可進，再以大法消解，戾氣可望消除。」

闔閭一聽，眼神不由一亮，興奮的道：「好！好！好！一個攘外必先安內！這不但是兵法的要旨，且是治國之大策也！寡人正欲依此而躬身力行，以禦強楚，少俠既精於兵法，未知何以教寡人呢？」

孫武微笑道：「吾師訓示，兵者，國之大事也，是故須合天道、地道、人道；又兵者乃詭奇之道，兵無常法，唯勝取之；一正一奇，亦即天地乾坤之變，無極生太極，太極生陰陽「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演化無窮。」

闔閭一聽，大感興趣道：「那兵法的要旨是甚麼？」

孫武道：「不知用兵之利害者，不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知己知彼者，百戰百勝，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百戰百殆。」

闔閭尚在沉吟，伍子胥已忍不住插口問道：「然則兵之道，兵之法，可有窮期？」

孫武呵呵一笑，道：「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循環無盡，豈有窮期乎？」

伍子胥仔細思忖，心領神會。太子夫差却笑道：「口中談兵，頭頭是道……不知是否識得實際運用？」

孫武含笑道：「太子殿下欲觀何法？」

夫差冷哼一聲道：「吾聽聞有能者可化腐朽為神奇，吾宮中之女侍，從未上戰場，你可能令其成兵旅嗎？」

孫武微一沉吟，似在思忖。伍子胥心中不由一震，深知太子夫差所出的，乃天大的難題，試問宮中之女，足不出宮門，如何可以訓練成兵旅呢？孫武雖然精通兵法，但如何有這等化「腐朽」為「神奇」的通天大法？

天大法？

不料孫武却朗聲道：「可以！即使宮女亦可訓練成征戰兵旅！」

吳王闔閭一聽，不由亦大感興趣，點點頭道：「好！傳寡人旨意，宮中玉女，但無急務的，全部到宮中小校場集合。」

不一會，闔閭、孫武等人，便移到宮中的小校場。台下宮女林立，個個花容月貌，十分美麗。

孫武細點之下，共有宮女一百八十人，均是弱不禁風之女，不禁微一皺眉。

孫武這微細變化，夫差立刻便察覺了，他不由微哼一聲，道：「孫武！你此時打退堂鼓，尚來得及，不然便是罪犯欺君，人頭難保啦！」

孫武却隨即從容笑道：「用兵之道，貴在知難而進，化不能為可能，以小勝大，以弱勝強，吾便把一百八十名宮中女子，訓練成一隊兵旅給大王看看吧！」

孫武說罷，即一躍而起，毅然決然的下令道：「眾宮女聽令！令你們等分為兩隊，每隊九十人；每隊由一名隊長領隊，由宮中地位高者擔任，便於管制。」

眾宮女一聽，當下嘻嘻哈哈分作兩班，又選出兩位妃子擔任隊長，兩位妃子均是太子夫差的侍妾，在宮女中地位最高。

太子夫差見隊長由自己的妃妾出任，於自己的臉面十分光彩，便含笑點頭，不再反對，對孫武的印象，亦開始有所好感了。

孫武又下令，擔任右隊長長的代名為右姬，左隊長代名為左姬，負責督率隊中宮女，齊聽主帥軍令，又下令每名宮女發一柄利劍。

孫武挺立於宮女陣前，肅然的道：「吾之練兵之法十分簡單，即軍紀嚴明、有功必賞、有過必罰十二字而已，妳等明白了麼？」

眾宮女均大聲道：「明白了！」

孫武又道：「妳等知道心位於何處？哪是左？哪是右？哪是後麼？」

眾宮女又齊聲答道：「知道！」

孫武微一點頭，肅然道：「戰場調動，乃用金鼓、旌旗，舉鼓則進，鳴金則退；旌旗左擺，即向左進，旌旗配金鼓後指，則向正後方退，妳等明白了麼？」

眾宮女在左隊長左姬，右隊長右姬帶領下，齊聲道：「明白了！」

孫武道：「吾尚須一位執法官，負責執行軍中刑法，主賞罰分明，鐵面無私，妳等誰有膽量擔此重任？」

話音剛落，一名少女即應聲道：「我願擔此重任！」

孫武定睛一看，但見此女年約十七，長身玉立，美中含威，俏目精光閃灼，顯然是身負上乘武功之人。便含笑問道：「你姓甚名誰？」

孫武又問道：「知否軍中執法之人，稍有差池，即法上其身，生命不保？」

少女肅然道：「我知道！我姓吳，名儀，乃吳國女兒，立誓以身報國！」

孫武一聽，即欣然點頭道：「很好，吳儀，你便出任女軍之執法官吧！」

孫武說罷，即把執法寶劍交到吳儀手上。隨即沉聲肅然道：「教場如戰場，令旗所指，如山傾倒；不論為長為兵，均須令行禁止，雷厲風行，若有違者，軍法從事！」

孫武說罷，即下令擊鼓，旌旗指右。

立刻，但聞鼓聲咚咚敲響，旌旗揮舞，連連向右擺動；一派校場軍訓的森嚴氣象。

眾宮女却一個個掩口嘻笑，誰也沒移動半步，身為隊長的左姬、右姬更自恃身份嬌貴，對孫武的軍令視如不見，不屑一顧。

孫武微一皺眉，却不發怒，大聲道：「約束不明，致使士卒未熟軍令，是為將帥的過錯，其罪不在兵卒。」

隨即，孫武又將動作要領，鼓

令金令旗的規則，反復申明了一遍。

接着又再次下令擊鼓前進，旌旗指向左面。

眾宮女依然掩口嘻笑，扭扭捏捏，腳步依然不動。兩名隊長左姬、右姬，自恃太子妃的身份，不但袖手旁觀，甚至跟着宮女嘻笑，根本不把孫武瞧在眼內。

孫武一見，眉毛猛地一跳，臉色沉了下來，嚴厲申斥道：「約束不明，號令不熟，責在將帥；約束已明，軍令熟悉，不肯聽令，罪在兵卒，決依軍法從事！」

孫武話聲一頓，隨即大聲道：「執法官何在？」

執法官——吳儀當即挺劍而出，肅然道：「執法官吳儀聽令！」

孫武厲聲道：「玩忽軍令，罪當斬首！殺一儆百，先斬左姬、右姬。」

夫差一見，心中又驚又怒，他萬料不到，孫武竟敢向他的二位妃子下手！但眼看孫武絕不似裝模作樣，要來真的，不由厲聲喝道：「孫武！她二人乃吾之太子妃，你若殺彼等，即與吾為敵，吾與你誓沒完沒了！」

孫武肅然回道：「孫武已受命於吳王，即為吳將，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況是太子之令？請恕孫武軍令在身，不敢依從太子殿下

所請！」

孫武隨即又喝道：「執法官！速行軍令！」

吳儀拔劍在手，疾步走向被綁的左姬、右姬面前，準備執行刑法。

夫差一見，不由大駭，他欲挺身相救兩妃，但父王闔閭在場，容不得他擅違軍令，無奈祇好向闔閭求情道：「父王，兩妃皆兒臣愛妃，兒臣若失此二人，將食不甘味，請父王下旨廢去孫武練軍之職，保存兩妃生命！」

闔閭猶豫不決，無奈向孫武傳話道：「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了，不必如此認真，請赦免兩妃死罪。」

孫武却肅然道：「吳王既已令我全權操練女軍，令旨已下，軍中無戲言，豈能朝令夕改？若然如此，怎能成百戰百勝之師呢？又如何抵禦強敵？務請吳王三思！」

闔閭一聽，登時啞口無言，他雖然寵愛太子夫差，但他的江山國土却更重要，兩相權衡之下，他唯有默然不語，且看孫武如何施展他的治軍大法。

孫武更不猶豫，大聲喝令道：「執法官速行軍法！違者與犯人同罪！」

吳儀俏臉一沉，目中精光乍閃，手執的利劍向前猛地速揮兩

下，太子夫差的兩名妃子，左姬、右姬的人頭，便已離頭而落，噗地掉到地上！

眾宮女見狀，花容失色，莫敢仰視，更噤若寒蟬，休說嘻笑，連大氣也不敢呼出了。

孫武下令收拾左姬、右姬的屍身，以王妃之禮厚葬。又再下令，以左右兩隊領頭的宮女作隊長，繼續操練。

鼓手擊鼓，旗手揮旗指左指右，指前；眾宮女即迅速向左，向右，向前行進，鳴金後退，旗動迴旋，動作整齊莫敢嘻笑，儼然一隊有素的精兵。

至此，孫武才向吳王闔閭躬身道：「吳王，幸不辱命，請吳王檢閱。」

闔閭十分欣賞孫武的治軍大法，但碍於太子夫差的恨怒，祇好下令道：「孫武治軍有方，寡人甚喜；但寡人身子忽感不適，改日再與你詳研兵法吧！」

闔閭說罷，下令夫差陪他返宮去了。夫差雖然恨得眼中噴火，但碍於父王有令，不敢公然違逆，祇好咬牙切齒先行隨闔閭退下。

校場帥台之上，祇剩下伍子胥、孫武，以及新任執法官的少女吳儀。

伍子胥眼見事勢演變到如此地步，他不由微嘆口氣，對孫武道

：「孫兄弟，你雖然以嚴明治軍之法，取信於吳王，但却因而得罪了太子夫差。太子性極暴躁，人又高傲，此仇此恨他如何忘記？孫兄弟日後在吳國，祇怕危機重重了！」

孫武目中精光閃灼，慨然的道：「吾因師命留訓，故真心實意助吳國一臂之力，以禦強暴楚國，若吳國君臣以一己私利，罔顧大局，孫武留此又有何益？吾以嚴法治軍，正是以此來考驗吳國君臣，是否真心實意招賢納士，以圖振興吳國國運。若因此而開罪太子夫差，乃情非不得已，而因此而獲罪，吾亦無話可說，亦決然無懼！」

伍子胥沉吟不語，禦楚滅楚，為父報仇，是伍子胥最大的心願，他決不容任何人破壞了這個驚天大計，他雖然十分欣賞孫武的才華，但若有損他這個大計，便祇有捨棄孫武了！

在孫武身邊的吳儀，却忽然插口道：「孫將軍心如朗月，照耀吳國大地，二姬被殺，彼等雖然是我的主人，但我亦祇能說一句該殺，誰教彼等自恃王妃嬌貴，太子夫差寵愛，而視軍令作兒戲啊！」

原來吳儀這少女，來自太子宮，是被殺的太子妃左姬、右姬的侍婢，平日二姬待他不薄，今日被殺，吳儀心中雖然難過，但她是吳國女兒，深知不可因一己私利，壞

了吳國的大計，今日被殺，吳儀心中雖然難過，但她是吳國女兒，深知不可因一己私利，壞

了國家安危大事。

孫武一聽，不由欣然一笑道：「吳儀姑娘善分是非黑白，更知輕重，果然不愧為軍中執法之官呢！若吳王肯用我孫武為將，吾必請吳王把你派到吾軍中，以助吾一臂之力！」

吳儀十分歡喜，連忙向孫武盈盈一拜，格格笑道：「孫將軍少年英傑，令人心儀，若能跟隨孫將軍左右，是吳儀莫大的榮耀啊！」

伍子胥却長嘆一聲道：「孫兄弟、吳姑娘，祇怕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宮中險惡，伴君如伴虎，萬一吳王受太子夫差所惑，不但孫兄弟的壯志難遂，祇怕連生命也保不住呢！不如趁事情未惡化前，及早逃命去吧！」

孫武却從容笑道：「伍大夫放心，吳王父子氣運，吾已一一盡悉，依吾之判，吳國霸業，必於吳王闔閭手上達成；但吳國之敗，亦必應驗於太子夫差之身。因此對太子妃受刑之事，吳王闔閭必定善於權衡利害輕重，不受太子夫差所惑！」

伍子胥心中仍忐忑不安，不敢相信孫武的判斷，但又知孫武身負「察天、悉地、辨人」三大秘學，他既如此判斷，便必有其道理，因此心中又重燃吳王留用孫武，助他達成復仇大計的希望。伍子胥心中

十分矛盾，但又不便向孫武坦露，無奈祇好先行把他送返宮外別館，按貴賓之禮招待去了。

統領三軍 用兵如神

三天後的早上，吳王闔閭下旨，召孫武進宮，與他單獨相見。

伍子胥聞訊，心下惶急，欲勸孫武及早逃離，以免他又闖出甚麼瀾天大禍，連他伍子胥亦難逃欺君死罪。却不料孫武毫無畏懼，已隻身入宮謁見吳王闔閭去了。

伍子胥大駭，祇好先行返回府中，一面派人入宮打探動靜。孫武一早進宮，直到晚上尚未返回別館。伍子胥心料孫武必定凶多吉少。他無法可施，唯有一面探聽消息，一面作好被責欺君的應對準備。

不料第二天一早，入宮打探的人却趕回伍府，向伍子胥密報，說吳王闔閭已拜孫武為統領三軍的左將軍，與伍子胥已出任的右將軍併列。不但如此，吳王更把宮女吳儀，派赴孫武的軍中，出任左將軍執法令的要職。一切均如孫武日前於校場帥台上的判斷。

伍子胥十分高興，因為他深知憑孫武之能，與他攜手併肩，必可滅楚，達成他復仇的大計。伍子胥連忙親赴別館，向孫武當面道賀。

伍子胥趕到別館，孫武果然已返回，他身邊尚有一位戎裝的少女，原來竟是新任左將軍府執法令的少女吳儀。孫武亦已換上一身錦袍，英氣逼人，令人心儀。

伍子胥與孫武執手相見，未及道賀，伍子胥已急不及待的悄聲問道：「孫兄弟奉召入宮，可嚇壞伍某人！但不知為甚竟獲如此奇遇？」

孫武含笑不語。吳儀格格笑道：「伍大夫有所不知，孫將軍進宮時，連太子夫差亦在吳王身側傾聽，夫差不但不記恨孫將軍殺妃之仇，反而大讚孫將軍乃天下第一等一的兵法奇才呢！伍大夫知道為甚麼嗎？」

伍子胥大奇道：「為甚麼？」

吳儀笑道：「太子夫差自恃吳國第一勇士，武功高絕，不把天下人放在眼內。吳王便要孫將軍以兵法與夫差的勇士比試，夫差所出皆如尖矛，自恃無堅不摧；孫將軍却以兵法作盾，猶如銅牆鐵壁。夫差猛攻，孫將軍穩守，久攻之下，夫差不但難勝，反而連尖矛也折斷，亦即其進攻的大軍被孫將軍殲滅！」

吳儀說至此，伍子胥不由吃驚道：「太子夫差心高氣傲，眼中無物，他如何忍得下如此奇耻大辱？他暴怒之下，祇怕便壞事了！」

吳儀道：「果然如此！但孫將軍却已窺透太子夫差的心性，於夫

差眼見全軍覆沒時，却故意留下一個缺口，讓夫差全身而退！夫差因而在父王面前挽回面子，便連殺妃之痛也忘却了！但不再記恨，反而在吳王面前大讚孫將軍用兵如神，能收能放，果然是一等一的兵法奇才！吳王大喜之下，便毫不猶豫，下旨封孫將軍為統軍主帥，與伍大夫一道，統領吳國三軍。我看吳王已對孫將軍深信不疑了！」

伍子胥一聽，正欲點頭表示贊同吳儀的推斷。不料孫武却又於此時含笑說道：「未必！未必！」

伍子胥忙道：「孫兄弟，為甚未必？」

孫武意味深長的微笑道：「吾雖向吳王獻上兵法十三篇，以及略顯治軍之法，但畢竟尚屬紙上談兵，怎能令人深信不疑？何況國家三軍大事，吳王又怎會如此輕率付托？若吾所料不差，吳王雖命吾與伍大夫同掌三軍，但必定尚留有一手，以備萬一。」

孫武如此判斷，果然三日後，吳王闔閭便令伍子胥、孫武統率三軍，加緊操練，準備征楚。征楚大軍中，除主帥孫武和伍子胥外，尚派了太子夫差親臨軍中督軍，督軍的權力、地位，猶在左、右上將軍之上。至此，伍子胥和吳儀，才不

得不相信，孫武身負「察天、悉地、辨人」三大絕學，料事之準確，天下無人能及。

雖然吳王闔閭對孫武尚有疑慮，但孫武却毫不以為意，他與伍子胥一道，日夜操練吳兵中最弱的水軍，以作征楚的準備。因為孫武深知，楚國位於南方，國土所據河流特多，若要取勝，水軍是最關鍵的。

孫武操練水軍的地方，位於姑蘇城西面的震澤，東面連接大海，西面直通羣山環抱的內湖。因此水軍結集於此，進可出海南征，退可入湖隱蔽，是一處絕佳的水軍訓練基地。

這個嶄新的吳國水軍基地，是孫武以師門絕學「風水堪輿」大法選定的，極合「風水旺軍」法度。

原來姑蘇城（即今蘇州市）西面的震澤，亦即今日的太湖，當時風水之佳，天下無雙。天目山自西南面逶迤而來，深入湖海之間，以東洞庭山、西洞庭山最大，數十座山峯或大或小、或高或低，南北橫亘。湖內山環陸抱，既得山之「氣」，又得水之「旺」，風水龍脈十分興旺。選此為水軍訓練基地，兵卒日夜受「風水龍脈」薰陶，人人血脈暢旺，鬥志高昂，士氣因而十分高漲。尚未出戰，已穩得地利，再得天機、人和，便可穩操勝算。

而且太湖水路四通八達，北通長江，再達淮河，直搗楚國的側背，出其不意，令楚國防不勝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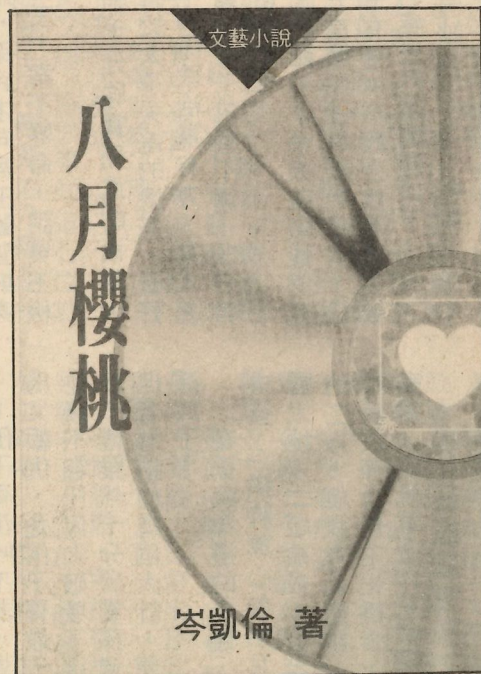
當時的楚國君是楚平王之子楚昭王熊珍，楚昭王是楚平王與秦國女人所生，因此與秦國有甥舅之誼。楚國在楚庄王熊侶敗晉稱霸以來，國力十分強大。雖因楚平王的昏腐，逼走伍子胥等能臣，但國力仍穩踞諸國之上，到楚平王去世，楚昭王繼位，楚國仍為諸侯的霸主。相較之下，闔閭的吳國便顯得力量薄弱多了。吳國於此時毅然伐楚，沒有敢於冒險犯難的卓越指揮才能，以及堅韌頑強的軍隊，是決計不能取勝的，而伐楚的重任，此時便落在孫武和伍子胥的身上。

孫武在太湖練兵數月，新編的吳國水軍已基本訓練成熟，已開赴湖口，再入海集結於海涌山附近的海灣，等待吳王闔閭登海涌山檢閱。

闔閭接報，十分高興，立刻率親兵登臨海涌山。但見海灣就在眼底，東南海天一色，遙無邊際，海灣中，水師、戰船集結，浩浩蕩蕩，聲勢喧赫。

海涌山上，山頂有一塊由南向北伸延，可容千人的紫石，猶如一座天然的演兵場。

此時，三軍統帥孫武、伍子胥，以及軍中執法令吳儀等，正肅



八月櫻桃

岑凱倫 著

復仇的火焰在她心中不停地燃燒，然而愛情的火花却又在她心裏閃爍不定，使她無法適從，使她迷惘……

每本HK\$40

各大書局、屈臣氏、萬寧、超級市場及地利店有售。



立迎逐吳王闔閭。山上擊鼓鳴金，旗幟揮動，海灣中的戰船均清晰可見，是一處天下無雙的水軍閱兵台。

闔閭心中十分興奮，他已決定伐楚在即，而水軍則是伐楚的決定性主力，因此闔閭十分重視吳國水軍的戰力。他將此重任交托孫武，其實心中仍有疑慮，因為孫武雖然精於兵法，但至今尚屬紙上談兵，未經實戰。水軍交由孫武訓練，是闔閭十分大膽的決定，如今眼見新編水軍陣勢已成，氣象煥然一新，闔閭自然十分高興。

闔閭問身邊的孫武道：「將軍操練的新水軍如何編制呢？與昔日的吳國水軍有甚不同？」

孫武道：「吳國以水軍見長，但歷來並無嚴密獨特編制，祇是依仗吳人水性好，舟堅船多，局部取得水戰優勢而已。這種優勢如今已不復存在，已被齊等國超越，再不思變革，便有被挫敗的危機也。」

闔閭道：「齊楚等國，超越吳國甚麼？」

孫武道：「齊楚等國，陸上戰車已加變革，再非昔日的戰車，而可裝載衆多，車板厚重，重戰車戈矛箭矢不入，更有車身輕快，速度敏捷，便於救援、突襲、聯絡的輕戰車，有適於衝鋒陷陣的衝鋒車，

更有雙層重疊，下載衛兵，上居將帥，親臨戰場指揮的帥車。水軍亦然，再非昨日的船舟了。」

闔閭忙道：「那孫將軍如何因應此態勢而變革吳國水軍？」

孫武尚未答話，在他身側的執法令吳儀已笑着道：「回吳王，孫將軍經數月辛勞，亦已一改過去的船型，現下吳國水軍，皆以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等各種戰船組成，各有其利，各有其優，水軍的戰力因而十分高強。」

闔閭又喜又奇，問道：「好啊！吳姑娘跟隨孫將軍短數月，便儼然成了吳國一代女將軍了，若他日伐楚有功，寡人必重重有賞。」

吳儀淡然笑道：「吳儀不過是欲為國效力，抵禦強楚之敵罷了，也不敢求大王賞封，但求永遠跟隨孫將軍麾下，便心滿意足啦！」

闔閭一聽，他十分聰慧，知吳儀這位少女，她的芳心已繫於孫武身上了。他不由微笑着道：「吳國幸獲天降孫將軍這位一代兵法奇才，大業可望有成，如今伐楚在即，他日破楚，孫將軍與吳姑娘皆有功於國，寡人必助吳姑娘達成你的心願。」

吳儀見闔閭挑破了她的少女隱秘，俏臉不禁一陣緋紅，怔怔的忘了說話。

此時伍子胥接口道：「大王，孫將軍新編之水軍尚未目睹，怎可輕萌伐楚之念？」

闔閭點頭笑道：「不錯！且先閱水軍的操練再詳細商議吧！」

孫武一聽，手中令旗一揮，信號台上即刻升起紅色信號旗。於海灣集結的水師，當即馳出一隊快船，船頭船尾各一人划槳，一人掌舵，水兵數人在船艙執吳鈞、干戈，仗劍而立，時刻準備殺敵，戰鼓擂動，船隊加速，如一羣海鳥貼海飛翔，十分速捷。

闔閭不由大聲叫道：「好！果然船行如飛，此船稱甚名堂？」

孫武道：「這叫『小翼』，相等於陸戰中的輕車，專責救援、突襲，亦作首尾聯絡，所謂『小翼』，即船如長翼之小鳥，快行如飛。」

孫武說罷，手中令旗連揮二下。海灣中，「小翼」快速退下，隨即馳出另一隊大型戰船，每船長約十丈，載兵近百，船身厚重，船速亦十分敏捷，猶如長了大翼的鵬鷹，衝撲之下，那些「小翼」快船，紛紛躲避，怕被如此重船撞沉。

闔閭不由讚道：「有如此重船，殺敵之際，必定可以無堅不摧！」

孫武道：「重船即『大翼』，乃水軍的主力，相當陸戰中的重車，無驚天大翼，不成鯢鵬，難翱翔萬

里。有此重船，即擁有強大的威懾力，臨戰之時，當可克敵制勝！」

闔閭又依次看了「突冒」、「樓船」、「橋船」等各類戰船的演習，細察了各類戰船於戰時如何運動，如何配合作戰，他不由欣然大笑道：「天降孫將軍於吳國也，吳國有此堅兵利船，必可無堅不摧，還怕不能克敵制勝嗎？吾欲於近期伐楚，孫將軍、伍大夫以為如何？」

伍子胥一聽，認為伐楚復仇大計已將實施，當下十分興奮，連忙道：「大王，吾當日曾力主三師採『擾亂疲勞』楚，一師至，彼必出，彼出吾則歸，彼歸則吾出，三番亂之，楚必疲憊，然後大軍進攻，必獲全勝。吳軍擾楚六年，楚國已疲不能興，大軍伐楚，此其時矣！」

孫武却沉吟不語，似仍有疑慮。闔閭見狀，驚奇的道：「孫將軍所訓水軍已大成，難道吳國尚未足伐楚嗎？」

孫武道：「不然，兵者詭道也，不可以表面之力量對比衡量勝負。吳國軍力，雖足可與楚國一戰，但楚國稱霸中原日久，四周陳、許、唐、蔡諸國均附屬於楚，此時攻楚，則楚國羽翼仍豐，勢未成也。兵出須借勢，勢者如撼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欲伐楚如撼動木石，當木石穩時，轉動起來便十分吃力，因此宜先行『靜』；待置木石於千仞山巔，再將其下滾，則牽一髮而動其千鈞，不可阻擋，則勢成矣！」

闔閭急道：「伐楚如轉木石，須借勢而行，這道理寡人明白，但孫將軍以為，此勢何日可成？」

孫武微笑道：「目下楚國軍政大權，皆落入令尹襄瓦手上，此人貪婪昏敗，把楚國弄得民怨沸騰，士無鬥志，於戰略態勢而言，伐之勢已成，但楚國國力尚足以與諸國一戰，其附屬諸國尚未脫離，則其羽翼仍在，絕不可輕視，因此於戰術而言，伐楚之勢尚未成也。」

此時不但吳王闔閭大急，連伍子胥亦十分焦躁，忍不住插口道：「孫將軍如此論斷，然則伐楚之勢何日可成？」

孫武却從容一笑，似乎一切他已胸有成竹了。

* * *

孫武從容的道：「若欲伐楚，必先除其羽翼，唐、蔡諸國，雖然力量不大，但一旦叛楚，却會令楚所有屬國離心，更使楚國內部軍心、民心動搖，當其時，楚國雖仍如蒼鷹，但羽翼已除，還怎能高飛搏擊，伐楚之戰術態勢成矣！」

闔閭聽罷，心中的疑慮盡消，與孫武執手道：「孫將軍用兵，知己知彼，着着搶佔先機，吾不及

也，寡人這便傳旨下去，伐楚之事，由孫將軍鼎力策謀吧！」

不久，孫武派去唐國、蔡國的使者回報，說唐國、蔡國君侯，皆深恨楚國令尹襄瓦的殘暴，願意聯吳叛楚，待楚國大軍抵唐、蔡國境，即出兵與吳軍配合。其他陳、許等楚國小屬國，均向吳國表示，嚴守中立，決不與楚國聯兵攻吳。

孫武認為，伐楚的戰略、戰術態勢已成，他向吳王闔閭建議，伐楚之期至矣。

吳王闔閭大喜，他親授孫武帥印，拜為三軍大元帥，伍子胥則為三軍主將，吳儀為三軍執法令，吳王自己也親自隨軍出征。吳軍傾力而出，共計六萬人，號稱十萬伐楚大軍，而太子夫差則率軍二萬，留守吳都姑蘇，並策應北上伐楚大軍。

闔閭欲舉行隆重的出軍儀式，例如點將、樹旗、誓師等，以壯軍威，然後再浩浩蕩蕩北征。

孫武却道：「不可。用兵之法，貴於敵有形而我無形，令敵示形暴露，我則不露形跡，令敵不知我之虛實，無法制訂完美計策。所謂『形兵之極，注重無形，無形則深潛不能窺，智者不能謀也。亦即用兵行跡隱蔽至極，能使人看不出一點形跡，就算是對方深潛的間諜，也窺探不到我軍的虛實，即使

敵方智謀之士，亦難訂出迎敵的妙策也。」

闔閭驚喜道：「楚國欺凌吳國久矣，伐楚乃數代吳國君夢寐以求的大業，難道便如此無聲無息進行？吳國十萬大軍，竟能隱蔽而行嗎？」

孫武微笑道：「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無形無聲，神出鬼沒，乃用兵之至高境界。所謂欲求轟轟烈烈，必先偃旗息鼓，行如疾風，却像按兵不動，達此出神入化之境，則克敵制勝可期也！」

闔閭不禁又喜又奇，歎道：「孫將軍不鳴則已，一鳴足以驚世矣！一切但憑孫將軍主意調動吧！」

於是，孫武下了軍令，數百艘戰船，裝載數萬大軍，分批悄悄啓航。

時值初冬天氣，日暖夜寒，但吳國戰船，却偏偏白天停泊不動，夜晚則急駛。船上備足乾糧，停泊時，一律隱入蘆葦叢中，不准上岸，以免洩行踪，自吳王闔閭、主帥孫武、主將伍子胥以下，無一例外。

孫武選定的進軍路線，是從太湖入長江，再出淮河，逆淮河西進，然後會合唐、蔡兩國聯軍，從背後向楚實施致命一擊。

楚國方面，國君楚昭王荒淫腐敗，不理朝政，大權落在令尹（即宰相）囊瓦手上，把楚國弄得昏天暗地。囊瓦尚不知危機四伏，一方面欺凌周邊小國，一方面與中原諸大國爭霸，兵力分散，國防空虛，又自恃有大別山脈的阻隔，根本不以吳國為意。而聽聞側背的唐、蔡兩國有叛楚之意，便不問青紅皂白，派兵圍剿，因而更激發唐、蔡兩國聯吳叛楚之心。

亦就在此時，吳國大軍，已由長江，悄悄進入淮河。

淮河發源於唐國北界的桐柏山（今湖北隨縣與河南的界山），蔡國在淮河北岸，橫貫蔡國的汝水便匯流於淮河。

吳軍戰船，夜行日宿，半月後已進入淮河。再溯河西進，準備由淮河流入汝水入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先行殲滅圍蔡楚軍，會合蔡國、唐國伐楚大軍，隨即揮軍南下攻楚。

這一夜，吳國戰船過了淝水入淮口，天已微明，附近是瓦埠湖，湖水與淮水相接，湖上遍佈蘆葦，葦叢茂密，恰宜船隊隱蔽。

吳軍戰船隱入瓦埠湖葦叢，待夜幕降臨，便啓碇揚帆，由淮河入汝水，直撲圍蔡都的楚軍，這僅是一夜的水路而已。

祇要「出其不意、攻其無備」，

按孫武的戰術實施，打圍蔡楚軍一個措手不及，加以全殲，便可既解蔡國之圍，又震懾楚周邊屬國，不致與楚聯手抗吳，伐楚大計，便首先掃除一大障礙了，因此隨軍親征的吳王闔閭，在明白孫武的戰術後，十分欣慰，他亦開始從心中佩服孫武的用兵如神了。

此時，日頭當空，瓦埠湖水泛起一片寒波。吳國兵將，正在船艙睡覺，養精蓄銳，準備夜間的長途突襲。

就在這時，湖北岸塵頭忽然大起，車聲鑼鑼，戰馬嘶鳴，瓦埠湖上的鳧雁驚覺，嘎嘎叫，紛紛驚飛。

巡哨探子火速趕到孫武所坐的帥船，說北岸發現戰車人馬，可能是楚軍趕來了，宜盡快列陣迎戰。

孫武沉吟片刻，登上樓船頂部，向北岸眺望，心道：吳軍雖然日宿夜行，十分隱蔽，但行程半月，已逼近蔡國邊境，圍蔡的楚軍打探到吳軍的動靜，倒也並不出奇，不過，圍蔡楚軍無水軍戰船配合，單憑陸上戰車步卒，豈敢長途奔襲，與我龐大主力戰船決戰？這豈非自投羅網，省却吾長途奔襲之勞嗎？楚軍到底打甚主意呢？

孫武正思忖間，一艘堅固的大船已破浪而來，駛近孫武的帥船。吳王闔閭等也不及傳報，便挺立船頭，在大船上隔船向孫武大叫道：「孫將軍，楚軍已迫在眉睫，還不列陣迎戰，將其全殲？猶豫甚麼？」

孫武略一皺眉，鎮靜的回到道：「吾已傳令大軍警戒，探子迅速查明敵方動靜，未清楚敵情，決不可輕舉妄動，以免暴露了吳軍的戰略意圖！」孫武一頓，又派人過船，代他傳話道：「吳王不必驚惶失措，就算真的是楚軍奔襲，但彼方並無戰船水軍配備，只能徒呼奈何，吾軍宜繼續以靜制動，以便按原來部署，給敵以雷霆一擊！」

孫武從容不迫的大將風度，令闔閭浮躁的心穩住了。他向來人道：「回去告知孫將軍，一切按其意圖行事。」

過了一會，北岸的車馬在淮水邊停駐，却有幾艘快船，向瓦埠湖急駛而來。

吳軍的前哨正高度戒備，向來船射出一排箭，以探動靜。

快船上的入立即叫道：「我等是蔡侯、唐侯派來的使者，要向吳王、吳軍主帥稟報事情，請勿放箭！」

吳軍哨船上前檢查，確證來船並無兵器火種，且有蔡侯、唐侯的信物，的確是蔡國、唐國派來的使者，這才引使者駛入瓦埠湖。

蔡、唐使者，登上吳王闔閭的大船。主帥孫武、主將伍子胥、執法令吳儀等軍中主腦，早已接報，趕上大船，一同接見唐、蔡兩國派來的使者。

唐、蔡兩國的使者，向吳王闔閭稟報，原來楚國令尹襄瓦，聞說唐、蔡兩國有叛楚聯吳的意圖，便大怒，親率楚軍前來攻打蔡國，準備把蔡侯捉拿返楚國治罪。蔡國被楚軍連日攻打，正十分危急，不料就在此時，圍蔡的楚軍，却在一夜之間，突然倉皇退走。原來領軍的襄瓦，忽聞吳國十萬大軍，已溯淮而上，距蔡國只有一夜水路！襄瓦殘暴膽小，恐怕吳國大軍趕到，楚軍被其一口吃掉，慌忙退返楚國去了。

唐、蔡兩國聞說吳國大軍，猶如神兵天降，無聲無息便已趕到，不由大喜，連忙派出使者車馬，趕到瓦埠湖邊，迎接吳軍入唐、蔡國境。

末了，唐蔡兩國使者驚奇的道：「吳王用兵，歷來注重威勢、先聲奪人，出師之際，已令天下震聞。怎的今回却快如閃電，猶如天降神兵，令楚國奸臣襄瓦也幾乎成了吳王囊中獵物呢？這與吳王的歷來用兵之法截然不同啊！莫非吳國突獲神助麼？」

吳王闔閭一聽，不由呵呵笑道：「不錯！不錯！寡人當真獲神助，但是神却並非真神，而是活生生的人啊！他便是吳國的三軍統帥孫武……」闔閭正欲得意道出孫武的名號。

此時孫武却忽然搶先微笑道：「吳王，那姓孫的果然非神，僅是活生生的人而已。且伐楚大業，尚處啟動之時，那姓孫的怎敢以神自居？一切端賴將士用命，萬眾一心啊！」

闔閭一聽，與伍子胥相視，兩人皆會心一笑，對孫武的虛懷若谷大感佩服。

闔閭口氣一轉，道：「吾替貴使者引介，這位孫武將軍，便是指揮今次伐楚壯舉的三軍統帥，主將伍子胥將軍，以及眾將士皆羣策羣力，萬眾一心，才令吾軍有如神助。同時亦因楚國昏敗，欺凌弱小諸侯，天下人心皆背所致也。吳軍出師告捷，實非僥倖偶然，望貴使者返國向唐侯、蔡侯回命，吳國必與貴國同心合力，共襄伐楚大業。」

唐、蔡兩國使者均躬身聆示，齊聲道：「敝國亦必與吳國同心合力……未知吳軍下一步如何部署呢？」

闔閭一聽，目示孫武，向他詢問。

孫武却微微一笑，從容不迫地道：「唐、蔡兩國，既與吾國同心

軍的兵軍移動身影亦清晰可辨，十分兇險。

當時的諸國爭霸戰中，三軍統帥絕不輕出，因為萬一主帥遇難，三軍必定軍心動搖，未戰先敗。但孫武這位少年統帥，却偏偏相反，最危險的，最易觀察敵情的地方，便最容易見到他的踪影，事實上，孫武的一身「後羿神功」，當世中祇怕也無人傷得了他，因此兵法家固然是不可多得的人材，但武功高強的兵法家，却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奇才，而孫武這位「天狐龍脈之子」，便恰恰是百年難遇其中一人。

孫武凝運內力，聚於雙目，他的目力登時強了數倍，十里內外的物事，落葉飛花，只怕也難瞞過他的眼目，這功效有如現代的軍用望遠鏡，利用鏡片聚焦的原理，把遠景拉成近物。

突然，孫武發覺，漢水南岸佈防的楚軍，原來顯得驚惶失措，楚軍營寨沿江駐扎，有的僅以戰車併列，搭成簡陋的營棚，一切均顯得匆促惶恐。但此時南岸楚軍已突然變得整然有序，營寨改成竹木，與吳軍的營寨已大致相同，營寨四周金鼓號令，巡守更是刁斗森嚴，互相呼應，比日前整齊多了。

孫武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楚軍原來臨時拼集，匆忙調來南岸，抵禦吾軍，因此一切顯得凌亂不

伐楚，請回去轉告唐侯、蔡侯，速派軍與吾軍會合，然後再商議伐楚大計。」

闔閭亦明白孫武不肯過早洩漏他的用兵戰略，以免被楚國偵悉，有所防範，便斷然的道：「孫將軍乃吳國三軍統帥，他的軍令，連寡人亦須依從。因此尚請貴使回告唐侯、蔡侯，請從孫將軍的安排調動。」

唐、蔡兩國使者，見吳王闔閭如此器重孫武，雖然他尚年僅二十，少年英俊，但獲吳王如此禮重，却委實令人吃驚，也不知他是來自何方的神聖，不過既然這是吳王的意思，二使者亦不敢異議，當下躬身向吳王闔閭拜辭，回去轉告唐侯、蔡侯兩國君去了。

兩天後，唐、蔡兩國派出的代楚大軍，共計四萬人，果然迅速趕到瓦埠湖畔，與吳國的大軍會合，此時的伐楚聯軍，軍力大振，軍心士氣亦更加高昂。

此時，孫武却突然頒下軍令，令吳國水軍棄船登陸，改作陸軍。戰船上原來早已預先備好各類戰車、馬匹，而吳國新編制的水軍，亦早已接受孫武指揮下的陸戰、車戰訓練，因此吳軍已今非昔比，長於水戰，短於陸戰了，是一支水陸皆精的雄師大軍。

留在瓦埠湖的吳軍戰船，孫武

不久便越過大別山，進入楚國境內。楚國東部邊境，有大別山作屏障，大別山以東還有一眾小國在江淮間拱衛，因此向來不設重防，而集中兵力，與北面的齊、晉、秦諸大國爭霸。

吳軍正好乘虛而入，一路上幾乎沒遇甚麼抵抗，便順利推進到楚國腹地漢水北岸，地距楚都郢城（今湖北江陵市）已不足二百里。吳

堪，但如今突變井然有序，甚合軍旅駐停法度，莫非楚軍已來援兵，且帶兵之人，比原來領軍的楚國令尹襄瓦沉穩嗎？若然如此，吳軍此時缺大型戰船，靠簡單竹筏等物渡江，中途被楚軍戰船截擊，則吳軍危矣！

孫武思忖之際，吳王闔閭，主將伍子胥，二人已一同登臨龜石，向孫武探詢軍情來了。

闔閭見了迎接的孫武，便連忙道：「孫將軍不是主張兵貴神速嗎？爲甚不趁楚軍驚惶未定之際，揮軍渡江，打楚軍一個措手不及？」

伍子胥亦激奮的道：「漢水西南百餘里，便是楚都郢城，伍某人願親統精兵五千，先行渡江，直搗楚都，擒其君臣！」

孫武沉默不語，忽然對伍子胥道：「伍將軍且先看南岸楚軍的佈防，與目前有甚不同之處呢？」

伍子胥內力亦十分高強，他凝目細注，便驚訝的道：「楚軍原來驚惶失措，但一夜之間，却忽然變得嚴整有序，甚有軍威！據聞楚軍領軍的是令尹襄瓦，此人昏敗無能，怎會如此精明治軍？其中莫非有甚陰謀嗎？」

孫武點點頭道：「果然如此！伍將軍所見不差也。於此敵情未明之際，吾若貿然渡江出擊，便有可能有甚陰謀嗎？」

能墮入敵軍的圈套，出師首戰不利，吾軍心必定動搖，伐楚大計便功敗垂成了！因此宜先查察敵情，然後再作定奪。」

吳王闔閭一聽，接口道：「寡人明白了，孫將軍此時所用的兵法，乃『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啊！」

吳王話音未落，孫武預先派出的探子，已策馬飛奔上龜石山，向孫武稟報道：「孫將軍，末將昨夜潛渡漢水，抵楚軍營寨，獲悉楚君昭王，已派出二萬精兵，由沈尹戌統領，開赴漢水方面，增援來了，楚軍沿江的營寨佈防，亦是按沈尹戌的計策重新佈置。但其去向目的意圖，末將尚未能查明，請孫將軍恕罪。」

孫武含笑點頭，道：「左將軍辛苦了！潛入楚營，原非易事，你能探到如此重大軍情，已立一大功，又何罪之有？你返營寨先行休息去吧！」

探子左將軍拜辭走了。伍子胥立刻驚奇的對孫武道：「孫將軍果然料事如神，楚軍果然有能人領軍，增援來了！沈尹戌此人吾並不陌生，亦曾與之交手，互有勝負。此人智勇雙全，極善用兵，由他統領楚軍，吾不能不防也！」

孫武沉吟不語。伍子胥又道：「但對岸楚軍，兵力單薄，並無

大軍趕到增援之象，那沈尹戌所率的二萬精兵，到底隱於何處呢？莫非隱於江中蘆葦深處，待吾軍渡江之際，再行截擊嗎？」

孫武微一搖頭，道：「不然，假若楚軍用江中埋伏之計，其必故作驚惶誘我渡江，然後中途伏擊。但楚軍如今却刻意擺出嚴整之勢，目的乃顯示軍力，震懾吾軍北渡進擊；而以此來牽制吳軍主力，以便其楚軍主力作另一謀略出擊！」

吳王闔閭吃驚道：「若然如此，則吾軍危矣！此時吾軍已深入楚境千里腹地，後援斷絕，被楚軍合圍，則吳軍勢將無一倖免！孫將軍將如何應對呢？」

孫武微一沉吟，道：「吳王擔心的，正是我軍目下的弱點，楚將沈尹戌既善於用兵，亦必然已窺破吾軍之短處。因此沈尹戌不出猶可，他若出擊，必定從上游悄悄渡漢水，出方城，偷襲我停泊於淮水的戰船，斷我歸路，令我軍心動搖，再從背後出擊進攻，與漢水南岸的襄瓦楚軍策應，合圍我軍於漢水北岸。」

伍子胥亦大驚道：「沈尹戌果然極善用兵。他若斷吾歸路，我軍軍心必定動搖，則吾軍十萬將士危矣！他」頓，又焦躁的道：「既楚軍主力欲斷我背後退路，守江楚軍兵力必然空虛，不如來個將計就計，迅速揮軍渡江，直搗楚都，則楚軍雖斷我退路，我却奪其國都，令楚軍軍心崩潰！此乃反客爲主之計也。」

孫武道：「伍將軍此計，稍欠穩妥，略帶輕率。設若吳軍渡漢水，南岸楚軍兵力空虛，我軍雖可逼近楚都郢城，但楚都城守軍兵力尚十分雄厚，且郢城城牆經加固，高牆壁壘，我軍攻之，必久攻難下，待沈尹戌斷我退路，毀我戰船，回師合圍，我軍將全軍覆沒也。」

伍子胥急於攻陷楚都復仇，便偏於躁莽，聽孫武如此剖析，登時作聲不得，他不得不承認，假若按他的戰法，則吳軍必定陷入萬劫不復的絕境，屈時不但復仇不成，連吳國亦會毀敗於一旦。

吳王闔閭對孫武用兵的從容神智，已十分佩服，此時忙道：「楚軍如此奸詐，孫將軍如何應付？」

孫武沉吟片刻，即決然道：「敵勢依然強大，吾須集中兵力，而令敵分散，再殲其分散之部，目下之勢，攻城爲次，大量殲敵有生力量，方爲取勝之道也。因此吾軍須立刻向東北退却，至小別山、河南光山、大別山、湖北英山一帶隱蔽，利用其地形易守難攻，大量殲滅來犯之敵，又可保住我軍戰船退路，此乃兩全之策。而且……」孫

武一頓，似意猶未盡。

闔閭忙道：「孫將軍尚有何部署？」

孫武道：「而且若我軍作暫時後撤，實際即戰略上之轉移。而襄瓦的楚軍，若以爲吳軍怯戰，主動渡江進攻，我則誘敵過漢水，至小別、大別山地域殲之，比強渡漢水，半江被逼決戰有利多了！」

吳王闔閭不由撫掌嘆道：「孫將軍之策，進可攻，退可守，當真不失爲萬全決勝之法也！一切按孫將軍的意圖調軍吧！」

孫武毫不猶豫，下令吳國及唐、蔡兩國伐楚聯軍，十萬兵力，悄然離開漢水北岸，向東北作戰略轉移。戰車在坦蕩的江漢平原奔馳，毫無阻礙。二日後，已漸見丘陵，再見山峯，大軍已進入小別、大別山了。

吳軍於小別一帶，停駐下來。此地北可以通淮水，與停泊淮水瓦埠湖中的吳軍戰船呼應，完全消除退路被斷的危機。南可以倚仗有利的地勢，居高臨下，伏擊追蹤前來的楚軍。

紮下營寨，孫武與闔閭、伍子胥登山察看地形。

闔閭忙道：「孫將軍今番調動楚軍，你以爲彼等會冒險追擊至此嗎？有取勝把握嗎？」

孫武微笑道：「用兵之地，不

外六種。其一曰通，其二曰掛，其三曰支，其四曰隘，其五曰險，其六曰形。目下之勢，通、掛、支、形四種地勢，於敵於我皆利害參半，吾不宜用也，兩山之間有狹窄通谷，誰先佔據隘口，誰便穩佔地利。又『險』之地，地勢險要，居高臨下，祇要佔據制高點，則居高臨下，戰之必勝也。吾正取其『險』、『險』之地，已穩佔勝機。」

伍子胥道：「孫將軍此策大妙！但楚軍並不追來，孫將軍先殲其一部分之計，豈非要落空了嗎？」

孫武從容一笑，吾日前已察楚軍襄瓦駐守營寨，但見其上有青紅之氣交相糾纏，青乃戾，紅乃殺，襄瓦此人心高氣傲，狂傲自大，極好爭功，楚軍以其爲主帥，殺戾之氣已十分充盈。襄瓦爲與北擊吾退路的沈尹戌爭功，又以爲我軍怯戰而退，豈會不傾力追擊？若吾所料不差，此時襄瓦的楚軍，必定已北渡漢水，全速追襲而來了！」

孫武於小別山隘口如此判斷時，楚軍主帥襄瓦，果然見吳軍後撤，以爲吳軍已動搖怯戰，爲了爭功，下令駐守漢水南岸，保衛楚都郢城的二萬楚軍，橫渡漢水，親自率軍向東北方向瘋狂追擊。

一路上，楚軍並未遇上任何抵抗。襄瓦見吳軍一直退入小別山、

大別山一帶，便得意的向其副將大笑道：「聽說吳軍主帥，乃名不見經傳，未歷戰陣、羽毛未豐的小子孫武，他見吾軍嚴陣以待，便已膽怯，火速退走保其退路去了！沈尹戌說要於漢水北岸合擊吳軍，吾偏於此地把吳軍殲滅，好教沈尹戌知曉，吾用兵之法，比他更強勝十分呢！嘿嘿，沈尹戌尚未發起淮濱攻擊之前，吾便已將吳軍主力殲於小別山了！」

當下襄瓦下令楚軍戰車，全速向小別山退却的吳軍追擊。襄瓦得意洋洋，坐於指揮戰車上，二萬楚軍，戰車奔馳，風馳電掣向東北面的小別山疾進。

襄瓦的副將武城黑、史皇，討好的向襄瓦進言道：「吳國多水，吳地少山，並無山地作戰經驗，居然把小別山地，選作戰場，更是十分愚蠢。吾楚國大軍一到，吳軍必定潰敗，令尹必建破吳之奇功也！」

襄瓦大笑道：「吳王闔閭竟用毛頭小子孫武爲帥，乃自取其亡也！」

就在此時，前鋒忽有哨兵回報，說前面山道，有無數吳軍戰車橫阻道上，我軍無法通行，却又不見吳軍。

襄瓦一聽，狂傲的笑道：「這必是吳軍棄下戰車，步行逃竄去

了！傳令下去，不必猶豫，搬走吳軍戰車，全速追擊，務要把吳軍殲滅於小別山地！」

爲示英勇，襄瓦策動指揮車，領先衝上前去。後面的楚軍更肆無忌憚，驅車直進。

就在此時，忽地鼓聲大振，兩面山上響起一片喊殺聲。伍子胥親率五千精兵，每人手執一根就地砍伐的樅木大棒，如天降神兵，衝殺下來，衝進楚軍的戰車隊中，見馬橫打，見車橫掃，其勢如山洪爆發，不可阻擋。

襄瓦本來預料吳軍已潰不成軍，連戰車也丟棄了。不料吳軍竟以步兵木棒，趁楚軍戰車被吳軍丟棄的戰車阻路，不能動彈之際，衝殺而來。

楚軍戰馬受驚，拉了戰車便四散狂奔，根本不聽駕御。楚軍兵車在山谷中自相碰撞，自相踐踏，立刻便傷亡過半，潰不成軍了。

襄瓦所率的二萬楚軍，眨眼間便被殲滅大半，襄瓦心膽俱裂，祇好搶先回車竄逃。連夜奔馳，直到柏舉，才甩掉追擊的吳兵，紮營喘息。但所率的楚軍，祇剩不足五千人。

襄瓦驚魂未定，他的狂傲已跑到九霄雲外去了。他連忙把副將史皇、武城黑召來，驚惶的道：「不料吳軍主帥孫武，用兵如斯神妙，

進如風、退如電、攻如虎，吾軍已被重挫，若再在此地與彼週旋，祇怕全軍覆沒，不如立刻撤退，依然堅守漢水南岸去罷！」

史皇却比襄瓦稍為鎮靜，他忙道：「令尹，此刻欲退祇恐太遲了！因我軍已吃了敗仗，若再退走，軍心必定自認不敵，軍心渙散；相反吳軍却士氣大振，必定尾隨追擊，乘勢掩殺，還容吾軍退返漢水南岸嗎？若然一瀉千里，吳軍長驅入都，則楚國危矣！」

襄瓦狂傲而又十分怕死，他心中仍猶豫不決，難下決斷。他最怕被吳軍俘擄，因吳軍有伍子胥，而伍子胥之父伍奢，便是因楚平王聽信襄瓦的讒言被殺，他若落入伍子胥之手，必定生命難保。但又害怕若然撤退，則如史皇之言，楚軍一敗塗地，被吳軍趁勢攻入郢都，他襄瓦同樣生命不保。襄瓦此時退亦難、守亦難，進更難上加難，他簡直快急瘋了。

不料就在此時，前鋒探子却回報，說吳軍不知為甚，竟在柏舉二十里外，迅速回防，不但不再追擊，反而向淮水的瓦埠湖方向全速撤退。

襄瓦一聽，不由又狂笑道：「孫武畢竟尚年少無知，首戰稍勝，便知難而退，保其退路去了！吳軍既如此閃縮畏怯，斷無久戰之力，

吾等可在柏舉駐守，拖住吳軍；再傳令偷襲瓦埠湖的沈尹戌迅速回師，與我合兵，包圍吳軍，必可將吳軍全殲！」

史皇、武城黑兩副將此時亦無計可施，祇好贊同襄瓦之意。於是襄瓦便手寫軍令，以令尹兼楚軍主帥的身份，派人傳令沈尹戌，令其火速移師回防，與柏舉的楚軍會合，謀殲不耐久戰的吳軍。

* * *

楚軍的另一員大將沈尹戌，奉楚昭王之命，率二萬精兵增援襄瓦的漢水南岸楚軍。沈尹戌果然不似襄瓦的昏庸，精謀略亦善用兵。他並不把援軍帶到襄瓦的楚營，却派人前去與襄瓦商定，由襄瓦堅守漢水南岸，威懾北岸吳軍，令其不敢渡江進擊，以拱衛楚都郢城。他自己則率軍從漢水上游渡江，繞到吳軍主力的背後，撲到瓦埠湖，先把吳軍留在瓦埠湖的戰船毀滅，斷其退路，令吳軍軍心動搖，再從背後向吳軍發起進攻；襄瓦的漢水南岸楚軍，亦渡江進擊，二方面合擊大軍，必令吳軍全軍覆沒。

沈尹戌定下敗吳軍戰略，便毫不猶豫，率所部二萬精兵，撲到淮水邊，準備一日內便向瓦埠湖的吳軍戰船發起總攻。

不料到傍晚時分，距沈尹戌發動攻擊尚差一個時辰，南行偵探敵

情的探子火速趕回，向沈尹戌報告了一個令他十分震驚的訊息：吳軍主帥孫武，似乎已察覺沈尹戌的謀略，迅速向淮水瓦埠湖方向的小別山撤退回防，吳軍的三萬精兵，正火速向瓦埠湖方向撲來，似欲與瓦埠湖的吳軍合擊沈尹戌的楚軍。

沈尹戌接報，雖然震驚，但絕不驚惶失措。他令探子再探向瓦埠湖撲來的吳軍動靜，同時又下令把總攻的時間拖後，待探問兩面吳軍的敵情，再作攻擊。另一方面，沈尹戌又再派探子，潛入瓦埠湖，詳細偵查瓦埠湖留守吳軍的兵力及分佈。沈尹戌仍有取勝的把握，祇要趕在前來增援的三萬吳軍之前，把瓦埠湖留守的吳軍殲滅，毀掉吳軍用作返國的戰船，那便必令吳軍軍心動搖，士無鬥志，與漢水南岸的襄瓦楚軍兩面夾擊，便可獲全勝。

入瓦埠湖探聽敵情的探子，很快便返回報告，說吳軍戰船千艘，果然全部留在瓦埠湖中，留守的兵力不足三千，且領軍的將領是一位女子，以及她直接統領的吳國宮中女子二百人。

沈尹戌接報不由大喜，暗道：吳軍主帥孫武，為甚如此輕率大意，這般重要的後方基地，竟然僅留女子領兵防守？豈非白送楚國一批吳國美女嗎？

沈尹戌決定，不待北上查探吳

軍主力的探子回報，搶先向瓦埠湖的吳軍發動攻擊。祇要一擊成功，吳軍退路被斷，吳軍的大勢便已去其大半了！

沈尹戌正欲決然下令之際，北行的探子却已十萬火急的趕回，向沈尹戌報告道：「沈將軍，大事不好！漢水南岸令尹襄瓦，見吳軍後撤，竟帶領二萬守都楚軍，北渡漢水，追擊吳軍，一路順利，不料竟於小別山地，被吳軍數萬主力伏擊，幾乎全軍覆沒，僅剩五千人，退到柏舉，才勉強穩住陣腳！吳軍首戰大獲全勝，士氣更十分高昂；反之我軍却一片愁雲慘霧，被吳軍主帥孫武的神妙用兵嚇破膽了！」

沈尹戌一聽，不由心膽俱寒，他仰天長嘆道：「楚國千鈞一髮的危難大勢，按吾之戰略，本可以於三天之內轉危為安，不料襄瓦好大喜功，違吾策略，壞吾大計！若吳軍乘勢掩殺渡江，直搗都城，則楚國危矣！」

沈尹戌的副將驚道：「沈將軍，如今計之安出？」

沈尹戌沉吟道：「襄瓦之敗，乃自食惡果，但如此一來，已把吾大計破壞殆盡，陷楚國於萬劫不復之地也！吾軍目下已陷入吳軍的兩面夾擊之勢，已無法進攻瓦埠湖吳軍戰船，更須迅速移師，否則吳軍必定連吾軍亦一口吃掉，屆時楚國

都城僅剩二萬守軍，偌大楚國，祇怕亦亡於吳國之手！」

副將大驚道：「沈將軍如何應對如此兇險危勢？是否先行援救令尹襄瓦呢？」

沈尹戌道：「馳赴柏舉，援救襄瓦，乃下下之策；此舉恐怕連吾二萬精兵亦陷吳軍重圍，中策是留駐原地，拚死與吳軍週旋，拖住其主力，爭取時間，待楚軍北部主力南返救圍；上策則是撤開柏舉的襄瓦敗軍，直揮漢水南岸，重新佈防，拱衛都城！」

副將急道：「沈將軍之上策，雖於楚國有利，但令尹襄瓦甚得楚君信任，軍政大權皆落入襄瓦之手，楚君豈會不下旨救襄瓦呢？再說襄瓦畢竟乃楚軍三軍主帥，主帥若危，則吾軍必定軍心渙散，無心與吳君苦鬥，屆時楚都豈非又危在旦夕嗎？」

沈尹戌一聽，不由仰天長歎道：「此乃令吾左右為難之處也，不料偌大楚國，堂堂中原霸主，竟眼看便亡於昏敗之佞臣手上了。」

沈尹戌歎畢，無奈向副將道：「目下情勢，進退兩難，唯有取吾中策，拚死拖住吳軍主力，以爭取時間，待吾軍北部主力南下救亡吧！速派探子北上，一面查探吳軍主帥孫武的動靜，一面派人趕赴柏舉，向襄瓦陳述情勢，望其振作，

堅守柏舉，纏住吳軍。」

沈尹戌的副將，領令火速而去，沈尹戌搖頭歎道：「不料吳軍主帥孫武，年僅二十，用兵如斯神妙，楚軍若敗，非戰之罪，乃敗於楚軍主帥兵法不如人也！」雖然如此，但沈尹戌自負手下尚有二萬守軍，祇要善於運用，尚足可與吳軍週旋。而祇要保住這四萬大軍的軍力，楚都郢城便可保住，亦為北部楚軍南下救援爭取了寶貴的時間。因此沈尹戌保持一股鬥志和信心，決心與孫武的吳軍巧妙週旋下去。

* * *

另一面，孫武的吳軍主力，在小別山地，重創襄瓦的楚軍後，一路追擊襄瓦的殘餘楚軍部隊，但抵達柏舉後面二十里時，孫武却突然下令，停止向柏舉的楚軍殘餘迫進，原地佈防，擺出向襄瓦的殘餘楚軍合圍之勢。

吳王闔閭已親眼目睹孫武的用兵如神，他一直留在主帥營中，仔細欣賞孫武的巧妙的兵法運用。但此時闔閭却又惑惑不解了，他問孫武道：「楚軍主帥襄瓦，僅剩五千餘兵，停駐柏舉喘息，柏舉南面五十里，便是漢水南岸的楚都郢城，將軍為甚不鼓餘勇，揮軍直逼柏舉，把襄瓦的五千餘兵殲滅，擒殺楚軍主帥襄瓦？然後南渡漢水，直搗楚都，楚軍主帥既亡，楚軍軍

心必大為震蕩，再無力抵禦吾十萬大軍了。」

孫武微微一笑，道：「吳王，你可知北部原與秦齊晉爭霸的大部分楚軍，正火速南下，趕來援救楚都嗎？吾已精確計算，北部楚軍南下救助的兵力可達十萬，加上楚都郢城的二萬守軍，以及沈尹戌進襲瓦埠湖的二萬楚軍，屆時楚軍的總兵力，將達十五萬之眾，再加上戰爭在其本國國土進行，易得地利、人和，若陷於此局面，則吾軍勢危矣，此乃戰略上的遠慮。」

闔閭一聽，不由大驚道：「若楚軍北部兵力傾巢而出，南下救援，則吾軍危也，孫將軍如何化解此可怕危局？」

孫武從容不迫道：「因此伐楚之戰，依戰略態勢而言，吳軍宜速戰速決，決不可被楚軍纏住，否則將有大危機。而楚軍目下之勢，小別山之戰，雖殲楚軍一萬五千人，但沈尹戌的二萬精兵，尚留在瓦埠湖附近，威脅我軍後方大本營。楚都郢城，亦有二萬守軍，郢城城高堅固，進攻必大耗時間精力。若直搗郢城，固可逞一時之勇，但與郢城楚軍纏鬥下去，稍一拖延，北部軍主力趕到，合圍吳軍，加上沈尹戌的二萬楚軍，趁吾攻城之際，必趁機毀我後方大本營，斷我退路，屆時吳軍將萬劫不復，死無葬身之

地矣！」

吳王闔閭一聽，不由倒抽一口寒氣，半晌無言。他不能不承認，孫武所論，知己知彼，把雙方的態勢，巨細無遺，一一考慮週詳，其心思的縝密，用兵的神妙，決非他闔閭所能企及。

孫武略一頓，又成竹在胸微笑道：「吳軍既貴在速戰速決，絕不能被楚軍久纏，便不可把目標放於攻城陷池，而祇能大量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才能達至敗楚的戰略目標。柏舉的襄瓦楚軍，已是殘兵餘孽，要將其全殲，乃舉手之易。襄瓦既亡，沈尹戌便成了楚軍的主帥，不再受襄瓦的牽制，必下令進攻我軍瓦埠湖後方大本營，屆時我軍又與楚都郢城的守軍久纏不下，無力分兵援救後方大本營，退路被斷，郢城久攻不下，軍心動搖，沈尹戌必趁勢向吾背後進擊，則不必待北部楚軍主力趕至，吾軍便已先陷絕境了，因此吾對柏舉與襄瓦楚軍，故意圍而不攻，容其苟延殘喘，目的乃利用襄瓦之手，把威脅我後方的沈尹戌楚軍，以及留守楚都郢城的楚軍，調動到柏舉地域，然後吾即集中優勢兵力，一舉將四萬楚軍生力軍全殲。」

孫武論析至此，吳王闔閭的眼神不由大亮，興奮的道：「是時楚軍生力軍已被全殲，楚都已成空

城，豈非一擊即破麼？孫將軍此計大妙，如斯用兵如神，令人歎為觀止！不過計雖如此，但假若沈尹戌的楚軍並不中計，趕來救援襄瓦，則柏舉策圍之戰便落空了。」

孫武微笑道：「祇要襄瓦一日尚在殘喘，他是楚軍主帥，沈尹戌便不能不聽從襄瓦的調遣，此亦為吾對柏舉襄瓦楚軍圍而不攻，容其殘喘之原因所在。」

吳王闔閭不由撫掌歎道：「孫將軍不但指揮吾軍，連敵人之軍亦調動於掌上，如斯用兵，天下鮮見！」

孫武淡然一笑，他身受吳王闔閭如此讚賞，並無半絲受寵若驚的表示。他微一沉吟，即決然的下令道：「速傳喻三軍，迅速搶佔柏舉外圍四週有利地形，但見沈尹戌楚軍逼近，放其進去，不可輕舉妄動，違令者斬！」

吳軍帥營軍使，立刻四出傳令去了。

在淮水瓦埠湖這面，沈尹戌已決定留駐原地，全力與吳軍週旋，他的軍令亦傳發出去了。

不料就在此時，楚軍主帥襄瓦的軍使，却已十萬火急趕至，向沈尹戌出示襄瓦的調兵虎符，傳令道：「沈將軍，奉令尹襄瓦之令，限將軍十日之內，火速趕赴柏舉，與

令尹會合，向吳軍反攻，不得有違，違令者斬！」

沈尹戌一聽，心中登時涼了半截，他深知此舉無疑是送羊入虎口，雖可逞一時之勇，但對護都大計，却百害而無一利，他正欲設法拖延向柏舉移師的軍令。

不料就在此時，從楚都郢城趕來的大使，又恰好抵達。向沈尹戌傳達楚昭王的令旨道：「昭王有令：寡人已接獲令尹襄瓦呈送軍情，為於都城外圍堵住吳軍，護國都之安全，寡人已派却射將軍率一萬五千留守兵力，開赴柏舉；令你率軍迅速趕赴，三軍會合，與敵軍決戰決勝！」

沈尹戌接楚昭王令旨，身心不由一陣冰凍，剛才尚熱一半的心也涼透了，他無奈祇好立刻下令，二萬楚軍火速趕赴柏舉。

在火急行軍中，副將不解的問道：「沈將軍剛才接令尹襄瓦之令，尚在猶豫，為甚聞楚昭王已調楚都守軍赴援，兵力大增之際，反而神色驚惶，却又立刻從令調軍呢？」

沈尹戌長歎一聲道：「吾初時尚料，有二萬楚軍兵力，留守都城，足可與吳軍週旋一段時日，吾再拚死斷吳軍退路，毀其後方大本營，互相配合，尚可爭取時間，待北部吾軍主力南下，即可轉危為

安，但不料襄瓦不但把吾二萬兵力調去，連留守都城的兵力亦抽調大半，都城已虛，楚國存亡已全在於柏舉一戰了，吾受楚國恩遇，已別無良策，唯有拚死一戰，捐軀以報楚國罷了。」

副將聽了，亦不禁黯然。沈尹戌被逼從淮水瓦埠湖回師，越過桐柏山和大別山之間的山隘，進入江漢平原，距漢水北岸的柏舉，尚有百餘里路，不過是一日一夜的路程了。

不過，就在沈尹戌從瓦埠湖回師開拔途中，由於距離接近，楚昭王令却射將軍親領的一萬五千楚都留守兵力，已北渡漢水，挺進到柏舉南面不足三十里。

孫武對楚軍的調動早已洞若觀火，他在帥營中聽聞楚都的留守兵力，已趕抵柏舉附近，便毅然決定，搶先向柏舉的五千楚軍殘兵發動殲滅之戰，然後再回師合擊趕來增援的却射所統楚軍。

伍子胥躍躍欲動，請纓願為先鋒，殺入柏舉，把仇人襄瓦生擒活捉。

吳王闔閭却略帶迷惑，問孫武道：「孫將軍原來部署，不是大量誘敵入柏舉，然後聚殲麼？為甚此時却急於向柏舉襄瓦發動攻擊，這會否把回師途中的沈尹戌嚇退？」

孫武道：「兵無常法，戰不循

規，貴在隨機而變。如今沈尹戌的楚軍已被調動，離開瓦埠湖，我軍後方大本營威脅消除，吾便可集中優勢兵力，向楚軍各個擊破。且郢城都留守楚軍亦已被調出大半，兵力達一萬五千之眾，加上沈尹戌所統的二萬楚軍，其總兵力將達四萬之數，若被其於柏舉會合，楚軍聲勢大振，加上有沈尹戌直接指揮，要將之全殲便決非輕易之舉了。因此吾採各個擊破之法，先吃掉襄瓦的五千殘兵，再圍殲却射的一萬五千楚軍，待解決其兩部，餘下沈尹戌的二萬楚軍，便不足為慮矣。再說沈尹戌已接獲楚都留守兵力傾巢而出的情報，深知楚都已虛，留下他二萬楚軍亦已難成氣候，必拚死趕來柏舉，以期與柏舉的楚軍會合，以便與吾軍作拚死之戰。因此到目下之勢，已不容沈尹戌的意志行事用兵也。」

闔閭歎道：「孫將軍用兵神出鬼沒，柏舉破楚一戰，孫子兵法，必將名揚萬世啊！」

孫武淡然一笑，也並不以為意。他微一沉吟，即決然道：「左將軍聽令，令你率精兵一萬，直搗襄瓦大營，務必速戰速決，把襄瓦連同五千楚軍殘兵一舉全殲！」

左將軍慨然領兵道：「謹遵孫將軍令旨，末將若放走襄瓦一兵一卒，便不算全功也！」說罷，即出

營領軍出擊去了。

營領軍出擊去了。

孫武又下令右將軍領精兵一萬，迂迴到沈尹戌的楚軍背後，祇許楚軍向柏舉方向前進，不容他再向瓦埠湖吳軍後方大本營退縮，右將軍也領令帶兵出去了。

獨剩下伍子胥，孫武祇當瞧不見他，伍子胥不由大叫道：「孫將軍，難道你竟對我伍子胥視而不見嗎？」

孫武詐作不見不聞，他向吳王闔閭道：「目下尚有更重大的一着部署，須一位智勇雙全，而又極富忍耐的將領執行，可惜吾帳下已無此人材使用也。」

闔閭微一思忖，便明白了孫武言外之意，亦含笑笑道：「孫將軍，依寡人判斷，伍將軍不正是這一人材嗎？」

孫武微歎口氣道：「伍將軍果然是執行此重責的人材，可惜伍將軍父仇在身，或會按捺不住，貿然行事，破壞了吾之破敵大計，因此孫武猶豫不決，難下決心，看來唯有我自己親自領兵前去吧！」

伍子胥在一旁實在忍不住了，他一步躍將出來，向孫武發誓道：「伍子胥向天發誓，吾若不依主帥軍令行事，當甘受軍法處置，孫將軍，這總可以由伍某領此重任了吧！」

孫武一聽，這才欣然一笑，道

：「孫武剛才不過以言相激，讓伍將軍警醒，軍國大事為重，個人仇怨為次也，幸勿介懷，此行果然非伍將軍莫屬也！」

孫武一頓，便向伍子胥肅然道：「伍將軍聽令！」

伍子胥亦肅然挺立，道：「末將伍子胥在！」

孫武道：「令你統兵三萬，直插漢水之濱，中途不許停留，並須理會後方情勢。抵漢水之濱後，即於江邊蘆葦叢中掩護埋伏，待楚軍抵臨，即全殲之，不得放楚軍一兵一卒回返楚都郢城，待全殲楚軍後，可相機渡江，直搗楚都郢城。」

伍子胥一聽，不由又喜又奇，喜的是孫武把破楚都的奇功留給他，伍子胥領受，驚的是楚軍未知是否依照孫武的調動，從漢水之濱渡江回防，若楚軍不來，則他伍子胥此行便一切落空了。

伍子胥心中雖然疑惑，但孫武用兵的神妙，他已親眼經歷，也不容他猶豫，於是立刻領令，統兵三萬，迅速開赴漢水之濱。

孫武把軍中大將均調遣而出，帥營中便祇剩他自己和吳王闔閭了。闔閭奇道：「孫將軍把各大將均調遣而出，眼前的却射所統一萬五千楚軍，却由誰應對？」

孫武呵呵笑道：「古來兵書有

云，帥不輕出，因其不擅武功格鬥之故也，但孫武自付尚可應付，偏示敵以奇，由奇入正，由孫武親領精兵三萬，圍殲却射楚軍，吾留下二萬精兵，作戰略預備，便煩請吳王統帶也。」

吳王闔閭一聽，會心的大笑道：「好極了，闔閭便謹遵孫將軍的令旨吧！」

不久，吳軍中的左將軍，先建頭功，不到半日，便已把襄瓦的五千殘喘楚兵全部消滅，僅剩一個襄瓦，隻身逃走，襄瓦也不敢返國，天地之大，無處容身，只好化裝成平民，逃入鄭國，從此隱居去了。

從楚都郢城趕來援救的却射楚軍，剛抵柏舉外圍，便聞吳軍已向襄瓦的楚軍發起攻擊，大驚之下，正欲拚死趕去柏舉援救，不料却射所率的一萬五千楚軍，剛踏入柏舉的一座山前，便見一位少年將軍，身穿白色戰袍，手上並無任何兵器，屹立於山腰的一塊巨石之上，向卻射含笑招手道：「來人想必是楚都的守將却射將軍麼？」

卻射大吃一驚，但見白袍少年將軍身周並無一兵一卒護衛，便又大感奇怪，喝道：「你是誰家子弟？竟敢單人匹馬，阻吾大軍去路？」

白袍少年將軍呵呵一笑，道：「吾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姓孫

名武，目下身任吳國三軍主帥是也！卻射將軍欲赴援襄瓦之軍，吾自然須加阻攔也。」

卻射一聽，不由心頭一凜，他欲待不信！身邊的親兵，有見過吳軍的，連忙悄聲道：「卻將軍！此人果然是吳軍主帥孫武啊！」

卻射不由又驚又奇，道：「人道孫武用兵如神，看來不過是言過其實吧了！試問你欲以一人之力，阻吾大軍，豈非螳臂擋車，不自量力嗎？你就算有三頭六臂，今日只怕也難逃階下之囚之厄也！不如趁早向吾降順，為楚國效力吧！」

孫武大笑道：「卻射將軍所勸，十分中聽，可惜却需把次序、人物倒轉，降順的是你卻射將軍，效力的是吳國也！你若懷疑，且穩定心神，四面看看吧！」

孫武話音未落，四面山丘上忽然炮聲四起，旌旗萬千，四面揚飄，遮天蔽日，也不知有多少雄師隱蔽。

卻射仍故作鎮靜，冷笑道：「莫非這是吳軍無兵可用，以空殼主帥，上演空城之計麼？」

孫武一聽，不由大笑道：「空城之計，乃棋差一着，失算之下勉強行險，吾用兵貴在知彼知己，豈會施此冒險之計？」孫武說時，手中忽然跳出一面紅色小旗，向四面一揮。

只聽隆隆巨响，不絕於耳，四面山丘之上，冒出數萬吳兵，手推戰車，戰車上滿載滾石，如雷轟鳴，齊聲大喝道：「吳軍孫武，玩敵於掌，死地楚軍，還不投降？」

卻射神色寒凜，無言以對。

孫武含笑：「卻射將軍，目睹此景，還不覺悟？吾之令旗一揮，戰車滾石，將如山洪爆發，你一萬五千楚軍，尙圖僥倖嗎？吾不欲殺生，因此留一條生路給將軍的一萬五千軍，只要將軍降順吳國，吾保證不傷楚軍一兵一卒，更善待用之。」

卻射此時已知孫武所言，絕非恐嚇，兩軍對壘，自然以消滅敵軍爲上策，只要他一聲令下，山上戰車滾石衝下，猶如山洪，片刻便可把自己的萬五楚軍將士淹沒了！但他又心有不甘，痛苦的大叫道：「吾陷境，無話可說……但如此不戰而降，吾心實感不甘！孫將軍，聽說你用兵如神，爲甚大違兵書所訓？不來個真刀明槍，彼此廝殺一番？你用的是甚麼可怕兵法？」

孫武大笑道：「用兵無常法，在於隨機應變也；因循守舊，死抱教條，不知消化，招亡之道也；不知用兵之害者，不知用兵之利也。故善用兵者，屈其兵而非戰，拔人之城而非戰，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卻射將軍你可明白？」

卻射不由又喃喃歎道：「果然是不戰而屈敵之兵……如斯用兵如神，楚軍焉能不敗？吾又怎忍置萬五子弟兵生命不理？但吾身爲楚國大將，楚國素來以武揚威，今日不戰而降，豈非被萬世耻笑嗎？哎，兩難之局，教吾如何處置？」

孫武知卻射的心中痛苦，乃源於古訓的爲將之道，以及尙存「楚國武力甲天下」的舊觀念，他不由微微一笑，向卻射道：「將軍之意，乃痛於爲將者非敗於武力之下，是麼？」

卻射的心思被孫武一口道破，不禁大叫道：「果然如此！若能與吾真刀明槍，打個痛快，勝負生死吾亦決無遺憾！若如眼下絕境陷阱，吾雖敗而不甘也！」

孫武呵呵笑道：「好！吾成全將軍心願吧！爲令你心服口服，吾更不動一刀一槍，與將軍的神勇武力相鬥，且看武力是否足以甲天下也！」

孫武說罷，即毫不遲疑，身形一晃，形如鬼魅，已閃到卻射將軍身前不到一丈，徒手挺立，面對楚軍這千軍萬馬，神態飄逸，猶如天上閑雲、地上野鶴。

卻射見狀，心中不由又奇又驚又佩，他喝道：「孫將軍竟欲以赤手空拳，與吾決一死戰嗎？吾若以真刀明槍取勝，你會心服嗎？」

孫武笑道：「放心，放心，卻射將軍只管盡量施展你的神勇武力，若能勝我，吾必服也！」

卻射見孫武如此托大，輕視自己的神勇武力，不由大怒，他一躍上前，手執一柄青龍偃月刀，舞動如雪花，便向孫武捲來。

孫武微微一笑，默運「后羿神功」護體，身週立刻佈出一道氣牆，猶如銅牆鐵壁，任卻射的大刀掄劈，他却巍然不動，其狀便有如一娃娃兒，在武林高手面前舞槍弄劍，十分有趣，亦十分可笑。

卻射一連向挺立不動的孫武，劈出七七四十九刀，走了三十六路招數，甚麼「雪花蓋頂」、「刀劈華山」、「鬼斧神刀」，每一招均可立斬敵於馬下，可惜施於孫武身上，却有如泥牛入海，了無聲色。

卻射又怒又氣，大叫道：「孫武！你任吾斬劈，並不還手，是甚見鬼招數？若然如此，吾唯有不戰而降，但吾心依然不服！」

卻射話音未落，孫武右手忽地一抬，右手中指，隔空射向卻射劈來的大刀。卻射但感握刀手腕一震，幾乎把握不住，大刀好像要脫手而飛！他心中大駭，連忙握緊刀柄，迴刀一瞧，更心膽俱裂，原來大刀刀身正中，已被射穿一孔，透刀而過，射鐵而穿！卻射心中已然明白，孫武故意射刀不射人，以向

他示警，同時亦不欲傷他，以存他的名聲。

卻射握刀怔怔的不動，猶如馬上的泥塑木雕，好一會，他忽地拋刀下馬，拜伏於孫武身前，道：「孫將軍非人乃神，卻射敗於將軍之手，雖敗猶榮矣！請將軍收降楚軍萬五士卒！」

孫武欣然一笑，伸手向卻射一招，卻射但感一股渾厚之力，把他的身子昇托而起，孫武向他笑道：「卻射將軍請起！你今日之敗，非戰之罪也。楚軍既願降順，請將軍傳令，列隊入吾軍大營，以便按吳軍編制重新收編！願爲吳國效力者發配刀槍武器，不願降者，放下武器，發給糧草，任其自去。」

卻射依言傳令，一萬五千楚軍，願爲吳國效力者達一萬三千人，餘下的二千餘衆，孫武果然發給糧草，任由安全離去。兵不血刃，便把楚軍萬五人，全部瓦解，更反過來大大增強了吳軍的力量。

卻射願留下，爲吳國效力，孫武對他竟十分信任，當即任他爲帥營副將，跟隨他的身邊護衛，形同他最信任的親兵親將。

卻射心中又感又佩，却又迷惑，他私下曾問孫武，爲甚如此信任他這位歸降楚將？

孫武含笑：「你濃眉大眼，印堂開闊，據此吾便知你乃大義大

又有何面目於楚軍中立足？

因此沈尹戌自知，擺在他面前的，唯有拚死與敵週旋，捨身報國，保國都、國君周全而已。

沈尹戌仰天長歎一聲，也不降罪送信前來的楚軍降吳士卒，任其離去。然後即決絕的下令道：「傳令下去，大軍全速南下，不必理會任何險阻，搶渡漢水，趕返郢城助王護都！」

副將勸道：「將軍南下，必已在孫武的算計中，豈非九死一生麼？將軍三思！」

沈尹戌長歎一聲道：「吾取勝之略，已被襄瓦破壞殆盡，事已至此，吾尚敢奢望全身而退嗎？吾亦知此行南下，或會中伏，但目下之勢，捨此已別無他途，唯有一死以謝天下了……你不必隨軍而行，快輕裝便道，趕回郢城，保護昭王先行離都隱蔽，以待北部主力抵臨吧！」

副將接令，無奈拜辭而去。

沈尹戌毫不猶豫，率軍直撲漢水北岸，途中繞過柏舉屯駐的吳軍主力，運用金蟬脫殼之計，南渡漢水。

果然一切順利，兼程前進，走了一天，雖然人困馬乏，但總算避開吳軍，漢水已在前十里不遠了。沈尹戌心中不由暗道，今回總算僥

勇之士，既真心降伏，豈有異心？爲將帥者，若不能知人善用，焉能統御百戰百勝之師！」

卻射不由傾心拜服。孫武身邊有卻射這位親將，對楚軍的態勢、兵力佈防，更瞭如指掌。孫武當即修書函一封，派降吳的楚軍直接送入沈尹戌的軍中，以作下一步的驚人部署。

沈尹戌所統二萬楚軍，正火急開赴柏舉途中，當他距柏舉尙有五、六十里時，忽聞柏舉的襄瓦五千楚軍，又被消滅殆盡，襄瓦本人亦已潛逃，不知所踪。而卻射所統的萬五楚軍，已渡過漢水，開抵柏舉。

沈尹戌接報，不由又驚又喜，驚的是孫武用兵，當真神出鬼沒，利用襄瓦之手，把楚都留守兵力，調到柏舉；把他沈尹戌調離吳軍的後方大本營瓦埠湖，然後即毫不猶豫，把襄瓦的五千殘兵吃掉，置楚軍於四分五裂，兩面空虛的絕境之中，但喜的却是襄瓦已經敗亡，楚國從此少了一位誤國奸臣，往後便可按他沈尹戌的戰略行事了！

他因此立刻大軍停止前進。他打算趁柏舉的卻射楚軍纏住吳軍主力之際，迅速回師瓦埠湖，先把吳軍的後方戰船毀滅，斷其退路，令吳軍軍心動搖，再尋機破敵。他深知只要爭取到十日時間，北部的楚

軍主力回師，楚國便可轉危爲安了。

沈尹戌思忖一會，正欲下令大軍回師，迅速奔襲瓦埠湖。不料就在此時，卻射軍中的楚兵，已送來書函一封，書函竟是吳軍主帥孫武所手書，沈尹戌瞧了，不由一陣心膽俱寒。

只見孫武在書函中寫道：「書呈沈將軍大鑑，送書之人即你楚國之軍，柏舉楚軍，已不復存矣，將軍所統二萬兵力，尙欲何爲？如今楚都郢城兵力已空，都城已成吾囊中之物，國都既破，國君被擄，將軍將何顏於世？不若趁早降吳，免添二萬白骨冤魂，是戰是降、何去何從？望將軍速作定奪。孫武謹書。」

沈尹戌閱書，加上送書函來的，恰好是卻射軍中的士卒，也不由他不信，他因此連偷襲吳軍後方的信心亦失去了。因爲他深知，目下楚都郢城，守城楚軍兵力已不足五千人，猶如空城，如何抵擋吳軍的十萬雄師？而都城若破，昭王被擄，沈尹戌便是楚國的千古罪人，就算他偷襲瓦埠湖吳軍戰船得手，亦功不補過之萬一了！

沈尹戌眼前尙有一條路可走，便是置國都、國君不顧，掉頭就撤，與南下途中的楚軍主力會合。但若後方國都被破，國君被擄，他

倖瞞過孫武的耳目……

就在此時，前鋒火速回報，說漢水河岸，發現吳軍的旌旗，也不知有多少人馬埋伏！

沈尹戌大吃一驚，連忙驅車上前，一望之下，不由一陣冰涼。但見吳軍旌旗，遮天蔽日，於漢水沿岸列成弧形大陣，正好把二萬楚軍困於弧形之中，沈尹戌正感驚駭，吳軍陣中，一員將領，黑袍黑馬，驟然而出，一面轟然大笑道：「沈尹戌，你雖善於謀略，但怎能瞞過吾軍主帥孫武的算計？孫武料事如神，着吾在此已守候將軍多時也！來來來，伍子胥且與你大戰三百回合，以存沈尹戌你一生英名吧！」

沈尹戌不由絕望的長歎道：「孫將軍不但用兵如神，連敵之軍調動亦握於股掌，如此能人，沈尹戌敗於其手，亦總算不枉吧……」

沈尹戌說時，已驅車疾上，與伍子胥大戰起來。沈尹戌精於謀略，但武功並不太高強。在伍子胥手下，不到五十招，便已左支右絀。但伍子胥念他是一條好漢，故意留下破綻，讓沈尹戌反攻，雙方因此纏鬥了近二百九十九招。伍子胥忽然大喝：「沈將軍已盡全力，敗亦非將軍之罪，何不降順於吳，爲吳軍效力？」

沈尹戌亦知伍子胥故意留有餘力，讓他保存一生英名，他仰天長

歎一聲道：「吾於吳國難展所長，故而去楚，楚君待吾不薄，豈忍於存亡時刻離叛？況且吳軍如今人材濟濟，論智謀吾不及孫武，論武力吾不及伍將軍，降吳有何益處？唯有一死以謝楚國禮遇吧！」

沈尹戌話音未落，空門大開，以胸膛迎上伍子胥的銀槍，登時一槍穿胸而過，亡於車上。

二萬楚軍正與吳兵作困獸之鬥，眼見主將已亡，登時軍心渙散，或死或逃或降，眨眼便已煙消雲散。伍子胥念沈尹戌的忠勇，下令不得損傷沈尹戌遺體，原車押送回營，以軍中之禮就地埋葬。

然後伍子胥即下令大軍南渡漢水，直撲楚都郢城。大軍馬不停蹄，星夜兼程，數百輪戰車浩浩蕩蕩直撲郢城。

功成身退 暢遊天下

沿途湖澤葦葉上凝着寒霜，拉着戰車的馬，粗重的鼻息噴出蒸騰的熱氣，在鬃毛上凝成一層白白的寒霜。

郢城越來越近，沿途卻沒遇上甚麼抵抗。伍子胥復仇心切，下令全速向郢都逼進。伍子胥的戰車，越眾而出，直馳郢都城下。但見郢都四門洞開，沒有一兵一卒把守。伍子胥的戰車不由猛地頓住，不敢

貿然馳進。

伍子胥心道郢都城高牆厚，護城河水深池闊，偌大楚國，堂堂大國之都，豈無兵卒守護？莫非埋伏於城內，引吾入伏麼？眼前復仇在望，伍子胥却忽而珍惜生命了，他為報楚國殺父之仇，已辛苦了十數年，豈能功敗於垂成呢？

伍子胥思慮之際，後面已有兩輛戰車疾馳而至。原來是吳王闔閭、主帥孫武，隨後率吳軍主力趕到。

孫武見狀，即含笑問伍子胥道：「伍將軍已全殲沈尹戌楚軍，建立奇功，為甚於楚都門前，却徘徊不進？」

伍子胥道：「吾乃楚國舊臣，深知楚都防衛森嚴，無論如何尚有三萬兵卒可用於守城，怎會如此城門洞開？恐怕中伏，損吾軍力，因此不敢輕進。」

孫武凝視城中一會，便微笑道：「伍將軍，此城必無埋伏。」

伍子胥奇道：「孫將軍憑何判斷？」

孫武微笑道：「城中高木，鳥兒靜棲，鳴聲不絕；城牆鴉羣起落，從容徜徉；城上旌旗凌亂，城中隱聞驚惶聒噪，此皆非有伏兵之象也。」

伍子胥不由點頭嘆道：「據物象而知敵虛實，孫將軍不愧察天、

悉地、辨人之一代兵法大師也！伍子胥就算不服於天下人，却不能不向孫將軍拜服啊！」

孫武淡然一笑，即令伍子胥仍作前鋒，驅車入城。沿途果然空虛寥落，的而且確是一座已被遺棄的空城。伍子胥又佩又恨，佩的是孫武料敵如神，恨的却是楚昭王已離城遁去，楚平王的殺父之仇，不能由楚平王的兒子楚昭王償還了！

吳王闔閭亦隨後進城。但孫武却堅決率中軍留駐城外，不肯入城歇息。闔閭雖勸過他幾次，却不能說動孫武，無奈祇好自己率軍入郢都城。

吳軍入楚都郢城，吳王闔閭即據佔楚昭王之宮，以及宮中的嬌妻美妾。而伍子胥則要瘋狂搜挖楚平王的陵墓，誓要在他身上狠報殺父之仇。

伍子胥報楚平王殺父殺兄之仇，分作兩方面。一方面他特意把楚平王的美妃伯嚭向吳王闔閭推薦，讓闔閭宿淫楚平王的妻妾。闔閭不由也被伯嚭的美色迷住，把伯嚭及眾美妾接入他在楚宮的臥室，用強力全部淫辱。事後，伯嚭及眾美妾，耻於受辱，全部自殺殉節。闔閭因此但感心神恍惚，猶如剛與「死屍」合體，十分無趣，性情亦變得乖戾多疑，連他最信任的孫武，亦生疑心了。

伍子胥瘋狂搜挖楚平王的陵墓，這是他復仇的另一方面。他的心胸已被仇恨之火填塞，生不能擒平王報仇，死了也要掘墓鞭其屍雪恨。

伍子胥把親兵全派了出去，四處打探楚平王的陵墓。親兵的回報，却令伍子胥十分驚奇，因為據報楚平王的陵墓竟有六座之多，而且均位於楚都郢城郊華容華臺上。

伍子胥是楚國舊臣，知悉歷代楚王，均祇有一座陵墓，因要據佔風水寶地，以蔭佑子孫；為甚此時却一下子冒出六座楚平王的墳墓？楚平王的身體祇有一具，難道他會分身下葬不成！

伍子胥心中又奇又怒，他親自驅車趕到華容華臺，四面一看，但見章華台形勢極為雄峻，章華台高聳於鳳凰山巔，八嶺、紀山、兩台諸山由西迤北至東，崗巒起伏毗連，四面環繞；山上林木葱籠，東望長湖，煙波浩渺，山水迴環，極有氣象。

在章華台楚王墓地中，果然有六座墳墓，均聳立着巨大石碑，上刻「楚平王陵寢」五個大字。

伍子胥的親兵是吳國人，迷惑的道：「伍將軍，楚平王屍身祇有一副，為甚要立如此多墳？」

伍子胥咬牙恨道：「這叫『疑

塚』，真假假，教人難分，目的是掩護真墓。楚平王這昏君，生前幹盡壞事，殺害無數忠良，死後怕仇人壞他陵寢，才佈下這等掩人耳目的疑塚欺世。但凡英明君王，胸懷坦蕩，絕不須置此疑塚掩護其身後事也！」

親兵道：「如此六座墳墓，該挖哪一座為真呢？」

伍子胥冷笑道：「嘿，昏君的疑塚雖多，却怎擋吾千軍萬馬？速調大軍一千前來，把六座昏君墓全挖掉，且看昏君你如何隱遁真身！」

很快，一千吳兵便趕到了，分作六隊，同時挖掘六座楚平王陵寢。伍子胥親自在現場督察，祇待挖出楚平王的真身，便可以狠狠的洩恨。

不料六座墳墓挖開，棺槨內僅是尚未腐爛的衣冠，却沒有任何屍骨。顯然，六座陵寢，均是假的疑塚，世稱衣冠塚。

伍子胥幾乎氣瘋了！他站在章華台上，咬牙切齒的大叫道：「伍子胥就挖平楚都一百里，亦要把昏君的真身挖出來！」

就在此時，忽見一位老人，走上章華台，欲向伍子胥接近。親兵見是楚國之人，立刻阻截。老人說，吾正要找伍大夫，以報吾一家父子兄弟五人之仇！

伍子胥一聽，心中一動，便令親兵放老人走近。伍子胥道：「老人家是誰？報誰人之仇？」

老人道：「伍大夫報的是父兄被殺之仇，我報的却是父兄弟五人之仇，仇人却與伍大夫一般無異啊！」

伍子胥大奇道：「老人家並非朝中官吏？甚麼地方得罪了楚平王這昏君，他要殺你父兄弟五人？」

老人不答，却忽然道：「伍大夫不是欲尋楚平王的真身墓麼？」

伍子胥驚喜道：「是啊！老人家知道其所在嗎？」

老人道：「當今之世，除我老不死外，祇怕已無人知悉此秘密了！伍大夫若欲知悉，便隨我來吧！」

伍子胥半信半疑，但也不敢不跟隨前去。他帶了數名親兵，請老人帶路。出了郢城東門，向城郊奔去。距郢城二十里外，忽見一座大湖，橫在眼前，煙波浩渺，此湖的名稱，連伍子胥也不認識。

老人却伸手指向湖心一指，道：「這叫『廖落湖』，楚平王的陵墓，便隱於廖落湖中！」

伍子胥大吃一驚，道：「怎有可能？陵墓隱於湖中？如此王室重秘，老人家為何知道？」

老人老嘆一聲道：「實不相瞞，吾即當日有份參與於湖中建造

楚平王陵墓的石工之一，亦是唯一倖存的石工啊！」

老人把當年的重大秘密說了出來。

原來當年楚平王因心疾而亡，急召數十石匠趕製石棺，作楚平王的棺槨之用。老人父兄弟六人，世代皆為石工，工藝絕佳，因此均被召入禁地，參加製造石棺。老人父兄弟六人，自進入禁地，便嚴禁進出，一日三餐有人送飯前來，連向家人報訊亦不准許。

不久石棺製好，由兵丁押運到廖落湖畔。老人但見湖水已被截斷抽乾，湖心中已被挖去稀泥，露出一座龐大的湖底石室。

接而，數十石匠，便被兵將押着，抬石棺入石室，一切妥當，却被困於石室，再不許離開。老人在家中排行第三，心性最好奇，見不許離開，便在石室中到處查看，但見石室營造十分精美，整體呈圓形，猶如一座湖心地底之墓。老人心中大駭，暗道：若然這是墓地，吾等被困於此，豈非為了保密，要被生生埋葬嗎？他大驚之下，欲向父兄弟五人報訊，設法逃走。不料石室佈局十分巧妙，老人心中惶急，不及細辨，竟錯走生門，轉出石室入棺時向外通的秘道，他僥倖逃得生命。但他欲再進去，向石室中人報訊時，已太遲了！

老人淚水縱橫，悲愴的道：「

此時楚平王的屍身，已運入石室，裝入石棺！入口立刻被封，隨即湖水放進，吾父兄弟五人，連同數十石工，從此便被活埋湖底石墓中了！」

伍子胥目中怒火燒灼，厲聲叫道：「昏君生前殺人無數，不料死後仍要害人陪葬！吾誓挖出其身，亦為冤死石工報仇雪恨！」

伍子胥立刻調來三千兵馬，由老人指點，按當年的施工程序，排乾湖水，湖心中果然露出一座龐大的石室。

石室構造十分嚴密，不見門戶，兵士用斧錘，亦難動分毫。正束手無策間，老人走上前去，伸手向石室的活門一按，石室發出一陣隆隆巨響，一面石壁移了開來，石室門終於打開了。

伍子胥為免人多忙亂，祇由老人引領，自己獨自進入石室。老人帶引伍子胥，於石室中走了一圈，祇見石室的一角，橫七豎八散了一地骸骨，想必是當年被活埋的數十石工，也不知哪是老人的父兄弟的屍骨了。老人無奈，祇好把所有屍骨全部收集起來，裝入一個事先帶來的大布袋，以便帶返上去覓地安葬。

伍子胥深知喪父兄弟之痛，也不加阻攔，更親手助老人收拾骨

骸。

待一切妥當，老人才引領伍子胥，抵石室的正中，開啟一道活門，裏面露出一座石棺。老人跑了下去，向石棺拜道：「吾為楚國子民，原不該毀君王之體，但父兄弟五人被你所害，死無葬身之所，不能不借伍大夫之力，入室收拾先父兄弟的遺骸安葬！吾在此向你叩拜，以盡子民之心。」

老人拜畢，即一躍而起，伸手向石棺一指，道：「伍大夫，這便是楚平王的真身所在！一切你自行定奪。吾身為楚國子民，此行已屬不該，不敢再目睹君王屍身被毀，祇好先行向伍大夫告辭了！」

伍子胥忙道：「有勞老人家指點仇人所在，正要重重賞你，為甚急於離開？」

老人凄然一笑，道：「吾能拾回先父兄弟遺骨，已心滿意足了，尚敢奢望甚麼賞賜麼？吾心中愧對先王，亦決計不敢受此賜賞啊！」老人說罷，抱起裝滿骸骨的大布袋，便決然的離開了。

伍子胥此時也無暇理會老人的去向，因為他的心，此時已被怒火塞滿了。殺父殺兄的仇人屍棺，便在眼前，他為此苦苦奮戰了十多年的復仇大計，眼見便可達成了！

伍子胥怒火攻心，神力奮發，伸掌便猛地向石棺拍去。他這一掌

已積聚了十多年的仇恨之力，其力度之猛，足可劈山裂石！

石棺被伍子胥一掌拍下，棺蓋應聲而碎！棺內躺着一位身穿大紅龍袍、頭戴帝王冠冕的老人，顏色如生，頰下甚至長出烏黑的新鬚！

伍子胥目睹之下，不由渾身一震，但迅即被怒火燒灼，戟指痛罵道：「昏君！你生前有眼無珠，不辨忠奸，聽信讒言，重用奸佞，殺害忠良，更殺人無數！你有今日之耻，正是你自作孽不可活，更禍及子孫！」

伍子胥正狠狼痛罵之際，也不知是否他的聲如洪鐘，震動了棺柩，怪異之事突生！

躺在石棺中的楚平王，忽地挺身而起，鬚鬚上翹，屍口一張，噴出一道濃烈的黑氣，直噴到伍子胥的頭臉上！

伍子胥但感眼前一黑，雙腿發軟，竟不由自主向楚平王的屍身跪倒……

伍子胥迷糊之際，心中忽感一陣灼痛，因為他猛地憶起當年父兄被殺的慘狀，仇恨之火沸騰，竟令他迅即清醒過來。他的心情變得更加暴躁，毫不猶豫，伸手猛地一抓，執住楚平王屍身袍帶，提了起來，猛力向石室地上一摔，叭啞一聲，楚平王的屍身重重的摔在石板上，不再動彈，鬚鬚也不再伸張。

此時，伍子胥的親兵亦隨後進來，伍子胥從親兵手中奪過一根已準備了十幾年的重鞭，咬牙切齒，便向楚平王的屍身猛抽起來。

伍子胥一面狠狼抽打，一面咬牙切齒的痛罵，其狀有如被仇恨之火燒得瘋了。伍子胥自己也不知抽打了多少鞭，直到楚平王的屍身，已被打得骨肉現拆，才猛地加重鞭朝地上一扔，向親兵下令道：「將此重鞭，連同昏君屍碎，拋入湖中淤泥，讓其永沉湖底。」

親兵奇道：「伍將軍此鞭，聽說花了重金，以巨蟒之皮製成，名為復仇之鞭，為甚竟把它拋棄呢？」

伍子胥此時但感一腔怨恨之氣，已得渲洩，十分暢快，大笑道：「吾奮戰十多年，正是為今日之鞭抽殺父殺兄之仇人，如今夙願已償，大仇得報，還留此復仇之鞭作甚，快將此不祥之物拋棄吧！」

據傳說親兵把楚平王的碎屍，一一收拾，搬出去扔到湖底。但伍子胥那條「復仇之鞭」，雖然被扔到湖中淤泥掩蓋，不久却突然於湖底發出青綠之光，射出湖面。有楚人路過湖畔，見狀十分驚奇，以為湖底藏了甚麼寶物，於是不顧兇險，下湖打撈，終於把「復仇之鞭」又挖了出來。更奇的是，每當楚國有兇難，這條「復仇之鞭」便會跳動不

止，其狀似歡欣鼓舞，又似激昂奮發，十分怪異。據說這條「復仇之鞭」，因沾了伍子胥的復仇之火，又沾染了楚平王的肉身之靈，因此每當楚國有難，便會既似歡欣，又似激奮。到了戰國末年，秦國一統天下，秦始皇攻陷楚國，欲尋這條「復仇之鞭」，但已失蹤不見，據楚國野史記載，這條「復仇之鞭」在世上現身了數百年，在楚國亡時，忽然自動跳飛到落湖中去了。

伍子胥大仇已報，心情十分暢快。不過當晚他返回他在楚都郢城的府第時，却輾轉反側，根本難以成眠。一連數晚均如是，伍子胥每晚失眠，心情變得十分煩躁。他親兵見狀，對伍子胥勸道：「聽說孫將軍不但精於兵法，且善察天、悉地、辨人，伍將軍既有此困，為甚不去向孫將軍探問原因呢？」

伍子胥一聽，不由欣然點頭，因為他深知，要解釋他心中的疑難，的確祇有孫武了。

於是伍子胥第二天便策馬出城，一直趕到孫武於城郊的駐地螺祖廟。伍子胥進廟中，祇見孫武正仰天沉思，不知正思忖甚麼。

伍子胥連忙上前拜見，孫武此時仍是吳軍主帥的身份，伍子胥按禮須行參拜之規。孫武一見伍子胥，却不待他參拜完，便驚訝的道：「伍將軍此行何去？命宮印堂，

怎的黑氣如此旺烈也？」

伍子胥一聽，便知孫武一眼便已窺破他的秘密行踪，心中不由又驚又佩，他也不敢隱瞞，當下把他如何挖掘楚平王的陵墓，如何於落湖底，發現了楚平王的墓陵，又如何毀棺，如何異事突生，一一向孫武說了。

孫武聽罷，神色不由一陣惋惜，又微歎口氣，似乎已由此而判斷出甚麼驚人異兆。

伍子胥忙道：「孫將軍發現甚麼了？」

孫武道：「按伍將軍所作所為，所經所見，楚平王身上的煞氣，已轉移到伍將軍身上了，此後將十分可怕，一切須小心行事。」

伍子胥不由大吃一驚，忙道：「孫將軍，為甚麼？為甚楚平王這昏君，死了十多年，仍會作祟呢？」

孫武沉吟道：「落湖非王陵之地，再者石室深沉湖底，陰煞之氣更重更烈，此所謂養屍之地，因此楚平王的屍身久而不化，其身亦積聚了十多年的陰煞之氣，十分可怕，連他的子孫國運，亦被其身上陰煞之氣剋衰，變得十分虛弱，因此才有佞臣襄瓦弄權誤國，令楚國一朝敗亡也。伍大夫不慎開棺，被其陰煞之氣所沖，你祖宗於吳地靈巖山所蔭的微弱龍氣，亦被沖淡，

伍大夫日後的氣運，祇怕會生逆轉，一切小心謹慎。」

伍子胥半晌無言，好一會才呵笑道：「將軍百戰沙場死，管它甚麼氣運不氣運，倒是楚平王這昏君，生前誤國，死後又葬身陰煞之地，禍延家國子孫，當真死有餘辜也。」

孫武却微一搖頭，道：「雖然如此，但楚平王的陰煞之氣，却因伍大夫你的復仇，部份已入你體，其餘便因湖中寢墓被毀，屍碎拋落湖底，其陰煞之氣亦因此而被消滅化解，不能再遺害其熊氏子孫，楚國熊氏子孫國運，因此而或生逆變了。」

伍子胥一聽，不由又奇又悔，忙道：「那熊氏子孫的國運，是變好還是變壞？若然變好，那豈非我伍子胥誤打誤撞，雖然大仇得報，却反過來又助了昏君子孫的一臂之力嗎？」

孫武沉吟不答，心道：吳國君臣，於楚都所作所為，吾已一一盡悉，毀人宗廟，淫人妻室，又仇及死人，令楚人十分痛恨，凡此種種，已生內在禍根，物先自腐而後外侵，內部生變，外變亦在即也，楚昭王尚在楚地，身邊有申包胥、子期等忠臣隨行，楚國人心已重附國君，一切皆預兆其國行將重振。可惜吳王因破楚都，而志得意滿，

祇圖淫樂，不思奮進以競全功，為將者又各懷異心，祇顧一己私事，不知軍情已生異變，吾勸諫吾王之「勝不驕、敗不餒」良言，又祇當耳邊之風，更將統軍大權收歸己手，如此下去，豈有不自取其敗之理也！

孫武已知是吳軍面臨危機，楚國國運行將重振，可惜吳王闔閭祇顧享樂，甚至連他數次求見也充耳不聞，他因此甚感無奈，已有功成身退的念頭。他也不再向伍子胥多言，祇勸他小心留意四周軍情，設法令吳王闔閭清醒，便與他告辭了。

伍子胥心中疑奇參半，但也不得要領，況且吳王闔閭的淫樂，是他為了復仇，報復楚平王，而一手造成的，他又怎好向闔閭開口勸諫。

伍子胥離開後，孫武仍然呆在螺祖廟中的中軍大營，默默沉思，他此時心情十分矛盾，既欲令他的「兵法十三篇」徹底施展，令吳國取得全勝，但又因吳王闔閭身邊的君臣生驕，而無法施為，也不知是去是留。他不由喃喃的道：「師父啊師父！你與孫武一別十年，現下你到底隱於何處？為甚不肯現身與我相見，告訴我孫武該如何面對目下的兩難局面。」

就在此時，孫武耳際突聞一縷

破空嘯鳴，他立生警覺，却依然一派從容鎮靜。

「有刺客！」中軍營外的親兵驚叫一聲。

叫聲未落，一名蒙面清秀身影，已掠入營中，身形一晃，已避開親兵刺到的長劍，又呼地刺出一劍，快如閃電，直向從容不動的孫武前胸射至。

孫武微微一笑，口中含笑輕喝：「侍衛不必驚慌，且退出營外，一切我自會應付。」一面疾伸二指，在刺來的劍尖抵胸不及一寸時，險險的夾住了，刺來的利劍劍尖一旦被夾，便休想再移動分毫，甚至握劍的蒙面清秀身影，亦忽如泥塑木雕的僵住了。

親兵起初尚不敢離開，但忽然醒悟，刺客的身形似乎是一位女子，又知孫武神功蓋世，足可應付，不知他與這刺客女子有甚瓜葛，無奈祇好退了出去。

中軍營中，便祇剩孫武，以及那僵立不動的蒙面刺客身影。

孫武此時才含笑輕喝道：「好啊！你這軍中女執法令，竟敢以下犯上，行刺主帥，該當何罪？倒是你這一身輕功身法、出劍之勢，與昔日判若兩人，你到底有甚奇遇了。」原來孫武剛才乍聞營外破空嘯鳴，聽音辨形，便已知來者是誰了。

孫武判料如神，蒙面刺客果然如是吳軍中，孫武特別留她在瓦埠湖吳軍後方大本營，負責防守重責的軍中女將軍吳儀。吳儀的身份被孫武一口喝破，再無法偽裝頑皮下去，無奈後躍一步，伸手掀去蒙面巾，格格嬌笑道：「吳儀行刺主帥又如何，誰叫這主帥把人拋在千里之外，便不再理人生死成敗呢？但此行一劍並非我本意，祇是有人教我：祇須以此身法進營，又再如此刺出一劍，主帥孫武便必定不敢拒見，亦不敢以主帥身份降罪於你，我因此才姑且一試罷了！」

吳儀說罷，這才依軍中之禮，欲向孫武參拜。

孫武果然不但不生氣，反而神色十分欣喜，他伸手向吳儀一托，一股柔力把吳儀托住，並不讓她參拜，連忙道：「不罪，不罪，孫武哪會降罪於你？祇是吳姑娘快告知，教你此晉見之法的人，是否一位不知年歲的奇人？此人是否神功蓋世，又精於兵法，更有洞天徹地之能呢？你祇須如實告我，我便決不會怪罪於你，不但不怪，孫武還十分感激你前來報此喜訊呢！」孫武情急之下，連說話也顯得有點婆婆口腔了。

吳儀却不但不笑，俏臉兒反而十分驚奇，她怔怔的望着孫武，好一會才喃喃的道：「天啊！遠隔千

里，他如何好像置身瓦埠湖中，猶如親歷其境，把一切秘密均窺透了，孫……將軍，你……你到底是人？是神？是仙呢？」

孫武見狀，察言辨色，便知自己的推斷準確了，他不由十分興奮，一躍而起，執着吳儀的玉手，急道：「吳姑娘，快告知我，此人是否姓白？自號白石公呢？你快告知我！」

吳儀一聽，不由十分奇怪，俏眼亦瞪圓了，道：「孫將軍識得白石公麼？你怎會認識他？」

孫武一聽，便知吳儀所遇的異人，必定是他的恩師白石公無疑了。他不由欣然一笑，道：「白石公是我的授業恩師，我又如何不認識？而且，你剛才進廟的身法，以及出劍的招式，正是師門的『八脈氣劍』演化而成，我耳聞目睹，便知你與師父他老人家極有淵源了，但不知師父他老人家何在呢？你又懂得師父的獨門武功呢？」

吳儀這才知道，白石公教她以這等方式晉見的原因了，因為世人任何事皆可忘，但師門武學是永世不敢忘却的。她不由含嗔帶笑的道：「他老人家自然是代我鎮守瓦埠湖啦！不然我為甚可以不遠千里前來見你？你把我撇下不理，敵軍三番數次逼近瓦埠湖，我在瓦埠湖的兵力祇得三千，且領兵的多半是出

身宮女的女將，如何迎戰二萬精銳楚兵，我幾乎被嚇死了，無奈祇好與眾將士誓約，人在吳軍後方大本營在，決不許楚軍把我退路毀掉！」吳儀忽然一頓，似對當時的危急情勢仍有餘悸。

孫武急道：「那後來如何了？」他也不說自己其實已慮及瓦埠湖的安危，派軍迂迴，威懾楚將沈尹戌，令他不敢輕舉妄動。

吳儀此時忽地格格一笑，十分欣喜的道：「就在此危急關頭，我的軍帳中忽然飄入一位奇人，不知年歲，也不知來歷，他自稱自願前來助吳軍主帥孫武一臂之力，以奇法守衛瓦埠湖吳軍後方大本營。我一聽便十分奇怪，此人怎的對吳軍的戰略部署如此清楚呢？我問其身份來歷，他也決不肯透露，祇說世人稱他為白石公，又說區區二萬楚兵，並不在他眼內，他以三千兵力，便足以奇法保住瓦埠湖了，後來他教我於瓦埠湖中廣佈奇法大陣，安慰我說，楚兵不來襲是其福氣，否則必教彼等戰船兵力，有來無回，永困瓦埠湖奇法大陣之中，你說此人是否有洞天徹地之能呢？」

孫武這才知道，楚將沈尹戌，之所以不敢貿然進攻瓦埠湖大營，原來是難以識破湖中的奇法大陣奧秘，否則雖然自己派軍迂迴威懾，

但若沈尹戌不顧一切，先斷吳軍退路，毀掉瓦埠湖吳軍後方大營，那自己的『千里大迂迴入楚戰略』，是否可如此順利，依然是未知之數呢，他心中因此對師父白石公暗助他十分感激，愛屋及烏，他對吳儀這位俏女將，亦因此而特別喜歡。

此時，孫武心中又一動，暗道：師父既連他的獨門神功『八脈氣劍』亦傳授於她，那師父便即她的師父，她豈非成了自己的師妹了麼？孫武推算及此，他對吳儀不由又添了一份親切，在他心中，吳儀已非他的下屬，而是一位美麗動人的俏師妹了。

吳儀見孫武沉吟不語，以為他不高興她撤下瓦埠湖的軍務，千里之遙前來見他，便連忙欲解釋道：「孫將軍，末將知楚軍已被消滅，楚都亦已被攻佔，瓦埠湖已十分安全，才敢前來晉見，而且，此行亦是奉了白石公前輩的指令，末將並非擅自行動！」吳儀之意，乃是暗示孫武若要治罪，便須連白石公亦一併發落，而白石公却是一面十分堅固的抵擋盾牌啊！

不料孫武一聽，却含笑道：「吳儀姑娘，你在白石公前輩面前，稱他老人家甚麼呢？」

吳儀道：「白石公前輩曾授我武功及陣法，一日為師，終生為父，我自然稱他為師傅啊！」

孫武又含笑道：「那師傅門下，比你先入門的弟子呢，又如何稱呼？」

吳儀不假思索便快口道：「那自然是稱大師哥噢！噢？」她冰雪聰明，忽然一頓，登時領悟了孫武的心思，俏臉不由一紅，微嗔甚歡欣的笑道：「孫……將軍既然是白石公前輩先入門的大弟子，你豈非便是我吳儀的師哥了麼？好啊，你繞了這麼個彎兒，不外想我稱你一聲孫師哥、武師哥、大師哥，是麼？」她忽然變得嬌嗔，神情已非下屬，而是親如兄妹的師兄與師妹了。

孫武欣然一笑，道：「師傅他老人家既肯授你武功陣法，便即視你為徒了，孫武果然便是你的師哥，你亦變成我的師妹啦！」

吳儀一聽，不由大喜，暗道：能拜白石公這位奇人為師，更有孫武這位一代兵法大師為師哥，這比君王的甚麼封賜、甚麼榮華富貴，更令她欣然快樂。她向孫武盈盈的一笑，格格笑道：「是，那吳儀便拜見孫武師哥啦！」

孫武亦欣然笑着伸手相扶，含笑笑道：「吳師妹不必多禮，快告知師哥，師傅他老人家可有甚吩咐吧！」

吳儀這才記起白石公臨行對她的密授傳話，她也不敢頑皮了，連

忙收斂笑容，悄聲道：「師傅他老人家說，他於瓦埠湖夜觀天象，但見楚國原來濃烈籠罩的黑煞之陰氣已漸散化溶，又見吳國反而被一股青色殺伐之氣瀰漫，知天機已生異變，楚國氣運將漸復，吳國氣運行將逆變，着我告知師哥，一切宜小心在意。」

孫武一聽，不由微嘆口氣，道：「天象之變，吾已目睹，吳國君臣自破楚之後，已變乖戾，一切均如師傅所警喻。吾亦已無心留棧吳國，但目下吳軍十多萬人，千里入楚，乃由吾帶領，於此危機四伏之際，怎忍心置十多萬生靈不理呢？是去是留，正盼師傅訓示！」

吳儀一聽，不知怎的，竟心花怒放，十分欣慰，她格格笑道：「師傅早對我說，師哥你並非貪圖榮華富貴之人，你之所以助吳伐楚，一方面是因楚君無道，吳王甚得民心；另一方面乃為了實踐演練你那十三篇驚世奇學『孫子兵法』呢！果然如此！」她欣喜的格格而笑，一頓這才又道：「師傅他竟已窺透師哥的心思，他要我向師哥傳示他的十六字偈語！」

孫武一聽，忙道：「師傅如何訓示？」

吳儀忽地肅然的道：「師傅的十六字真言偈語是：慎始慎終，善進善退，兵者詭道，功成身退！便

是這十六字噢！但我也不知其中的含意，師哥明白麼？」

孫武欣然一笑，道：「師傅之示，既指兵法，又喻修身處世之道，我豈會不明白？」

吳儀却又立刻道：「師傅說，若師哥你明白了，便再告知，三個月後，他將與師哥於當日遇見的齊魯之地見面，屆時他將向師哥闡析你孫家一百年後的另一段曠世奇緣呢！天啊，師傅他越說越玄秘，甚麼百年之後的奇緣？師哥你明白麼？」

孫武微一沉吟，便含笑道：「師傅之訓，我已明白，吳師妹不必多疑，待三個月後，一切便知分曉了！」孫武一頓，忽然又肅然的對吳儀道：「目下軍情行將有變，吳師妹快趕回瓦埠湖，無論如何要保住吳軍的返國戰船！」

吳儀奇道：「吳王不是已把師哥的軍權收回了嗎？為甚仍要為吳軍操心呢？」

孫武微嘆口氣，肅然的道：「雖然吳王已把統軍權收回，但吳軍十多萬兵將，乃由我孫武帶入楚地，我又怎能置十萬將士的死生不理？慎始慎終、善進善退，此亦為師傅的訓示，吳師妹切勿違背！」

吳儀見孫武神色忽然嚴肅起來，她曾親眼目睹他下令斬殺違令的太子妃妾，心中不由一凜，帶笑

的嘆道：「師哥也不必以師命軍令來壓我，吳儀謹遵你孫大將軍的令旨便了！」

孫武這才欣然一笑道：「好！這才是白石門的好弟子！師妹快回去，三個月後吾白石門師徒三人，必可重逢，再聚師門之誼！」

吳儀心中雖然不捨，她少女的芳心，已牢牢的繫於孫武身上，她不惜千里奔波，便是想見他一面啊！但知這是師傅和孫武的判斷，集兩大兵法大師的智慧，豈容她猶豫？因此無奈向孫武拜辭，連夜馳騁，趕回瓦埠湖吳軍大本營去了。

乾坤浩瀚，天機玄渺，情勢果然很快便有變了。

楚國君楚昭王，在吳軍入郢都城一刻，搶先棄城出逃，他身邊祇有忠臣申包胥、子期等人跟隨，在危難中君臣一心，毫無怯意。

吳軍入郢都後，據佔楚國宮室，壞宗廟，破古跡，毀平王墓、碎平王屍，平王雖然無道，但自古死人不可輕侮，吳軍所為，恰恰激起楚人的義憤，同仇敵愾，力抗外侮。同時楚軍尚有五萬大軍，正從北部向楚都迂迴，楚國畢竟是南方大國，尚未至一敗崩潰的地步。祇要獲得喘息的時間，楚國便有復國之力。

而吳王闔閭，破楚之後，祇顧淫樂楚宮美女，不問軍政大事，又

嫌孫武多番勸諫，心生反感，竟以君代將，把孫武的統軍大權，收回手中。孫武雖有滿腹韜略，亦徒呼奈何。而且吳軍將領，入楚都之後，又各懷異心，伍子胥沉醉於鞭屍復仇；闔閭的王弟夫概眼見君王之富貴榮華，竟生為君王的異志；大夫伯嚭十分貪財，入楚都之後，大肆搜掠，得財寶無數，財多志弱，他變得貪生怕死了。在如此情勢下，孫武又豈有迴天之方？

楚臣申包胥，不惜千辛萬苦，入秦國向秦國求助。申包胥在秦哀公面前，哭訴了七次，整整七日七夜，終於把秦哀公說服了，答應派出大軍，助楚昭王復國。秦軍由申包胥引領，出秦國藍田關，再出武關，直插楚國的桐柏山入楚。

另一面，楚國的北部大軍五萬，亦已迂迴到小別山、大別山一帶，準備配合秦軍，兩面夾擊屯駐於楚郢都一帶的吳軍。

直到此時，吳王闔閭才接到如此緊急的軍情，開始焦急起來，但亦有恃無恐，因為他自恃軍中有王弟夫概，夫概的神勇，可力敵千軍，同時闔閭也不想被軍中將領，包括孫武、伍子胥等，輕視他王族的力量。因此仍不肯把軍權重新授於孫武，便由他親自調動，派夫概統領二萬精兵，北上迎戰南下的秦軍。

闔閭一心預料，由王弟夫概統領的二萬大軍，必可打退秦軍，阻其進入江漢平原，與北部南迴的楚軍會合，吳軍便可從容對付從北部南迴的楚軍了。

因此闔閭又派伍子胥和伯嚭，各統軍二萬，北上迎戰南迴的楚軍。為了證明自己的用兵，並不在孫武之下，闔閭千挑萬揀，偏把孫武撤下不用。

不料闔閭的王弟夫概，自入楚都之後，野心暴熾，北上與秦軍甫一接觸，剛打了一場小勝仗，便虛晃一槍，全速後撤，統領大軍由漢水入長江，回師吳國，日夜向吳都姑蘇挺進，企圖攻都奪國。

伯嚭、伍子胥等吳將率領的吳軍，隨後北上，迎戰南迴的楚軍，並不知夫概已悄然回師吳國。伯嚭的吳軍，在楚國北部，突被秦、楚兩軍夾攻，伯嚭貪生怕死，不敢苦戰，中途撤退，二萬吳軍被擊潰大半。幸得伍子胥的另一路吳軍救援，才不致全軍覆沒。但吳軍兵力已大損，與秦楚聯軍兵力相較，已無優勢可言。

伍子胥與秦楚聯軍猝接戰，接連吃了敗仗；秦楚聯軍已向郢都吳軍大營逼近，吳軍入楚大軍，已危在旦夕。

到此生死存亡的關頭，吳王闔閭才猛然醒悟，因為自己的一念之

差，以君代將，冷落孫武，以至情勢突變，吳軍已面臨全軍覆沒，而且國都被夫概所奪，已處於有國難歸的絕望境地！他不由憶念起孫武領軍入楚時的神出鬼沒、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赫赫戰績，仰天長嘆道：「寡人一念之差，竟至今日萬劫不復的境地，乃寡人之罪也！此時此刻，祇怕就連孫武重演神通，也難救此危局！」

就在此時，闔閭的親兵進來稟告，說孫武正在殿外求見。闔閭一聽，如聞綸音，連忙道：「快！快請！」

孫武神色從容，大步而進。闔閭也不待孫武行參拜之禮，已搶前一步，雙手握住孫武的手臂，猶如遇溺垂死之人，抓着一隻舟船，欣喜而惶恐的道：「孫將軍，寡人已知罪了！悔不聽將軍之勸，才至今日如斯敗局！望將軍幸勿介懷，於此危急關頭，再展神通，救助吳軍！」

孫武肅然道：「吳王，目下救亡之計，祇有一條，便是迅速回師吳國，捨此已別無他途！」

闔閭仍帶一點僥倖心理，道：「難道將軍不可以親自統軍，北渡漢水，與伍將軍會合，再展神威，以挫秦楚之軍麼？」闔閭希望，祇要孫武出馬，再挫秦楚聯軍，那便伐楚全勝，吳國威震中

原，一舉而稱霸主了。

不料孫武却斷然的道：「這本是吾之戰略大計，但事到如今，已中途逆轉，再無法實施矣。因為夫概帶走二萬大軍，伯嚭又損大部兵力，吳軍與秦楚聯軍以軍力相較，已無任何優勢，且已被秦楚聯軍搶佔有利地形，吳軍困處郢都，已難迴旋，硬拚下去，祇有全軍覆沒！況且夫概正率軍猛攻姑蘇吳都，若都城一破，吳軍有家國難歸，軍心必然渙散，祇怕不必與秦楚聯軍交戰，吳軍便先行崩潰也。望吳王三思！」

吳王闔閭仔細思忖，終於長吁口氣，決然的道：「好吧，孫將軍，那就一切按將軍之策，立刻回師吧！」

孫武重掌統軍大權，雖處十分不利的艱難局面，但仍一派從容。他先派人北渡漢水，直抵伍子胥的軍中，向伍子胥詳述目下吳軍的危勢，令他不惜一切代價，拚死纏住北面的秦楚聯軍，以便漢水南面的吳軍大營，先行回師。待吳軍大營回抵吳國，即可撤至瓦埠湖，已預留戰船，供伍子胥軍撤退之用。

安排妥當，孫武這才下令，郢城吳軍不動聲息，乘夜率大軍向漢水逼近。第二天抵達漢水之濱，又令於漢水廣佈旌旗，擺出一副渡江作戰的陣勢，以迷惑北部的秦楚聯

軍，以為吳軍正尋找戰機，渡河北上迎戰，正中秦楚聯軍的下懷，便有意於北部放緩南進的步伐，以誘吳軍北上圍剿。

不料孫武在廣佈疑兵之中，令秦楚聯軍迷惑不已之際，却率主力，突沿漢水東進，沿長江再入淮水，於淮水瓦埠湖登戰船，浩浩蕩蕩，向東疾進。秦楚聯軍尚在一心誘引吳軍主力北進時，孫武所率的大軍，已由淮水轉入長江，全速駛入吳國腹地太湖了。秦楚聯軍驚覺發現吳軍主力行踪時，一切已太遲了。

而伍子胥所率的吳軍，由於孫武在漢水佈的疑兵大陣，迷惑住秦楚聯軍，放緩向後面逼進，得趁機迂迴瓦埠湖，登上孫武留下的戰船，安全進回吳國。因此吳國十萬大軍，除伯嚭所部損失了一部兵力外，基本上並無多大損失，勝利回師國土。

在太湖，孫武指揮吳軍主力，以戰船誘夫概的叛軍水戰，夫概三戰三敗，非死即降，他所統二萬叛軍，很快便土崩瓦解了。夫概本人祇好逃亡隱居，從此不知所踪。

吳王闔閭安然返回吳都姑蘇，此行伐楚，總算大勝，令吳國的威名喧赫，吳王因此召開祝捷慶功大會，而論功行賞，孫武乃第一功臣，自伍子胥以下的吳軍將士，皆

一致推許。不過，當吳王闔閭的專使前來召孫武上朝領賞時，孫武却與吳軍執法將軍吳儀一道，雙雙不知所踪。

乾坤運轉，日月沉浮，在諸侯爭霸、戰雲籠罩的中原大地上，月輪之花，很快又旋轉了三週。

此時，在吳國的王陵山——靈巖山巔，正悄然屹立着二男一女，一老二少三人。老的紅光滿臉，神采逼人，也不知其年歲，也不知其來歷。少年男子却已步入青年歲月，臉上已略帶風霜的痕跡，但明亮的如朗星的雙目，却依然有一股逼人的光華，少女十分俏麗，此時一身白色衫裙，更顯得她有如一朶冰雪中的俏蓮花。

老少三人，也不知正議論着甚麼，老人興緻勃勃，正伸手指劃；似乎除天地山水之外，一切已與他毫無關連了。

少女入迷的聽了好一會，忽地忍不住問道：「師傅呵！這吳國王陵既然亦有龍氣，亦即吳國王族祖宗有靈啦，却為甚楚昭王之父楚平王，死後十多年，棺柩被破時噴出的一口黑氣，竟可令楚昭王重復氣運？而吳國却步入衰運呢？同樣是祖宗王陵，楚國祖宗王陵，可以蔭庇子孫，為甚吳國祖宗王陵，却不能夠？」

少女原來便是一代奇人的白石公新收的女徒弟吳儀，而青年人便是孫武，老人自然便是與孫武一別十多年的白石公了。當日孫武捨命相救，白石公脫險後，也不知隱身於何處，直到孫武的伐楚大業，進入最兇險時，白石公這才忽然現身，以奇陣大法懾震楚將沈尹戌，助吳儀保住了瓦埠湖的吳軍後方大本營。因此吳軍破楚之首功，理應是這師徒三人，但當吳王論功行賞時，吳軍中唯一不肯受封領賞、功成身退的，又恰恰是眼前這師徒三人。

當下白石公微微一笑，伸手指靈巖山上闔閭之父陵墓，道：「靈巖山雖有龍氣，但氣勢甚弱，吳王闔閭，承受的祖宗龍氣因此並不足以成大業。幸而他得『天狐龍脈之子』相助，勤政愛民，勵精圖治，先得人和，再得天時、地利，更有『天狐之子』直接助力，才達至破楚大業之成就，但僅此而已，不能再往前奮進了。此所以闔閭自入楚都郢城，心神大變，變得乖戾，幾乎把吳軍十萬將士的生命斷送於楚地。而楚國啊……」白石公忽然一頓，故意不往下說。

果然逗得吳儀十分焦急，忙道：「師傅！誰是天狐之子？楚國又如何了？」

白石公欣然一笑，不厭其煩的

解釋道：「誰是天狐之子，你很快便會明白，此時不說也罷。而楚國昭王之氣運，其祖宗王陵歷代皆位於姑蘇西北的龍山，山由八座峻嶺組成，亦有前屏後幃、左龍右虎，八面拱衛，其龍氣之盛，本來甲於天下，因此而出了一代霸王楚庄王。不幸到楚平王一代，因本命戾氣太重，殺戮太多，祖宗龍山脈氣亦被其氣沖退，到楚平王因心疾去世，又因生前作孽太重，恐人毀墓毀屍，竟捨龍山而隱葬膠落湖中，日夜受陰煞之氣薰陶，遂成養屍之地，屍身十多年而不化，陰煞氣之重，無以復加，連祖脈龍山的氣運亦被剋滅，遺禍子孫，方有都破國將亡之危局……」

吳儀聽到此處，忙道：「但為甚楚平王屍身的一口黑氣，却可令楚昭王重獲生機？」

白石公道：「楚平王乃楚昭王之父，他的陰煞之氣，禍及楚昭王；但當伍子胥為報父兄被殺之仇，毀楚平王湖底墓，破其棺柩，楚平王積聚了十多年的陰煞之氣，因此得而渲洩，噴出的一口黑氣，伍子胥勢必先受其害，再而令楚昭王的祖宗龍山氣脈得以重聚，他便有轉機，終於可以復國。」

吳儀不由微歎氣，道：「如此說，假若伍子胥當日不毀墓破棺，楚昭王便永受陰煞之氣所困，並無

復國生機麼？」

白石公微笑道：「伍子胥爲報仇助吳國破楚，他又因報仇而令楚國重獲生機，直接可見的便是其鞭屍所爲，激發楚人的憤怒，全國民心歸附，楚昭王便能趁機復國。因果循環，玄妙之極。」

吳儀不由連連點頭，道：「是啊！的確十分玄妙，也十分可怕，原來仇恨之火可以興國，同樣亦可以亡國。既然如此，世人又何必爲一己仇怨而過於執迷呢？」

這時一直默然不語的孫武，忽然插口道：「師妹，假若世人均像你如此洞徹天地人間奧秘，那天下便少却許多紛爭戰禍了！可惜天機難違，一波雖平，一波將起，血腥戰火，只怕又將燃燒了！」

吳儀奇道：「真的麼？孫師哥，今大局初平，吳、楚兩國暫時皆無力再起戰事，血腥戰火將起自何處？」

孫武含笑不語，白石公微一點頭，對吳儀道：「你初入吾白石門，亦是向你闡述天機大勢的時候了！且隨吾來吧！」

白石公、孫武、吳儀等師徒三人，掠下靈巖山，一路向南疾奔，不久便抵達與吳國毗鄰的越國了，此時越國的國君是勾踐。

師徒三人掠抵越國地域，白石公甚慶地方也不去，逕直的奔向越

國王陵前所在地施家山。

三人登上施家山，便見一座王陵聳立於山巔之上，以整塊大石鋸成四壁，以及墓蓋、漫石、門扉，正墓四壁上面雕有寶相花，中部雕青龍、白虎、玄武神像，下面則爲雙手合持龍、虎、豹、龜、牛、鳳、象、鶴等八靈肖像。均作道家裝束，似爲星官。

白石公伸手指王陵，道：「此即爲越王勾踐先父允常之墓。武兒，你於此墓如何辨析呢？」

孫武四面察看，但見施家山四面有山環繞，王陵恰處羣山中央，王陵墓碑，又恰與越國西湖成一直線，遙遙相對，風光十分秀麗迷人。

孫武的眉頭却不由一皺，似已窺破甚麼，但這等風水堪輿之道，畢竟非他所長，因此一時間又難下判斷，他沉吟的道：「師傅，越國王陵美則美矣，但似乎令人心神渙散，不知爲甚。」

吳儀一聽，格格笑道：「風光迷人，自然令人心醉神迷，有甚奇怪？」

孫武微一搖首，道：「不然，風水堪輿之道，非欣賞風光勝景，而是審察地脈之神，否則怎能辨析大地龍脈所在？師傅特別精於察地之法，不信你問問師傅吧。」

吳儀也不猶豫，連忙道：「師

傳，師哥所言，當真如此麼？」

白石公微笑點頭，道：「武兒所言，已隱然中的，但他畢竟乃一代兵法大家，風水堪輿非他所長，看來白石門的察地大法，承繼者非吳儀你莫屬了！」

白石公心中已斷定，吳儀是承納白石門尋龍堪輿奇法的人選，便不厭其煩，詳細的解釋道：「山爲氣，水爲財，越王陵墓址，堪點之人亦甚得風水法度，據此小龍脈，亦可保國運平安，但亦僅此而已。因四周山脈低矮，並無挺拔之氣，山即龍也，山勢弱，龍氣又豈會昌旺？而王陵正對之西湖，西湖美則美矣，以西湖作陵墓水口，便流於柔弱；山勢既弱，水口更柔，越國王陵，祖宗龍氣如此柔弱，其國勢又豈有大作爲哉？而且……嘿嘿，堪輿選址之人，雖略懂尋龍堪輿之道，可惜築墓却大違風水之道，好端端的一座生龍脈，已被剋壞爲死龍矣！」

吳儀大奇道：「師傅！爲甚麼？」

白石公道：「越王陵外觀壯偉，陵墓四週，有四道高牆護衛，高出墓頂達三丈，猶如四面鐵壁，再加墓頂渾圓，猶如金鐘，簡直溺水難進，密不透風。王陵選於施家山上，已屬柔弱龍氣，勉強稱龍，僅屬小龍；小龍被鐵壁金鐘罩困，

斷絕大地生氣，遂成死龍，越王勾踐，祖宗居此死龍脈氣，禍不遠矣！」

吳儀又忙道：「是甚奇禍？」

白石公道：「你師兄孫武，精於兵法，亦精於察天，他所稱血腥戰火將起，乃於靈巖山上，遙見越地有赤煙衝罩，且慧星南移，聚於吳、越兩地之空，天象所兆，吳、越不久將起戰火，越王勾踐之禍，只怕與此有莫大牽連，且此禍奇慘，越國恐有亡國亡家之危矣！」

吳儀一聽，忽然神色甚感驚惶，原來她的祖籍乃越國西湖地域，她被選爲吳宮爲宮女，才改姓吳名儀，窮根溯源，她却是越國兒女。吳儀急道：「師傅，越國會因此而亡嗎？越王勾踐王陵之禍，竟會禍及越國萬千子民嗎？」

白石公尚未回答，孫武已含笑笑道：「師妹雖爲吳國宮女，實爲越國子民，越國有難，她自然感同身受。不過但請放心，吾觀慧星之頭枕於吳都姑蘇，僅尾部落驚於越都會稽之上，因此戰禍因吳國而起，而終於越國，由此足證，越國按天機之象，雖危而不亡也。」

白石公亦點點頭道：「武兒所判不錯，而且越國久受西湖柔美薰陶，柔可制剛、水可剋火，越國之厄，吳、越戰火，只怕須由女子來化解呢？」

吳儀心中更奇道：「當真如此麼？」

天機幻變，不久楚國因記吳國攻之仇，派楚人范蠡、文仲入越，助越振興。越王勾踐，在吳王闔閭派兵攻越時，以范蠡之計，打敗吳軍，射傷闔閭，闔閭返國不久便去世了。太子夫差繼位，率兵攻越報父仇。越國兵敗，勾踐只好到吳國作夫差的奴隸。後來得越國美女西施之助，勾踐回國，臥薪嘗膽，發奮圖強，終於打敗吳軍，夫差亦被逼自殺。白石公和孫武，當日於越王陵施家山上的判斷，竟一一應驗，其察天、悉地、辨人的白石門三大絕學，當真神妙之極。

當下白石公見吳儀默然不語，料她初涉尋龍堪輿之學，尚須悟解消化，而且他心中尚有一未了之願，便忽然含笑問道：「走！此地之事已了，且到晉地天狐山走一遭吧！」

晉地天狐山，位於晉國都翼城北五百里，距越地足達千里，但白石公、孫武二人，神功蓋世，就連吳儀，雖然初入白石門中，但根基深厚，輕功亦已甚具火候。因此不到一日一夜，於第二天的黎明時分，三人便已屹立於晉的天狐山上。

這是白石公十多年前曾光臨之

地，當日下午之後，便遇上孫武這位一代兵法奇人，十多年後，他又與孫武、吳儀一道，登臨天狐山，此時他的心境已與昔日迥異了。

白石公當日尚在苦苦尋覓他白石門的衣鉢傳人，此時此刻，他的得意弟子已名震天下，成了一代兵法大師，就連白石門的「尋龍堪輿」奇學，也有人承繼，白石公自然大感欣慰。不過，白石公心中仍有一個未了之願，這是他當年登臨天狐山，目睹「齊人孫氏之墓」後萌生的。他因此於天狐山甚慶地方也不去，立刻便把孫武領到他的祖宗墓地來了。

白石公伸手指眼前的一座土墳，意味深長的道：「武兒，你看這是甚麼？」

孫武仔細一瞧，那是一座古樸的墳墓，墳墓正中豎了一塊石碑，赫然是「齊人孫氏之墓」六個雕字……他此時身負白石門三大奇學，目睹之下，心神猛地一震，不由便跪倒叩拜，口中喃喃道：「祖宗呵！不屑子孫孫武前來叩拜！孫武並沒替孫家帶來榮幸富貴，祇留下兵法十三篇傳世而已，子孫不屑，望祖宗諒有！」

白石公以平輩的身份，上前向墳地揖了一揖，却道：「墓中孫氏兄弟！蒙賜一位絕世奇才於我，終把白石門發揚光大，多謝！多

謝……不但如此，百年之後，只怕又再產生一位驚世兵法奇人！孫氏一脈，因此而必留芳萬世也！」

吳儀直被弄得莫名其妙。但她冰雪聰明，很快便醒悟，這墓地便是師兄孫武的祖墓，他自然跪倒叩拜。但吳儀迷惑的是，師傅白石公爲甚又如此判斷，百年之後，孫家又會產生一位兵法奇人呢？孫武已是孫家的孤兒，並無兄弟傳下，那孫氏後人，豈非孫武師哥的子孫嗎？而假若我真能與師哥他……他……結合，那這位孫氏子孫，豈非與我吳儀有莫大干連嗎？哎喲，女孩兒家想這些，羞死人了！

吳儀俏臉一陣緋紅，爲了掩飾她夠羞人的念頭，連忙問道：「師傅……爲甚如此判斷呢？」

白石公欣然一笑道：「此乃天狐龍脈也！你看墓碑正對兩座奇峯，一前一後，與此墓相距均爲百丈，孫氏先祖，下葬百年後，便產生孫武；按此推算，百年之後，孫氏一脈，豈非又有一位兵法奇人產生嗎？此乃天狐龍脈地力雄厚所致也……噢？怎會如此？只怕這位孫氏血脈，日後須火浴鳳凰、歷劫重生啊……」白石公忽然驚歎一聲。

此時孫武已一躍而起，與白石公併肩而立，聞言不由奇道：「師傅！爲甚其必會火浴鳳凰、歷劫重生？」

白石公肅然道：「此墓正對兩峯，均距百丈，左面一峯形如衝天之柱，乃至一飛衝天之氣運，已應驗於你身上。右面一峯，下面盤屈斜結，十分曲折艱辛，直到山腰，才如巨柱陡立，直衝天勢，此乃主其前半生磨劫重重，十分艱辛；尚幸火浴，終可歷劫重生，得成大業，足以留芳萬世！」白石公一頓，又忽然呵呵笑道：「但此乃百年後事，吾等又何必如此執迷不放？且放開胸懷，暢遊天下吧！」

孫武、吳儀兩人，均不約而同的笑道：「是啊，師傅，吳國的慶功宴吾等雖未赴會，但天下盡藏千古美酒，且下山去，到晉地痛飲三百杯杏花醉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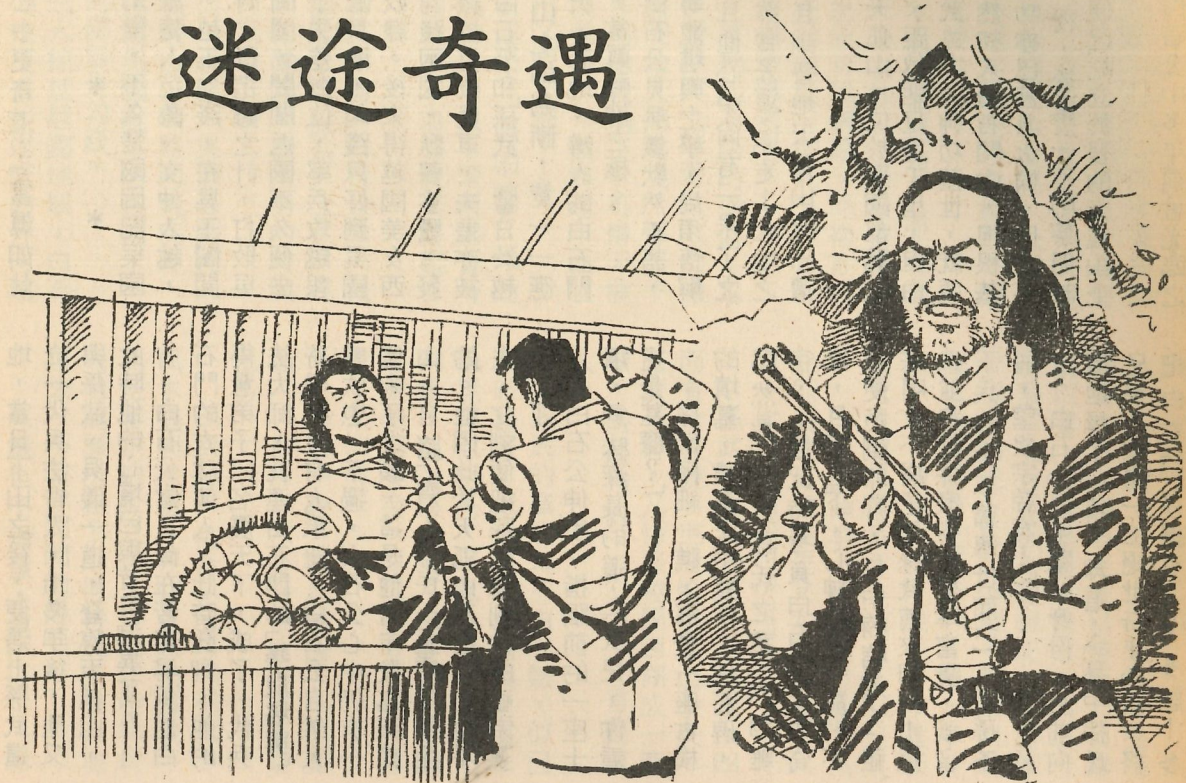
白石公欣然一笑，與孫武、吳儀一道，師徒三人，飄然下山去了。

（全文完）



文·倫·美·麥
圖·飛·可
記者奇遇記

迷途奇遇



尋幽探秘

無端遭打

漆黑一片，甚麼也看不到，李斯的雙眼睜得老大，可是仍然甚麼也看不到，實在太黑了，李斯雙手伸向前，慢慢地向前走着，當他一寸一寸的向前移動的時候，他才真正的感到，瞎子是世界上最值得同情之人，他在黑暗之中祇不過幾分鐘，心中已泛起了極度的恐懼之感，真難想像瞎子一生都要在黑暗中渡過，這是多麼的悲哀。

李斯實在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突然陷入那極度的黑暗之中的。

他和幾個朋友走進一個很深很深的山洞去尋幽探秘，李斯落在最後，當前面的幾個人越走越遠時，他拔足追了上去，電筒的光芒就在他前面不遠處，可能是山洞前面有一個轉彎點，因而他眼前突然黑了下來，那自然是前面的幾個人已轉過彎去了。

當他眼前陡地一黑時，他揚着手，想要叫喚，但當他一揚手的時候，他手中的電筒，却碰在山洞洞壁的岩石上。

那全然是出乎李斯意料之外，李斯的手一鬆，手電筒跌到地上，李斯立即俯身下去，想拾起手電筒來，但是他才一俯下身，便聽得一陣骨碌碌的滾動聲響，手電筒向左

前方滾去，等到手電筒滾動的聲音聽不到時，李斯也找不到他的手電筒了。

於是他陷進了一片黑暗之中。

他先是大聲叫了幾聲，他的叫聲，在山洞中引起了空洞的回聲，他沒有得到回答，於是，他扶着洞壁，向前迅速的走了過去。一方面，他希望可以踢到他的手電筒，但是，在幾分鐘之後，李斯却覺得十分不對勁了，他已向前面走了相當之遠，也不斷在叫喚着，可是，却始終不曾見到亮光，也沒有聽到任何聲音。

李斯仍然向前走着，當他發覺自己處身在一個十分狹窄的山縫中的時候，他真正恐慌了起來，他一定和他的同伴走了不同的路，他不知道是走到山洞的甚麼地方來了！他十分後悔，早知會有這樣結果的話，他還是乾脆停着不動的好，那樣，他的同伴回來的時候，一定可以找到他的。

李斯想到了這一點時，他立時轉身，往回路走去，可是，又走了許久，他脚下踏到了一灘積水，那灘積水的面積很大，李斯走了幾十步才走到乾地上，當李斯走出了那灘積水之後，他心中的恐懼更甚

了，因為他來的時候，並沒有經過那灘積水的。

那也就是說，他已不能回到來的地方，雖然他那樣想，可是，却又走錯了路，現在他不知道在山洞的甚麼地方了。李斯呆立着，又大聲呼叫起來。

他叫了很久，除了他自己發出叫喊聲的回聲外，他得不到任何的回答。而當所有的回答聲都靜下來之後，他聽得一種「滴滴」的聲音，那是滴水聲，水是從岩石的縫中，一滴一滴的落了下來，在地上形成了一灘積水，那種單調的聲音，可能不知持續了多少年了。

這時候，在這種情形之下，那種單調而有規律的滴水聲，更使李斯心中的恐懼越來越甚。

停在這裏也不是辦法，因為李斯知道，他這時所在的地方，並不是原來走進山洞的途徑上，他的同伴是不是會發現他落伍了，他是繼續的向前等待他的同伴，或是自己找出路？

李斯雙手摸索着，繼續向前走着。

李斯心中在想，和他一起走進山洞來的同伴已分開了很久，他們應該開始找他。那麼，自己至少應該聽到他們的叫喚聲才是，為甚麼一點聲音都聽不到？多少有一點聲音也是好的。

李斯一面走着，一面大聲叫了起來，直到他的喉嚨有點沙啞了，他才停下來，他並沒有作甚麼劇烈的動作，但是他的心跳得十分劇烈。

他知道這時仍然在山洞中，這一定是一個很大的山洞，因為不論他的手怎樣向四面摸索，都碰不到洞壁，他陷入在無邊無際的黑暗之中。

李斯突然向前走了出去，走出了十來步，他重重撞在洞壁上，雖然撞得他跌倒地上，好生疼痛，但是他總算略為放下心來，被困在黑暗的山洞中固然可怕，但如果黑暗是無邊無際的話，那就更加可怕了。

李斯扶着洞壁站了起來，他一直扶着洞壁在往前走，他經過了很狹窄的山縫，幾乎是要側着身子硬擠才能走過去。

他明知自己越是向前走便越是糟糕，他絕不應該那樣亂走，但是，他却沒有勇氣停下來不動，因為停下來更可怕。

他不知走了多久，他渴望聽到一點聲音，渴望見到一絲光線，但是，他却甚麼也聽不到，一點光亮也沒有，李斯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他不住的喘氣，直到他開始感到疲倦。

他一感到疲倦之後，疲倦的感

覺便迅速地增加，逼使他要坐下來休息。而一坐下之後，李斯突然感到了死亡的恐怖。

李斯和他的同伴失散之後，心中所想的，祇是如何才能找到出路，如何才能找到他的同伴，但當他坐下來之後，他第一次想到了死亡。

而當他一想到了死亡，立即感到一陣陣的寒意，他可能會死在這裏，可能永遠沒有人找到他，他可能一直在山洞中走，一直找不到出路，永遠見不到陽光。

李斯將眼睛睜得更大，雖然山洞中很陰涼，但是李斯的額上，已然滲出了大滴的汗水來。

李斯任由汗水向下流，蒙住了他的雙眼，他也不去抹拭，反正他甚麼也看不到，他也不必擔心自己的視線模糊，他開始在衣袋中摸索着，想找到一件可以發出光亮的東西來。

但是，他身邊沒有火柴，沒有打火機，他的手電筒也已經失去了，他沒有法子可以產生光亮。

李斯又站了起來，當他站起之後，他拚命向前走着，他開始跌倒，跌倒又爬起，漸漸地，他跌倒的次數更多，最後，他伏在地上，不住地喘着氣。

和李斯一起走進山洞來的一共

是四個人，全是李斯的朋友，他們走得很快了，等到他們發現李斯好久沒有插嘴讚美這山洞中的奇異雄偉景色時，才發現李斯不見了。

他們一起叫着李斯的名字，揮舞着手電筒，往回走着，沿着他們所走過的在洞壁劃着記號的路線尋找，是以在二十分鐘後，他們已走出了山洞。

可是這一路上，他們並沒有找到李斯，李斯也不在山洞口，他們開始着急起來，又再次走進山洞搜索。

這一次，他們發現了李斯的手電筒跌在洞壁處，他們站在電筒前叫嚷了半晌，一個道：「不對頭，李斯一定出事了。」

另一個道：「不會吧，祇怕他是故意躲起來，嚇一嚇我們吧了。」

又另一個道：「不，李斯不是這樣無聊的人。」

最後一個說的意見最好，他道：「我們留兩個人在這裏，另外兩個人快去報警，這山洞中各種各樣的岔道十分之多，如果李斯真的迷了路，可能再也走不出來，那可不是開玩笑的事情！」

四個人臉都變了色，留下兩個人在山洞中，另外兩個離開了山洞。

那兩個留在山洞裏的人，繼續

尋找着李斯，他們來到了一個岔道口，從洞壁上留下的記號看來，他們是從左邊上來，那麼，他一定是向右邊的山洞走去了。

於是，兩人便循着右邊的山洞走了片刻，看到前面有七八條通道，根本無法知道李斯是進了那一條通道了，他們對着每一個通道口叫嚷了好一會，他們也不敢再向前去，又退回到山洞。

天色迅速地黑下來了，警員已經聯隊在洞中搜索了一小時之久，他們二人找到了那積水，也肯定李斯曾經經過那裏，但是，李斯現在又到了甚麼地方去了，他們二人却不知道，後援的警員不斷的開到，洞口外已經搭起了一個棚子，作為臨時指揮站。

進山搜索的警員都配備有無線電話對講機，報告着山洞的情形，到了晚上九時，高級女警官王小鳳也來了。

王小鳳一到，一個警員就苦笑道：「李斯給我們很多麻煩，但也幫了我們不少忙，想不到這次他却山洞中迷失了！」

「搜索的情形怎麼樣？」

「李斯的同遊者發現了他丟失的手電筒，他可能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已經過了五、六小時了。」

王小鳳皺起了眉，暗道：「已經五、六小時，處身在黑暗之中，

那是十分可怕的事。」

李斯是王小鳳的好朋友，王小鳳心中也極其焦急，她道：「我進去看看。」

她配帶好搜索的裝備，走進山洞中，山洞中警員很多，大家都在分頭搜索着，已經找過的地方，洞壁上全部留下了記號。

* * *

李斯倒在地上，很久他才又站了起來，他的雙腿不由自主的發起抖來，李斯在洞中已走了許久，但是他的雙腿發抖，絕不是因為走得太多的原故，如果他是山洞之外，他可以一口氣走上七、八哩，但是，悶在山洞之中，想到可能再也出不了山洞時，他的雙腿就沒有法子不發抖了。

李斯摸到了洞壁站着不動，他想聽到一些聲音，因為他被困在山洞之中已經許久了，和他一起來的同伴，應該已發現他失蹤，應該已向警方求助，應該已有人開始來尋找他了。

他是多麼渴望聽到一點人的聲音，可是他聽到的唯一聲音，就是他自己的心跳聲。

李斯站了許久，才又繼續的向前走着，他不知又走出了多遠，他雙手可以觸摸到的全是嶙峋岩石，在這些岩石上，有泉水流出，李斯便湊上嘴去，吸飲泉水，他一直向

前走着，而他的眼前也祇是黑暗。突然之間，李斯突然覺得眼前亮了一亮。

李斯立時站定，他的心怦怦的跳了起來，跳得十分劇烈，他立即睜大了眼睛。

可是，剛才那一點光亮却一閃即滅，等他定下神來時，眼前仍是一片黑暗。

李斯的心中難過得幾乎癱攣起來，他喘着氣，自己對自己說道：「不，那不是眼花，剛才我的確是看見光亮，確實有火花閃了一閃。」

可是，為甚麼現在眼前又是一片漆黑呢？莫非那祇是幻覺，人在沙漠上久了，會看到綠洲，難道在黑暗中久了，也會在幻覺中看到火花麼？

李斯緊緊地握着手，他的手心冒着汗，剛才突然顯現的那片光再出現一次，快點再出現一次吧！

他的心情極度紊亂，祈求那一點火光能夠再現，他終於又看到那火光一閃了。

的確，就在他的面前，約莫三十碼處，有火花再閃了一下。

那種火花閃耀的光芒，如果是在白天，或者在微弱的燭光之下，看來也是絕不起眼的，但是，李斯在黑暗中實在太久了，是以當他此時再看到微弱的火花時，他就像

看到了太陽一樣了。有火花，就有人，他就可以走出山洞了。

李斯一想到這裡，整個人馬上輕鬆了起來，他大踏步向前走着，在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內，火花接連閃耀了幾次，接着，在他前面便出現了一小團火，那小團火映着一個滿是鬍鬚子的臉，那張臉的口中咬着一支烟。

發出火花來的是一隻打火機，而那一小點火就是燃着了打火機發出的。

那人用打火機來點火，自然要不了多少時間，但是就在那短短的幾秒鐘之中，李斯已看到了山洞的出口處。

自然，那出口絕不是他進來的山洞，那祇是一個很狹窄的山縫，勉強可以供一個人擠出去，那口中含着香烟的人就站在石縫口，他正在用力吸着烟，烟頭的火光映着他的臉。

李斯祇能看到他半邊臉，因為他的臉向着外面，李斯也可以看到山洞外的情形了。

天色早就黑下來了，洞外暗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這就是為甚麼李斯看到了火花，並不知他已可以通向外面的原故。

一個人在山洞內被困了那麼久，突然之間發現自己可以離開山

洞，而且就在洞口，還有着另外一個人可以和自己交談之際，那種愉快簡直是難以形容的，李斯幾乎忍不住大叫了起來。

可是，他祇張開了口，却沒有叫出聲來。

因為，他看到了那個人時，便覺得那個人十分異樣，他站在石縫口上，一隻腳踏在一塊岩石上，一隻手握着一柄來福槍，烟頭上的火光映在槍管上，反射出一種陰森森，藍湛湛的光芒，那人的臉一直向外望去，看來他正在等待甚麼。

人的心理有時候是很奇怪的，當李斯被困在山洞中的時候，他那種迫切想離開山洞的心情，只要是一看到了出口處，就是爬也要爬出去，但是，當他發現已經可以輕而易舉的出山洞時，他却又不那麼急於出去了。他祇是慢慢地走近了些，站立不動。

那個站在石縫口的人，心中一定很急躁，因為他不斷地變換着站立的姿勢。

這時候，李斯可以看到山洞外的情形，山洞外好像一個接近海邊的亂石堆，不時有輕微的海潮聲傳來，那地方當然是荒涼之極，李斯的好奇心不禁油然而生，那個一團亂鬚子的是甚麼人？他帶着槍在這裡等待甚麼？

李斯是個好奇心極大的人，當

他想到了這一點的時候，他將自己困在山洞中差些出不來的窘境全部拋到了腦後。

那人一支烟很快就抽完了，他將烟頭拋向外，口中却喃喃地說了一句：怎麼還不來？

李斯在那人拋出烟頭的時候，向前疾跨出了兩步，已經到了那人的背後，等到那人喃喃地自言自語之後，李斯立時接上了口，問道：「你在等甚麼？」

那人顯然想不到，在深深的山洞之中，會忽然有人接上了他的話，他的身子陡地一震，他手中的那一柄來福槍，也「咣」地一聲跌在地上，李斯立時伸出一隻腳來踏住了那柄槍，那人身子像是僵直了一樣，在他的喉際發出奇異的「咯咯」聲音來，過了好半晌，他才道：「你……是甚麼人？」

李斯心中的疑惑越來越甚，他已可以肯定，那個人不是甚麼好人，是以他連忙彎起手指來，在那人的背後頂了一頂，感覺上，那和

一柄槍頂在背上差不多。

李斯冷冷地道：「我在問你，你是甚麼人？」

那人忽然苦笑了起來，道：「好，我屈服了，你們的消息真靈通。」

李斯聽了那人的話，心中覺得莫名其妙，但是他却可以肯定，那

傢伙站在山縫口，是在幹甚麼不法的勾當。

李斯略想了一想，道：「向前走！」

那人十分聽話，向前走出了一步，李斯俯身拾起了那柄來福槍，這時，他的手中有了武器，他側身擠出那石縫，晚風吹來，李斯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他料得不錯，山洞外，正是一片怪石嶙峋接近海邊的

石灘，而這時候，從海上傳來了一陣「撲撲」的聲響，有着一團燈光，看來像一艘快艇，正在駛近來了。

那艘快艇才一出現，那人便突然向前走了出去，他一面走，一面揮着手，大叫道：「快回去，快回去。」

李斯陡地一呆，喝道：「喂，你發甚麼瘋？」

可是那人像是根本未曾聽到一樣，仍然向前疾奔着，李斯已經舉起槍來，他是可以輕而易舉射中那

個人的，可是他沒有發射。

他並不知那是甚麼人？雖然那人的舉動很鬼，但是，他自然不能不分青紅皂白隨便傷人，而且，李

斯對那人還是十分感激的，因為如果那人不是站在石縫口，弄出火光來，李斯根本不知道前面有出口可以走出山洞去。他可能錯過這個出口，走進另一條岔道之中，再也走不出來。

李斯想要大聲叫那人回來，但是，當他抬頭向前看去時，那人已經在亂石沙灘中打着滾，到了海邊，繼續在向前奔着，那時，那艘快艇，已經駛到了岸邊。

那人仍然在高叫着，快艇上有人拋出繩子來，將那人拉上了快艇，接着，快艇以極高的速度，向海邊駛了出去，轉眼之間，甚麼聲響也聽不見了，快艇上的燈光也沒有了。

李斯呆立着，前後祇不過一兩分鐘的時間，事情便起了那麼大的變化，如果不是李斯的手中還握着那一支來福槍的話，他幾乎是要疑心，那一切全是他的幻覺了。

李斯呆了片刻，便順着山脚向前走去，半小時之後，他就看到了閃耀的燈光和喧鬧的人聲。

當他漸漸走近那堆燈光時，他看到了好幾輛警車，人影幢幢，有着不少警員，李斯自然立即就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了。

他向前走了過去，一面走，一面高叫道：「不必找了，我在這裡，我已走出來了。」

他的叫聲立即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幾乎是在剎那間，在他身邊，便出現了七八個警員，兩個警員扶着他，李斯連忙道：「不必扶，我精神很好。」

所有的人都簇擁着他，向前走

去，等到他來到了山洞前的時候，王小鳳也聞訊自山洞中走了出來，到了他的面前，頓着腳道：「你這個人，就是會給人家惹麻煩，你到了那裡去了？」

李斯忙道：「我在山洞中迷失了路，以為走不出來了，突然之間，看到前面有火光，有一個人人在吸煙，總算是找到了出路，你們已經找了我很久了麼？」

王小鳳還沒有回答，一個警員已然道：「噢，你手中抓的是甚麼？」

李斯揚了揚手，這時，自然每個人都看到，他手中握着的是一柄來福槍。

王小鳳立時伸手接過了那柄槍，她用十分奇怪的眼光望着李斯，李斯攤着手道：「妳不必那樣望着我，這不是我的，祇不過我是從另一個人的手上搶了下來，那個人……」

李斯的話還未曾講完，一個警官便走了過來道：「李先生，請你上救護車去。」

「上救護車？」李斯笑了起來：「爲甚麼？我並沒有受傷，而且我的精神很好，我祇要回家休息就可以了。小鳳，警方該注意我發現的事。」

他雙手揮舞着，將他如何在漆黑的山洞中，看到了火花的閃耀，

接着，便見到了一個人在海邊等候一艘快艇的經過，講了一遍。

看王小鳳和那幾個警官的神情，像是並不怎麼相信李斯的叙述。

一個警官接過了那柄來福槍來，詳細的察看一番，等到李斯講完了，王小鳳才道：「我們會調查這件事，讓我送你回家去。」

李斯既然將經過的情形講了出來，雖然他看出警方不準備立即採取行動，不免有點心急，但是他自然不便催促警方立即派出水警輪到海上去調查的，何況王小鳳肯送他回家，那對李斯而言，是求之不得的事。

他登上了警車，王小鳳將李斯送到了家中，閒談了一會，才告辭而去，而在王小鳳走了之後，李斯也感到了自己的確很疲倦了，他倒在床上，不久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他醒來了，他多年來的習慣，是一醒來就先翻閱報紙，當他打開報紙的時候，看到他在山洞中迷失的事，竟刊登在報紙之上，標題是：著名攝影記者山洞迷路，勞動警方救助脫險。雖然刊載的版面不很顯著，但是李斯看了，多少有些啼笑皆非之感。

果然，當他照常來到辦公室時，開始的兩小時中，就爲接聽一個接着一個打來的慰問電話，忙得

他幾乎甚麼事也不能做，一直過了中午，電話才少了，李斯才能着手整理一輯和汽車有關的圖片。

可是，他才一開始工作，內綫電話又響了，他的秘書道：「李先生，有一位陳先生說有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來和你面談。」

李斯感到很不耐煩，道：「他事前有約定嗎？」

「沒有。」秘書回答道：「但是他堅持說，他有很重要的事，而且和你關係極重大。」

李斯心中暗嘆了一聲，望着桌上的那一堆要待他整理的相片，道：「好吧，請他進來。」

李斯的話才一說完，一個身形魁梧，氣宇軒昂的男子已推門走了進來，那中年男人在門口略站了一站，向李斯望來，道：「李先生？」

李斯站了起來，道：「是的，陳先生？請坐，陳先生有甚麼指教？」

那中年男人走了進來，將門關好，他並不坐下，而是直來到了李斯身前，當他走向前來的時候，李斯已然感到了他的神態十分神秘。

他來到了李斯的身前，露齒笑了一笑，即使是一個小孩子，也可以看得出他那一笑，是絕對不懷好意的。

李斯陡地一怔，那中年男子已然道：「好了，李先生，那東西對

你來說，並沒有用處，還給我們吧。」

那中年人所說出的話，在李斯聽來可以說是沒頭沒腦到了極點。李斯怔住了，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

那中年人却又道：「你如將它還給了我，我們可以交一個朋友，朋友是不會嫌多的，對不對？」

李斯仍然不明白對方在說甚麼，然而他却聽出對方的話中含有威脅的語氣，而且，這種江湖口吻，也不是李斯所喜歡的。

李斯明顯的表現出他的不高興來，冷冷地道：「對不起，我不明白你在說甚麼，你或者是找錯了人，我很忙，你是看到的。」

他已在下逐客令了，可是那中年人却反倒伸過頭來，衝着李斯，再一次現出他那不懷好意的笑容來，道：「李先生，你明白我說甚麼，而且，我也沒有找錯人，昨天在山洞亂闖的不是你麼？」

那中年人說到最後一句，陡他一伸手，已經抓住了李斯的衣襟，他的手粗大而有力量，緊握住了李斯衣襟的手，指骨高高的隆了起來，一看就知道他是一個出色的打手，但即使是一個出色的打手，李斯也不會怕他。

李斯幾乎立即揚起了手來。可是，李斯之手揚在半空中，

却未曾擊下，因爲那中年人的左手抓住了李斯的衣襟之後，右手一翻，像是變魔術一樣地快，他的手中已多了一支手槍，槍口頂在李斯的肚皮上！

李斯可以不在乎被粗大的拳頭打上幾下，可是他却不能不在乎一顆子彈射進他的肚子，所以，他揚起來的手，便在半空中打不下去。

那中年人狠狠地道：「李先生，別以爲祇有你一個人忙，我也很忙，快將那東西交給我。」

李斯道：「你說的，可是那一柄來福槍？」

那中年人不懷好意地笑了起來，道：「我再給你猜兩次。」

李斯怒道：「你究竟說甚麼東西，我拿了甚麼？我甚麼也沒有拿，你以爲我在山洞找到了甚麼？」

那中年人道：「那可是你不打自招了，我並沒有說你是在山洞得到了它的，現在你却說在山洞中找到了甚麼，朋友，拿出來！」

李斯大聲叫了起來，說：「是你自己說的，因爲我在山洞迷失了路，是以才……」

李斯才祇叫到了一半，那中年人便突然揚起了右手，槍柄重重地擊在李斯的頭上，李斯在受了一擊之後，還了一拳，可是，那中年人的第二拳緊跟着落下來，李斯的身

子一晃，就昏倒了過去。

他不知昏過去多久，他在昏迷中，被一陣猛烈搖撼搖醒的，當他睜開眼來時，看到他的兩個職員正在猛烈地搖撼着他，而他的腦後感到一陣陣的刺痛。可是，當他雙眼完全睜大，看清了他辦公室的形之後，他整個人却跳了起來，發出一陣怒吼！

他的辦公室，那裏像一個辦公室，那簡直是一個廢墟，即使被一連軍隊進來作過戰，情形也不會比現在更壞上多少了。

每一個抽屜都被拉了開來，隨即拋在地上，抽屜中的東西也被拋在地上，椅子和沙發的墊子全都被割破，兩個鋼櫃被搬離了原來的位置，牆上所掛的東西都被拉了下來，李斯仔細整理過的資料櫃中的一切，全都散落在地上，李斯看到了這樣的情形，有甚麼法子不大吼起來？

他急得幾乎哭了起來，一面頓着腳，一面嚷道：「發生了甚麼事？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那兩個職員不再搖他，齊聲道：「李先生，我們也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我們有事要來請示，推開門來，就看到了這樣的情形，而你却昏了過去。」

李斯的後腦又劇烈地痛了起來，他伸手在後腦摸了一摸，摸到

了一個隆起的腫塊，他喘着氣道：「快報警，報了警沒有？」

他的辦公室外，有人應道：「已報警了。」

李斯已聽到了街上傳來了嗚嗚的警號聲，李斯坐在一張被割破的沙發上，他一坐了下去，墊中的羽毛便揚了起來，揚得他一頭一臉，李斯又憤怒了起來。

一位警官帶着探員走進李斯的辦公室，看到了李斯的辦公室的情形，他們也不禁皺了眉頭，李斯叙述着經過的情形，一個警員正迅速地記錄着。

等到李斯講完，那警官道：「看樣子，他們像是要在你這裏搜尋甚麼，李先生，會是甚麼？」

李斯大叫了起來，說道：「我怎麼知道？」

「鎮定些，」那警官拍着李斯的肩頭，說道：「如果方便的話，請跟我們回到警局，你見過那個自稱姓陳的人，我們的專家，會根據你的描述，將他的樣子描繪出來。」

李斯點點頭，道：「我可以和你們一起去。」

他走出了他的辦公室，來到了蒸餾水瓶前，用一條手帕濕了水，按在他腦後受過槍柄打擊的地方，和那警官一起到了警局。

他在警局足足花了二個小時，才由一位警員送他回家，那警員在

大門口和他分手，李斯仍用那手帕按在腦後，上了電梯。

當他來到了他的住所的大門口時，他已知道不妙了，因爲大門竟開着的，而且門鎖顯然是被撬開的。

李斯站在門口略呆了一呆，一脚踢開了大門，他不禁尖聲大叫了起來，道：「不！」

如果說他的辦公室被破壞的程度，像是一連兵士在此開過戰，那麼，這時，他住所的破壞程度，就像兩個師的軍隊來此打過仗！

他站在大門口向內望去，簡直看不到任何一件完整的東西，一件也沒有，所有的一切，全都被破壞了！

而且，破壞得如此之徹底，連牆上也全是一個一個的洞，像是破壞者想看看牆中是不是有甚麼暗藏一樣。

李斯站在門口，不知是進去好，還是不進去好，他站了很久，才聽得背後突然傳來了王小鳳的聲音道：「那實在太糟糕了。」

李斯轉過身來，王小鳳站在他背後，他也不知道王小鳳是甚麼時候來的，他根本連甚麼話也說不出來，祇是哭喪着臉攤了攤手。

王小鳳側着身，從李斯的身後走了過去，進了屋內，她的腳踏在碎玻璃上，發出「格格」的聲響來，

她道：「剛才你在警局時，我不在，我一回去，聽說你有了意外，就趕來看你，看來你的意外還真是不小。」

李斯苦笑着，道：「妳看看，我的家還成樣子麼？」

王小鳳又向前走去，兩個房間的門都被劈爛了，歪倒一邊，而兩間房間中的情形，看來也和客廳中差不多。

王小鳳轉過頭來道：「他們好是要在你這裡尋找甚麼東西。」

李斯苦笑道：「真見鬼了，我哪裡拿過甚麼人甚麼東西來？」

王小鳳皺着眉，她眼珠轉了一轉，道：「李斯，你沒拿過人家的東西，那麼破壞你辦公室和這裡的人，自然甚麼也找不到了。」

李斯嘆着氣道：「當然找不到。」

王小鳳望着李斯道：「你明白麼？如果他們不是認定你拿走了甚麼重要東西，他們絕不會花那麼大的精力來找尋，而他們既然甚麼也未曾找到，那就是說，他們還會再來找你。」

李斯不禁呆了一呆，從他們對他的辦公室和他的住所被破壞的程度來看，那些他根本不知甚麼來歷的人，絕對不會是善男信女，如果他們認定了有甚麼重要的東西或文件，落在了他手中的話，那麼他可

是惹了極大的麻煩了。

李斯吸了一口氣，道：「那妳認為我該怎麼辦？」

王小鳳却眉飛色舞的道：「等他們來找你。」

她講了這一句話之後，一時之間，李斯真不知道自己該如何反應才好，而王小鳳立時又道：「我們對那些人是甚麼人，全然沒有頭緒，也不知道如何去找他們，現在，他們一定會再來找你，這就是最好的線索。」

李斯苦笑道：「警方要釣魚，把我當魚餌？」

王小鳳微笑着道：「李斯，你這個譬喻不大恰當吧！」

「怎麼不恰當？」李斯揚着眉道：「如果你們的釣魚技術不夠高明，我就可能給魚吃掉了。」

「別那麼悲觀，你自己難道就不想找他們出氣麼？」王小鳳走着，來到了電話前，客廳中甚麼都被破壞了，但是那電話倒是完整的，而且電話線也沒有被割斷，王小鳳伸手按在電話上，道：「如果我沒有料錯，他們一定會撥電話給你的。」

王小鳳的話才一講完，電話鈴便響了起來。

李斯忙踏着地上被破壞的東西，走了過來，他拿起了電話，道：「誰？」

一舉？」

王小鳳道：「你說對了，但是我相信，你打開那儲物箱的時候，一定會有答案的！」

李斯在王小鳳的手中接過了鎖匙，照着號碼，找到了那儲物箱，打了開來，儲物箱中果然有一隻大信封，還有一隻方形的盒子。

李斯拿起了那隻盒子，但立刻放下，吃驚地向後退。

那是一枚定時炸彈！

王小鳳也已走了過來，李斯一退，幾乎撞在她身上，王小鳳道：「是枚定時炸彈？現在明白了，那人不在乎得到要得的東西，他只想毀滅它。」

李斯忙道：「快派人來卸掉這枚炸彈！」

王小鳳搖着頭道：「不，這枚炸彈如果不爆炸的話，你永遠脫不了身，由得它去罷，看來它不會有很強的爆炸力，不會傷人的。」

李斯連忙關上了箱門，退了回來，只見有兩個人匆匆走了過去，王小鳳連忙迎了上去，李斯跟在王小鳳的後面，他才走了幾步，爆炸就發生了。

一聲十分响亮的爆炸聲，接着，有火花和濃煙冒了出來，正如王小鳳所料，爆炸力並不十分強烈，自然也引起了一陣混亂，但隨即平靜了下來，而當候車室中靜下

那邊先响起了一陣不壞好意的笑聲，然後，才聽得一個人道：「李先生，你將那東西收藏得很妥當啊！使得我們無法找到它！」

李斯絕對不是一個愛罵人的人，但這時一聽到那人那樣說，便立即罵出一連串極難聽的粗言穢語來，如果不是他看到王小鳳眉眉緊皺，他一定還會繼續罵下去的。

然而那人並不生氣，只是在李斯略為歇了歇口時，他才道：「別生氣，李先生，只要你將那東西交給我們，我們可以賠償你雙倍的損失。」

李斯對着電話吼叫道：「我不知道你要的是甚麼東西，你該到地獄中去問你的姥姥要吧！」

王小鳳這時候取出了一本小簿子來，在簿上迅速地寫了幾行字，然後將小簿子送到李斯的面前，李斯斜過眼一看，只見王小鳳寫的是：「答應他將東西還給他，約他見面。」

李斯瞪着眼望着王小鳳，在電話中，那人又奸笑道：「李先生，或者是你貴人幫忙，記不得了，但我不妨提醒你，那是一隻小小的黑色盒子！」

李斯一張口，又想將那人罵回去，可是那人又道：「你記得，那盒子雖然很小，但如果你不將它交出來，你會得到另外一隻大盒子，

那便是葬你的棺材！」

李斯聽到了那惡狠狠的威脅，他不禁吸了一口氣，他又向王小鳳看了一眼，王小鳳指着她在小簿子上那一兩行字。

李斯嘆了一聲，道：「好，我甚麼時候，甚麼地方將它還給你？」

那人笑了起來，道：「這才聰明，你自然知道鐵路總站，你到那裡去，坐在候車室的長椅子上，自然有人和你接頭的，你會得到一信封的現鈔，時間是距離現在一小時後，祝你快樂！」

那人放下了電話，李斯也忙放下了電話，他道：「小鳳，妳這是甚麼意思，妳以為他們那麼容易受騙，讓埋伏的警員捉住？」

王小鳳道：「希望那樣，李斯，現在只好相信警方的釣魚技術了，再見；我這就去佈置一切！」

王小鳳一個轉身，便向外走了出去。李斯一個人呆呆地站在那凌亂不堪的屋子之中，足足呆了十多分鐘，他才走了出去。他在一家公司買了一小瓶香水，將那瓶香水，用一隻牛皮紙信封裝了起來，又捲成了一卷，在約定的時間將到時，他到了鐵路總站。

當他走進候車室的時候，他自然知道，整個候車室中早已佈滿了探員，可是他四面張望了一下，却

來後，王小鳳却已不在了！

李斯呆了一呆，向外走去，他才走出車站外，一個探員向他走來，低聲道：「李先生，王警官請我告訴你，到你們常去的餐室中等她！」

李斯不知王小鳳在玩弄甚麼玄虛，他立即乘車去到了那家餐室，坐下之後，他先打開那大信封一看，果然是一大疊大面額的鈔票，看來已足夠補償他的損失有餘，李斯等了二十分鐘，王小鳳來了！

李斯道：「捉到那人了嗎？」

王小鳳道：「我們不能捉他，他是一個高級外交人員。」

李斯吃了一驚道：「那怎麼辦？」

王小鳳道：「怕甚麼？你不是已得到了補償了嗎？」

李斯道：「妳以為他真會相信他要的東西已毀去了？」

王小鳳道：「他相信。」

李斯說道：「甚麼意思？」

王小鳳笑道：「那東西真的已毀去了。」

「我找到了那東西，」王小鳳一面看着菜單，一面回答：「那東西藏在你們帶回來的來福槍柄之中，我已將它毀掉了！」

李斯忙道：「為甚麼？那是甚麼？」

「一份名單！」王小鳳回答：「一份黑名單，名單上的人本來全是政治犯，但是今天，那些政治犯已組成了一個政黨，全變成了政壇要人，名單自然也沒有作用，留着反而會造成兩個國家的關係緊張，所以對方才急於將它銷毀。要龍蝦湯，好不好？」

李斯望了王小鳳半晌，才點了點頭道：「好，請侍者在湯中多放點酒。」

李斯伸出手，侍者走了過去，王小鳳笑着，笑得很甜蜜。

之前，道：「那電話說……我可以問妳，取一柄鎖匙！」

王小鳳笑道：「是的，他的辦法確是十分聰明，這樣子，我們就捉不住他，可是，他却未料到，我早已扮成了報攤的女郎。」

李斯道：「你已找到了他？」

「我們的人早已跟踪了他，他是走不了的。」

李斯搖着頭，道：「可是我不明白，他難道可以不回來取那東西麼？他要回來取東西，又何必多此

武俠世界 歷史悠久 譽滿香江 馳名海外

訂閱請電：二五四七三三七七



馬·文 飛·圖
江湖奇情恩怨錄/鐵可

黑吃黑小祖宗

導師教誨

救苦救難

這是一所破廟，殘破不堪，真個是敗牆斷垣，不忍卒睹，偶然有那些殘月清輝照入天井，這裏也僅見鳥糞蛛網，充滿了荒涼的景象，借助月光，再向裏面窺視，就可看出，這大殿上佈滿蛛絲塵土，斷手殘頭的山神兀立在神龕之中，不值錢的鐵籤子，在一條橫木槽中，向上豎起，這是有香火時，當作插蠟燭的燭台，香爐已不翼而飛，看來已經為當地的無賴山民偷盜典賣了，總之，這一座山神廟，就是這樣的荒涼、破敗，看着令人難過。

一二聲夜梟的叫聲，劃破長夜，連下來，有些急驟的脚步聲，在這夜深山境之中，聽來份外刺耳，在那荒涼的山神廟中，突然有一點火光發出，這一點火光，照亮了四週，也可以看清在山神廟中，有個人影在蠕動，順着這火光，可以看清這發光之處，乃是一個人，抓着一枝半截的蠟燭，可是，當你看清那持燭人的時候，姑不論這地方環境之可怖，就是在較清靜的所在，見此君之形狀，也得令你嚇了一大跳，因為此人生得又高又大，還是個駝背的，假使背挺直，這傢伙就比一般人要高一頭，一頭亂草也似的頭髮已全灰白色，突

額凹面，兩顆眼珠深陷在內，又加上一雙濃眉的掩蓋，愈顯得這眼睛小得可憐，何況還閃爍不停，綠光隱隱，就像夜貓子的眼睛一般，大鼻掀天，大口微缺，更可怕的是兩枚獠牙，向上直翹。

稀稀疏疏一把鬚鬚，一身黑，束了一條翠綠的腰帶，在黑夜荒涼的山神廟中出現，不啻是個山魃木客，也難能算是個人來的。

可是，此人別看是佝僂曲背，却也是行動如風，才一現身，一晃眼，不知不覺，來人已在山神廟外出現，燈光搖晃之中，向前走去，而那脚步聲也已靜止，天際本有些月色，可以看得出四週圍的一切，祇見有一簇人，數目竟有五個之多。

不過，這樣子看來却是不妙，有的伏在同伴的背上，有的則為人攙扶拖住，五個人中，至少有三個人，一見五人，桀桀一聲怪笑：「怎麼啦，出了事？」為首一個卅五、六，生得相貌不凡的壯漢，他首先苦笑了：「一聲道：『老魔星，幫一幫忙，到裏面再談不遲。』」

老人又是一聲怪笑，就見他身形微晃，直入人羣之中，微聞他說

了一句：「抓緊我的肩頭。」立即有兩個傷者擺脫了同伴的攙扶，一個搭住左肩，一個扶着右膊，又聞老人一聲微喝，身形一起，就如一縷烟，手中燈光搖曳之中，却已帶了兩人，向山神廟中竄入。

另有兩個人則扶住傷者，循踪而入，好像是熟路，不多時，早已走入大殿之後，這就可以看出，在這後面，却有幾間上房，模樣就比前面整潔得多，先後六人已進入一個乾淨房中。

這地方有燈光，有枱有床，受傷的早已為他們安置在床上，而其餘兩人，與那個黑衣駝背老人，則各據桌而坐，桌面也有酒有菜，並有極精緻的酒具碗筷，如果再細一注視，就可以看出，這一套用具，全是用極好的古玉雕成，而這幾雙筷子，更是不凡的血牙所製，就是這一套用具，非有千兩黃金不能辦到，用這樣好東西的人，那能住在此落寞的山神破廟中！這幾個傢伙，看來就有些莫測高深之處了。

老人斟了幾杯酒，醜臉上泛過一絲的冷笑道：「明老大，這是怎麼一回事？小邱、小梁及小朱，那能吃虧？」

老人不由一怔，明老大然後又一抬眼對另一個面容黑瘦的漢子道：「吉老三，你說是不是鬼，他娘的鬼？」

姓吉微一搖頭道：「沒見過，總之，我們這秦嶺五鬼算是完了。」

老人聽了兩人這番話時，還是桀桀一聲怪笑道：「甚麼？洩了氣啦，嗨，不過，幹咱們這一行的，誰又能保定一輩子順風的，就是我當年威震黑白兩道的冀北人魔，不也是吃過人的虧來的，但是，我不像你們，一吃跌就洩了氣，常言道：『跌下就再爬起，這才是好漢子，真英雄來，說給我老頭聽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明老大吃了些東西，聽了老人的話，好像也有些勇氣，可是，想到自己一行人栽筋斗，却又是萬分的懊喪，長嘆了一聲，說出了這前因後果來。

「老魔星！你知道的，咱們五鬼這一次是看上了太原府神拳紅興局子中的貨，這一批貨咱們打聽得清清楚楚，乃是七件貴重的紅貨，保的人是江興手下的四金剛。」

「當然，這幾件是價值不菲的貨，據說，每一件就能值上萬兩的銀子，江興的面子寬，而他手下的四金剛又是出了名的好手，保這趟鏢，就沒有甚麼風波。可是，想不

到咱們能出了手，就在西安市咱們與他們這一行朋友照了面，然後跟到秦嶺才與他們交上了手。

「當時，四金剛的鐵琵琶元英偉，還與邱老二打招呼，你是知道的，咱們秦嶺五鬼素來的脾氣，就是與眾不同，不賣交情也不理人家的糾纏，因此一言不合，就打起了起來了，這四金剛中的鐵手劍易不折首先被吉老三的脫手槍震去他的長劍，把他的右肩打折了骨，吉老三露了這一手。」

「另外那三個金剛就此發了毛，招呼手下的趟子手先走，這當然是帶了紅貨，預備脫出咱們的追蹤，而他們則與我們拚命的堵截廝殺。」

「不過，他們學了乖，我們也不傻，早有邱老二，展開他的神行無形功夫，將那個腰帶紅貨的傢伙給斃了，然後，搜出了紅貨，咱們見大功告成，這也沒甚麼，一出手，五人合圍，將江興的手下，連同田金剛他們，一個也不留，殺了個乾乾淨淨。」

「這是咱們聽了你老的指教，叫他們無從捉摸，本來到了這個地步，事情也就完了，可不料就在咱們想回山之時，嘿，見了他娘的鬼！」

老人聞言，接了一句道：「碰見了對頭啦，說出來聽聽，有幾個

人？甚麼樣的打扮？還有使用甚麼傢伙，讓我老頭子來琢磨琢磨，這就能有個底。」

明老大搖了搖頭道：「一個人！」

「甚麼？」這黑衣人聞得明老大這一說，他不由一陣驚愕，想這秦嶺五鬼，乃是這幾年來崛起的怪盜。老實說，在這幾年中，武林中的黑道口上，出現過不少無頭兇案，也拖翻了十來個有名望的鏢局，可是，就沒有人知道，這出手人是那一路人物。

事情作得萬分隱秘，並且，出手極辣，可以說碰上的，就沒有一個留得活命，照例在黑道上行走的朋友們，全有一個規矩，劫鏢的可能傷人，但也祇揀那些有名望的人下手，那些鏢伙記，趟子手，車夫等就不能傷。

但是，這一批人却是如此的狠辣，別說趟子手，連那些不知武功的苦哈哈，如車伕、雜役也不能留，殺就殺了個乾乾淨淨。

因為，無人能在出事之處，逃得了性命，所以就沒有人說出這批傢伙的來龍去脈，鏢局出了事，就得有損失，有損失就當然照價賠償。

這幾十件無頭兇案，也就帶給了十來家鏢局的麻煩，有些雖然挨到了幾件，雖然他們有的是聲譽地

位，有好明的七拼八湊。

但是，這生意也就難作得開，甚至於停了業，有幾家就算是挨少了一次或半次，這半次是保額太大，一家不堪負擔，用了兩家合保的方式，出事也是兩家分擔，這就算是半次的，却也是弄得傾家蕩產，關門大吉。

雖然也有人四處查訪，托好朋友，找同路人的。可是，這批人的出手既辣，掩跡極巧，加上沒人能夠對面，一對面就得送終，這多年來，就如石沉大海。

因此，江湖人士，對這批人就加了一個渾號，稱他們為無形陰魔。

這「無形陰魔」四個字，加得可算適當，當然因為他們辦事隱秘萬分，無踪可尋，無形可追，出手又陰又辣，行動就有如魔鬼相仿，這一個渾號的確不錯。

其實這一批惡魔，就是這五個人，他們自稱「秦嶺五鬼」，因為幹過不少大事，這可以證明他們出手功力一班，武林中不少無頭案子，全是他們五人所為，老實說在黑道上討生活，還博得個偌大聲譽，如無出類拔萃之能力，不必說有這麼多無頭公案，可說是一出手便為人料理了，讓他們能橫行到今天，而無人能知，無人能防，無人能對付，無人能解決，這份功力豈同小可。

可。

可是，今夜，這五鬼有三個掛了彩，聽這個明老大的話，明老大一出手已佔了上風，但是壞事的原因，却是他碰見了第二個人，照五人的辦事方式，可以得一個結論，以往劫了多次鏢，每一次的最起碼的估計，鏢局人就是沒有二三十個，但十個八個總不少，無論如何都比他們五人多，但也被他們一一解決。而今夜，却是只碰見了一個，這就真怪那個駝背老魔驚愕失色了。

「一個人？桀桀……明老大，你別在說笑話！」這老魔頭還不太相信呢，突然，老魔的雙眼一睜，一條綠光，就像是兩朵綠火一般，向明老大臉上掠過，又桀桀一笑道：「明老大，想俺是出了名的翻臉不認人，也是出了名的鬼計多端，要花巧別在我老頭子面前裝模作樣，用些苦肉計，編些假故事，可瞞不了我！」

「刷刷」的一聲響，就見這老魔出手奇快，他一揚手已將個明老大手腕扣住，又聽得一聲有如夜梟的輕嘯，老人是鬚髮戟張，滿面怒容的對明老大說了一句：「拿來！」

明老大一個突兀，臉孔氣得煞白，嘴唇亂抖，這樣子就像是氣得連話也說不出似的，睜着一雙兇睛，狠狠盯住了老魔頭。

老魔頭一見明老大如此模樣，他却不知那裡的氣，但怒聲說了一句：「還不拿出來？」

那個姓吉的一見這情形，心中已是老大不滿意，再見是老魔頭來勢兇兇，他不由一個騰步，駢雙指，直點老魔的眉心，不料這老人雖是佝腰曲背，可是身手極快，他一手扣住明老大，一面向此人索取物件。

當姓吉的出手來臨，想這姓吉的，本是出了名的神手迅疾，再相加相隔極近，彈指可臨，照理是一定可以成功的。其實，姓吉的也只是想和緩老魔出手，解脫明老大的束縛，然後來個從容敘說，不想，他一出手，眼前就是一花，右手手腕不知如何一來，已經為一隻冷冰冰的手扣住，立即全身感到一陣寒意，勁力一窒，全身癱瘓，再也無法行動。

吉老三眼前就見這一對綠光在移動，耳邊却聞得一陣怪笑。

老魔沉聲道：「甚麼？想殺我滅之不成？桀桀……你們還差得遠！」

吉老三不由一陣心震，暗算一聲不好，這一下出手，却是弄得更加糟糕，這老魔本就是屬曹操的，心意多疑，自己一行人吃了大虧，他還是認為其中有疑，再加上這一出手，這就是說明了，即使無甚麼

野心，也有「無私有弊」之感……看來，要向他解釋就更加難了。

老魔惡狠狠的將明老大、吉老大兩人一推一擋，將兩人就此一個跟蹤跌出老遠，坐在地上，再也無法起身來，兩人心中明白，已為此老的「陰屍絕毒手」所制，又一眼，見老魔戰戰兢兢的走了過來，對兩個人臉帶惡笑的道：「速速說出實話，老夫尚念爾等初犯，還可以從輕發落，否則……嘿嘿……我一生就是這個脾氣，連自己心愛的弟子，也能一掌擊斃，就不能對爾等不成材的記名子弟，有甚麼姑息之處，快說！」

明老大他嘆了一口氣道：「老魔星，我們還未說完，為何就如此的猜疑，豈不壞了你的大事？」

老魔怒斥一聲道：「你們這些鬼計自以為巧妙，可是老夫眼中不揉砂子，誰來相信你們這些鬼話？」

「怎麼說我是說的鬼話？」

老魔頭桀桀一笑道：「你五人的本領，全經我從旁訓練，老實說，普天之下，能勝得我的人，屈指數中才祇得兩三個，不過，這三人早已坐化的坐化，失蹤的失蹤，就算這三人中的一個，可是，要將你們打發，也非輕易之事。」

「再說，這幾個人全已年過八旬，你說的是一個少年人，這就分明是鬼話，試想一個少年人，就算

他自娘胎裡開始練功夫，也祇不過是二十年來的功力，你們單打獨鬥，敗於人手，這還可以相信，五人對一少年，落個如此的狼狽，分明是你等在弄手段……就算是你說真話，那麼，為何吉老三要出手偷襲呢……」

吉老三不由嘆了一聲道：「老魔星，我是怕你傷了老大，老實說，我這出手，祇是要你平口氣，有話好好說而已……不想弄巧反拙……」

「鬼來信你，說……」

明老大又嘆了一口氣道：「老魔星，信不信由你，我們實在是敗在不知名的少年人手上，我且詳細說出前情，你自鳴多計，心思慎密，那麼，你就揣摩揣摩如何？」

「別說廢話，說出老實話來……快！」

「你可聽說有個黑吃黑的小祖宗？」

老魔頭一聞此言，他是臉色一動，略一盤算，不由點點頭道：「是不是在二年前，你們與我提過此人？」

「正是，當時，我們剛在星子山作了一次買賣，奪了天龍鏢局的十三串明珠圈，就在這一次，我們就聽過此君的大名，他是專門對付我們黑道上的朋友，連山東一龍也讓他斷了買賣，我們也祇當那些人

故作驚人之語，可是以後風聲傳來，發覺此人神出鬼沒，奪過君山七傑的黃金千鎰，也斷過巫山虎的十三輛鏢車，連南七北六十三省總寨主朝天鳳也讓他看上了，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警惕。」

「老魔星，你總記得，我們曾經在去年年底，作完了一年中最後一注買賣就向你提說過，咱們還想會會這個小祖宗來的，是不是？」

「唉！不想我們竟然與他照了面，今天，我們殺了四金剛，就想出手將那些沒用的傢伙解決，可是，突聽一聲長笑，聲到人到，我們眼前祇見來了一個像鄉下人的少年，面目不大俊……」

「說實在，看了有些像苦哈哈的樣子，我們還以為是鏢局的下人，不在意，祇是想多了一個挨刀子的而已。」

「邱老二剛一出手，將個趙子手擊斃之時，就聽得這傢伙怒喝了一聲：『住手』，邱老二可給他嚇了一跳，一回頭對那傢伙看了一眼道：『想死得早些是不是？成全你！』」

「邱老二身形一動，向這傢伙撲去，一揚手，拍出一掌，滿以為一個鏢局的伙伴有甚麼大不了，這一把祇用了六成力，這也是用你所傳的摧心掌，我們剛在另外照顧其他伙伴們，不想一聲慘呼，又見一條人影摔出，你猜是誰？」

「邱老二」老魔接了一句，明老大點點頭：「老魔星，你猜得真不錯，就是那個邱老二，梁老四撲過去，一看清老二，梁老四祇見他臉色慘白，兩眼緊閉，口中祇是一聲一聲的叫痛，而那個鄉下少年，神色不變的看著我們……」

「吉老三就知不對勁，沉聲問了一句：『閣下是何人？』這少年冷冷一笑道：『黑吃黑的小祖宗就是我！』」

「嘿！就是這個傢伙，想不到有這麼大聲譽的人，乃是個這麼貌不驚人的鄉下人，當時，我與吉老三就有了個兀突，初時又以為，這傢伙可能是冒名的，來嚇唬人的，可是，邱老二的莫名其妙挨打受傷，這就不能不有一分相信這是事實了。」

「我們不服這口氣，不過，素來作事比較陰柔，首先由我發言，問他師承來歷，當然，也得問問他有何企圖，不想這傢伙却是比我們還陰，斜了一對白眼對我們幾人祇是冷笑了一笑，然後，伸出一隻手來，說了句：『拿來！』」

「我是明白，他說拿來，就是指這幾件紅貨，我也回了他一個冷笑，假意以詢問的口氣：『要多少？』他却很自然的說了句：『全部』，朱老五抖手就是一飛叉，不想這傢伙只一彈指，這一支飛叉就

為其一彈之力打得轉個彎，反向我當胸劃來，這一來是非打不可的，我是一聲暗號，立即展開「大陰魂八式」，向這傢伙來個大圍攻！」

「我們可真是遇見鬼啦，朱老五是莫名其妙的一彈中，點中了『至陽』要穴，而梁老四為其一飛踢，踢個鮮血直噴，咱們沒法子，祇能認栽啦，而這傢伙還斜了一眼，看看我與吉老三一眼，道：『若不是我奉有嚴命而你們也是我第一次撞到，否則，一個也不能活命。』說完，就將咱們的紅貨全部取走了，又對這幾個小傢伙等看了一眼，揚手叫他們走，我們因邱老二、梁老四、朱老五全吃了極大的虧，又怕給他們發現了行踪，祇能任在山中連轉了幾圈，才趕回了家。」

「老魔星，我們追隨你多年，憑良心說，雖然有些不慣你對我們的束縛，但是事到如今，我們吃了一虧，可還不肯就此算了，巴巴的想求你出手療傷，還得報仇，我們何必用甚麼鬼計來對付你，嘿……」

老魔星靜靜聽明老大的說話，他臉色變化得極快，一忽兒是怒，一忽兒是驚疑，當明老大說明了情況，他不由又是一個沉思，就此向那床邊走去，看了看這三個傷者的傷勢，然後，一聲怪嘯道：「這是

鐵指神點的彈指玄通訣，已絕跡江湖數十年，這少年照你的說法，才祇二十來歲，這就不大可能，不過……

突然，老魔身形一動，向大殿直竄了出去，明老大與吉老三臉色灰敗的相對看了一眼，道：「這老魔在這時候，要到那裏去？」

吉老三也嘆了口氣道：「他也該解了咱們的穴道才是正經的，如此匆匆忙忙的，難道出了甚麼事不成？」

他們的語聲未畢，突的一陣勁風飄落，明老大以為老魔星回來，可是，看清來人之時，他不由一聲怪叫道：「是你？」

「嗯！是我，怎麼啦，不能來？哈，想我救了這些苦哈哈出山之時，才知你們是轟動江湖的無形陰魔，我也知道，你們這幾年來，可真發了些財，本來，這些作保鏢的，為那羣有錢人作守門狗，看了也真有氣，不過，搶他們的東西可以，送他們的性命，都是太辣了些吧，還有，你們發了這麼多財，有甚麼用？救窮人？不像！自己用？太多了吧！這幾天，我都是在鬧窮，發現了你們，也就不客氣啦，反正全是不義之財，你你用我還不是一個樣！噫，這套酒具真值幾個錢，我不客氣啦，哈……」

房中，祇見一個鄉下打扮的青

年人，滿臉卑夷之色的看了明老大與吉老三兩人一眼，立即收拾這一套溫玉食具，還有這些鑲金的酒具，凡是桌上值錢的東西，全為他一股腦兒的裝在一個布袋中。

然後他踱到明老大的面前，對他說：「還有不少東西，放在甚麼地方？」

明老大搖搖頭，說了句不知，那少年哈哈一笑道：「沒關係，下次來取！」語畢，就見人影一晃，人已穿窗而出，一晃就無影無踪。

過了好一大陣，才見那老魔趕回，一入房中，臉色就是一變，一聲虎嘯道：「是誰來過了？」

「那個黑吃黑的小祖宗！」

老魔雙眼怒睜，對明老大看了一眼，厲聲怒嘯道：「是你在搗鬼？」

明老大臉色大變道：「這又是甚麼說法？」

「你勾引這小子進來，你，壞了我的大事，你……」老魔頭說到這裏，手爪揚起，向明老大當頭抓下。

在一旁的吉老三怒聲說了一句：「老魔星，你自名為神行無形，智計絕倫，那麼，就算是我們勾引外敵，你難道就能讓我們這樣的瞎騙得嗎？再說你耳音極強，我們的功力，與你相比，差別何殊天淵，由此可見，我們能勾引的，也不能

說甚麼高明人物，你那能如此疏忽，為其輕易而來，輕易而去，你不怪自己，反而怪責我們……你……羞不羞？」

老魔頭聞言，手爪一住，回頭對吉老三看了一眼，立即一個念頭在心中升起，再將這怒火往下一壓，突的，他有些恍然大悟的樣子，他一面將二人的穴道解了，一面又去看視這三個傷者的傷勢。

就見那老魔一聲微喝，滿頭亂髮挺直，雙掌一抖一揚，立聞一聲乾號，三個人本來是暈睡如死，為其這一抖一揚之下，全部震醒過來。

這三人本來是祇覺全身氣血被阻，不知中了人家甚麼手法，連連功力相撞，可是毫不管用，不過三人神智極清，當然也聽到老魔與明老大、吉老三的對罵、斥責之詞。三人明知不是同伴之錯，但是老魔頭心有成見，他們又無法出言相勸，祇有乾急在心裏。

現在，老魔施展「都羅手法」，將三人的穴道震開，雖然還是疲乏不堪，但是，他們人一醒來，立即說出了前情。老魔道：「不必多說，速走！」

五人一聞老魔此言，不由一陣兀突，其中邱老二還問了聲：「那寶穴……」

那老魔頭却一瞪眼道：「不必

多口，速走！」

五人就知有事，在老魔引領之下，立即竄出這一座破山神廟，在黑暗之中，向山中游竄而去。

將近天明之時，這才來到一個山洞之前，老魔星對五人看了一眼道：「爾等先行入內，我去去就來，要謹慎留意。」

語畢，祇見老魔身形一晃，就有如一縷黑烟般，向前一見無踪。

五人見老魔如此模樣，心中全有一份不尋常的感覺，明老大搖了搖頭道：「這老魔真是疑心病大……怪不得以前人稱他魔曹操。」

明老大說畢，剛想入洞時，突聞「嗤」的一聲冷笑，明老大等不由一震，邱老二、吉老三早已身形竄出，向四外游搜，可是空山寂寂，毫無人踪，難道是聽錯了不成？」

當五人再度會合時，俱是面面相覷，出聲不得，其中吉老三發覺事情不對勁，他首先對同伴說道：「我看事有蹊蹺！」

其餘四人也是點點頭，因為，想他們秦嶺五鬼，也是江湖第一流的高明人物，耳音敏銳，假使一人聽錯，或有可能，絕不可能五人全是聽錯的，怎不令秦嶺五鬼心神不安呢？

五人又是一陣計議，吉老三却突然揚聲大笑，道：「我看這位朋

友已走了也不一定，走！進洞去。」

五人就此魚貫而入，可是，這五個傢伙却是厲害，竟然一入洞中，却不前進，祇是貼站洞壁，五對眼睛直注視洞口，全神貫注，在他們以為，此人既然跟來，看來一定會在此耽擱，甚或是來探路的也不一定，目下，他們與老魔已有了心病，萬一再中了些鬼計，弄得更糟了，更却是不值，因此，就想將此事抖個清楚明白，不料就在此時，五鬼中的老四突的一聲驚叫：「不對！」

吉老三與他本來相貼甚緊，一聞此言，就是一怔，剛想問個明白之時，屁股上却為人擰了一下狠的，令他痛得直跳了起來。

明老大回頭一看，「啪」的一聲響，口中一喊，臉上一熱，好，給人打了一下大嘴巴！差些連牙齒也給打了幾顆下來。

朱老五是站在右邊——五人分左右兩面分站，一聽左面人聲騷動，不由一個兀突，抬眼一看，眼前一張白蒼蒼的怪臉，披頭散髮的向他撲到，他本能的一劈掛掌，想架來勢，却是更糟，腰間一麻，「哈」的一聲笑了出來，他發覺不妙，可是已經不及，笑聲一發，就此笑個不停。

邱老二抖手就是一飛叉，待擊

這個幽靈似的傢伙。對不起，但見他大袖一抖，立有一股勁風壓到，將個邱老二撞出老遠，這樣一個江湖能手，這一跤却會無法穩住身形，老老實實的摔了一交，更苦的是一頭還撞在岩石之上，額角撞起了老大一塊。五鬼能嚥下這個啞吧虧嗎？明老大剛發聲喊，想出手一拚之時，遠處却傳來一聲厲嘯，那長髮怪人是桀的一聲怪笑，身形向後洞一晃而去。

五人本想追，可是已聽出這嘯聲正是老魔趕來，他們一想，祇要守住洞口，諒這傢伙也難脫得了身，就等老魔來了再說。

果然，不一會，就見黑影一晃，老魔已入洞中，一見五人在洞口，不由一陣奇怪，再一注視五人臉色，他沉聲的問了一句：「在此幹甚麼？」

明老大剛想說挨打之事，老魔已一擺手，身形已動，向那山腹甬道竄去，而這去處，正與那怪客走的一般，五人各展身法跟隨，還想說出前情時，眼前突的一亮，人已來到了一個廣大石室之中，而一個披頭散髮的白衣怪人，正與老魔在打招呼，五人不由一陣難過，想不到為自己人作弄了一番，這事又該從那裏說起？

老魔已向五人道：「這位就是以前江湖的血影子唐雙壁，你們還

得尊聲前輩！」

五鬼一聽此言，不由面面相覷，怪不得此人這般好身法。原來是卅年前，橫行天下的一魔怪怪中的一怪，風聞此人是深擅諸天潛形，大之移位身法，本領之高，與這個老魔齊名，而稱之為天下三煞，不想也是隱居在此。自己五人，雖說本領不小，可是與這種魔教中人相較，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五鬼齊聲參見前輩，並還告了罪，這就是五人的奴才腔，挨了打還要說自己該打，唐雙壁桀桀的笑了一笑，就此不再開口。

老魔向唐雙壁道：「唐賢弟，看來那個老鬼已有了傳人，我們在卅年前，為其勾結了天音神尼，將我們三弟兄困住在嶽麓山頂，天音神尼的煉魔十三劍，加上老鬼的彈指玄通訣，將呼延賢弟擊斃，而你也仗打了三朵血影花，才帶傷脫了身，本以為經多年的苦心積練，又加上這五個小輩的出手，故意搶劫這些鏢行的東西，將這些罪孽全加在那老鬼的身上，不想，昨晚這五個小輩出了事，又有個小子探了路，看出了真相，連我隱居之地也為其發覺，原定的計劃，看來得有些更改的了！」

唐雙壁呆坐一邊，不言不語，當老魔說完之後，他祇是搖了搖頭，意思是不贊成老魔的辦法。

老魔臉色一變道：「唐賢弟，這移禍江東之計，是行不通了！」

唐雙壁却淡淡的說了一聲：「不見得！」

老魔問了聲怎見得。

唐雙壁道：「這小子就是說出另有其人，這些鏢行中人，也難相信，常言道：『事無佐証』。」

「但是，這小子可能將那些受害者引來此的呀！」

唐雙壁怪臉上掠過一絲微笑道：「來一個殺一個，咱們這麼多年的苦功，難道是白費了麼，還有，祇要有人來此，如此如此，那麼，這兩個老賊，就難辭其咎了，不是更好？」

老魔聞言，略一盤算道：「唐賢弟，我看這件事都不是如此方便的，第一，這小鬼的出手，依我估計，既然不費吹灰之力將這五個小輩擊敗，目下他是並不知道我們的來歷及五小輩也是奉命行事的用意而已。」

「再說這小鬼乃是自視甚高的傢伙，才不理會他的師門會受人譴責，不過，這功力却是不容輕視，如果為其與那些鏢行勾結，這就能將事情掏清，一個不巧，大功盡去不去說它，就此將此事鬧大了，他們沒窩裏反，却將兩個老的驚動起來，這可有多糟，該有個準備才是。」

唐雙壁冷冷的說了一句：「你也太多慮了。」說完，就閉目靜坐，一言不發，再也不理會老魔了。

老魔頭一見如此情形，却是大為不滿，對五鬼看了一眼，然後，突的身形一動，立駢雙指，向唐之眉心點去。

這一出手，五鬼全是一個突兀，唐雙壁做夢也想不到，老魔在這時候會出這一手，想他們魔教中人，所練之功，全是相差不多。

唐雙壁與魔曹徐靜波，同進共出，有五十多年之久，一切功訣秘密，同是心知肚明，這眉心一穴，真是他們的煉門，這一下出手，也等於說明了，老魔是要制住了自己的好友，但是，却不知老魔為何要用這一手狠着……

唐雙壁為老魔出手所制，他不由心中升起一陣恨意，睜着一對怪眼，對老魔狠狠的盯着，老魔見一招見功，他也是臉色大變道：「唐賢弟，並不是哥哥對不起你，祇是我已聽了你的話，也忍了這多年的氣，本來以為是你的計劃不錯，讓那些武林道上自命英雄的傢伙來個大混戰，咱們坐山觀虎鬥，可以事半功倍。」

「可是這麼多年來，祇是証明，那天音老尼與那老鬼，還是安心靜參在川邊倚天崖，也沒有聽說

過有人找上他的門，更沒有人出面組織甚麼團體，羣起向兩老賊問難，這就証明了，你的計策已行不通了，我且問你一句，跟不跟我走。」

唐雙壁穴道被制，祇是全身的功效為魔曹徐靜波老魔束住而已，這口還是能開。

唐雙壁怒哼了一聲道：「老徐，你懂得個屁！」

「不理我懂得個屁或尿，我祇問你一句，你跟不跟我走？」

唐雙壁却冷笑道：「我一生為人，幾時屈服在威脅之下來的，你問我不走，不走，不走，再加上一個不走！」

徐老魔怒嘯一聲道：「好，姓唐的，這不是我無情，是你與我意見相左，我也不來殺你，但是，我就此與你分手，這寂藏洞，就是你葬身之地，我得出山為我自己的正經事，再見！」

語音才畢，老魔就有出走之意，可是，這秦嶺五鬼，因為曾受這老妖的戲弄，心中有些氣，尤其是吉老三對其更為不滿，而且，老三古文為人心腸也比較陰狠，他對老二邱椒看了一眼，意思是要趁機毀了這老妖。想這五鬼共同進退有多年，誰的心意全是了然於胸，一見老三的眼色示意，就明白他的想法，也就點點頭，手一按腰際，

他的鑽心釘已取出手中，却在臨走之時，乘唐雙壁無法行動之際，就勢打出三釘將唐雙壁老妖解決在此。

可是，老魔却在催促，叫五鬼先走，唐雙壁也是年老成精之流，他早已看出這五鬼之眼色示意，不由一聲長嘆，好在老魔押後，這五鬼的出手就此讓老魔無形中阻止。

唐雙壁對老魔徐靜波說了一句：「古人有言『自食其果』，看來却是不錯，我是作繭自縛，而你，也難脫出此報。」

徐靜波那會理會這些，目下，他是一味在報仇之上，他自己要出山了，再也不敢五鬼來出手，用這種嫁禍於人的計劃，他要作幾件名震江湖的事，而且，還得更明顯的，讓天下武林知悉，以前所作所為，全是他的老對頭所作，他拖翻了這麼多鏢行，種了這麼大的一個仇恨，而這個仇恨，全推給他的老對頭承受，本以為唐雙壁能跟他一起走，却不料唐雙壁有自己的想法，並且這固執之性，老而彌辣，向幸老魔自知出手偷襲，已是不當，再也不想以過份的毒手對付——也不能再行將他解救，因此，也就騎虎難下，怕老妖因受此一辱，一復功後，來個大鬧，這就更加不便。所以發覺五鬼有加害之意，也為他阻止了。

魔曹徐靜波與五鬼奔寂藏洞中，由近而遠，漸漸的沒入遠處。唐雙壁不由一聲長嘆，他獨自停坐於洞中，回憶前情，心潮起伏，想他自出道以來，橫行天下，提起天地三絕，黑白兩道，誰不側目視之，就是因所學太霸，本領也實在太大，故而處世行事，未免過於任性。轉輾關係相扣，這才引起了多年不問世事的兩個當代大俠不滿及干預。

一個是道家的至圓仙師，一個是佛門的天音神尼。至圓仙師行道江湖，祇是以對付黑道為能手，真正做到了劫富濟貧的地步，而天音神尼則以慈悲濟世，佛法化人，自己三人，不想為這兩個「神俠」困在嶽麓山頂，當時，就有不少武林人士的觀戰，黑道白道、鏢行、立審全有，他們全是為至圓、天音助威，結果，天地三絕全軍盡墨，還喪了一個，自己與徐靜波，仗自己的三朵血影花，強掙出圍。

這是大仇，可是，自己與徐靜波傷得不輕，好不容易在自己的多方面設計掩護之下，來到了陝省的秦嶺，一面運功修復，一面則覓地潛修，大仇在心當然要報，但是自己與雙老交過手，深知這對老人的本領，尤其是天音神尼的玄鐵劍，及至圓老道的吸星簪，將自己三人的出手、暗器，剋制得一籌莫展，

如欲勝過雙老，除非利用其他的因素，還有，就是希望他們能引起內鬨。

唐雙壁是城府甚深，而計智穩實，他是深悉兩老的能力為人，至圓仙師為人，祇是為窮人請命，不過，却是個吃黑的巨魁，他為人古怪，既看不起黑道朋友，也藐視作鏢行生涯的武林人物，不過，他從來不向鏢行下手，不過，黑道與鏢行有衝突之時，他就能來個袖手旁觀，鏢行勝了，他祇能不取不理，黑道得手，他能立即出面，強行索取，本來，他的為人已令全黑道人憤慨，實在他本領高強，無人能敵，不得不令他們忍氣吞聲而已。

唐雙壁就在策劃，要令鏢行人與黑道人全部與他為仇，這就得另起爐灶，專作這一路買賣。

湊巧魔曹徐靜波收服了秦嶺五鬼，這就由唐雙壁出計，要五鬼崛起江湖，專門向有名大鏢局下手，而且作事要辣，不過，有一家則不便出手，那就是與天音神尼有關係的四川太乙鏢局。

本來這是個毒計，因為那些大鏢局中，全是有名望，也是有極多好手拱衛的，平常江湖道，絕不敢下手，有地位名望的黑道能手，也是與他們有些相識，就算一時意氣，鬧了個大的。

但是，因友及友，因親及親，

總有得追訪，這就有了個主意，也就是不能下手。就是下手，也無法引起波動，聳動江湖。

現在他的手下五鬼，在江湖上寂寂無名，在魔曹徐靜波調教之後，加上他們原有之本領，真可說是異軍突起，不過，却專門向鏢局下手，越是有名望的，鏢碼越大的，就越能為他們看上，可以說，在這種陰險出手下，弄得天下鏢行個個頭痛萬分，引起猜疑。

再說，他又是專放過一家，這就是太乙鏢局，常言道：「光棍眼，玲瓏心。」任何人全有個見識，尤其是那些出事人家，總會有個思疑，為何太乙鏢局不會出事，好，唐雙壁就是希望這一着。

那麼，極可能因這一來向太乙鏢局注意上，武林人士誰不知道天音神尼的聲威，又誰不知道天音神尼與黑吃黑祖宗是好朋友。

好了，這一來，那些倒霉鬼就可能與太乙鏢局有些過不去，而太乙鏢局當然要撤清，這一撤清，勢必要麻煩到天音神尼。

而天音神尼做夢也想不到這一連串的無頭公案是秦嶺五鬼所作，普天之下，有這妙身手，而且辦事妥當的祇有至圓仙師。

這一來，這兩個老人家就會產生芥蒂。

在唐雙壁的估計之中，這兩個

老人就會引起衝突。

這一衝突，兩個老人是誰也不能讓，那麼兩虎相爭，總有一傷，隨便那一個吃虧，對他們報仇之事，總是方便得多。

再說，就算兩個老人不打起來，太乙鏢局總會引人嫌疑，為甚麼家出事了，就剩這一家，分明與這賊子有交往，這也是有口難辯之事，不得不解釋吧，但是，五鬼在自己手中，贓物為自己所藏，誰又能得個風聲，這是死無對証的作為，這一筆糊塗帳，也夠他們頭疼的，並且，極有可能，太乙鏢局成了眾矢之的，而引起了公憤，一個不巧，來一場大爭鬥，將老神尼也拖了下水，這更妙。

唐雙壁採用了這方法，但是五鬼失了手，老魔頭怕他洩了底，這多年來，他就沒法聽到如唐雙壁所料的那樣大事發生，這一踪跡洩露，老魔就怕反客為主，身份一露，天下武林道，就得向自己羣起而攻之，這就是個極頭痛的事情，因此，老魔要迫唐雙壁出山。

但是，唐雙壁還是不能罷手，他認為以逸待勞，比這樣的自己犯險更有利，這一意見相告，老魔是老羞成怒，又加唐雙壁的冷待，所以他就出了手，將老唐制住，自己則率了五鬼下秦嶺而去，他要將事鬧大，他更要明顯的，將天音神尼及

至圓仙師兩老拖了下水。

唐雙壁默坐在洞中，他不免的唉聲嘆氣，想不到身為天地三絕的一個前輩，竟然為自己所下毒手，僵坐洞中，以這情形看來，這一輩子是完了，唐雙壁該坐化洞中了，唐雙壁長嘆了一口氣。

突然，唐雙壁聞得一陣勁風突入，他心一動，雙目未睜，他心中却在打算，暗道：「這看來是那幾個鬼孫子，為了不憤自己被辱，趕來報仇，唉！其實，我與你們本不相識，按說，唐雙壁隱修在此，祇有老魔頭得知，這五鬼與這老妖根本未見過，一切計劃，全是由老魔來此與唐雙壁討論而定的，今天，還是事態緊急，老魔才將他們引來此地的——是你們鬼鬼祟祟，掩掩縮縮，心中疑惑，才出了一手。」

可是當他自己發現來人五個之時，這才想起這五鬼來，不過，打已打了，這祇怪他們的掩掩縮縮，自己出手太快而已，不料他們五鬼量小狹狹，竟然趕來報仇……

想到這裡，突然的，唐雙壁低聲沉吟了一句：「量小狹狹……」他是微嘆了一口氣，低聲的說道：「我唐某人何嘗又是一個量廣心寬之輩，這也死得不冤。」想到這裡他又默不出聲了。

各位，這就是唐雙壁在猝然之下，悟得一條道理，其實，人皆有

人心，人心本惡本善，姑不討論。但是，人皆有惻隱之心，是非之心，能分善惡，能明是非，這乃是一定的道理，所謂爲善爲惡，無非是爲小我大我所感化而已，自私者，每每祇有自己，不顧他人，越鑽越深，越來越爲自己，那麼，想作好事也得打個折扣，假如，他能突然看清真正面目，還我本來之時，也就是將小我之見摒棄，那麼，他就能徹底的悟化，以前之非，以後該如何爲「是」，佛家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是這個道理。

唐雙壁就是在這一刹那，看出了自己以前之執着，報仇，報仇，究竟爲何報仇，又是何種深仇？他想到了五鬼的暈小，立即痛悟自己也是這樣的人物，他的恍然大悟，當然是順理成章了。

唐雙壁老早就在等死，不過，有人來早些送他歸陰，這也不壞，可是，他等了好久，不聞有甚麼動靜，身上也不覺有甚麼痛苦，他不由一陣奇怪，這就不得不睜開眼睛，看看這五鬼究竟是作甚麼來的，不料當他睜開雙眼，祇見面前站立一個年約二十七、八的鄉下少年，滿面奇怪的看着他。

唐雙壁立即一驚，剛想開口詢問，這少年已對他笑了一笑道：「我看出來了，你的泥丸要穴被封，

這封穴的手法可真怪，難住我了，在下也不敢自作聰明，老人家，我看你總是有些辦法吧，說說看，如何解救？」

唐雙壁聞言又是一怔，他沉聲問了一句：「你可是那個自稱爲『黑吃黑小祖宗』的？」

少年微微一笑道：「嘿！你怎麼也知道這個名稱，我這是與那些自鳴不凡的傢伙開玩笑的名稱。」

「尊師可是至圓先師？」

少年臉色微微一變，道：「嗨！你與他老人家認識的？」

唐雙壁沉聲說道：「非但認識，我與他還有仇，你既然與他有關係，你就下手好了？」

少年一聞此言，他是萬分的尷尬道：「嘿，對不起，我師父祇叫我救人，就從來不許我殺人來的，他祇對我說：『你年紀輕輕不知道世事之善惡，有些人，貌如兇神，作事辣手，可能他們是別有懷抱，有些人，貌如忠良，其實心地比甚麼都惡毒，你哪能分得清楚，總之，你要記住了，你學本領是爲了幫人忙，不是要你逞英雄，道好漢，你此行下山，祇可救人，不可殺人，不可交友，不可置張。』好，我就這樣的一直獨來獨往，好在師父命我救人，我就一味救那些苦哈哈，殺人，可從未試過……」

唐雙壁一聞此言，不由大受感

動，他一生爲人，剛愎乖僻，對人對事毫無感情，不想這少年的一番話說得自然、樸實，令他不免大受感動，微微嘆了一聲道：「至圓老道收的好徒弟。」

一面請少年在他的大樅穴上，用七分勁擊一掌，以撞開老魔的封穴手法。

少年是照辦了，唐雙壁身受一掌，發覺少年的功力極強，不過，與自己相較，尚有多少距離，他不由又是搖了搖頭。

默息一陣，他將真氣游過了一週天，發覺全身筋骨已氣血通行無阻，這才與少年問起來歷，並問他姓名，及來此何事？

少年笑了笑，道：「我沒名沒姓，是個棄兒，故而老師叫我作棄棄，因爲在水上飄來飄去，老師就命我姓水，這也沒甚麼，水棄棄這個名字也不太討厭，你說是不是？」

原來這個黑吃黑小祖宗是個棄兒，唐雙壁不免一陣的感嘆，少年又說了下去：「我行道江湖以來，也搶了不少山大王的东西，這是老師關照的，不可搶鏢行，不過，也不必代鏢行之人可惜，這理由我不太明白，故而，我就照了他老人家的意思做，搶來了東西，就轉交師父的老朋友變賣的變賣，改裝的改裝，然後，救濟的那些苦哈

哈。

「我前二天，又作了一件買賣，才知道，這幾個傢伙是作了不少無頭兇案，並且，這些案子有些還牽涉到我師傅的跡象，可是，我們不知道我師父與天音師叔，爲了要參訂煉魔寶錄，全已閉關多年，這才算沒有被案子事件牽涉上身……」

唐雙壁不由恍然大悟，怪不得這計策沒法成功，原來這一對老人在閉關自修並參訂甚麼寶錄，那麼，他一手策劃的窩裏反也就難行得通了。

於是，對水棄棄看了一眼，而那年少又說道：「我可知他們發了不少財，湊巧我爲了黃河水災之事，須錢急用，心想他們是賊，並且又與我們有些瓜葛，我想向他們取些用了，可是，祇取得了一些酒具，沒法找到更多的東西，韓叔叔是吃得極準，說他們所取的東西，一件也沒有出窩——指賣出去——一定是收藏在當地。我不得不再來看看，不想見一個駝背老人帶了五人來此地，我看出這老人的功力極硬，韓叔叔也看出這老魔頭來歷，怕我沒法敵得過他，想就此一走。」

「不過，我却以爲這地方是他藏寶的所在，一股勁兒的死守，果然，他們下山走了，我就乘機溜了進來。老實說，我是想偷些東西是

真的，但是，我不是爲了自己，是救那些災民要緊呀，我也不得不如此作……」

唐雙壁聞言更是感動，對水棄棄看了一眼道：「至圓老鬼的好徒弟，走！」

唐雙壁身形一起，就欲向洞外竄去，突然，一聲厲嘯隱隱傳來。

唐雙壁臉色微變，突的，他身形一動坐在原處，他對水棄棄道：「後面有一石灶，你可躲藏在後，不必理會這裏有甚麼變化，總之，我能還你的心願！」

水棄棄却是乖巧，身形一動，人已來到了石灶之後，將身形隱藏了起來，以觀動靜。

這兒剛剛停當，就見有勁風掠來，祇見老魔徐靜波已來到了洞中。

他對唐雙壁看了一眼道：「老唐，剛才有人來過？」

唐雙壁閉目不答，後面，這秦嶺五鬼也陸續臻跟入，祇見他們各背了一個大袋。

徐靜波冷冷一笑道：「我與你多年交情，本擬任你自生自滅，可是古老三認爲這辦法不好，由他定下個好法子，就是將你的功力毀了，留下一部份財寶，供你殘年度用，我認爲這也不錯，老唐，我與你已是算了！」

老駝魔徐靜波語聲才完，就見

古老三已放下一布袋，而魔曹操徐靜波一揚手，向唐雙壁頂門拍到之時。

突然，聞得一聲厲吼，又見一條人影竄出，五鬼立即發覺不妙，身形剛動，就見唐雙壁身形已起，對五鬼看了一眼道：「統統與我放下……」

老大明玉，老二邱椒早已看出老魔不知怎麼一來，已爲唐雙壁一指點中眉心，一跤摔翻地上，分明是這老妖將計就計，反手傷了徐老魔，他們五人那裏是他之對手，聽說他要金寶之物，說實話也難能脫得了身，於是，立即乖乖的各自一卸肩頭，將所有帶來的包袱放下，然後還想發言交代幾句之時……

唐雙壁却是身已動，向五鬼撲到，唐雙壁當年號稱「血影子」，這就是說他的身形一翻，立有血光迸現，而且疾快萬分，五鬼之本領，雖說並非欠佳，但是，唐雙壁在多年潛修之下，不斷鑽研身法手法，更是快得無與倫比，秦嶺五鬼祇覺眼前一花，立聞聲聲吼叫，一朵朵血花迸現，這五鬼就此仆身在地，再也無法爬起身了。

唐雙壁將五鬼擊成重傷，就見他老眼含淚對徐靜波道：「老徐，我是不想再行出山，常言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你與我又何必再出山洞趟這些混水，天音神尼與至

圓老道也已修心歸山，我們所爭的又是甚麼？報仇，唉！想我所傷殘的人命，假如全是像我們一般，這仇就難有個了期，你毀了我一身功力，可知，我功力一失，就難有活命之希望，你尚念往情，你的手下，難道他們肯放過我了，老徐，這是你作法自斃，但是，老唐對得住你……」

邊說邊見唐雙壁向徐靜波走去，就見他手一抖，二朵血影花抖出，把徐靜波的左右雙琵琶骨盯住。

徐靜波是一聲厲吼，身形挺起，可惜，祇挺起一半，就此癱瘓在地上。

「你功力已失，老唐一輩子陪着你，有我命在，就有你的命在，我毀了你，也就陪伴你，咱們的交情猶在，你可放心了，我也不能再有甚麼毒招對付你……」

唐雙壁說完了這幾句的話，一回頭，將那個水棄棄叫了出來，對他慨然一笑，道：「好小子，這些東西你拿走吧，以後，這江湖之上，再也不能有這些無頭案件發生了，不過，你的黑吃黑，也得少了一個好主顧了……」

水棄棄對唐雙壁仆地拜了四拜道：「我代那些災民多謝你了。」

然後他背起了兩包，手中則拿了一包，至於那個小包，他却

動，一點頭，身形一起，向那洞外竄去。

從此之後，江湖上再也沒有這五鬼的踪跡，因爲他們全被唐雙壁毀了功力，扣住在秦嶺的寂藏洞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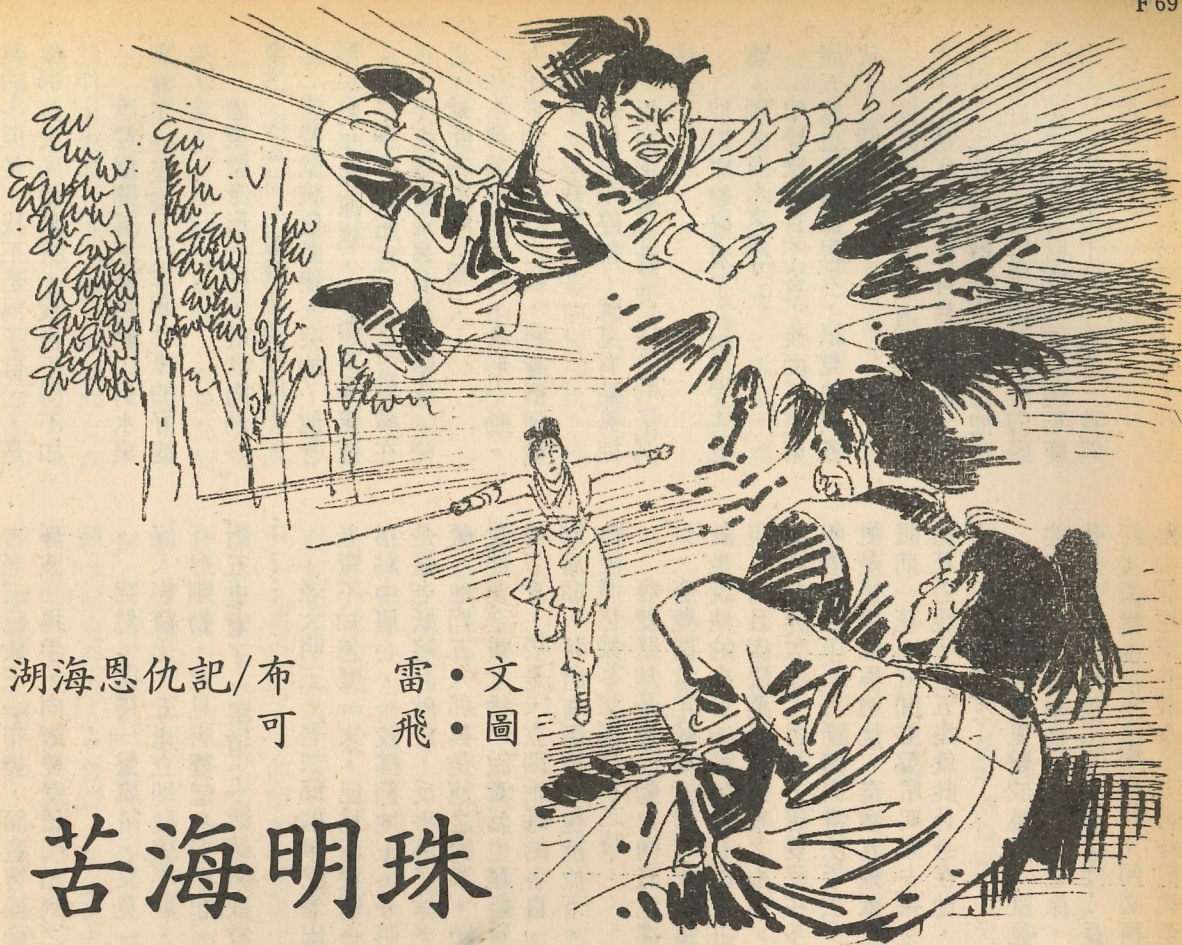
連那個魔曹操徐靜波，天地三絕，縱橫天下這多年，可是，誰也想不到有這樣的變化。死了一個，又讓自己人毀了一個，而還有一個則甘心情願的陪伴着他。

武林道上就是這樣的變化無窮，這一件公案，從此再也沒有人提起過。

水棄棄不說，因爲他怕唐雙壁還有甚麼對頭尋仇，他認爲人家已願獨守窮山，何必再替他們多找麻煩，因此，這許多無頭公案，一直沒有人知道作案的是甚麼人？而作案的目的又是爲了甚麼。

(完)





文圖 雷飛
布可 記仇恩海湖

苦海明珠

邂逅佳人 共訂鴛盟

江湖好漢俱是苦練成名，還要經過連場惡鬥，威震一方，然後才站得穩，進入民國，清廷已毀，想在江湖上打出一個名堂來，仍然是不容易的，當年响譽山東的一個英俊青年，叫王子平，前往天津跟洋人交手，後來在山東青島的擂台上面連敗四個拳王，得到中國大力士及拳王的美名。儘管他有這樣的喧赫盛名，他仍是一個公子的身份，祇是在世伯馬良那邊掛名做個武官而已，實際他却是悠閒的，一來他沒有成家立室，不必急於賺錢，二來他是山東鎮守史馬良的武官，到處有人奉承，就算他不帶備銀兩，仍可以暢遊各地名勝。他閒來無事，祇是在華北各省及中原有名氣的古蹟省市走動，看看風景。至於當地武林中很有地位的老前輩，他照例拜訪，希望學點功夫，其實他的身手已經不凡，普通的拳師教頭根本就不是他的對手，他想找一位名師，難以登天，反而他想找個稱心如意的女子，却是容易得多。

有時他也到青樓買醉，不過，庸脂俗粉湧進他的眼簾，總是不屑一顧，他從來沒有真正喜歡過任何一名女子，究竟何時何日才碰上心上人呢？這個問題，着實使他感到

迷惘，他相信姻緣是天註定的這句話，並不強求，隨遇而安。

那天，他到了昆明，坐在大明湖花艇上游覽，偶然看見迎面而來的一艘花艇，坐着一位二八佳人，艷麗如花，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少女，不覺多看幾眼，她也發覺到有一個英俊郎君向她注視，回望一眼，跟着嫣然一笑，很快那一艘花艇就飄然而去，至於她的倩影，却印在王子平的腦海中，久久不散。

入夜之後，他仍是想念着她，非常後悔沒有查問她的姓名，是否有了配偶，跟着他又想到，如果這個二八佳人已經婚嫁，必然有男人作伴，大概她仍是待字閨中，如此一想，他就臉露笑容。

世事往往就是如此奇怪的，王子平雖然從來沒有愛上一個少女，但在和那女子邂逅相逢，匆匆一見，竟然挑起了他的情感。

翌日吃過午飯，他又坐在一艘花艇之內，到處遊覽，希望再碰着她，如是者一連三天，每日好像例行的功課，他必須到大明湖柳蔭深處，在湖上細心打量附近的花艇是否有玉人在座。

到了第三天的下午，他發覺那

非常壯麗，但却杳然無人，大明湖的人提起柳家莊就怕，故此沒有人斗膽帶路前往。

王子平衝口而出的說道：「艇家，你真好，對我說了那麼多的話，不過，柳明珠二八年華，如此嬌艷，居然一個人住在柳家莊那麼大的庭院之內，晚上難保沒有匪徒走到那邊去打她的主意，難道她一點也不擔心嗎？」

艇家說：「公子，我忘記告訴你了，這位柳小姐不單是花容月貌，天下無雙，她渾身武藝，拳腳以及刀劍槍棒，都是頂尖兒的，從來沒有人斗膽潛入柳家莊，你不必替她擔心。」

王子平年少氣盛，一向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艇家把柳明珠說得如此神秘，他愈加動心，當時沒有再談甚麼，就在附近的岸邊捨舟登陸。橫豎他晚上祇是回到客店休息，他既然動了心，索性趁着夜幕低垂，潛入柳家莊，看看這位絕色佳人夜裏如何消遣。

主意打定了，他就在附近一間館子裏晚飯，既飽且醉，乘着幾分酒意，看見夜色迷離，他付帳離開了那間茶館，慢步走向艇家所說的小橋那邊去。

艇家沒有說錯，過了小橋，就是一田野，另有橫路，似乎通得很遠，走了五六里路左右，果然看

見一排房屋，有高低，看來是個村莊，但却黑沉沉的，僅有少許燈光透出來，料想就是柳家莊了，便即提起勁來，腳步加緊，很快就走到那一條村前面。

穿過小叢林，便是目的地，那一條村莊在林外的一條路上豎起一塊松木牌來，上面寫着「柳家莊」三個大字，字跡模糊，顯然很久沒有人到那一處走動，他站着看看，祇見柳家莊略為有些燈光，不再留步，決心前往看個究竟。

雖然他的輕功並非特別出色，可是上高竄低，還有多少斤兩，此外，他的一雙鐵臂曾經壓倒過四個歐美冠軍的拳王，就算不是正宗的中國功夫，也可以說是很有氣勢的了，故此他有足夠的自信心，走向東面那一堵短牆之外，飛身上屋，再沿着屋背轉入大堂那邊，隔着天階向下一望，他為之愕然，因為那些光亮是由一支又長又粗壯的紅燭發出來的，偶然一陣微風吹過，燭影搖晃，燭光之下所見的美女正是柳明珠。

奇怪的是她守着一箱金銀珠寶，似睡非睡的坐着，沒有旁人，亦無武器，那箱珠寶放在一個三尺長一尺寬的鐵箱之中，看來相當沉重，箱蓋已經揭起，一眼就可以看見夜明珠及綠玉、紅珊瑚、瑪瑙等物，全是極端珍貴的，但何以柳明

珠晚上單獨一人看守這些珠寶，他好奇心湧起來，便在瓦面放輕了腳步，向前走去。

他越是靠近大堂，就越加看得清楚，柳明珠白天在花艇遊玩，穿了很齊整的衣服，看來有如名門淑女，這時在燭光下面所看見的柳明珠，却是十分妖冶，穿得也少，身上曲線非常之迷人，金銀珠寶加美色就在前面，好像等候他伸手奪取，天下間那有這樣便宜的事？如此一想，他就不敢輕舉妄動了。

就在這時，祇見柳明珠的杏眼往他這邊一瞪，笑着說道：「瓦面之上是那一位好漢呢，請下來談談！」

既然他的行踪已給柳明珠發現，王子平索性大方一點飄然而下，多走幾步，站在柳明珠的面前，拱手為禮，有禮貌的說了一句：「柳小姐！」

柳明珠道：「我還沒有請教大名呢？」

王子平很快的回答道：「賤名王子平，今晚偶然經過貴莊，覺得此地有股神秘景象，想進來看看，料不到看見了柳小姐妳。」

柳明珠嫣然一笑，道：「你的眼中祇是看見我一個人嗎？」

王子平說道：「妳身邊還有一箱珠寶，但在我的眼中却看不出來，事實上我的眼中所看見的祇是

一個比花還艷的少女又是坐在較小的花艇之內，在蓮葉和荷花中飄然而過，他不敢怠慢，趕快喝令艇家盡快把花艇划過去。可惜，他艇較大，划到那邊時，那艷妹的花艇又離開較遠，無論如何總追不上它，後來他發覺那艘花艇停在岸邊，知道玉人已杳，不禁嗒然沮喪。

他這副模樣給艇家看見，反而開口向他查問，問他是否因為追不上那個艷美如花的少女，以致魂不守舍。

艇家開口就得罪他，王子平有些怒意，可是，轉念一想，如果他能夠從艇家的口中獲悉這個少女是誰，芳踪何在，倒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如此一想，他就絕無怒容，反而很有興趣的跟艇家交談，談了一會，他才知道那個少女每隔三天，必然單獨坐在花艇之內遊覽，每次暢遊大明湖，總是東西南北幾處湖面飄過，好像尋人的模樣，一來她確實艷美如花，而且單身行走，比較受人注視，二來每隔幾天，必然單獨坐在花艇上面遊河，風雨陰晴，以及季節的轉變，全不間斷，故此給人有更深的印象，有許多艇家都知道她係柳家莊的人，喚做明珠。至於柳家莊，登岸之後，沿着大路往西走，走盡了就是一條小橋，過了小橋，再向北走，大約行五里路就看見一座村莊，它

妳。」

他說這句話，確是由衷之言，柳明珠似乎有些感動的說道：「王子平，很少人會看不見金銀珠寶的，照我看，你並非江湖大盜，何以夜間潛入別人的村莊？看來你一定另有所圖，究竟你想要些甚麼？不妨坦白說吧！」

王子平祇是給她的迷色所迷，然後大膽潛入，不過，這種心事是不能直說出來的，否則，她把他看成了色中餓鬼，那就把局面弄僵了，故此聽了這句話，呆若木鷄，不知如何回答。

他沒有開口，柳明珠却一句話就把他的心事道破，說道：「有許多人都爲了我的迷色，夜間闖進門來，大概你也是這一類的人了。」

王子平忙即辯白道：「我祇是抱着一股好奇心而來，也許對你有些興趣並非入了迷，妳千萬不要把我看成了色中餓鬼。」

柳明珠道：「不管你怎麼想，在我的一方面看，你總是可疑的，我不妨把一個實際的條件說出來，不管是誰，能夠替我報仇雪恨，我就委身於他，儘管他是否跟我正式結婚，我仍願意一生作伴，如果這個條件無法辦到，不必空想。」

王子平道：「柳小姐，我一向行俠仗義，既然覺得妳處境如此寂寞，芳華虛度，我就想拔刀相助，

至於婚嫁方面，暫時不要談它，男女之間，一定要雙方發生真情，然後能夠聚在一起，勉強結合，有損無益，假如妳認爲我有資格替妳報仇雪恨，請即指示。」

柳明珠聽了，哈哈大笑道：「王子平，你祇是在擂台上面跟外國的拳王交手，佔了上風，憑你這種本領在江湖上走動寸步難移，又怎能替我報仇雪恨呢？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王子平冷然道：「柳小姐，妳不要把我估得太低，在華北各處，我與許多武林高手搏鬥，未曾敗過，不見得我就勝不了妳。」

柳明珠道：「王子平，你跟我鬥的武功還有一段距離，不管徒手搏鬥，抑或用手交交手，輸的一定是你，如果你想領教我幾招，現在就請你發招。」

這句話簡直是向他挑戰，王子平怎能曉得下這口氣，嘴上說了一句：「好的，請柳姑娘看招！」

腳下一縱，就向柳明珠飛撲過去。

他這一手快速功夫，普通拳師難以抵擋，照他看，柳明珠只是女流之輩，如果真的交手，恐怕會傷了她，還是把她捉住，整個舉起來，就算贏了，使她以後不敢太過驕傲，主意打定，他就以餓虎擒羊的姿勢撲向柳明珠。

他認爲一擊即中，怎料雙手撲了個空，眼前沒有柳明珠的踪影，轉身看看也不見她，這才焦急起來，擔心她憑着輕功在背後捉弄他，趕快向牆角那邊連跳了幾步，背部靠着牆壁，然後轉身佈陣迎戰。

幸虧他這樣敏捷，因爲他一直向牆角跳過去的時候，後腦一陣風聲，如果他慢了一步，他的頭髮就會給柳明珠抓住，故此，他仍算是有點武功，不致於第一招就打輸了。

不過他轉身擺出猛虎出洞之勢，緊守中上門，定眼看時，柳明珠已經站在二十尺外，幾乎不相信她一起一落，如此快速，王子平不覺愕然。

柳明珠說：「王子平，你的功夫根底不錯，而且有點聰明，如果你學過柳家的拳腳，縱跳如飛，你會跟我打個平手，這是你將來行走江湖必須具備的條件和基礎，不過，你從來沒有練過刀劍，只憑鐵臂出擊，這種功夫僅能在擂台上面爭雄，要是跟黑道上的人過招，拔刀慢了半點，便倒地身亡，此外還要閃避各種不同的暗器，有時還要寡敵衆，就算你苦心練習，三年之內，仍然沒法在江湖上保得一條性命，我十分誠懇的勸你從速離去，坦白點說，曾經有過三個人向

我跪下來求婚，武功比你好得多，他們說過替我遠走天涯，把仇人的頭顱送上，去了幾天之後，就有人夜半送上人頭來，不過，這些人頭正是他們的頭顱。」

王子平十分驕傲，說道：「柳小姐，我已經說過，我只是行俠仗義，然後答應替你報仇，至於我的武功是否能夠跟黑道上的人物決鬥，現在這種事情還沒發生，我也難以估計，不過，有一件事情我十分明白，我必然不會跪下來向你求婚。」

這番話剛剛離嘴，突然聽到天階有一陣笑聲，那種笑聲如同夜梟長鳴，十分刺耳，笑聲隱沒之後，柳明珠懶得跟王子平交談，抱拳爲禮向外邊說道：「前輩，是甚麼人，請露面談談，不必藏頭露尾的。」

王子平定眼看時，只見天階站着一個黑衣人，渾身黑衣打扮，面貌絲毫不露，不過那個黑衣人並不回答，仍然站着冷笑，那就使柳明珠看了爲之光火，大喝一聲道：「你沒有報上名來，我偏要迫你開口，看刀！」

說完這句話，刀光一閃，柳明珠已經像飛躍似的撲到了黑衣人身邊，那種身形手法，給王子平看在眼里，大吃一驚，他知道這黑衣人有膽闖進門來，顯然是身懷絕技，

不過，柳明珠的一團刀光繞着這傢伙，却是不容易閃避，聽說她還有一手威震江湖的柳葉飛刀，其薄如紙，脫手能夠飛射而出六把刀來，向對方上中下三路一齊飛出，恐怕黑衣人不是她的對手，既然如此，何以黑衣人偏要逗她取笑，這豈非自尋死路，王子平的好奇心愈來愈加濃厚，索性走近天階上看看兩人怎麼交手。

柳明珠的刀法確是極爲靈活，變化多端，黑衣人只是躲閃，沒有亮出任何一種兵器來，柳明珠從來沒有跟一個手無寸鐵的人搏鬥，以爲佔人家便宜，勝了也不光彩，她一向都是如此自負的，盡量避免這種場合，但在這晚，她却恰恰相反，不管對方是否帶備武器在身，招招狠毒，務求要砍到此人的身上，見血爲止，再也不理會他何以沒有武器在手了，因此之故，柳葉刀愈來愈緊，搏鬥一會兒，她大喝了一聲，分明是一把柳葉刀突然分爲兩把。即是說，雙刀在手，如虎添翼，王子平着實替黑衣人擔心，可是，柳明珠雖然略佔上風，但始終無法使黑衣人受傷，末了，她突然站定腳步，說道：「好了，我們不必再鬥，你闖進門來一定有事跟我商量，希望你把來意說出，假如你仍是不加理會，那就不要怪我的柳葉刀了。」

她的一手柳葉飛刀，江湖震動，故此，她說得這樣自負，黑衣人聽了，仍是沒有作聲，但却不是賴着不走，而是緩步走向大門那邊去。

柳明珠認爲他太過無禮，索性加緊腳步追了上去，她認爲憑自己的輕功，可以在三十步之內把這傢伙抓住，怎料她縱跳如飛的逼近黑衣人，但始終難能如願，看來這黑衣人走得並不太快，不過始終快了她半線，故此沒有落敗。

王子平定眼看時，突然失去了兩個人的踪影，料想柳明珠一定是追逐那黑衣人，愈走愈遠，他追迫上去助她一臂之力，但却沒有武器，而且，他的輕功又差，根本就追不上，只好坐在大堂上柳明珠所坐的一個座位上，等候她回來，再行定奪。

他剛剛坐定，忽然看見燭光搖曳，似乎有人在遠處，用吹氣的功夫把它吹得搖搖擺擺，他忽然有了另一種感覺，似乎黑衣人並非單純，闖進門來，只是施展調虎離山之計，引開了柳明珠，然後由兩個同黨飛躍到大堂那邊盜取金銀珠寶，這樣一想，他就非常的焦躁。

就在這時，搖曳不定的燭光忽然熄滅了，黑暗中似乎有一陣風撲來，王子平趕快躍起，退到牆角，他有自知之明，不敢抵抗，只是勉

強保護自己，假如準備盜取金銀珠寶的匪幫聯手向他襲擊，他就難逃一死，幸而那些人沒有注意他，只是走近那箱金銀珠寶，過一會，忽然聽見一陣尖銳的笑聲，那種笑聲非常刺耳，有如針刺進耳朵中，聽來十分難受，又像是夜梟的哀鳴，剛才王子平已經聽過了一次，故此他它再出現，不覺心中一悚，本來他是不敢輕舉妄動的，笑聲震耳，他更加覺得危險，只是保持冷靜。

奇怪的是，笑聲剛剛停止，突然聽到一連串慘呼的聲音，似乎有兩三個人一齊倒地打滾，身受重傷。王子平可以想像得到，走近那一箱金銀珠寶的劫匪，大概已經被狂笑的黑衣人殺掉，可是，他分明看見柳明珠追逐在黑衣人的背後，遠遠的離開柳家莊，何以這樣快，黑衣人又走回柳家莊內，却又聽不見柳明珠的聲音。

難道柳明珠給他殺掉了嗎？這些問題湧上了腦際，他不敢走開，甚至不敢移動身子。

陰暗中忽然有輕微的聲響，那是一個人正在用火石打劃的微音，那火石啪的一聲，跳出一朵火花來，跟着紅紅的長蠟燭也亮了起來，他看見在燭光照耀之下的人就是柳明珠，不覺倒抽了一口氣。

照情形看，柳明珠的輕功確是高到絕頂，能夠在他身邊走動，他

毫不知情，亮了燭光，如果柳明珠想動手殺他，易如反掌，不過，他沒有打珠寶的主意，死的是另外一幫人，柳明珠必然看得出來，相信亦不會怪責他，想到這一點，王子平放心了許多。

果然不出所料，有三個人躺在地上，口鼻流血，只是聽到了幾聲慘呼，已經喪命，可見下毒手的人確是武林中頂尖兒的高手，就在這一剎那，柳明珠的杏眼朝向他那邊，柔聲的問道：「王子平，你有沒有受傷呢？」

王子平說道：「還好，我完全沒有受傷。」

跟着王子平反問一句：「那些人是否給柳姑娘殺掉的呢？」

柳明珠冷然的道：「他們自己討死，與我無關。」

王子平又問：「何以妳說得這麼肯定呢？」

柳明珠道：「王子平，實不相瞞，珠寶全是假貨，不過製造得十分逼真而已，不管珠寶或寶石中，都有劇毒，伸手摸它，立即毒氣攻心，很快就毒發身亡，你也看得出来，珠寶已有翻動過的痕跡，地上還有幾顆寶石，有一條珠鍊折散了，分明那些鼠輩妄想奪取珠寶以致中毒身亡，請你幫我一個小忙，把這三個死人搬到後園的空地上，然後放火把他們燒個乾淨，好

嗎？」

王子平當然不願意幹這種勾當，可是，柳明珠實在太過迷人，只是憑着那種美色，她已經有力量叫他做任何一切勾當，故此，王子平絕不考慮，便即點頭，而且還答應說：「柳姑娘，憑着我一個人的神力，已經可以把三具屍體一齊拖走，不過，他們是中毒身亡，我接觸死屍，會不會中毒呢？」

柳明珠笑了一笑，說：「你決不會中毒的，放心好了，將屍體搬到後園空地焚化，到時我自會放一把火，我必須在這裡守候黑衣人。」

王子平說：「柳姑娘，有一件事我險些忘記對你說，剛才我聽慘呼之聲，又聽見狂笑的聲響，那種笑聲大概是黑衣人發出來的，說不定黑衣人把你誘到外邊去，他忽然折回來，大概他也想動手奪取珠寶，但却有人捷足先登，故此他發出狂笑之聲，希望嚇跑那些人，殊不知那些人沒有機會逃走，已經給珠寶上的毒毒死了，如果我推測的屬實，那黑衣人不會再來了，因為他已經知道這些珠寶是假貨。」

柳明珠說：「王子平，黑衣人早就知道那些珠寶是假的，他是江湖上最有名氣的傢伙，他怎會看不出來呢？」

王子平忽然又發問道：「柳姑

娘，那黑衣人究竟是誰？妳自己也沒有弄清楚，剛才我分明聽見妳大聲喝問，何以妳知道他不會上當？」

柳明珠說：「你有所不知了，他的輕功如此的超卓，能夠把我誘到外邊，跟着轉身走了回來，快如閃電，我自問比不上他，輕功這樣好的人，一定是夜間經常走動穿房入舍，這種人甚麼東西都見過，決不會受我的愚弄，再者，在黑道上稍有經驗的人，都懂得這一點，決不會晚上把一箱珠寶放在大客廳之內，還把珠寶箱揭開，燭光熊熊高燃，向它照射，似乎擔心別人在瓦面看不清楚，這種佈局怎能瞞得過江湖大盜的一雙眼，故此我認為他決不會給珠寶毒死，而且我還感覺到此行並非劫珠寶，也不是動我的腦筋，大概有甚麼秘密想對我說，故此我一定要在這裏守候他，你快些把屍體搬走吧。」

她說得這樣的肯定，王子平就不再開口，沉住氣把一條屍體扛在肩上，左右兩手各抓一個屍體，大踏步的走向後園。

憑着這股天生神力，他在擂台上面比武，從來沒有對手。可惜他沒有學過輕功，在晚上交手，難免會吃虧一點，他一邊走，一邊覺得十分難過，後悔以前祇學硬掌硬馬，不學輕功。但這種後悔事，很

快就忘記了，在他腦海中，團團轉的祇是一個倩影。

他嘆息了一聲，把屍體帶到後園，放在空地上面，到了這時，他才想起把屍體焚化，應該找些燃料，不是柴就是殘枝落葉，不能祇憑火石一划就可以把它毀滅的，故此他想找些柴草作為焚化的燃料。

柳家莊的後園非常之寬大，園裏除了正面那邊還有一排房間，後園另外一邊也有一些房子，但却比較矮小，似乎是客房，園子更遠的一處隱約看見一些園林樹木，左邊是靠近圍牆，王子平想找些落葉、殘枝把屍體焚化，於是索性走到那邊去。

果然不出所料，走盡後園就是一丈高的圍牆，牆外有很多的樹木，王子平躍登牆頂，往下一縱，腳踏實地，再往前走，由於夜色迷離，樹木叢生，似乎每一株大樹都是十分旺盛的，根本沒有殘枝落葉。因此，他順着脚步走得遠遠。

突然一座大墳引起了他的注意，於是停下來。

那座孤墳高達二十多尺，寬五六十尺，它的祭台也有二十尺寬，極有氣勢，王子平走近看時，發覺墳上沒有寫上姓名，祇有一塊白色的墓碑豎在那裏，似乎是故意把碑石豎起來，看清楚墳裏的人是誰，才把姓名寫上去，又像是當年築墳

的人還沒有做好就已經喪命，後人不知道墳裏的屍體是誰，故此留下一塊沒字的石碑。

跟着王子平又想到另一方面去，除非有一百幾十人合葬，否則不會築這麼高大的墳，何以這一座孤墳會築在柳家莊圍牆之內？

王子平站着向孤墳凝視，心中有許多奇怪的想法，但却無人可問，就在這時，忽然聽到一股陰冷的語聲，彷彿是從墳內透了出來，很率直的說：「王子平，你是否想知道這座孤墳的秘密呢？」

王子平沒有回答，反問一句：「你是誰？是否墓中人呢？」

「不錯，我的確是一直住在墓裏，你就叫我墓中人好了。」

王子平說：「墓中人，既然把我看做後輩，不想加害，而且肯把這墓中的秘密說出來，我非常感激，可否請你告訴我，葬在這座大墳裏面的是否係柳明珠的長輩呢？」

「不錯，他們全是柳家莊的人，包括祖父以及雙親，另外有些兄弟，總之，一家八十七口連同莊丁以及遠親近鄰，全部被人殺掉，這塊地也是柳家莊的產業，築墳合葬，並無不妥。」

王子平再問：「墓中人，你知道得這樣清楚，可見你當年看見殺死柳家莊的人，那個高手是誰？你

究竟係柳家莊的敵人還是友人？」

墓中人很遲疑，然後答道：「本來我是他的敵人，後來變成了他的朋友，我祇說一句，就使你明白，當年把柳家莊趕盡殺絕的傢伙，漏殺了一個小女孩，她躲在一副棺木之內，僥倖夜裏逃走，後來她投奔獨眼神尼門下，學到了渾身功夫，苦練暗器和輕功，準備報仇雪恨，她就是柳明珠。」

王子平說道：「柳明珠何以不敢報仇？是否她覺得寡不敵眾？抑或另有別情呢？」

墓中人說：「王子平，柳明珠祇是知道柳家莊的人一夜被人殺光，不知道殺手是誰？她又怎能報仇雪恨呢？她佈局誘惑江湖上喜歡美色和珠寶的高手深夜潛來，設法把這些傢伙迷住，替她搏命，遠走天涯，查探仇人是誰，那些人全部都慘死，如果你給她迷住，你也是這樣的收場，照我看，你還是快些離開此地的為好。」

王子平說：「關於我的去留，請你暫時不要談它，我要問的事情很多，你還是把我問的問題逐項回答吧，我還想問一問你，柳明珠知不知道你一直住在墓地之內呢？」

墓中人哈哈大笑道：「她怎會知道呢？如果她知道，她早已想辦法破墓而入，跟我決鬥了，記得這一點，再見柳明珠時，千萬不要談

及墓中人，再會。」

再也沒有聲響了，王子平悶悶不樂，在地上撿了些殘枝，回到他放置屍體的地方，奇怪那些屍體已經不知去向了。

他沉住氣走回客廳那邊，發覺黑沉沉沒有燭光，也看不見珠寶，至於柳明珠，不知去向。他覺得柳家莊陰森恐怖，不想逗留，索性走出去照原路走回客店裏。

那晚發生的事情太過奇幻莫測，他雖然忘不了柳明珠，却不想捲入這漩渦，祇好強迫自己死了這條心。

王子平以為自己可以忘記柳明珠的倩影，殊不知心魔入腦，晚上他仍然想起了柳明珠來，有幾晚想冒險再到柳家莊，但却不敢輕舉妄動，祇是在明月之夜，偶然到大明湖邊草地上走動，追憶當晚跟柳明珠款款深談的情況，聊以自慰。

有一晚，明月在天，花影迷離，他正在湖邊草地徘徊，忽然聽到一陣狂笑之聲，相當熟悉，突然醒悟起來，當晚他在柳家莊的大墓之前所聽到的那種笑聲，正是如此，他心中一動，疾忙幾個轉身，想把狂笑的人找了出來，始終辦不到，奇怪得很，那塊草地跟四面的花草樹木隔絕，看來發笑的人始終站在身邊，並非躲在大樹背後，不過他的輕功厲害，再看也看不到，



龍吟鳳鳴下天山

大龍幫聲威遠播，幫員

衆多，引起海盜對其垂涎，故派人臥底伺機將幫主加害，自立為首。

幫主之子玄小龍自小天山習武，驚聞幫中巨變，立時與小師妹下山為父報仇以及收復重整大龍幫。二人能否如願？

辛棄疾 著

全書四集 HK\$128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各地利店有售。



真的是江湖上面能人極多，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王子平認為自己無法跟這個人相鬥，祇好坐了下來，過了一會，突然笑聲在他的身邊出現，還說一句：「王子平，你還記得起我嗎？」

這回不祇發笑之聲出現，還有語音，王子平突然想起了，說：「你必然是柳家莊的墓中人！」

忽然眼前一黑，一個穿了白色衣裳，恍如白無常的怪客站在眼前，說：「王子平，你的記憶力不差，如果你記得我是墓中人，就知道我不會傷害你，放心跟我交談幾句。」

王子平說道：「看來你是暗裏跟踪我多晚了，直到今夜方才露臉，大概你有甚麼指教，不妨直說出來。」

墓中人說道：「對了，你猜得對，不愧是個讀書人，我不妨向你吐露，你始終念念不忘柳明珠姑娘，却又不敢到柳家莊，始終擔心碰着黑衣怪客，倘若你能夠克服心魔，一生忘了她，再好也沒有，如果你辦不到，你要想辦法跟柳姑娘的仇人苦鬥，直到你把那一幫惡霸殺掉，到時她自然投入你的懷抱，我知道你有些膽怯，故此在深宵人靜的時候突然露面，跟你談個暢快，請你對我說實話，如果你確是對柳姑娘一片癡心，我就傾全力幫助你剷除羣魔。你有沒有勇氣替她報仇雪恨呢？」

王子平苦笑一下道：「墓中人，我對柳家莊的血海深仇絕無所知，根本就不知道她的仇人是誰，甚至她自己也不清楚，怎能報仇呢？」

墓中人說：「柳家莊當晚被人趕盡殺絕，幾十名壯丁死個精光，男女無一倖免，祇有我在場，故此我對這一段血海深仇瞭如指掌，我亦替柳姑娘抱恨，可惜因某種關係，無法出頭替她報仇，再又因為我一向闖蕩江湖，四海為家，柳姑娘說過，哪一個人替她報了全家遇害的血海深仇，便立即委身於他，對我來說這一份大禮，無福消受，因此我更加不願捲入漩渦，你就不同了，既然你跟柳姑娘是郎才女貌，珠聯璧合，正是一對好鴛鴦，我很樂意撮合，現在我先將柳家莊遇害的禍首，以及當晚如何被人趕盡殺絕的各種秘密揭露，再談其它。」

「柳家莊三代都是高官，特別是老太爺柳萬成，不但做過清廷大官，而且帶了無數珠寶黃金回到故鄉，建築園林別墅隱居，更加惹人注目的是有人說他的財富是做官期間剝削得來，乃是民脂民膏，打算夜間潛入柳家莊打劫，殊不料老太爺柳萬成的家傳柳葉鴛鴦刀，加上

無人能避的暗器，來一個殺一個，過了幾年，江湖上的人聞風喪膽，再也沒有人斗膽上門找麻煩。可是，被老太爺殺掉的一些江湖大盜，其中有兩個人是綽號金臂人徐鷹的門徒，因此觸犯了徐鷹，單人匹馬下山找柳老太爺算帳。

「祇憑他一個人一雙手，沒有帶刀，夜間闖入柳家莊，抓住柳家莊天下聞名的雙刀，逐個殺掉，雞犬不留，可以說，這一頁血海深仇純然是金臂人徐鷹幹的，如果你想替柳姑娘報仇，就要找金臂人徐鷹算帳。」

說到這裏，墓中人似乎覺察王子平想開口問些甚麼了，故此他自行閉嘴，王子平趁這機會說話：「老前輩說的一頁血海深仇，非常殘酷，晚輩聽了也感覺難過。可是金臂人徐鷹就算是有通天本領，怎能憑一雙手血洗柳家莊呢？」

墓中人嘆了一聲：「王子平，說到金臂人徐鷹的本領，非常厲害，他的身體經過多年苦練，練就金鐘罩的絕技，堅如鐵石，刀槍不入。練武之人，本來最難練到結實的地方就係咽喉以及下體，對徐鷹來說，却是絕對不成問題，他這兩個大穴都是極為結實的，撩陰腳、鎖喉槍之類的絕技，無法把他制服，故此他在江湖上橫行無忌。」

「後來他投靠清廷，變成了清

廷皇室的走狗，即是錦衣衛，他做了頭目，威震一方，還得到皇家收藏的許多秘密武器，其中有一種妙藥叫做迷魂香，把它燃燒之後，登時一陣香風吹過，嗅吸了的人自然暈倒，起碼要經過兩個時辰之後才能醒轉來。

「因為徐鷹自己吃了解藥，然後帶着迷魂香闖入柳家莊，故此，他有足夠的時間把柳家莊內上下，男女老幼，殺個精光，如果沒有迷魂香，恐怕他一個人未必是一百幾十名武林高手的對手。當時我僥倖來遲了一步，否則，我也會遭毒手，站在武林立場看，為了許些閒氣，爭名奪利，就下手殺那麼多的人，太過殘酷。故此，我渴望把他殺掉，又因當時我係徐鷹的同門師兄弟，曾經當天發誓，絕不同類相殘，故此我無法下手，祇好另外物色高手，希望找到一個像你老哥那麼精明能幹的人，前往落鷹山找徐鷹算帳。」

原來如此，無怪柳明珠拚死要報這一段血海深仇，可是，徐鷹就算極端殘酷，也不必殺那麼多的家丁，因此之故，王子平聽了這番話，仍是有所懷疑，索性問個明白，關於此事，墓中人所解釋，說道：「王子平，當時我也弄不清楚，後來經過深入調查，才解開這個疑問，原來柳家莊確是收藏了數

不清的金銀珠寶，大概當晚，徐鷹先用迷魂香令人昏迷不醒，然後抓着柳家莊的重要人物，設法弄醒他審問收藏珠寶的秘密地點，結果這傢伙不肯吐實，他就把昏迷的人逐個殺死，結果就是如此。」

王子平說：「照這樣看，大概他還沒有得到那柳家莊的金銀珠寶了，何以他死了那條心，沒有向柳明珠下手呢？」

墓中人說道：「關於這一點，我也不很清楚，你還是向柳明珠問個明白吧，要說的事情我已經說過了，倘若你有心替柳明珠報仇，就要學習一些特殊武功，首先要學輕功，再其次就是暗器，跟着從我這方面拿到一兩種可以令金臂人徐鷹喪命的武器，才能如願以償。首先我想問你，你究竟是否愛上了柳明珠小姐？回答我後再行定奪。」

王子平覺得這件事情無法隱瞞，很率直說道：「老前輩，我結識了她之後，神魂顛倒，自信愛上了他，再者，我是江湖中人，就算沒有戀情，亦想行俠仗義，一定要把萬惡不赦的徐鷹殺掉，敬請老前輩指點迷津。」

墓中人道：「你確是有志之士，值得交朋友，如果你向柳明珠苦苦糾纏，表白心跡，她準會答應你的，她說過哪一個人肯替她報仇，事成之後就嫁給他，你確是年

少英俊，是值得委身於你。照我看，她不會拒絕你的要求，甚至可以教你一些速成的武功對付徐鷹，言盡於此了，你先向柳明珠示愛，如果她肯讓你北上報仇，到時我再把暗算徐鷹的絕招傳授給你吧！」

看來兩人就要分手，王子平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情，說：「前輩，那晚我在柳家莊跟柳明珠交談之際，忽然一陣風聲掃過，燭光搖曳不已，柳明珠追了出去，她還沒有回來，已經有怪笑之聲凌空而墜，這一個怪客，似乎沒有傷害柳明珠的意思，他也沒有殺我，究竟他是誰，是否局中人呢？抑或是局外人呢？」

墓中人說：「江湖中有許多奇怪到極點的事情，但有前因後果，既然他並非有意加害於你，你就不必多問，照情形看，這個人大概是垂涎柳明珠的金銀珠寶，並非垂涎美色，柳姑娘始終是你的，不必多疑。」

說完這句話，一聲長嘯，墓中人去得無影無踪，王子平祇好轉身走回去。

那晚的事情告一段落，翌日的夜間，王子平再去柳家莊，依照墓中人所指示去做，千方百計說盡甜言蜜語，希望打動柳明珠的心，初時柳明珠冷冷相對，後來，忽然改變主意對王子平道：「我並非心如

木石，祇是不想你自尋死路而已，坦白說，像你這樣的武功，絕非徐鷹的對手，以前曾有三個人向我求婚，我叫他們北上找徐鷹算帳，仍是白費功夫，他們的武功比你強得多了，尚且如此，我正是不想你枉死，才不肯接受你的戀情，既然你如此痴情，就算送死也在所不計，我就教你一切屬於柳家莊的獨門武功，讓你走一次。」

柳明珠果然答應了他，王子平喜出望外，立刻跪在地上叩頭，算是拜師。

自此之後，王子平就在柳家莊寸步不離的跟隨柳明珠學習柳葉雙刀以及輕功，兼學暗器，柳明珠認為他可以在三個月後有些成就，兩個月多些，柳明珠就笑逐顏開的說道：「王子平，想不到你進步神速，這樣快就有了顯著的表現，三幾天內，你可以動身了。」

王子平雖然跟柳明珠朝夕相對，始終沒有冒犯她，可是，美色當前，他忽然興奮起來，走前兩步，凝視着她，然後慢慢的把自己那一個發燙的嘴唇印了上去。然後好像觸電似的四片唇貼在一起，這

個吻拖了很久，王子平才鬆手，他看見柳明珠眼角下幾點淚珠，引以為奇，說：「明珠，為甚麼妳肯跟我熱吻，却又雙淚垂頰呢？」

柳明珠說道：「並非我認為你

不值得吻，而是覺得一吻之後，此生難以再晤，故此悲從中來，無法控制。」

王子平冷然道：「為甚麼妳始終覺得我不能夠替妳報仇雪恨，奉命北上，祇是送死的嗎？」

柳明珠道：「以前三個人跪地求婚，自願北上，我躲在背後跟踪，最遠的一個人不過走到太行山脈一間黑店，就此喪命，其餘二個人，還沒有走得那麼遠，就變成老鷹的食糧，他們的武功始終比你強得多，尚且如此，你憑甚麼本領北上替我報仇呢？」

王子平說：「問得好，我還是坦白告訴妳吧，我絕不會擺起保護教頭的神氣入店求宿，如果我北上找金臂人徐鷹算帳，一定裝扮成乞丐身份，一來免得他們起疑，二來做了乞丐，可以在街頭露宿，不必投身客棧，那就免去了許多麻煩。」

柳明珠定眼向他望了一下，說：「想不到你的確是有點頭腦，不過，你到了落鷹山，如何找到徐鷹？」

王子平說：「到時我自然有辦法找到徐鷹，而且有辦法替妳報仇，妳別擔心。」

柳明珠忽然退後了一步，似乎把王子平視如陌路人似的，仔細打量了幾下，說：「王子平，你一定

有些秘密隱瞞我，如果你我真心相愛，還是把它說了出來吧，省得我朝夕起疑，寢食難安。」

王子平道：「我本身並無秘密，如果你想知道甚麼，不妨開口，我一定把真相說出來。」

柳明珠說：「你還沒有從我口中打聽到誰把柳家莊的人全部殺掉，就已經知道他的綽號叫金臂人，當然是有人向你說個明白，希望你說出這人是誰？」

王子平想了一想，說：「這個人係我在柳家莊結識的，我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誰，只是把他稱做『墓中人』。」

柳明珠心頭一震，說道：「你的意思就是說我最怕走過那座大墓裡面的一個鬼了，是不是？」

王子平道：「或者妳把他看作鬼，我却稱他墓中人，他不但是我的師傅，還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沒有他指點我如何扮成乞丐，北上尋仇，以及如何暗算金臂人，只是憑我這些本領北上，當然是去送死。」

柳明珠眼睛一亮，說：「照這樣看，墓中人的武功一定十分厲害，聽說金臂人有幾個同門，對他極端不滿，或者墓中人也是其中之一，究竟他教了你甚麼武功？」

事情發展到這裡，王子平無法

隱瞞，只得把那晚跟墓中人在郊外相見所說的一番話說了出來。還說他在柳家莊學習柳葉刀刀法之外，晚上仍然抽出一些時間，在黎明之前到荒山野嶺向墓中人學習一種叫做「一枝竹」的武功，把乞丐手上所拿的一枝竹作兵刃使用，專刺敵人中上門的要害，甚至可以擋住兩把刀。

柳明珠微微一笑，說道：「你是否已經學到了這種功夫？」

王子平說：「我不敢說學到十足師傅的武功，但已經盡我所能，自問能夠抵擋金臂人，如妳有所懷疑，不妨一試，就將妳的柳葉雙刀跟我那一枝竹過幾招，便知所言不虛。」

柳明珠勃然大怒，說：「柳葉刀是我二三月來教你的刀法，你還沒有學習得齊全，有甚麼辦法可以抵擋得住呢？」

王子平說：「雖然我的刀法比不上妳那麼純熟，可是，練刀是一件事，如何用一枝竹擊敗雙刀，又是另一回事，由於金臂人的一雙手堅如鐵石，無法抵抗，仿如雙刀，故此他把一枝竹的槍法教給我，表面上看來，似乎是一枝竹桿，實際却是由千年寒鋼鑄成，找到對方的破綻，一槍攻向雙眼，得手便贏。」

他大言不慚，柳明珠反而覺得

詫異說：「如果你把一枝千年鋼竹拿出給我看看，或者我可以相信，否則，我仍不相信你能夠打贏我的柳葉雙刀。」

王子平說：「不敢欺瞞，師傅給我的那一枝竹是由千年鋼鑄成的竹竿，及另一個乞丐兒鉢，亦係鋼鑄，我把它藏在深井之內，現時可以拿出來，不但給妳看看，還可以跟妳過招玩玩。」

他說得這樣有把握，柳明珠莫名其妙，當然很想看看，很快王子平就從一個枯井裡面拿出這兩件寶貝來。

柳明珠接過那枝細小的鋼棍，一邊微笑，看來有如槍尖，但仍看不出有何奇妙之處。至於鋼鉢，極為尋常，她把這兩件東西交還王子平說：「我們可以到演武廳交手，我真想看看，你如何擊敗我的柳葉雙刀。」

王子平欣然點頭，二人走進演武廳，便即展開一場龍虎鬥。

柳葉刀乃是柳家莊三代傳下來的武林絕技，幾乎可以說任何武器難以抵擋，王子平居然憑一枝細小的鋼棒，就像乞丐手中的竹竿，能夠擋得住雙刀，就憑着堅強的腕力，原來那種槍法跟普通的花槍不同，由於竹桿那樣的鋼棒非常細小，十分輕便，王子平憑着腕力一震，便彈出水桶大的槍花來，他先

行把那枝鋼棒刺向對方中部，引動雙刀撲攻，跟着用腕力把雙刀震開，那就可以剋制名聞天下的柳葉雙刀了，若不是他手下留情，柳明珠的兩把柳葉刀起碼有一把給他震落。

苦鬥了一會，王子平看到了對方漸漸陣腳大亂，乘機搶攻，一槍刺去，那一枝鋼槍刺到柳明珠的咽喉，相差不過一兩寸，突然停下，柳明珠與奮異常縱聲狂笑，說：「這個我放心了，憑着凌厲的槍法，金臂人恐怕會死在你的槍下，事不宜遲，明早立刻起程。」

王子平說：「好的，我希望你仍然留在柳家莊，不必跟蹤，半月之內，如果我沒有回來，那就是永遠不回來。」

柳明珠點頭答應，當晚兩人仍像以前一樣，分床而睡，不必細表。

翌日，吃過了早飯，王子平改穿向街上老乞丐討回來的衣裳，相當殘破，且有一部份破爛，一雙手分別握着乞丐的鉢頭，以及竹桿似的鋼棒，就此上路，柳明珠果然沒有跟蹤。

王子平以前拜別墓中人，曾經說過，上路之前，必先到墓中人教他武功的一座荒山上作最後一見，所以他離開柳明珠時仍然按以前所講過的話去做，並非急於上路。他

回到自己住宿的書房，睡了大半夜，將近天亮時，到荒山等候墓中人。

天色漸明，陽光還沒有升起，墓中人自遠而近，仍是以前一貫作風，僅能辨別身型，看不清楚他的臉孔，不過，語聲卻沒有絲毫改變。

墓中人說：「王子平，聽說你準備上路，我可以將最後的一招對你說知，並非單憑那一枝細棒鋼槍就可以把金臂人殺掉，一定要靠那個乞丐鉢。」

王子平心頭上一震，說：「這個鋼鉢，有何妙用？」

墓中人道：「它本來是沒有特殊妙用的，但太陽從東方升起，向旭日照上一照，便立即有些光反射出來，一片金光刺眼，誰也無法忍受，必然閉眼，就在這一剎那，你把那支鋼槍飛快擊刺向金臂人的眼睛，快逾閃電，棒尖極尖，只要刺了一下，不但令他變成瞎子，還插進腦穴深處，他一定喪命，不過，這一槍乃是你的生死關頭，萬一落敗，即刻把鋼鉢以及鋼棒拋棄，轉身飛奔，或者可以逃命，走慢了半步，一定會死在金臂人手上，言盡於此，祝你一路平安。」

說完這一頓話，身形一晃，就此失踪。王子平有些迷惘，但却驚喜莫名，雖然墓中人已經隱沒，他

仍留在荒山看見日出，他立即用乞丐鉢迎光照射，果然厲害，那個鋼鉢把光反射出來，正像魔鏡一般，發出一片金色的光亮霞彩，照情形看，如果有人站在眼前，相距十尺之遙，必然迫於閉眼，這麼一想，王子平便喜形於色，信心也加強了許多，欣然上路。

由於他是乞丐打扮，沒有人注意他，再又因為他身上帶備有銀兩，不必求乞，乘人不覺，吃些饅頭充飢，酒也不喝。他的行踪更加隱藏得好，不過五日，便到了太行山脚。

那座太行山是由大明湖北上必經之路，山脈蜿蜒，有如龍蛇飛舞，沿着山脈往北走，走不多遠，便即看見一些村莊，他緊守原來的戒條，在路上行走，遠遠的避開村莊，只是覺得飢餓和口渴，然後向一些大戶人家討食，迫不得已，才到小食店買些東西吃，照他想，他是乞丐的身份，大概沒有人打他的主意，故此，他比較放心，不過，他此行並非遊山玩水，而是找金臂人徐鷹報仇，徐鷹的行踪詭秘，無人知道，想查出他的秘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爲了這個問題，王子平苦苦思索，終於想出一個辦法，投靠黑店，碰碰運氣。

因爲王子平衣衫襤褸，一眼望去，是個乞丐的樣子，店小二看見

這副模樣，有點輕視，過了好一會才走過去問他吃些甚麼。

王子平却很悠閑的問他沒有客房，故意從口袋裡掏出一錠銀兩，店小二看了頓時眼睛一亮，立刻改變了態度，笑臉相向，帶王子平上二樓一間最昂貴的房間，然後，問他要不要吃點東西。

王子平叫了三個小菜，一壺酒，店小二點頭退走，他就在房內歇息，自管自的練功。

夜色漸深，店小二在外邊敲門，先問他是否睡覺，然後對他說，酒菜已經準備齊全，王子平叫他把酒菜送上，過了一會，房間之內就有酒有肉及碗筷放置，店小二退下，王子平關上了房門，擺出自斟自酌的姿態，實際上却是做戲。

他早已猜想到這一間食店兼客棧必然是黑店，然後才入內投宿的，故此酒菜齊備，他亦不敢享用，但仍要擺擺樣子，故意把筷子往碟上夾起了一塊肉，送進口，中，祇是把他咀嚼一會兒，裝作吃飯的模樣，然後把那些食物吐了出來，剛剛吐在那碗飯裏面，即使有人躲在外邊偷窺也看不出來。此外，王子平把承放美酒的碗子放到唇邊，詐作喝酒，實際上却把一口口酒吐在大手帕裏面，祇是做了一會戲，他假裝醉倒躺在地上。

果然不出所料，他倒下來的一

聲響，引起外邊的匪徒注意，用刀尖伸進來，撬開了房門，一湧而入，王子平沒有睜開眼睛，看不清楚他們幹些甚麼，不過，那雙耳朵却是伸長了的，他聽到了爲首的人指揮各人搜索他的衣物，又聽到了刀聲，跟着一陣刀風掃過，擔心這傢伙嗜殺，不敢再默下去，索性往左邊一滾，先行滾入方桌籠罩的一處，避過那人一刀，再行定奪。

幸而他這麼機警，否則，他死定了，匪首一刀砍下來，不料砍了個空，這一驚非同小可，再正眼看時，王子平已經把方桌推翻，向站得最近的一個匪徒撲攻，奪了一柄闊邊刀，改向其餘的人廝殺，那些人怎麼是他的對手，很快就慘叫倒地呻吟，王子平擒了匪首，說：「我不殺你，但如果你幫我到落鷹谷去，見金臂人徐鷹。」

這傢伙初時不依，後來王子平說了一句：「如果我是徐鷹的朋友，你引我見他，必有賞賜，反之，我是他的仇人，他殺了我，你也有賞賜，何必硬要充當好漢死在我的刀下？」這傢伙沒法推掉，祇好引路。

兩個人先後離開黑店，走進山谷，越入越深，匪首把他帶到一排參天古樹之下，說：「前面就是鷹巢，你留下來等候，我去報信，天亮之前，徐鷹必來見你。」

王子平放他走開，歇了半個時辰，突然聽到一陣陣撲翼之聲，雖是殘夜，星月無光，他仍可以辨出空中有一個黑影撲下，不敢怠慢，趕快探懷取出柳葉刀來，向他撲攻的麻鷹中刀倒地哀鳴，沒有一隻鷹逃生。王子平殺了許多隻鷹，料想徐鷹一定來找他算賬，他不想在天亮之前跟這個武林高手過招，索性離開險地，另找別的地方棲身，度過那一晚再算。

落鷹谷的古樹繁密，王子平在樹叢當中揀了一株特別巨大的老樹，躍登樹頂，在枝葉最密之處，躺下來歇息，乞兒鉢及竹枝模樣的鋼棒仍在身邊。

他必須靠鋼鉢的反射強光取勝，故此他不能在黑沉沉的夜色中交手，索性閉目養神，緩緩的跌進了夢鄉，直到樹葉的隙縫中有微光射入，然後覺醒過來，他在迷惘中看見微弱的陽光，跟着聽到一聲呼喝，從半醒半睡當中驚醒，定神一望，祇見一個高大漢子在樹下面不遠之處大聲叫喚，那時候他已經完全清醒了，聽得十分清楚，那個人大聲喝道：「你是誰？不必躲在樹上，快下來吧。」

照情形看，行藏已經敗露，不必留在樹上了，王子平把心一橫，飄然而下，但仍然跟那個高大漢子保持二十尺的距離。

此人冷然一笑，說道：「你真是大膽，居然把我的麻鷹殺掉！」王子平並不示弱，說：「原來那些麻鷹是你養的，真的對不起，照情形看，你大概是金臂人徐鷹了，是不是？」

徐鷹點了點頭，說：「不錯，我確是徐鷹，你怎麼會知道有我這個人呢？」

王子平發覺陽光那時還不是十分強烈，就算把乞兒鉢作為秘密武器使用，仍是擔心鬥不過對方，必須拖延時間，想了想，緩緩的說道：「你老兄名震江湖，小子怎會不懂呢？此行並非爲了尋仇而來，亦非尋師訪友，祇想查明一件事的真相。」

王子平故意藏頭露尾的說出這句話來，果然不出所料，對方聽了立刻發生了興趣，趨前一步，說道：「你究竟是誰？請你報上名來。」

王子平說出自己的姓名，徐鷹聽了，哈哈大笑，說道：「原來你就是青島擊敗幾個外國拳師的人，照道理說，你不會變成乞兒，你却為何扮做乞兒的模樣，一定有些隱衷，快些說出來！」

王子平說道：「我早已說過，我此行專誠拜訪，就是想查明一件事的真相，就算你沒有開口問我，我也會說個明白，在太湖旁邊的一處柳家莊，晚晚有一個姑娘坐

着看守一箱金銀珠寶，那些珠寶不僅是偽貨，而且是有劇毒的東西，擺出這個陷阱誘惑江湖人物自動送死，坦白點說，我愛上了柳姑娘，却又怕她幾分，一個貌美如花的少女，如不是心裏有一團火，決不會如此毒辣，聽說你老哥有一晚闖入了柳家莊，把莊裏的人全都殺掉，祇留下柳姑娘，這種事情真的難以相信，我很想知道你是否這樣幹過。」

徐鷹說：「這是我的秘密，本來不必告訴你，不過，你遠道而來，橫豎死到臨頭，講給你聽也沒問題，死人是會洩秘的，我之所以闖入柳家莊趕盡殺絕，無非想奪取莊主收藏的金銀珠寶，那些珠寶並非是他應該得到的，他却化公爲私，應有此報。當晚我見一個問一個，沒有人肯吐實，全都死在我的手上，如果柳姑娘並非偶然到別的地方走動，那晚她也留在柳家莊的話，也是死人一個了。」

好一個金臂人徐鷹，講出這喪盡天良的話，仍是無動於衷，很少人像他如此冷酷。王子平不覺心中一震，這時他覺得陽光稍爲耀目，臉露微笑，說：「金臂人，你說他化公爲私，如果你把他收藏的金銀珠寶劫走，豈不是你也奪取了公物嗎？」

徐鷹說：「那些金銀珠寶係朝

廷送給我們幹一番大事的，不妨告訴你，我們幾個人全是超級殺手，不問是非曲直，皇帝叫殺就殺，如此賣命，應該享些榮華富貴，柳爺也是同道中人，他劫了財物遠走高飛，顯然沒有把我們幾個人看在眼里，故此，我要找他算賬。」

王子平乘機問一句：「金臂人，你說你們這幫人有好幾個，恐怕死剩也有兩三個，包括你在內，可否把那些人的身世對我說知呢？」

徐鷹搖了搖頭，說：「你不必多問，看來你的死期已到，我要替死去的麻鷹報仇，如果你略爲懂得一些武功，那就請你發招吧。」

就在此時，陽光突然強烈了許多，王子平趁此點了點頭，說道：「徐鷹，那就恕我不客氣了。」

他口中說時，已經暗中把千年寒鋼製成的乞兒鉢迎着陽光使勁一晃，突有一道金光反射出來，光芒刺向一丈過外的金臂人徐鷹那雙眼睛，王子平亦趁機握着竹枝似的鋼槍飛躍過去，向對方咽喉使勁一刺，照情形看，那一道金光就算不能夠傷害金臂人徐鷹，徐鷹的一雙眼睛仍是無法睜開的，那一條鋼槍是千年寒鋼所鑄，十分堅硬，必然插中對方的要害，先插咽喉後插眼，祇要揮中一處要害，便立即使他身亡。

王子平想得太樂觀了，他飛躍而出，但却撲了個空，定神一看，徐鷹已經失了踪，猛吃一驚，跟着聽到後有人縱聲大笑，才醒悟起來，金臂人徐鷹不但是硬功厲害，輕功也是一流，風聲微動，他已經知道對方有武器出擊，居然這麼快就飛躍到大樹後，真是難以想像。

王子平心知肚明，自己僅有這一招，如無法取勝，必然喪命，索性挺身而出，大喝一聲：「金臂人，你有膽就出來決鬥！」

徐鷹緩步從樹後走出來，說：「王子平，這回你站在陽光照射之下處，再也無法用乞兒鉢反映出片金光了，還有甚麼絕招，施展出來吧！」

王子平忍無可忍，左手往上一揚，那個乞兒鉢向對方正面飛出，跟着探囊取出六支柳葉刀來，使勁向對方射去，緊跟着又把手中一條槍槍向前疾刺，這三種攻勢，都是突然殺出的，怎料金臂人徐鷹仍然像剛才還招的樣子，忽然失蹤了，王子平失去了鋼鉢，也失去了幾支柳葉刀，轉身看見金臂人已經在背後伸手向他頭上出擊，快如閃電，饒倖王子平還有多少斤兩，勉強躲過，才不至於立即落敗。

王子平拚着一條性命不要，把手中的鋼槍施展出最凌厲的招式，

希望從金臂人雙手之間穿過，搶攻中上門，想是那裏的想，金臂人的身體有如鬼魅一般，簡直無法看出對方身在何處，那就談不到施展他苦練出來的鎖喉槍了，白忙了一頓，王子平覺得自己的武功跟對方相差得太遠了，不覺心頭一沉，攻勢也放緩了許多，就在這一利那，他聽到林中飛出一聲妙柔的呼喚，喜出望外，定眼看時柳明珠已經顯露身形，聯手向金臂人撲攻。

儘管如此，他們二人仍非金臂人的敵手，眼見就快要雙雙送命，忽然有一個黑衣人凌空飛下來，快如飛鳥，身體還在空中，已經有話傳了下來：「王子平，快些運用你的神力箍緊金臂人雙手。」

王子平聽了，依言趕快棄槍用手出擊，柳明珠也乘機雙刀齊出，向金臂人正面出擊。

金臂人那雙手雖然有如鐵鑄一般，刀槍不入，因為他要伸手招架，無法兼顧背後的偷襲，王子平拚命撲出，雙手緊箍他左右雙臂，在這一利那，黑衣人由空中疾降，一個天雷掌打在金臂人徐鷹的頭上，那一處叫作「百會穴」，由三塊顱骨併合，就算武功極精，仍有隙可尋，天雷掌乃是黑衣人苦練十多年的絕招，一掌拍下，金臂人無法出聲，頭骨爆裂，腦漿飛濺出來，眼見他死定了，不過，他死前仍有

氣力把身體使勁一震，王子平竟給他震得拋出一丈過外，倒地打滾，到了他站起來時，黑衣人已經顯露真面目，臉孔瘦削如猴，身形極高，看來有如一隻老鷹，他站定腳步，冷笑不已，王子平走近，拱手爲禮，說道：「今日幸得老前輩相救，如果你來遲了半步，我們兩人都死在金臂人的手上。」

黑衣人向柳明珠望了一眼，再望王子平一眼，微微一笑道：「你們兩人確是天生的一對金童玉女，不應該橫死，我要殺金臂人，乃是私仇，不必稱謝，不過，有一句話，我必須講明，看來當年屬於我們這幫人的金銀珠寶，仍然留在柳家莊內。柳明珠小姐能否實踐妳的諾言，分一半給我呢？」

柳明珠毅然說道：「我曾經說過，哪一個替我報仇雪恨，殺了金臂人，我就嫁給他，並把柳家莊的金銀珠寶獻上，可是，一個女人不能同時嫁給兩個男人，我分一半金銀珠寶給你，這是很合理的，我們走吧。」

她不愧是女中豪傑，如此乾脆，真是難得，王子平也暗暗佩服，黑衣人仍是那麼神秘，說：「兩位自行趕路好了，我會在附近追隨的，到了柳家莊我再露臉，暫時告別。」

他拱了拱手，跳躍如飛，轉瞬

就是幾個起落，躍登懸空，剩下王子平茫然的站着，柳明珠跪地痛哭失聲。

王子平儘量的安慰她，檢回乞兒鉢以及鋼槍，一齊上路。

在路上，兩人仍然保持着朋友的距離，王子平百忙中把跟金臂人交手的情況說出來，跟着補充說：「清朝的皇帝養活這一批殺人不見血的傢伙，苦練武功，個個登峯造極，死剩的幾個人大概就是金臂人，墓中人以及黑衣人在內，不管怎麼樣，金臂人這一段血海深仇已經報了，總算是值得安慰。」

以下的話王子平不想多談，因為柳明珠仍是滿懷悲痛，觸景生情，思念死去的親人，王子平不想在這種情況之下談及婚姻大事，故此默然不語。

兩人急急忙忙的趕路，五日後，回到了柳家莊，確是出乎意料之外，兩人越過大門及天階，剛剛走進客廳，就看見有人坐在太師椅上面，臉露微笑，此人正是不知姓名的黑衣人。

黑衣人說道：「我在此恭候多時了，柳小姐，請妳把所有的金銀珠寶搬出來，我們對分，我決不會趕盡殺絕，把全部金銀珠寶帶走，而且，也絕不會要你們二人性命。」

話雖這樣說，如果真的把所有

霸王刀



心存忠厚不揭短 二老始知怪錯人

上文提要：阮不悔殺了呂文彬，又從宮玉人手上搶回小短褲交的舅子，因貪「八大件」，當年其姐連同一雙甥兒投河他都不去搶救。短褲上的藏寶圖正是藏八件寶物處，龍一飛已看出究竟，與阮不悔一齊重出江湖，準備為好友尋回八件寶物。此八件寶物是八年前江南首富沈百萬之弟的訂聘之禮……

毛洪年怒道：「那龍一飛已死八年了，他不可能有這麼個徒弟，你這刀與刀法，根本就是刀霸的，你……你與四維鏢局甚麼相干，江湖的規矩，你擋了爺們的財路了，你使橫下殺手，咱們不服呀！」

阮不悔道：「我也是四維鏢局的人呀！」

毛洪年大怒，叱道：「放屁，四維鏢局？」

他忽的「嘿嘿」笑道：「憑金東陽的那三刀呀，小王八蛋，你少騙人，金東陽沒有你這幾招。」

阮不悔突然對臉色已灰的金東陽，道：「師父，不悔向你見禮了。」

金東陽一看，真不知如何擺平這場面。祇一思付，便對阮不悔道：「不悔，五年師徒情誼早已一筆勾銷，今日拔刀相助，金東陽不會忘記。」

阮不悔一聽，忙又道：「師父，你老千萬別放心上，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嘛！」

金東陽道：「難為你沒有忘了師父的話，不過，自你離開之後，全鏢局祇有一個人懷念你，那是你師娘，如果有空閒，去看看你師娘吧！」

阮不悔心中也知道師娘對他照顧，忍不住點點頭道：「師父，我

會的。」

祇這麼幾句話，毛洪年便聽出來了。

毛洪年厲吼，道：「操他娘的，原來你們曾是一家人，老子今天認栽，祇不過你小子聽清楚，往後的日子不太平，有把刀隨時往你身上切，你等着挨刀吧！」

寇長風大叫道：「當家的，咱們這麼輕易的完事呀！」

毛洪年道：「老三，有誰能抗過他手上的霸王刀！」

他四下裏看一遍，又道：「抬起死的，扶着傷的，回船去。」

他這是下了撤走的命令，黃衣漢子們誰敢不聽？

毛洪年冷冷的對金東陽道：「姓金的，咱們的轎轎往後攔一攔，選個黃道吉日再過招。」

金東陽道：「樂意奉陪。」

毛洪年又對阮不悔道：「小子，今天你小子露臉了，也英雄了，嘿……你等着挨刀吧！」

阮不悔火大了。

他突然橫刀攔，叱道：「娘的，你口口聲聲要我挨刀，倒不如咱們現在就殺個結果來！」

他不叫毛洪年退走了。

毛洪年怒怒的道：「小子，別以為你吃定爺們了，真豁出去，毛大爺不會含糊你。」

阮不悔冷笑道：「別是光憑一

金銀珠寶放在客廳裡面，這傢伙會不會動手加害他們呢？仍是難以猜測，當時，王子平感到難以應付，他發覺到柳明珠亦有這種感覺，很想交換意見，向她望了一望，說道：「柳姑娘，我跟妳到秘窟搬金銀珠寶好嗎？」

柳明珠搖頭，說：「不必了，你還是坐在客廳上等候吧。」

那時，斜陽未落，不久就快入黑，黑衣人坐在太師椅上，半句話也沒有說，王子平在較遠之處，站定腳步，呆呆的望着後進，不過半個時辰，柳明珠就捧了一大箱珠寶金銀出來，打開箱蓋道：「這是你應得的一份。」

她向黑衣人望了一眼，帶有懇求的神情。

黑衣人冷然的說道：「這一箱金銀珠寶相當值錢，不過，我怎知道它是半份呢？也許是十分之一，妳還是把所有的值錢的東西搬出來吧！」

柳明珠還沒有回答，已經有一個人搶先說出一句話來，冷然說：「黑衣人，你不要欺人太甚，請你看我是誰！」

黑衣人眉毛往上一揚，說：「你就是墓中人？」

墓中人說道：「不錯，我就是墓中人，當年的亡命之徒，死剩我們三個人，看來我跟你也有一個解

決的辦法，最好立刻解決。」

黑衣人縱聲大笑，說道：「二哥，難得你仍像以前那麼爽氣，看招！」

口裡只是那麼說，黑衣人就像一隻大鷹似的飛撲過去，雙手齊出，真的有如鷹爪一般，可是，墓中人絕不示弱，他的一雙腳站在地上，比較有利，對方攻勢凌厲，他也伸出一雙手來，啪的一聲，兩個手掌壓着對方的手掌，竟然分不出高下來。

王子平定眼看時，黑衣人亦雙腳落地，擺好姿勢，跟對方好像角力似的，兩隻手掌壓着對方的手掌，大概兩人分別運動手掌，表面上看來，似乎站着不動，有如石像，實際上是非常用勁的，兩人額角有些青筋露了出來，額頭現出白豆大的汗珠。

王子平低聲對柳明珠道：「柳姑娘，看來……」

他還想說下去，柳明珠已經伸手指往他的肩膊一拍，王子平就無法出聲，整個人呆如木鷄。

柳明珠站在他身邊，沒有做出任何一種動作，她似乎使勁壓抑自己的情緒，絕不沾手，抱着坐山觀虎鬥的心理，希望兩個武林高手同歸於盡，這是事實，如果王子平偶然洩漏心中的秘密，給他們兩人聽到，可能化敵為友，聯手向她進

攻，那就凶多吉少，故此她必須制止王子平開口。

果然不出所料，兩人運用內勁苦鬥了下去，夜幕低垂，仍是站着不動。

柳明珠也沒有移動腳步，至於王子平早就無法站得穩，倒了下來。

度過了漫漫長夜，清晨，陽光升起來，王子平覺得自己似在迷惘中睡了一晚，一躍而起，望了柳明珠一眼。

柳明珠伸手指向他打個招呼，表示他不必開口，兩人緩步從別的一個方向離去，到了大門外邊，然後交談。

他們一直守候了兩晝夜，柳明珠突然臉露微笑，說：「兩人已經完了，我聽不到一絲微弱的呼吸之聲。」

王子平緊隨着她走進內進去看，果然不出所料，黑衣人以及墓中人仍是擺出角力的模樣，但已氣絕身亡多時了。

柳明珠跟王子平把地上所有的金銀珠寶檢起來，放在大箱裡面，搬進秘室，一切兇險緊張的事情已經成為過去，王子平緊緊的擁抱她，直到那時，他才有勇氣把心裡頭的愛情表達出來，深深的一吻，兩個人已經緊緊地擁抱在一起了。

(全文完)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63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765.00			
一年港幣\$1,206.00		一年港幣\$1,529.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671.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一年港幣\$1,342.00					

張嘴巴，露上一手也叫在下領教。」

他此話甫落，那位叫寇長風的破口大罵：「你娘的，目空一切呀，老子領教你的刀法。」

他早就忍不住了，此刻不管毛洪年要大夥退走，握刀便往阮不悔逼過去。

阮不悔一個左旋身，他躍在一片碎石地上，於是，他把霸王刀平在頭頂前方，雙目傲視，一副金剛怒目又十分莊嚴的道：「來吧，你不是要領教嗎？」

寇長風一個箭步，雙手握刀對準了阮不悔便砍過去，他還厲吼：「看刀！」

「天雷斬！」

阮不悔心中打定了主意，只一出手就叫敵人知道甚麼才是奪命刀法。

於是，一片流閃似雷電的銳芒激射而出，極光仍在，就聽寇長風一聲長號：「噢……」

阮不悔的刀實實在在的切得寇長風雙臂抖血，痛得他龇牙咧嘴往後退。

寇長風的刀早被砍落地上了，他暴退的身子直撞進王二壯的懷中。

毛洪年大叫：「老三，振作！」

寇長風抖着幾乎被砍斷的兩條臂，他厲叫：「殺了這小王八蛋！」

阮不悔却冷然的面對毛洪年道：「你還等甚麼？」

他這是逼毛洪年出手了。

毛洪年大吼，道：「難道刀霸真的沒死？他……他是怎麼活的？」

阮不悔道：「出招吧，你問這些做甚麼？」

毛洪年道：「少激你家毛大爺，娘的，從你出刀的架式，毛大爺知道你小子已盡得刀霸龍一飛真傳，毛大爺是不聽你嚷嚷的。」

阮不悔冷笑道：「你怕了？」

「隨你怎麼說！」

阮不悔忿然的道：「原來你也怕死！」

毛洪年大怒，叱道：「休得欺人太甚，小子，記牢你今天說的話，你會後悔的。」

阮不悔道：「你又吹牛了。」

忽然一片咒罵聲，黃衣漢子一大羣，少說還有四五十人仍然手上握着刀。

有人已大叫：「當家的，咱們拚了！」

有人更大吼：「當家的，王八好當氣難受呀，操他娘的老皮，他不過一把刀嘛！」

毛洪年大吼：「不許叫，撤！」

阮不悔冷然站在山道中央，他也冷然的看着毛洪年與他那些弟兄們擁着往谷口移動，看上去黃衣人

中不少人把惡毒的眼神拋在阮不悔的身上，那光景真的恨透了阮不悔。

於是，就在黃衣人們奔走出谷口的時候，四維鏢局的十幾個趟子手圍上了阮不悔。

柳成川沒有圍上來。

柳成川仍然痛苦的歪在一輛鏢車邊，他甚至也不再抬頭看阮不悔。

這時候「三刀震乾坤」金東陽以刀拄地對阮不悔，道：「不悔！」

阮不悔道：「師父！」

「別再叫我師父了。」

「不，一日為師終生為父，不悔永不會忘記的。」

金東陽道：「不悔，你真的隨那『括蒼刀霸』龍一飛習了他的刀法？」

阮不悔道：「是的，師父。」

金東陽道：「從你出刀的威勢看，內力的運用少說應有三十年的苦修，而你……」

阮不悔道：「龍大叔助我內力二十春。」

金東陽也算玩刀名家，他果然說中了，是的，當阮不悔修了刀式後，龍一飛把自身內力輸給阮不悔二十年，令阮不悔的刀法更加凌厲無匹。

這時候，兩位武師黃飛虎與蔡同二人走近阮不悔，道：「不悔，

你已今非昔比了，咱們恭賀你，只不過……」

阮不悔淡淡一笑，道：「二位師父，謝了。」

忽的，副總鏢頭「八手飛刀」卓太平帶傷走過來了。

卓太平一把拉住阮不悔，他重重的道：「不悔呀，你救了這趟鏢，十萬兩銀子全是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咱們四維鏢局都謝你。」

他似乎咬着牙，又道：「不悔，卓叔是個火爆性子，而你已與往日不可同日而語，你坦白的告訴卓叔，那夜你是不是對你師姐動了粗？」

阮不悔永遠不會忘記，那天夜裡差一點沒被卓太平打死在鏢局裡。

此刻卓太平抓住他，他只冷冷的道：「卓叔問我，我還是那天的話，『我沒有』。」

卓太平立刻追問：「為甚麼你師姐說是你？」

阮不悔道：「我想我還是不說的好。」

卓太平道：「不說出來你永遠無法洗脫非禮你師姐的嫌疑。」

阮不悔看看金東陽，再把目光移向柳成川，半晌，他只是笑笑，道：「算了，各位盡快趕路吧，我還得去辦一件要緊的事了。」

他暗自抖動間，卓太平的手已

脫開了。

阮不悔衝着金東陽一抱拳，道：「師父，各位大叔，我走了。」

他舉步往谷口走，山道邊他找到他的坐騎，這時候他才深深的吁了一口氣。

四維鏢局的人在天平山谷中為傷者包紮，為死的挖坑就地掩埋，「三刀震乾坤」金東陽心中那股子難過，如果此刻一個人獨處，他必定會抱頭大哭。

事情到了這時候，他已開始相信阮不悔是冤枉的。

阮不悔必然知道為甚麼他師姐金玉梅會坑他，只是這孩子太厚道了，他寧願叫人誤會他。

金東陽忍不住對受了傷的柳成川道：「不悔是冤枉的，這事你應該知道吧？」

柳成川如果承認是他與金玉梅抱在一起而被阮不悔看到，金玉梅方才出惡主意坑害阮不悔，說出來，只怕他很難生離此地。

柳成川當然不想死。

柳成川急搖頭道：「師父，這件事我只有難過，却是不知內情。」

金東陽冷哼一聲，道：「老夫不急，事情會弄個水落石出的。」

他這句話令柳成川全身一緊。

阮不悔拍馬直追龍一飛，三里

外他才發現大叔立馬一片柳林下。

龍一飛見阮不悔匆匆回來，他十分不悅的道：「對方甚麼角色？只不過太湖水寇，去了這麼久！」

阮不悔道：「大叔，鏢局傷亡極重，而水寇人又多，一時問……」

「你不忍下手？」

「我還是放倒水寇十多人！」

龍一飛道：「出刀不快，死亡必來；出刀猶豫，機會不再。手持霸王刀的人，講求的就是狠準快，不悔呀，你還得多磨練。」

阮不悔道：「是的，大叔，唉……」

龍一飛道：「你嘆的甚麼氣？」

阮不悔道：「四維鏢局死傷的兄弟們……唉，我師父好悲哀，我就從未見過師父那種可憐相。」

龍一飛道：「甚麼三刀震乾坤，唬唬人罷了，真正用刀，金東陽差遠了。」

阮不悔道：「我師欲哭無淚……」

龍一飛道：「你倒是同情你師父了。」

阮不悔道：「大叔，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呀！」

龍一飛道：「又來了，你就會那麼一句不是？大叔我早就聽膩了。」

阮不悔不說了，他在馬背上細

思量，想着那個柳成川大師兄，他不能對師父說出柳成川與金玉梅之間發生的事，那會令師父更加痛苦。

阮不悔懷念的乃是金夫人，只有夫人對他關懷。

阮不悔以為，單憑金夫人，他就應該為四維鏢局做些甚麼。

石頭城果然巍峨，城高門樓大，街上行人如鯽，當然是人文薈萃之地，只不過江湖人却認為也是牛鬼蛇神各顯神通的鬥法場所。

隔着夫子廟半里遠，有一條看上去是巷也是街的地方，樓高宇大，飛簷重疊，車水馬龍絡繹不絕，人們進進出出還滿臉堆笑，只一問，才知道這條街住的都姓沈，沈家霸佔整條街。

江南最大富豪沈百萬便住在這條街中央。

俗話說得妙，「富在深山有遠親」。

沈百萬住在南京城，甚麼親戚全出現，想的當然是沈百萬的錢。

沈百萬不是傻子，他當然明白這一點，所以他也有手段，他把親戚分等級，遠親就不必驚動他了。

現在，龍一飛與阮不悔來了。

龍一飛與阮不悔併馬在沈家那座高大的門樓前才下得馬，真氣派，四個看大門的家丁奔過來。

騎馬來的是貴客，坐轎來的是稀客，至於走路來的，多一半靠邊站着家丁上前盤問了。

四個家丁圍着兩匹馬，阮不悔已扶着大叔下馬來。

龍一飛對家丁們道：「煩勞通報沈爺，括蒼龍一飛來了。」

四個家丁一瞪眼，齊聲道：「你……」

龍一飛道：「括蒼龍一飛。」

有個家丁道：「你就是刀霸龍一飛呀！」

龍一飛心想，真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八年了，他們還記得刀霸威名。

不由得他點點頭，道：「不錯。」

那家丁道：「多年前，俺們五爺與你一起帶着八大件去福州，半道上你同人家打起來，結果你完，五爺也完了，你……又……」

龍一飛道：「我就是為這件事前來。」

那家丁道：「這兩年五爺自己關在後院不出來，他每天叨唸福州的姑娘幾已發瘋！」

另一家丁道：「秦淮佳麗千千萬，奇怪了，五爺只喜歡那位叫游水仙的福州女，為甚麼？」

龍一飛有些不耐煩的道：「快通報，我是帶他到福州去娶那位游姑娘的。」

家丁吃吃一笑，道：「你說笑不是？」

「怎麼說？」

「八年多了咧，游姑娘怕是早生幾個娃兒了！」

龍一飛道：「游姑娘未出閣，她答應等十年，十年不過二十八，還來得及。」

四個家丁怔怔的道：「你怎麼知道？」

龍一飛道：「我知道的事很多，那得見你們五爺我才會說。」

有個家丁對龍一飛與阮不悔招手，道：「二位，小子爲二位帶路，請！」

那家丁又對另一人吩咐：「馬匹上槽，小心伺候。」

於是，紅漆門樓銅環響，自裡面有人拉開門。

阮不悔跟着大奴走進門，嘆，他這一回開了眼界了。

祇見有錢人家真氣派，院子裡假山水池雕像擺，四季花兒爭鬥艷，兩邊長廊玉欄杆，黑白天鵝池邊臥，遠處一座八角亭，好像裡面還有幾位美女在詠笑。

越過頭一座大廳之後，二院裡更寬敞，小橋流水在院子的正中央，亭台樓閣盡是大紅色，窮人看久了頭會發昏，阮不悔就不自然。也不知過了幾道院，前面的院門緊閉着。

那家丁上前去拍門：「五爺，有客人求見！」

忽的一聲吼叱：「滾開，不見，誰也不見！」

聲音來自院中央。

龍一飛開口了：「萬財老弟，龍一飛來了。」

「誰？」

「龍一飛。」

「少來，龍哥被砍在大海裡，我親眼所見。」

龍一飛哈哈一笑，道：「萬財老弟，開門一看便知。」

於是，門後有了足音。

於是，院門拉開了，祇見一個年輕瘦高的漢子雙手各拉在門邊，抬頭看向龍一飛與阮不悔。

龍一飛拄着拐杖，道：「萬財老弟，不認得括蒼龍一飛了？」

猛古丁，這位沈萬財張臂抱住龍一飛，道：「果然是大哥來了，快請進來。」

沈萬財並對家丁吩咐：「酒菜侍候。」

家丁往回奔，口中喃喃的道：「難得五爺有笑容。」

沈萬財住在這後院，祇不過兩間紅瓦房，但就在這間小屋四周，栽滿了水仙與桂花，院裡幾乎香氣逼人，而屋內却更簡單，屋內沒間隔，屋內一桌兩椅，而在正面牆上

却掛着一張仕女圖。

龍一飛就吃一驚，他自言自語道：「太像了，她不正是福州之花游水仙嗎？」

阮不悔也覺得這圖上的仕女美極了。

家丁又搬來一張椅子，阮不悔陪着大奴與沈萬財，三個人圍在那張精緻的玉桌上吃着酒。

半晌，龍一飛道：「老弟呀，你作賤自己了。」

沈萬財道：「十年之期一到，我沈萬財就將拋棄一切遠去莆田出家了。」

龍一飛道：「所以我急急的趕來了。」

沈萬財道：「聽口氣，大哥也知道十年之約了？」

龍一飛道：「當我的傷好之後，我趕往福州，知道賢弟於八大件失去之後又趕去福州游家，你們雙方約定十年之期，水仙姑娘答應你十年之期，我才又轉回杭州灣。」

他重重的一嘆，又道：「在當時，我以爲十年應該可以爲賢弟做些甚麼！」

沈萬財道：「祇差不到兩年了。」

龍一飛道：「賢弟，你我相識在莆田，咱二人幾乎比親兄弟還親

幾分，龍一飛家小已完，如今也是孑然一身，今天我來找賢弟，便是要帶着賢弟一齊去福州。」

沈萬財道：「可是，許的八大件沒有了。」

龍一飛道：「賢弟放心，我們先取回兩件，由我二人護送賢弟先去女家，以穩住女方。」

沈萬財道：「真能取回兩大件？」

龍一飛自懷中取出呂文彬的小短褲，他把短褲展開來，微微一笑，道：「看這上面圖案，溫州師爺呂文彬的小短褲，兩件寶物他藏在這裡山洞中。」

沈萬財仔細看，忍不住撫掌道：「好極了，我沈萬財又有生機了。」

看他高興的樣子，很難叫人相信祇爲了一個女子，他就廢寢忘食的把自己囚在這小院中不見人。

其實沈萬財不以家財萬貫炫耀世人，沈萬財乃沈家最出色的子弟，沈萬財的文章好，他的書法與圖畫更是一絕，他把福州那位佳游水仙的畫像畫得唯妙唯肖栩栩如生，他每日必對此像自語一番。

沈萬財決心與龍一飛再走一次福州了，他命人備馬，想到大美人，便一刻也不耽誤，當天便離開南京。

阮不悔就想不通，爲甚麼一個女人就把這位財神爺兄弟折磨得如此頹廢。

沈萬財與龍一飛、阮不悔，三人拍馬往南馳。

沈萬財這時候對阮不悔十分注意。

龍一飛便把阮不悔的一切，向沈萬財述說一遍，聽得沈萬財大爲放心。

爲甚麼說放心？

如今龍一飛是個殘廢的人，他少了一條腿，此去追回失寶，憑恃的便是武力，他不太放心阮不悔，因爲阮不悔比他還年輕。

但當龍一飛把情況告知沈萬財之後，沈萬財這才對阮不悔另眼相待了。

* * *

根據呂文彬的那件小短褲繪的圖案，龍一飛決定先到杭州灣，他準備在那裡租船去找寶。

沈萬財一聽到船，他就心中不自在，因爲八年前他曾在他船上，眼睜睜的看着那幾個惡人搶走了他帶在身邊的八大件。

當時他幾乎被嚇死，有把刀攔在他的脖子上拉來拉去，好像要把他的頭切下來。

而今聽說又要上船，他心中當然不自在。

祇不過寶物並非在陸上，他也

祇有硬着頭皮答應了。

* * *

這日三人過了錢塘江，一路直奔紹興府，龍一飛有了阮不悔在身邊，他不必再隱藏自己了。

到了紹興府南大街，阮不悔指着一家大酒坊對龍一飛，道：「大

叔，那邊就是東湖大酒坊。」

龍一飛却對阮不悔道：「等一等我們進去，你到江邊看看，有快船立刻租一條，咱們的行動越快越好。」

阮不悔立刻點頭應道：「大

叔，江邊我最熟，你放心，我會找最快的船。」

那沈萬財道：「咱們租船價錢不打折，但求船上一切方便。」

阮不悔笑笑，道：「我自會選最方便的。」

於是，三騎到了東湖大酒坊外

停下來。

嘆，還真巧，段家姑娘跳出門來了。

段金花一見阮不悔，她是心裡笑，臉上更是一副美不勝收的愉快。

「喲，回來了，快進去呀！」

她又走近龍一飛，道：「大叔呀，以後住在我家吧，住我家比住小船方便呀！」

龍一飛指着沈萬財道：「南京沈相公，妳們見見。」

沈萬財衝着段金花點點頭，道

：「打擾了。」

這時走出兩個伙計來，段老板也笑哈哈的出來了。

龍一飛上前抱拳道：「段老板，咱們心儀久矣！」

段友仁一聲宏笑，道：「都是自己人，小女承你指教，她學了不少本事。」

龍一飛一笑道：「是我誤了你不少正事，哈……」

於是，段金花指着後面，道：「大叔，老舅公二老正在後廂房，老舅公的傷好多了。」

龍一飛點了點頭道：「都是你的功勞。」

阮不悔道：「大叔，你們先進去，我去江邊了。」

段金花道：「去江邊？」

阮不悔道：「租條快船呀！」

說完他便匆匆的往江邊走去，段金花不知跟去好呢？還是帶領大叔二人去後廂房。

段老板便在這時開了口：「金花，爲大叔帶路呀！」

「是，是啦！」

她口中應是，雙目却落在去遠了的阮不悔身上。

* * *

阮不悔此刻心情開朗至極，自從天平山救了四維鏢局之後，自己也算翻了案，師父心中已明白自己是冤枉的，這件事能如此完結，阮

不悔自然高興。

另外便是大叔尋寶，祇要一切順利，完成了大叔心願，往後便可以安居下來，至於段姑娘……

阮不悔已到了江邊了。

他一直在心中想着，如果有一天段姑娘真的嫁給自己，自己是否幹她家酒坊的差事？

想到段姑娘的痴情，阮不悔呵

呵笑了。

* * *

阮不悔這才微笑着剛站在石岸上。

嘆，好一聲尖叫自一條三桅大船上傳過來。

「阮兄弟呀！」

阮不悔猛抬頭，他的心中還真吃驚，因爲大船上站着一位俏姑娘，這……

這位姑娘不是別人，乃馬家寨的馬小倩是也。

天下事還真的如此巧合嗎？其實說穿了就不以爲是件奇怪

事了。

原來馬家寨在溫州開的兩家大店面重新又開張，馬家的姑娘就懷念着阮不悔。

馬家寨寨主馬洪亮當然看出女兒的心事來，他還鼓勵女兒去找阮不悔。

馬小倩就是這樣，她才乘了馬家寨的大船，沿着海岸來到了杭州

灣。
馬小倩的大船才靠岸，就發現岸上走來阮不悔，這一下可真把馬小倩高興得手舞足蹈的跳下大船，奔向她心目中的阮不悔。

阮不悔見馬小倩奔來，既高興又發愁，但他還是愉快的迎上前去，笑道：「馬姑娘，你們來紹興府呀，是不是生意呀？」

馬小倩笑笑，道：「我們來呀，是爲了找一個人，唉，這個人忘了馬家寨了。」

阮不悔道：「找人？找誰？」

馬小倩道：「當然找你呀，

嘿……」
阮不悔楞了一下，忙笑道：「噢，對了，是爲了我騎走你們馬家寨一匹馬呀，我已騎回來了，等等我把馬牽過來。」

馬小倩點點頭。

阮不悔一笑，道：「馬姑娘，我找到船以後，就回去把妳的馬牽來。」

馬小倩氣得臉泛白，道：「誰來索討馬匹呀，你以爲我坐船來此是找你還馬嗎？」

阮不悔道：「我以爲妳是爲馬而來。」

馬小倩鼓起小嘴，道：「你要氣死我呀！」

「我氣死妳，從何說起？」

「我不是爲了馬，我是爲了你。」

「爲我？」

「不錯，爲了你才來的。」

阮不悔道：「我怎麼了？」

馬小倩道：「我爹的傷好了

咧！」

阮不悔一笑，道：「恭喜妳了。」

馬小倩道：「我爹傷好了以後

最想見的就是你。」

阮不悔道：「妳爹要見我？」

「是呀，他急於要見你。」

阮不悔道：「妳爹找我有甚麼

事嗎？」

馬小倩半低頭道：「我……不……知道。」

阮不悔道：「連妳也不知道

呀！」

馬小倩道：「妳去了便明白。」

阮不悔道：「馬姑娘，我祇怕

沒時間去了，我正有極重要的事情

待辦，一時間實在無法前往。」

馬小倩道：「甚麼事那麼重要？」

阮不悔道：「如果要我仔細

說，也祇能說是呂文彬那師爺的事

情延續了。」

楞然的看着阮不悔，馬小倩道

：「惡師爺的事情已經解決了呀，

何來延續之說！」

阮不悔道：「這件事以後我再

對妳細說，馬姑娘，如果妳是專爲找我，那就請先回去，三個月後我去馬家寨，到那時，我的一切事情已辦妥，甚麼話也可以坦白說了，妳說對不對？」

馬小倩道：「三個月呀，好

吧，看妳有急事的樣子，我不逼妳去見我爹。」

她站在岸上指着她那三桅大

船，道：「你需船，是嗎？我們的

船送你去辦事。」

阮不悔道：「馬家寨的船？」

「是呀，你看，馬三元掌舵最

穩當，大掌鞭馬安太馬叔也在船上

呀！」

馬小倩說的這兩個人阮不悔當

然認識，祇不過阮不悔心中明白，

這次龍大叔出馬又帶着沈萬財，說

不定海上免不了搏鬥出現，拖上馬

家寨的人就不太好了。

阮不悔打算要拒絕，祇見馬小

倩已對船上的馬安太大聲叫起來

：「安叔呀，你看誰來了。」

站在船頭的馬安太猛一挺，立

刻笑着跳上岸，他奔到阮不悔面前

哈哈笑了。

大掌鞭馬安太笑得開懷，阮不

悔自然也笑。

馬小倩對大掌鞭，道：「安

叔，別笑了。」

馬安太道：「高興嘛！」

他拉緊了阮不悔，道：「真是

上天巧安排，咱們剛到就遇着你了。」

阮不悔道：「馬姑娘也說，你

們老爺子要找我呀！」

馬安太道：「是呀，老爺子看

上你了咧，哈……」

阮不悔道：「看上我？看上我

甚麼？」

馬安太指着往船上去的馬小

倩，道：「馬家寨請你去當金龜婿

呀，哈……」

阮不悔一聽之下吃一驚，他喃

喃的道：「不行呀！」

馬安太道：「阮兄弟，爲甚麼

不行？」

阮不悔道：「大掌鞭，我便老

實對妳講，這一回我是保駕臣，保

我大叔叔與沈先生去福州，這一路十

分凶險難過關，一時間，那有心思

去顧兒女情。」

大掌鞭一瞪眼，道：「非去不

可？」

阮不悔道：「不錯！」

大掌鞭把頭抬，他看看已上船

的馬小倩，咬咬唇，道：「阮兄

弟，你們上船吧，這一路我們大船

送你們。」

阮不悔道：「一路凶險難定

論，何必拖累馬家寨，我以

爲……」

大掌鞭道：「阮兄弟，咱們廢

話少說，你現在除了我們大船之

下工夫練，總是有好處的。」

段金花道：「大叔，你放心，

我會的，指望你們早去早回來。」

她轉而看向阮不悔，發覺阮不

悔也在對她點頭，她忍不住的叫道

：「不悔哥！」

叫的聲音細，却也十分親熱。

阮不悔心中猛一緊，他明白，

一切盡在這三個字裏了。

＊ ＊ ＊

有船坐當然用不到馬匹，馬家

寨的那匹馬便祇好留在東湖大酒坊

了，便是沈萬財與龍一飛的坐騎也

留下了。

三人走得真快，別看龍一飛少

了一條腿，他拄着拐杖走得更快。

紹興城到碼頭，沒多久便看到

岸邊停靠的三桅大船，馬家寨的人

在大掌鞭的吩咐下準備開船了。

馬小倩見阮不悔帶着兩個人一

同來，立刻跳下船去迎接。

她也十分禮貌，因爲她明白斷

腿的乃是阮不悔的龍大叔叔，而龍大

叔就是當年「括蒼刀霸」。

「馬小倩迎接大叔叔。」

龍一飛一怔，他轉而問阮不

悔，道：「她是……」

阮不悔道：「馬家寨的馬姑

娘。」

龍一飛道：「坐他們的船？」

「是的，大叔叔。」

想了想，龍一飛道：「也好，

外，別的船你找不到，就這麼說定了，你去把人接過來，咱們立刻開船。」

阮不悔看看附近，還祇有馬家寨的大船派上用場，想了想，他拉住大掌鞭，道：「馬叔，咱們先來個約法。」

「甚麼約法？」

「萬一與人打起來，你們一邊

別出手。」

大掌鞭馬安太道：「行，就這

麼說定了。」

阮不悔不往船上走了，他回頭

便奔往紹興府。

＊ ＊ ＊

段金花忙着招待龍一飛與沈萬

財，更把龍一飛的親舅舅蕭不邪夫

妻二人請在一起。

蕭不邪緊拉着龍一飛，幾次哽

咽說不出話，還是蕭老夫人對龍一

飛說四明和尚對他二老的殘酷手

段。

龍一飛聽得血脈貫張，他冷沉

的道：「你二老安心啦，我饒不了

四明和尚。」

客廂中，段老闆陪座，那段金

花不時的走出門口遙遙看，她當然

是看阮不悔爲甚麼還不回來。

也不知她進進出出第幾次了，

才見阮不悔喜孜孜的走回來。

段金花上前急急問：「找到快

船了？」

阮不悔道：「找到了。」

段金花道：「那麼巧呀，就有

船去福州？」

阮不悔不能說出是馬家寨的

船，那會引起段金花的懷疑，萬一

段金花碰上馬小倩，祇怕……

阮不悔心中在想，絕不能提到

馬家寨。

他跟着段金花到了客廂，嘆，

酒坊以酒窖的陳年花雕招待他們幾

位，段老闆還在勸酒呢！

阮不悔一進門，段老闆便拉住

阮不悔，定要阮不悔坐在他身邊。

阮不悔還有些緊張不自在。

龍一飛道：「不悔呀，船找到

了嗎？」

阮不悔立刻回應道：「祇有一

條船去福州，還有半個多時辰就要

開船了，船老大交代，要去就快上

船。」

他此話一出，龍一飛立刻對沈

萬財道：「沈老弟，咱們這就上船

了。」

他對段老闆道：「咱們會回來

的，一切回來再說了。」

阮不悔對段金花道：「段姑

娘，蕭老二位妳多多費心了，再

見！」

他三人說走便走，倒把段老闆

怔住了。

咱們是去取東西，且等找人索討的時候，就不能拖人下水了。」

他的話也祇有阮不悔心中明

白。

當然，沈萬財也明白。

如果是一場搏鬥，這種場面，他也不會出現的。

於是，三人登上船。

馬小倩陪着龍一飛三人進入前

面大艙中。

馬家寨的這艘大船上，六個大

漢與掌舵的馬三元，七個人對於這

一條航路都熟悉，很快的，這條大

船駛出杭州灣入海了。

海浪掀起大船上下不休的顛簸

着。

龍一飛却把那條小短褲攤開在

艙房矮木桌上了。

龍一飛低頭仔細看，口中喃喃

不知說些甚麼。

沈萬財道：「一飛兄，看出甚

麼端倪嗎？」

龍一飛道：「模糊，很難斷

定。」

沈萬財道：「如果難確定，咱

們船已在海上，豈不失去目的

了？」

龍一飛道：「我如果推敲不出

來，有一人必能認識這圖案。」

沈萬財道：「誰？」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

神偷于氏兄弟發現琉璃塔內已空，判斷真的寶塔必到武小郎手中，司馬亮便帶了三十八人前來十字坡索寶，憑武小郎三寸不爛之舌，唬得司馬亮一楞一楞的，司馬亮想用奸計毒殺武小郎不成，親自上陣與武小郎交手，武小郎的武功出乎他意料之外的高，甘不悔傷了臉皮，牙齒都露了出來，司馬亮也傷了左腕，司馬亮大怒之下命令殺無赦……



文圖
病飛
去霍
新派湖海俠士故事/霍可
俠盜武小郎

保存實力上橫山 官賊討伐撲個空

落雁堡的人拉馬疾退，那些死了的人也沒人管了，自己的命要緊。

這批人來得快去得更快，利時大地上只留下一片塵灰在飛揚。

「哈……」

這笑聲聽起來多麼的悲壯呀，十字坡前的野店門口，大伙笑得滿面淚痕，張水柔與盧小玉、扈五娘她們三人到底是女人家，只笑了兩三聲便抱住武小郎大哭起來了。

武小郎見這光景，他收住笑也收住淚，大聲地道：「小丁、小馬。」

二人立刻回應道：「武爺，咱們贏了吧！」

武小郎道：「更厲害的搏鬥還在後面呢。」

他看看朱才幾人，又道：「看各位如此義氣，武小郎心中感激。」

朱才走過來道：「大伙都傷得不輕，武兄弟也別客套，進門去先治傷。」

武小郎道：「進門以後先喝酒。」

張水柔道：「傷還是快點治呀！」

武小郎道：「我知道，似這種刀傷冬天十分的痛苦，我還好，只是一點內傷，我這就快馬加鞭去泰

山縣城，我去把那個錢能通神的錢大夫找來，為大伙把傷治一治。」

他說完立刻自後面拉過一匹馬來，又對張水柔道：「把金子取一錠來，那姓錢的愛金子。」

張水柔微點頭，立刻回去取金子，她取來的金子還正是錢通神多年的積蓄。

朱才看看各位兄弟的傷，他也明白，一時間是不適宜上路回橫山，只好暫時先住下來了。

很快的，張水柔取來兩根金條放入武小郎袋中，道：「武哥，你早去早回呀！」

武小郎衝着眾家兄弟們抱拳道：「就是這一半天，我就帶着那錢大夫來了。」

張千里道：「武兄弟，你真的沒有關係？」

呂忠也問：「武兄弟，咱們實在不放心呀！」

李杰道：「武兄弟，你真夠義氣，如果你傷重，你就別為咱們去張羅了。」

武小郎道：「放心，我這就快馬一鞭，各位，你們進去吃酒了。」

他又對小丁、小馬道：「小丁呀，把好的吃喝全取出來，至於死的那些落雁堡殺手們……」

小馬立刻道：「武爺，老規矩，咱們今天傷得重，趕明天咱兄弟二人醃他們的肉。」

張水柔道：「快去吧，這是小事。」

當然，在她而言，切人肉瀆或醃實在小事一椿。

於是，武小郎拍馬走了，當然，他是快馬加鞭地往泰山縣城而去，因為泰山縣城距離十字坡最近……

何止這兩個伙計呀，泰山北城很多人知道武小郎是個膽大的，王家宅子鬧鬼呀，誰敢去看？武小郎不但看，而且還住了十幾天。

兩個伙計迎上前道：「喂，你好端端的幹什麼？」

武小郎道：「我找錢大夫。」

有個伙計指後面道：「錢大夫病好才兩天，正在後面調養呢！」

武小郎道：「快快叫他出來，帶着醫治傷藥跟我前往鄉下去，娘的，受了傷的幾個人全是外傷，我是為大夫攔了生意賺銀子。」

伙計道：「你等等，我問問，大夫如果不去，咱們誰也沒辦法。」

他匆匆地走向後面而去。

武小郎對另一伙計道：「你快把大夫的藥箱塞滿刀傷藥。」

「有人挨刀呀，慘不慘？」

「慘，當然慘，十個挨刀流了血。」

「我的乖，誰幹的？」

「山東最厲害的是誰呀？」

那伙計邊抓藥邊回應道：「那當然是山東响馬了。」

武小郎道：「噢，你也知道山東响馬最厲害呀！」

「我的乖，誰幹的？」

「山東最厲害的是誰呀？」

那伙計邊抓藥邊回應道：「那當然是山東响馬了。」

武小郎道：「噢，你也知道山東响馬最厲害呀！」

都快天黑了，錢家藥舖外面忽然來了一騎，那當然是武小郎來了。

錢大夫這這鬱鬱成疾的，差一點沒死掉。

「我的乖，誰幹的？」

「山東最厲害的是誰呀？」

那伙計邊抓藥邊回應道：「那當然是山東响馬了。」

武小郎道：「噢，你也知道山東响馬最厲害呀！」

錢大夫忙彎腰一鞠躬，急急地大步走出野店。

他也匆匆地走出十字坡，回頭不見人進來，他才忽地掩臉大哭起來。

錢大夫邊哭邊把那錠金子取在手，嗥道：「操他先人祖奶奶，這是甚麼世界呀，這明明是我的金子，他用我的金子做人情，害我損失不輕呀！」

他邊罵邊哭往前走，那光景宛如他的世界末日來臨似的，恨不得叫十字坡的那些人死絕。

武小郎抱頭大睡，他心中甚麼也不想，外面怎麼忙碌他也不過問。

武小郎至睡到過午才起來。

張水柔與盧小玉又把傷處再敷了藥，她二人原是輕傷，此刻好多了，祇有廬五娘傷在肩頭上，她正在閉目休養。

現在，武小郎精神又來了，他走到前面店堂了。

柴大官叫道：「武哥，過來大伙喝酒。」

武小郎笑笑：「各位，我不知各位能不能上路，咱們最好馬上走。」

他此言一出，一室鴉雀無聲，都瞪了眼等着武小郎再往下面說。

武小郎走到桌前，道：「我

算算咱們的人馬，三個女的再加上十一個男的，全都是身上帶刀傷，如果落雁堡再攻來，咱們唯有等挨刀！」

朱才一聽，道：「武兄弟，你打算怎麼辦？」

武小郎道：「我打算找地方去躲起來，可是甚麼地方有橫山最安全？」

「好呀！大伙都叫起來。」

李杰粗聲道：「歡迎武兄弟加盟，橫山哥兒們歡迎你呀，哈哈！」

張千里道：「對，逼上橫山就去大幹一場。」

楊三郎道：「回去橫山過好年了。」

張水柔走過來了，她憂心地道：「武哥，真的要上山寨呀，我的祖產怎麼辦？」

她指的是孫二娘留下的這片店。

武小郎道：「這片野店沒問題，司馬亮拿不去的。」

小丁、小馬也呆了，他們在這兒十多年，怎麼丟得下。

張水柔道：「我真捨不得呀。」

武小郎道：「我想過了，等咱們打敗了司馬亮以後，咱們再回來開店。」

張水柔一聽笑了。

盧小玉過來了。

「武哥呀，你決定去橫山呀！」武小郎道：「咱們去橫山過年，你看好不好？」

盧小玉道：「武哥，何日我才報大仇？」

武小郎道：「妳安心，我們上山以後再商議，我以為滄州的司馬亮太可惡，咱們向李寨主去搬兵，咱們血洗他的落雁堡！」

他此言出口，朱才幾人同聲道：「武兄弟呀，這也正是咱們心中的話。」

張千里道：「娘的，這次一戰，我發現落雁堡中有能人，有個傢伙以飛刀招呼我，這人的飛刀夠陰狠！」

武小郎道：「咱們也不含糊呀。」

李杰道：「有個玩雙槍的也不差，我同他打得也難分難解。」

他二人說的不是別人，乃每次隨司馬亮出征的三個人，張展、白為仁與石堅三人是也！

這三人也受了傷，無他，因為橫山好漢也不好惹。

武小郎猛地舉杯站起來，道：

「好兄弟們，大家乾一杯，然後收拾安當，咱們騎馬上橫山。」

就在這時候，廬五娘也出來了。

廬五娘自來到十字坡以後，她

發覺這兒才是講義氣的地方，祇是她還不便多口，此刻她說話了。

「各位，我知道司馬亮的為人，他陰險！」

朱才道：「廬大姐，司馬亮有多陰，妳說說，我們大伙聽聽！」

廬五娘道：「那日司馬亮吃了大虧，連他自己也想不到，我敢說，不出三五天，他必會率更多殺手前來，到時候就是一場大屠殺！」

朱才道：「那個老小子是個唯我獨尊的傢伙，咱們要整他，就得快上山同李當家的商議去。」

武小郎道：「我想了許久，咱們祇有這一條路好走，最好馬上走。」

大伙一聽無異議，立刻各處去收拾。

其實也沒甚麼好收拾的，武小郎與張水柔不會去井中暗處取寶塔，他們倒是帶走金銀珠寶一大包。

於是，一行人連忙騎馬走了。第二天中午來了一大堆官兵，為甚麼是官兵？因為有人密告十字坡出現響馬了。

十字坡屬於泰山縣管轄，十字坡出現響馬，單只縣城捕役是不敢前來的，於是另外派了一百名官兵夥同衙門的程捕頭二十四名捕役，飛一般的來到十字坡，隨來的還有

個告密的人。

這位告密的人可不是別人，錢通神錢大夫是也。

錢大夫忙了一夜為傷者治傷，他早已發覺這些傷的人穿的衣裳，那正是橫山响馬們的模樣，再加上朱方幾人不小心的說了些山上的情況，錢通神立刻明白，這些人全是殺人王。

錢大夫不敢稍有大意，他盡本事為朱才等人把傷治，不敢惹火這些人，便是武小郎付診費他也一樣地推三阻四不敢要，若非武小郎的誠意，他是不敢伸手接那一錠金子的。

錢大夫奔回泰山城，一路走到衙門口，正遇上程捕頭與那甘元及杜大北率人去王宅，他們仍然天天夜裡去王宅找寶塔，說是掘地三尺也不為過。

錢通神把十字坡情況向程百里說一遍，嘆！程百里吃了一驚，縣境來了响馬，這可不是鬧着玩的，立刻便向太爺報告，結果便連鎮守地方的官兵也派來了。

* * *

程捕頭與他的捕役們也曾來過十字坡，如今是來抓响馬，他的人走在最前面，大槐樹下他一聲吼：

「到了，就是這家野店！」帶官兵的是個大漢，他雙手握着大關刀，烏騾馬上他大吼一聲

：「團團圍起來！」

「嘩啦啦」一聲响，十幾根鍊條抖開來，光景是要鎖人了……

那程捕頭走在最前面，他站在門下猛拍門：「開門！」

他一共喊了三五聲，裡面沒動靜，但門是由內插上門門的，顯然是有人在。

其實裡面已沒人住了，張水柔認為山野地方門外上大鎖會有甚麼用，被人用刀斧一砍便開了，還不如由內拴上門，叫人以為屋內有人，張水柔能高來高去，她由院牆躍出去。

* * *

程百里叫了幾聲火來了，他往後退一大步，道：「把門撞開！」三個捕役奔過去，三人併肩撞門，口中還厲叫着：「一二三！」

「咚！」一共吃了多少聲不知道，這門栓得還真緊，於是再加上兩個人，大伙拚命撞，「轟」的一聲門開了。程捕頭舉刀當先往裡面奔，表明他老兄身先士卒的模樣，其實他心中明白，八成屋裏沒有人。

屋內當然沒有人，屋內的人昨天下午就走光了。

帶隊的官是個山東漢，魯東人罵人不一樣，他在門外大聲罵：「進你娘的，銀呢？」（銀乃人的聲音也）。

屋內的程捕頭大叫道：「把總快來，人都跑光了，你看這屋內的東西怪不怪！」

那位把總端着關刀進去了，嘆！還真叫他開了眼界了。怎麼店內一排排放着大罈子，還有一大罈高粱酒放在桌子上。

這時候門外陽光很亮，桌子上放了一張便條，上面寫得歪七扭八，但仍然知道上面寫的是甚麼。

「滄州惡霸司馬亮，我說實話你聽着，找寶塔應去泰山城，再不去官家就快抱走了，你娘的！晴天晴地晴地方，帶殺手找到我這裡，惹你不起躲得起，爺們遠走高飛到山裡去了。」

這便條未落款，也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只不過這兒無人是真的。

程百里叫過錢通神過來，急問道：「大夫，你說說，我聽聽，他們一共幾個人？」

錢大夫拭着汗，帶着氣道：「他們啊，我算了……」

錢大夫搬動指頭算了又算，道：「一共是三個女的，對三個女的，一個年紀四十多，另外兩人二十幾。」

他又算了一下，道：「男的一共十一人，其中兩個是伙計。」

那把總一聲叱道：「就這麼十幾個男女呀，我却率領一百人，真是小題大作了！」

程百里道：「把總，你聽過沒有，橫山响馬的功夫大，他們一大半是當年梁山好漢的後人呀！」

那把總冷笑道：「梁山又怎樣，還不是死光光！」

他把關刀往地上扔，過來個士兵接手中，那把總指着屋內的罈子道：「打開一個瞧一瞧，裡面裝的是甚麼？」

一聽開罈，幾個兵士走進來，刷刷的把三個罈子打開了封口，嘆！一股子肉香令人垂涎欲滴。

再看桌上的一罈子，打開了滿屋酒香，程百里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這些東西會留下來？」

把總道：「會不會有毒呀！」

程百里正猶豫，忽見錢大夫在一旁便道：「大夫，你是大夫，你瞧瞧這些酒肉會不會有毒！」

錢大夫自腰帶上拉出一串鑰匙來，上面就有一根三寸長的銀針。

那年頭大夫們出外備了許多零件，甚麼針灸包小火鍋、金針銀針、藥引……

錢大夫以銀針扎入酒中試了試，他取出銀針道：「這酒沒有毒！」

他又去試幾罈鹹肉與滷肉，發覺也無毒。

程百里便對把總道：「趙把總呀，你想想，為甚麼把這些好吃好喝的留下不帶走？」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 / 申公豹 · 文圖

五彩傳奇

孤傲玫瑰愛小子 因果輪迴受戲弄

上文提要：

小五子被夜來香用牛筋細綁住，正和小霸王各持尖刀要結束小五子之命時，不料小五子以「拔陽回生氣功」震斷牛筋並反制住夜來香兩人，夜來香祇好以五百兩黃金來贖命。小五子押夜來香往藏金處取金，却聽到有姑娘喊救命，小五子逼夜來香帶他進去察看，原來正是自己和小彩救過的齊氏姐妹又被夜來香派人搶來……

姓趙的把總道：「只有一個解釋！」
程百里道：「噢，你說說，我聽聽！」

趙把總道：「這些死囚們來不及帶走，他們也帶不動這麼多！」
程百里哈哈一笑，道：「那就便宜咱們了，哈哈！」
趙把總大聲吼：「來幾個會做菜的，咱們今天吃個飽，然後凱旋回縣城！」

立刻進來十幾個大漢，一擁擠到了灶房裡，不旋踵間，有人歡叫着走出來。

「大人呀，鍋灶上還有肉包子呀！」

程百里道：「娘的，他們肉包子也吃足了，太好了，咱們還客氣甚麼？」

他把那張便條摺起來揣入懷中，又道：「這是證物，回去縣城好交代。」

* * *

有兩個差役提著水桶去汲水，那水井深三丈，井口小，井腹大，二人拉滿兩桶水低頭看井內，有一人笑道：「這地方真不錯，住在這兒賽神仙。」

另一人笑道：「我就不太懂，開一家野店為甚麼惱了那麼多的肉，還真香！」

兩個人哈哈笑着抬了水桶往灶

房走去，他們二人當然不知道那水井下面的井壁內藏了一座價值連城的寶塔，更有不少張水柔藏在裡面的金銀珠寶。

這一頓一百多官兵與捕役們真是大快朵頤，又是酒又是肉，又是包子帶肉球，這麼冷的天，大伙吃得頭冒汗。

他們不但吃，臨走還各自包了一大包的醃醬肉，每個人笑得嘴巴也合不攏，若非每人長了兩隻耳朵阻擋着，怕是嘴巴會笑咧到脖子後。

他們如果知道吃的是人肉，怕是一個人也笑不出來了！

如果他們還知道酒中滲有馬尿，當然更不會喝得酩酊朝天。

這不是武小郎缺德，武小郎實在也想不到此地會來官家的人，武小郎是要對付滄州落雁堡的殺手們，因為他恨死司馬父子了。

* * *

天下有許多事令人驚奇，天下也有不少事是巧合的，就在程百里與趙把總領着人馬又轉回泰山城的第二天一大早，從滄州來了一批殺手，這些人一個個兇似虎，騎在馬背上還罵人。

率領這批近五十名殺手的不是別人，乃是司馬亮貼身武士，他們是「血刀」張展、「雙槍將」白為仁

與「飛刀手」石堅三人，另外真正的主角就是那兩個虬髯大漢巴里格與呼圖中二人。

他二人乃是代表和親王爺來十字坡的，因為司馬父子受了傷，和親王爺又不便在關內明目張膽出面，這次便由他們五人再率五十名落雁堡的殺手們來了。

* * *

一大早這些人風捲殘雲般的利時把十字坡又包圍住了，這一回誰也不多言，立刻開始正面攻堅了。

那「飛刀手」石堅舉着兩手大吼一聲：「衝呀！」

原以為要給屋中人一個措手不及，誰知道門是虛掩着的，等到大伙殺到屋子裡，那有甚麼人在呀！

滄州來的殺手們原是要為死在此地的十一名同伴報仇雪恥的，誰知還是來晚了。

他們差一天便與官兵遇上了，那白為仁命人到處找一遍，又命人趕快做飯。

幾個頭頭商量了。

那「血刀」張展道：「等咱們吃過飯，放把火把此地燒他娘的鳥蛋精光。」

巴里格急叱道：「不可以！」

張展道：「巴兄有何指教？」

巴里格道：「燒了屋子事小，萬一把我們宗廟的寶塔燒掉，你擔待？」

一怔，張展道：「我看寶塔不會在這裡。」

呼圖中道：「你怎麼會知道寶塔不在這裡？」

張展道：「寶塔如果在此，人是不會逃走的。」

呼圖中道：「要是被他們藏在這兒某一個地方呢？」

張展不開口了，他只有不說話，因為真要是把寶塔毀了，便堡主也吃不消。

一邊白為仁忿忿地道：「娘的，想來一個拂曉攻擊殺光他們！不料全逃走了。」

石堅道：「咱們撲了個空，不如把人馬分開，來一個地毯式的搜索，也許運氣好今晚就找到寶塔也說不一定呀！」

呼圖中立刻點頭，道：「對，你們這意見我十分贊成！」

張展道：「找不到寶物再燒屋。」

巴里格道：「找不到寶物也不能放火燒，因為早晚咱們會把寶塔找回來的。」

於是，石堅把來的殺手們分成兩批人，一批在屋內各處搜，另一批在外圍找。

(未完·十六)

小五子說定了，他會在七里蕩等他們。

現在，小五子果然在等他們，而且還備下這麼一大桌豐盛的酒席。五個新來的，這一路也早餓了，便立刻圍在桌邊暢飲起來。

別世雄這時候最是激賞小五子，他舉杯對小五子道：「小兄弟，前些時誤會你了，這杯酒是向你致歉。」

小五子笑笑，道：「我接受你的歉意，大家乾。」

別世雄又滿一杯，對小五子道：「這第二杯酒，是謝你帶我們找八邪，明日一早我們就趕往青衣江。」

小五子又是一聲笑，道：「沒問題！」

別世雄又滿第三杯，對小五子道：「這第三杯敬你，預祝由於你的幫助，使我追回別家寨的失金！」

小五子心中發笑：「這老小子拐彎抹角還是為了他那些失金，真奇怪，有金的人怎麼那樣愛金？」

小五子高舉起酒杯，道：「別家主，你一定不會失望，你也一定能把你的金磚祇多不少的連回去。」

別世雄提起失金就心痛，他嘆口氣，道：「我不祈望多得，祇將我的失金追回來，就阿彌陀佛

了！」

酒肉和尚拍着光頭盯着小五子看，他有些蒼老了。

小五子就有這種感覺，十年前荒山一戰，酒肉和尚帶傷逃走劉言，那時候他是個壯碩的大和尚，不像現在，連眉毛都見白了。

酒肉和尚與劉言的交情好，「絕一鏢」劉言的妻子就是上官蘭花。

這時候上官蘭花對小五子道：「小兄弟，借你的酒敬你一杯！」

小五子笑道：「別客氣，你有話請問，你一定有話要問我，是嗎？」

上官蘭花乾乾一笑，道：「不錯，我是有件事不解，小兄弟，我想知道你怎麼知道七惡八邪的？」

小五子淡淡的道：「我知道他們，你明白吧，知道並不表示認識他們，知道更不表示就同他們有交情。」

酒肉和尚這才吃吃笑道：「我就說嘛，看你的年紀不過十五六、十六七，多也不過十七八吧？七惡八邪在大開江湖的時候，你還不知在甚麼地方呢？」

小五子道：「我是個窮小子，荒山上被人拋棄的孤兒，也不知那些混帳王八蛋把我糊里糊塗的養活大，又糊里糊塗的教了我武功，我也糊里糊塗的學了不少武功，因為

大家都糊塗，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我的師父是誰，你們說天下還有比我更糊塗的？」

酒肉和尚拍掌大笑，道：「真是糊塗，而且糊塗得令人可笑，哇呀，糊塗的人有福了。」

小五子道：「我有甚麼福？」

酒肉和尚道：「你死而未死是一福，遇到糊塗人傳你武功是二福，你竟然不知跟誰學武功，這是三福，哈哈你有此三福，此生沒白活了。」

其實酒肉和尚怎知道小五子的話中含意？

小五子是說，他小時候本應被人坑死的——他聽了百花谷外翠翠的話以後，就已明白大半了。

小五子又被七惡帶上天山不老峯收養長大，七個惡人都傳授他的武功，究竟誰是他師父，總不能一個人有七個師父吧？

所以小五子說七惡糊塗，自己也更糊塗了。

上官茉莉道：「所以你祇知自己叫小五子？」

小五子道：「不錯，我叫小五子！」

他心中在憤怒，憤怒上官玫瑰害得他一家好淒慘。

小五子這時候是不會承認自己姓南的。

小五子在等時機，等着探明母

親與老爹是怎麼死的。

別世雄的心情愉快，就好像明天他一定會奪回他的失金般，舉杯道：「來來，大家吃酒！」

上官蘭花重重的放下酒杯，對小五子道：「我還是一事不明白。」

小五子道：「你問吧！」

上官蘭花道：「上次你帶我們去天山不老峯，我們果然遇上包大頭與陶瘋狗二人，這件事我就想不通，我們過去在不老峯找了他們十年之久未遇上，而你一下子就叫我們找上，這怎麼說？」

小五子一笑道：「正好那幾天他們走出來晒太阳，也是你們運氣！」

上官蘭花道：「運氣雖好却死了丈夫！」

小五子道：「真不該引你們仇人相見，我又做了糊塗事了！」

上官蘭花道：「我不怪你，如今你又帶我們去無憂島，我又弄不明白，你怎麼也會知道八邪的地方？」

小五子道：「其實我並不知道八邪的洞口在那裏。」

小五子真的不知道，上次嬌嬌雖然帶他進無憂洞，但他還是不知道如何叫開無憂洞。

小五子這一次說的是真話。

真話往往會被當成謊言。

別世雄就以爲小五子在撒謊。

別世雄撐桌而起，沉聲道：「小兄弟，你怎麼說，你不知八邪住甚麼地方？」

小五子道：「我雖不知道八邪的無憂洞在那裏，却能引出八邪來，至少能找到他們其中的兩人。」

別世雄大喘氣的道：「嚇了老夫一大跳。」

「關洛大刀」費良道：「小兄弟，你同七惡有仇？」

小五子道：「我年紀小，怎會同他們有仇？」

費良點頭，道：「與八邪呢？」

小五子道：「我認識他們！」

費良對酒肉和尚道：「大家想條妙計，這一次一舉殺光八邪！」

酒肉和尚道：「若憑實力，目前我們這些人怕很難如願，不過……」

酒肉和尚看向上官姐妹。

上官玫瑰立刻問道：「大和尚，你有話快說。」

酒肉和尚道：「如果蝴蝶門的七金釵，再加上你們四位姑老爺，應該足夠對付八邪了！」

酒肉和尚與「絕一鏢」劉言的交情夠，他才有如此一說。

本來，百花谷蝴蝶門與八邪之間並沒有深仇大恨，自從十八盤荒

嶺一場血戰之後，「絕一鏢」劉言被毀了容貌而與七惡結了仇，祇因為荒嶺一戰，也有八邪的參與，所以百花谷的人也視八邪為敵人。

此刻……

上官蘭花點點頭，道：「大師的話不錯，不知我爹是否會叫他們來。」

上官玫瑰立刻接道：「他們會來，他們已在路上了。」

小五子聞得百花谷四位姑爺也趕來，不由得心花怒放起來了。

心花怒放而不形之於臉上的小五子便是這個人。

小五子便是這個人。

他不但未形諸臉上，甚至愁眉苦臉的道：「我完了，我不幹了！」

在座的人聞得小五子說「不幹了」，俱都吃了一驚。

別世雄更驚，如果小五子拍屁股走人，他被八邪劫去的金磚元寶怎麼辦？

上官玫瑰知道小五子「不幹」的原因。

小五子在百花谷同四位姐夫打過架，其中孟天君還想殺了小五子。

別世雄就坐在小五子身邊，聞言一把按住小五子肩頭，道：「小兄弟，你怎麼聞得百花谷四位姑爺就要走？難道你們之間有甚麼仇？」

中，就憑剛才小五子的話，上官玫瑰早已翻臉動手了。

她不但發怒，而且還低聲的道：「向長輩低頭並不可耻，別叫人說你沒教養，小五子，普天之下除了我爹，我們不會向任何人低頭。」

小五子冷然道：「你爹爹怎樣？總得講理吧！你帶我去百花谷，多少也算是個客人，大家見了面，應該幾句客氣話，可好，你爹先是一陣盤問，把我當成了奸細，又不問我們飢餓否，就要他的女婿同我動手，哼……」

上官蘭花急問：「你們動手了？」

小五子道：「那還免得掉？」

上官茉莉道：「你敢在百花谷殺人？」

小五子道：「我沒殺人，我教訓他們是有的。」

上官蘭花道：「你在百花谷撒野，我爹會放你走？」

小五子道：「我如果想走，誰也攔不住！」

上官蘭花沉聲道：「百花谷機關重重，你休想在無人帶領下走出來！」

小五子冷然一哂！

上官玫瑰道：「我們都小覷他了，他的輕功如飛，從那難以下腳的絕壁上攀越而去。」

青。

上官玫瑰坐在小五子左邊，她重重的看了小五子一眼，道：「我就是有這個意思，可惜的是他不領這個情，他……他竟然……」

上官茉莉雙眉一挑，道：「他怎麼了？」

上官玫瑰道：「他棄我而去，跑了！」

上官蘭花道：「七妹，他還是同你一起嗎？他不是去兩狼山了嗎？他現在就在你眼前！」

上官玫瑰道：「去過兩狼山，我便帶他進百花谷了，我也是剛剛才來到七里蕩的。」

上官玫瑰往日的高傲早已不存在了。

自從她在百花谷中看到小五子露的幾手絕招，她就重新對小五子有了評價。

現在……

現在，上官玫瑰不再像過去那樣想愛而又不說出來。

她承認自己愛上小五子，而且是當眾承認，這對於名震江湖的七金釵而言，那真是少有的事情。

酒肉和尚最是知道蝴蝶門七金釵，因為他與百花谷的四姑爺「絕一鏢」劉言交情夠。

關百忍與費良二人也直視着小五子，他們看不出小五子小小年紀，怎麼會被上官玫瑰看中！

現在，他已知道自己的母親叫柳柔柔，是河南府柳家堡柳長青的女兒——外公就是「神刀太歲」柳長

大家都糊塗，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我的師父是誰，你們說天下還有比我更糊塗的？」

酒肉和尚拍掌大笑，道：「真是糊塗，而且糊塗得令人可笑，哇呀，糊塗的人有福了。」

小五子道：「我有甚麼福？」

酒肉和尚道：「你死而未死是一福，遇到糊塗人傳你武功是二福，你竟然不知跟誰學武功，這是三福，哈哈你有此三福，此生沒白活了。」

其實酒肉和尚怎知道小五子的話中含意？

小五子是說，他小時候本應被人坑死的——他聽了百花谷外翠翠的話以後，就已明白大半了。

小五子又被七惡帶上天山不老峯收養長大，七個惡人都傳授他的武功，究竟誰是他師父，總不能一個人有七個師父吧？

所以小五子說七惡糊塗，自己也更糊塗了。

上官茉莉道：「所以你祇知自己叫小五子？」

小五子道：「不錯，我叫小五子！」

他心中在憤怒，憤怒上官玫瑰害得他一家好淒慘。

小五子這時候是不會承認自己姓南的。

小五子在等時機，等着探明母

親與老爹是怎麼死的。

別世雄的心情愉快，就好像明天他一定會奪回他的失金般，舉杯道：「來來，大家吃酒！」

上官蘭花重重的放下酒杯，對小五子道：「我還是一事不明白。」

小五子道：「你問吧！」

上官蘭花道：「上次你帶我們去天山不老峯，我們果然遇上包大頭與陶瘋狗二人，這件事我就想不通，我們過去在不老峯找了他們十年之久未遇上，而你一下子就叫我們找上，這怎麼說？」

小五子一笑道：「正好那幾天他們走出來晒太阳，也是你們運氣！」

上官蘭花道：「運氣雖好却死了丈夫！」

小五子道：「真不該引你們仇人相見，我又做了糊塗事了！」

上官蘭花道：「我不怪你，如今你又帶我們去無憂島，我又弄不明白，你怎麼也會知道八邪的地方？」

小五子道：「其實我並不知道八邪的洞口在那裏。」

小五子真的不知道，上次嬌嬌雖然帶他進無憂洞，但他還是不知道如何叫開無憂洞。

小五子這一次說的是真話。

真話往往會被當成謊言。

別世雄就以爲小五子在撒謊。

別世雄撐桌而起，沉聲道：「小兄弟，你怎麼說，你不知八邪住甚麼地方？」

小五子道：「我雖不知道八邪的無憂洞在那裏，却能引出八邪來，至少能找到他們其中的兩人。」

別世雄大喘氣的道：「嚇了老夫一大跳。」

「關洛大刀」費良道：「小兄弟，你同七惡有仇？」

小五子道：「我年紀小，怎會同他們有仇？」

費良點頭，道：「與八邪呢？」

小五子道：「我認識他們！」

費良對酒肉和尚道：「大家想條妙計，這一次一舉殺光八邪！」

酒肉和尚道：「若憑實力，目前我們這些人怕很難如願，不過……」

酒肉和尚看向上官姐妹。

上官玫瑰立刻問道：「大和尚，你有話快說。」

酒肉和尚道：「如果蝴蝶門的七金釵，再加上你們四位姑老爺，應該足夠對付八邪了！」

酒肉和尚與「絕一鏢」劉言的交情夠，他才有如此一說。

本來，百花谷蝴蝶門與八邪之間並沒有深仇大恨，自從十八盤荒

嶺一場血戰之後，「絕一鏢」劉言被毀了容貌而與七惡結了仇，祇因為荒嶺一戰，也有八邪的參與，所以百花谷的人也視八邪為敵人。

此刻……

上官蘭花點點頭，道：「大師的話不錯，不知我爹是否會叫他們來。」

上官玫瑰立刻接道：「他們會來，他們已在路上了。」

小五子聞得百花谷四位姑爺也趕來，不由得心花怒放起來了。

心花怒放而不形之於臉上的小五子便是這個人。

小五子便是這個人。

他不但未形諸臉上，甚至愁眉苦臉的道：「我完了，我不幹了！」

在座的人聞得小五子說「不幹了」，俱都吃了一驚。

別世雄更驚，如果小五子拍屁股走人，他被八邪劫去的金磚元寶怎麼辦？

上官玫瑰知道小五子「不幹」的原因。

小五子在百花谷同四位姐夫打過架，其中孟天君還想殺了小五子。

別世雄就坐在小五子身邊，聞言一把按住小五子肩頭，道：「小兄弟，你怎麼聞得百花谷四位姑爺就要走？難道你們之間有甚麼仇？」

中，就憑剛才小五子的話，上官玫瑰早已翻臉動手了。

她不但發怒，而且還低聲的道：「向長輩低頭並不可耻，別叫人說你沒教養，小五子，普天之下除了我爹，我們不會向任何人低頭。」

小五子冷然道：「你爹爹怎樣？總得講理吧！你帶我去百花谷，多少也算是個客人，大家見了面，應該幾句客氣話，可好，你爹先是一陣盤問，把我當成了奸細，又不問我們飢餓否，就要他的女婿同我動手，哼……」

上官蘭花急問：「你們動手了？」

小五子道：「那還免得掉？」

上官茉莉道：「你敢在百花谷殺人？」

小五子道：「我沒殺人，我教訓他們是有的。」

上官蘭花道：「你在百花谷撒野，我爹會放你走？」

小五子道：「我如果想走，誰也攔不住！」

上官蘭花沉聲道：「百花谷機關重重，你休想在無人帶領下走出來！」

小五子冷然一哂！

上官玫瑰道：「我們都小覷他了，他的輕功如飛，從那難以下腳的絕壁上攀越而去。」

連酒肉和尚也驚訝的望着小五子。

上官茉莉吃驚的道：「你……真的能從垂直的絕崖上攀升百丈高？」

小五子道：「我是狗急跳牆，猴急上房，沒法子才登峭壁走懸崖，當時如果有人領我走出百花谷，王八蛋才願冒那種摔死的險。」

小五子的目光移在上官玫瑰身上，看得上官玫瑰低下了頭。

三十多歲的女人，竟還有些心怯的不好意思。

小五子心中罵：「臭女人，妳還裝的甚麼小姑娘。」

上官蘭花對大姐上官茉莉道：「大姐，我們不能太責怪小五子了。」

上官茉莉道：「也該為小妹做些甚麼了！」

上官玫瑰道：「謝謝大姐成全。」

小五子一旁真想嘔，他想不到目中無人的上官玫瑰會真的看自己。

小五子心想：「這樣也好，你現在敢愛了是嗎？我就逗逗你這個可惡的老小姐。」

小五子心中有了決定，便哈哈笑道：「賢姐妹這番成『我』之美，小五子打心眼裏感激，我等你們好消息了。」

這時候連孟天君四人也聚精會神的聆聽着。

不多一會兒，一應吃的全上了桌，小五子當先取了一碗肉給上官玫瑰，笑道：「吃吧，我知道這些天委屈妳了，快趁熱吃吧！」

上官玫瑰有受寵若驚之感，她服從的接過來，關懷備至而又含着淚的道：「小五子，你也吃！」

看了這種情形，上官茉莉不知應該高興？還是應該替七妹大哭。

她輕聲的問小五子道：「小兄弟，你總得有個落脚的地方吧？」

她一頓，又道：「比方說，你的家……」

小五子笑道：「四海為家！」

他看看這座酒樓，又笑道：「我若高興，這座酒樓便是我的家！」

上官茉莉道：「這座酒樓會是你的？」

小五子淡淡的道：「你們不相信？」

連酒肉和尚也在搖頭。

小五子猛拍一巴掌，高聲道：「掌櫃的，過來！」

大堂掌櫃就怕小五子，聞吼叫，忙笑着腰走過來，道：「小爺，你吩咐！」

小五子道：「去把夜來香找來。」

大堂掌櫃道：「我們東家受了

消息了。」

便在這時候，酒樓外面鐵蹄大響，雷一般的霍然而靜止在大門口。

上官玫瑰道：「一定是他們來了。」

眾人看過，祇見四位錦衣壯漢，雷一般的霍然而靜止在大門口。

飛虎莊「虎拳」孟天君。

孟天君後面便是「瀟灑劍客」冷如水，「劍書生」關山河與「乾坤扇」司馬亮。

這四人在江湖上的名號十分響亮，他們每人都是一方英豪，加上百花谷的頭銜，更是惹人注目。

別世雄可高興了，不等大家寒暄，立刻又命掌櫃的另做一桌豐盛酒席。

他以為篤定可以奪回自己的金磚了。

孟天君已站在大桌前，所有的人站起來抱拳打招呼，唯獨小五子舉筷挾菜，一副不理睬樣子。

上官玫瑰道：「小五子，好弟弟，你就委屈一下打個招呼，過去的不快也就沒事了。」

小五子道：「換了你，你幹嗎？」

上官玫瑰幾乎掉淚。

她幾曾受過這種氣？

上官玫瑰一直是孤傲的，她孤傲了三十多年，如今爲了把握住此

傷，這會兒正在床上躺，你有事我去替你做！」

小五子道：「這件事你做不了主，快去叫她來！」

掌櫃怕挨大巴掌，立刻往外就走。

不旋踵間，他真的扶着夜來香走進來。

小五子笑道：「喂，夜來香，你早哇！」

夜來香痛苦一夜，想起五百兩金子，更是心痛得睡不着，直在罵小五子老祖先，如今大清早她好不容易閉上眼，這小子又叫人把她拖起來。

夜來香臉都氣灰了。

她走近小五子，道：「如今我們兩不相欠，你又找我幹甚麼？」

小五子指指大酒樓，道：「這座酒樓多少錢？」

夜來香一怔，道：「你問這幹甚麼？」

小五子道：「我要買下來。」

夜來香道：「我不賣！」

小五子道：「好吧，你不賣算了，那要我不高興，放起一把火燒了它。」

夜來香跺腳尖聲道：「天理何處？國法何在？江湖的規矩也不管了？」

小五子道：「憑你，也還奢談天理國法？狗屁！」

生唯一的愛，她低頭了。

小五子也笑了——他是心裏在笑。

孟天君沉聲道：「我們坐另一桌！」

孟天君四人真的坐在另一桌上。

這頓酒飯雖然別世雄恭敬有加，但因為小五子的表現，大家心中都有了疙瘩。

小五子不要這些人快樂，這些人怎能快樂起來？

吃過一大半，小五子突然推桌而起，道：「各位慢吃，我回後面睡覺去了。」

他說走就走，直把各人看得一呆。

上官玫瑰更是如坐針氈，她望着小五子的背影發呆。

她真的不知道，自己爲甚麼要受這種折磨。

如果她知道小五子就是南大俠的兒子，她應該知道這也許就是報應，在她的心中，她把小五子當成南大俠的替身，那股子埋藏在內心二十年幾已發酵的愛，就要一古腦的雙手奉獻給小五子了。

上官玫瑰在小五子離開百花谷的時候，就抱定了這個「作繭自縛」的主意。

她真的要「春蠶到死絲方盡」了。

這一夜過得很平靜。

夜來香再是想整小五子，她也祇得放棄了。

掌櫃的傳話過來，江湖上有頭臉人物全來了，其中百花谷就來了男女七個人，別說是她夜來香，便是七惡全在，也得躲着他們，更何況還有另外四個人，再加上小五子，這兒成了風雲集會了。

夜來香不敢蠢動，小五子當然知道，所以他睡得十分安逸。

三更天有人進來，小五子祇睜開一隻眼便又闔上了。

上官玫瑰小心的替小五子拉緊棉被，坐了一陣便走回房去。

五更天上官玫瑰又來過一次，她見小五子睡得安逸，又站了一會兒才回房。

小五子心中想：「娶個年紀大的當老婆也不錯，會像娘一樣的照顧我！」

可惜小五子不打算娶上官玫瑰當老婆，他祇是想逗逗上官玫瑰，逗得她心癢癢，逗得她愛恨交織的死去活來。

七里蕩的小街上，「萬花酒樓」的大門外，一大早便見一羣套好鞍的快馬拴在一起。

酒樓內，正廳上一張大圓桌，小五子坐在正中央，他以手指沾着茶水在桌上畫，邊畫邊低聲解釋。

掌櫃忙又一陣撥……

夜來香問道：「一共是多少？」

掌櫃笑道：「整整五千兩銀子！」

夜來香冷冷的對小五子道：「公道吧！」

小五子道：「公道，不過，折合黃金是多少兩？」

掌櫃伸出一巴掌翻了翻，道：「十兩銀子換一兩金子！」

小五子提起個包袱往桌上放，道：「這裏是五百兩，也許多也許少，他們點一點！」

夜來香一看是自己昨日被這小子訛詐的，她還用點！

一邊的掌櫃也一瞪眼。

小五子大笑，道：「這座酒樓我的了，哈……」

夜來香想發瘋，可是她這種女人最不容易發瘋。

咬咬牙，夜來香對掌櫃道：「去取文房四寶，我們寫好字據，我畫押！」

小五子手一攔，道：「何用畫押，俗套免了吧！」

夜來香一楞！

在座的人全都一怔！

夜來香道：「你不怕我過後不認帳？」

小五子道：「我希望你要賴！」

夜來香不解的道：「爲甚麼？」

小五子道：「因爲我也看上你

的夜來香香院，還有那家大賭坊，哈……」

夜來香真的氣結，但當她想起掌櫃的話，立刻也笑道：「不寫字據也好，我們就君子一言吧！」

小五子笑道：「這才對，寫甚麼字據？如果我沒本事，胳膊不比你的腿粗，就算我有字據，你還是照樣會要我的命，這年頭拳頭大才吃得開！」

夜來香雙手提起包袱，道：「這是我的了！」

小五子笑笑，道：「這家『萬花酒樓』是我的了！」

夜來香扭着腰肢走了，她走得很輕鬆，就好像她白白撿到五百兩金子般那麼高興。

小五子突然對掌櫃吼道：「關門，生意不做了！」

掌櫃吃一驚，道：「新主子，你怎麼要關門？」

小五子道：「這是我的酒樓，我想關就關，你管得着？」

掌櫃急忙又道：「關不得呀，新東家，新主子，門如果關了，這裏前後二十多人立刻失業，沒飯吃了呀！」

小五子道：「我不能用你們這些不忠的下人！」

掌櫃道：「新主子，我忠心得很啊！」

小五子道：「是嗎？那好，你

告訴我才你對夜來香說了些甚麼，她怎麼一聽了你的話就立刻高興的答應了？」

掌櫃立刻一皺眉，道：「這……這個嗎……」

小五子冷冷道：「你仍然對那婆娘忠心，我怎能再用你們，都滾！」

掌櫃立刻低聲道：「新主子，是這樣的，我祇是對夜來香說，有一天包當家一定會回來，祇要包當家回來，這座酒樓還是她的，所以……」

小五子哈哈笑道：「原來是這樣子，那好，你們照常營業，我就等包大頭出現，那老小子還欠我不少銀子！」

掌櫃聞得小五子不關門了，立刻高興得直搓手。

小五子道：「我們要走了，以後你在這兒當家主事，不過帳可要記清楚，如果我發現不對勁，一定會挖你的眼珠子。」

掌櫃一哆嗦，道：「爲甚麼要挖眼珠子？」

小五子道：「跟我做事敢貪污，不是有眼無珠！」

掌櫃忙哈腰道：「一定清清楚楚記帳，實實在在做事，絕不會叫新主子失望。」

小五子這才對上官萊莉道：「怎麼樣，酒樓是我的了吧，真簡

單，這種大手筆，三言兩語就完事，既不用找代書，又不用中間剝削，更不用給官府納稅，哈……」

別世雄楞然的道：「小兄弟，我好像知道西京震遠鏢局總鏢頭『鐵膽震九州』劉石頭也欠你……」

小五子笑笑，道：「劉石頭是欠我一筆不小數目銀子，我還正考慮要不要把他的鏢局接過來。」

別世雄道：「你的財產都是這麼個方法弄來的？」

小五子道：「得來不易呀，唉，都是拿命換來的！」

酒肉和尚道：「橫財不富命窮人，命中有就有，命中沒有，就算你弄到手也會丟！」

小五子道：「這是佛經上說的。」

酒肉和尚道：「命理上說的。」

小五子笑笑，道：「我是把無變有，祇要我高興，我會越弄越多，甚麼命不命的，我不相信那一套！」

上官萊莉道：「小五子，閒話別說了，帶我們去青衣江吧！」

小五子心中思忖，白天趕到不大好，夜裏趕去才熱鬧。

小五子站起身來道：「走，我帶你們去！」

這一行全是江湖高手，沒有一個是大頭菜「閒的」。

小五子剛上馬背，「萬花酒樓」

裏立刻奔出一羣人，爲首的是老掌櫃。

這些人站在台階上齊施禮，一齊高聲唱道：「恭送東家一路平安！」

小五子胸一挺，對掌櫃吩咐：「每人發十兩銀子，算是頭一回見面禮，好好的幹，我很大方的！」

掌櫃吃驚的道：「每人十兩？這一發就是二百八十兩呀，東家！」

小五子道：「照發！」

「哇呀！」衆人一陣歡呼聲。

有人大叫道：「這樣的主子那兒找，以後誰要再用迷藥害東家，他就是王八兔爺雜交的！」

小五子一聲大笑，立刻拍馬就走。

上官玫瑰這時候對小五子更加的佩服。

她緊緊的跟在小五子後面，心中快樂得不得了。

如果這些人中有誰敵視小五子，大概就是百花谷的四位姑老爺了。

遠處的高原如刀切，垂直的往下面望，數百丈深的高原下，一條長河如帶。

是的，青衣江就在高原下。夕陽灑下一片金黃，點綴得江面上金星閃閃，就好像天上的銀

河，比銀河更刺眼。

上官萊莉道：「十年未再來此地了！」

上官玫瑰道：「是的，十年未來了，這兒景色依舊。」

上官萊莉遙指遠處江邊，道：「看，那座土屋在冒煙了，渡口却没有船！」

小五子道：「請問二位也來過這兒？」

上官玫瑰道：「小五子，我們從前來過！」

小五子看向別世雄，道：「別寨主，你就快要找到你失去的金磚了！」

別世雄笑道：「仰仗各位大力支持了。」

小五子道：「我們先在這兒吃飽了養足精神，等到二更天，大家依計行事！」

酒肉和尚道：「這土屋真的住有八邪之人？」

小五子道：「你不信？」

酒肉和尚道：「如果真有八邪的人，我們這時一衝而入，一定能得手，然後逼他二人去找無憂洞，豈不是好？」

「不好！」小五子道：「此時大伙一齊衝過去，他們立刻發現我們人多，萬一他們水遁，你就白來了！」

孟天君道：「我四人先堵在江

邊，還怕他二人逃得了？」

小五子道：「好吧，你們要堅持去，我不攔你們，各位，我要走了。」

別世雄立刻拉住小五子的馬，道：「你不能走，沒有你們我們怎麼找到八邪？」

小五子道：「如要找到八邪，那就得聽我的！」

別世雄道：「一定聽你的。」

小五子道：「好，我們先吃飽了睡大覺！」

上官萊莉道：「無憂島呢？」

小五子道：「無憂島在下游，那得有小船！」

上官萊莉道：「到那兒找小船？」

小五子道：「無憂島附近最荒涼，兩岸不見人煙，只有一條小船過江邊，自從那土屋住了兩個大邪人，這條路上早已不再有人來，不過還是有條小船在岸邊，那得到了江邊才知道。」

他一頓又道：「我說過，大家最好別去無憂島，我會設法把文公度他們騙出來。」

別世雄道：「不去無憂島，我的金磚怎麼拿回來？」

小五子道：「等你們宰了八邪，再去取你的金磚就輕快多了！」

大家聞得小五子的話，連孟天

君也不反對了。

聽小五子安排，就等於任小五子擺佈一樣，但這時候不聽又怎樣？

小五子吃得飽睡得着，矮林子邊躺下來就睡着了。

他睡得十分安逸，他絕不怕有人這時候會害他，上官玫瑰就守在他身邊。

有上官玫瑰守護着，小五子當然睡得好。

上官玫瑰果然像照顧自己小丈夫般的守在小五子身邊，這光景看得上官萊莉也直搖頭。

上官萊莉是不會去勸她七妹的，因為她相當了解這個小妹的脾氣。

二更天的時候，滿天繁星點點，最亮的當然還是那個看上去就快要滑落下來的大月亮。

唔，月圓之夜了。

每個月圓之夜，小彩就會奔向無憂島最高處，苦練她的「摧陰滅絕氣功」，她現在該出來了吧！

所有的馬匹拴在一起，這樣便一匹馬也走不脫了。

小五子對別世雄道：「開始行動了，各位！」

小五子拉住上官玫瑰的手，上官玫瑰沒有拒絕，便聞得小五子低聲道：「上官姐姐，你要多加小心了！」

連小五子自己也在說自己「口是心非」，這句話只是叫上官玫瑰更喜歡自己。

小五子可並不喜歡上官玫瑰。上官玫瑰道：「我想跟你一起去！」

搖搖頭，小五子指向江心，道：「那條小船可得可憐，萬一在江心沉了怎麼辦？我可不要我未來的老婆變成淹死鬼！」

上官玫瑰道：「那你可千萬小心了！」

小五子捏捏上官玫瑰的手——她的手仍然是那麼細膩，就好像一團棉花。

於是，小五子飛一般的奔下了高原，他的身法奇快，快得就像一隻狸貓。

小五子繞過那三間土屋，他潛到了岸邊，亂石中，他果然發現一條小船在岩縫間。

小五子跳上小船，雙手搖櫓，很快的便把小船搖離岸邊，那小船順流而下，直往灰濛濛的無憂島搖去。

小五子在小船上還直叫可惜。他可惜自己看不到土屋中的一場搏鬥。

不過，他相信如果嬌嬌與成器還在，這場搏鬥一定很精彩。

（未完。卅八）

上文提要：

徐元平因好奇轉動供台黑鼎，入墳見到孤獨老人的冤寶。鐵扇銀劍于成見黑鼎轉動，好奇之下亦步徐元平後塵入墳，不料被孤獨老人設計的大石困住，幸好被徐元平救出，免至餓死洞中，但他恨被徐元平所誤向他動手，三次均被徐元平用十二擒龍手一招奪下摺扇，結果反倒成了朋友。兩人在洞中被洪水所困，剛解了水溺之厄，又遭金鱗毒蟒襲擊……



文圖 龍飛 臥臥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

盟釵玉

為獲異寶探墓穴 各懷鬼胎鬥心機

于成哈哈一笑，道：「徐兄智謀過人，高見妙絕。」伸手把銀劍遞了過去，接道：「巨蟒奇毒，不宜空手相與，請用兄弟的銀劍對付。」

徐元平接過銀劍閉氣向前走，于成探懷摸出兩隻銀梭，把摺扇插回項後，分執雙手，蓄勢以待。

這時，天色已經破曉，古墓外，正站着一個疾服勁裝的大漢，望着那古墓發呆，他眼睜着總瓢把子陷入了古墓之中，却是束手無策，直等到天色將曉，仍不見于成出來……

忽然心中一動，暗道：我一人在此，既無破墓之能，再守上幾日幾夜，也是無用，還不如暫時先離開此地，召請四省綠林道上高手，設法破此巨塚，救出總瓢把子……

心念一動，拔出單刀，就地掘了一個土坑，埋葬了同伴屍體，緩步繞行巨塚一週，正待回身而去，忽聞一陣哈哈大笑之聲飄入耳際，不禁心頭一驚，閃身隱入一棵古柏之後。探頭望去，見兩個長衫老人並肩走來，右側一人背插長劍，長髯在秋風中飄動，左側一人，遙指巨塚，不時轉臉和左首插劍老者低聲笑語。兩人走到巨塚前面停下，那背插長劍老者轉臉打量了四週景物一陣，遙指着高大的石翁仲，笑道：「金兄小心，這石翁仲恐怕是

活動的機關。」

此人一眼竟能瞧出這石翁仲是活動的機關，不僅使隱身樹後的大漢吃了一驚，就是那同行的老者也為之一怔，流目四顧，瞧了一陣說道：「兄弟來這古墓，已非一次，這石翁仲一直站在原位……」晨色中，忽見那石翁仲手捧的石笏上，血跡斑斑，不禁大吃一驚。

那佩劍老者微微一笑，道：「金兄是懷疑兄弟之言？」

赤手老者答道：「楊兄土木消息之學，舉世無不敬佩，兄弟怎敢相疑。」

佩劍老者突然哈哈一笑道：「是哪一位兄台在此？何不請出一見，隱身暗處，豈是大丈夫的行徑？」說完話，忽的轉過身子，目注丈餘外處之古柏。

那隱身樹後大漢久隨于成在江湖之上走動，一瞧那佩劍老者注視着自己隱身的古柏，已知對方不是詐語，祇好緩步而出。

佩劍老者微微一笑，道：「兄弟是哪一門下人物？」

勁裝大漢道：「在下乃中原綠林道上總瓢把子『鐵扇銀劍』于成屬下……」

佩劍老者雙眉微微一揚，接道：「你可認得老夫是誰麼？」

勁裝大漢沉吟一陣，道：「老英雄可是金陵楊家堡的老堡主『神

算子』楊……」

佩劍老者點頭一笑，接道：「不錯！想不到中原道上人物，也有識得老夫之人。」

赤手老者接口笑道：「楊兄名傳天下，江湖之上，又有幾人不知楊兄大名。」

佩劍老者淡淡一笑，道：「好說，好說，金兄太過誇獎。」轉臉又問那勁裝大漢道：「老夫雖然很少涉足中原，但卻聽人談過『鐵扇銀劍』于成其人，不知他現在何處，可否請出一會？」

勁裝大漢喃喃說道：「這個……敝上現不在此……」

忽見那赤手老者雙肩一晃，迅速無比地欺到勁裝大漢身後，隨手一掌擊出。

他出手奇快，那勁裝大漢雖覺出掌風迫人，但却閃避不開，祇覺背心如受千斤重錘一擊，口噴鮮血，倒地死去。

佩劍老者微微一笑，道：「金兄快的手法。」

赤手老者道：「『鐵扇銀劍』于成在豫、魯、鄂、皖四省綠林道上，實力不弱，留得此人終是禍害，不如殺之滅口。」

「神算子」楊文堯道：「金兄說的不錯，不過，此處既有于成手下之人，想那于成定然也在附近。」赤手老者道：「楊兄高見甚

是，兄弟想先在四週搜查一下，如若發現了『鐵扇銀劍』于成，或是他手下之人，那就索性一齊除去。」

楊文堯沉吟一陣，道：「金兄可確知那戮情劍匣上所指之處，就是此墓麼？」

赤手老者並不立時答話，目光轉動，又向四週張望了一下，才低聲答道：「兄弟為此花費了二十年的心血，楊兄儘管放心，絕錯不了。」

楊文堯微微一笑，道：「好，金兄搜查西、北兩個方向，兄弟搜查東、南兩個方向，一個時辰內咱們在此見面。」話剛落口，人已縱身而起，直向正東撲去。

赤手老者奔向正北方向，兩人搜查得十分細心，舉凡樹上草叢，祇要可以藏人之處，一處也不放過，足足耗去一個時辰工夫，才重回巨塚前面。

「神算子」楊文堯拔出背上寶劍，就地掘了一個土坑，埋葬了大漢屍體，緩步繞行了巨塚一週，笑道：「金兄看這一片亂墓，可有甚麼奇怪之處麼？」

赤手老者笑道：「這個麼……兄弟如何能瞧得出來？」

楊文堯道：「兄弟借着搜查的機會，曾經掘開了兩座青塚，其中並無人體骨灰，如我推想不錯，這一片突立的青塚，可能都是機關埋

伏……唉！這一浩大無倫的工程，耗費之鉅，實非世人所能測想，老夫費了四十年心血經營的楊家堡，如和這浩偉的建築相比，何啻是小巫與大巫。」

赤手老者緩緩從懷中摸出一個古銅劍匣，笑道：「兄弟半生精力盡花在尋這劍匣之上，總算皇天不負心人，讓我如願以償了。」

楊文堯這時目光一掠劍匣而過，微笑不言。

赤手老者沉了一陣，隨手捧着劍匣笑道：「兄弟做事，向來明快，不喜虛偽造作，楊兄如能破去這古墓機關，不管墓中有甚麼珍貴寶物，咱們一律平分……」

楊文堯笑道：「金兄費了半生心血，好不容易找到這戮情劍匣，兄弟怎能坐享其成？」

赤手老者道：「楊兄不必客氣，兄弟雖然得到了劍匣，但破除這古墓機關一事，全憑楊兄大力，二一添作五平分，最是公平不過。」說完，雙手把劍匣送到楊文堯面前。

「神算子」楊文堯面對着天下武林人人夢求的戮情劍匣，竟然毫無激動之情，臉帶微笑，緩緩伸出右手，收過劍匣，瞧也不瞧一眼的問道：「不知金兄何以知道戮情劍匣上所示的藏寶之處，就是孤獨之墓？」

赤手老者仰望望天，思索了一陣，答道：「提起此事，不是兄弟誇口，當今之世，能夠知道此中機密之人，除了兄弟之外，祇怕再難找出另一個了。」

楊文堯微微一笑，道：「不知金兄能否把此中機密告訴兄弟一些，也好讓兄弟增廣見聞。」

那赤手老者似是極不願洩露胸中隱秘，沉吟了一陣，道：「提起這件隱秘，牽扯甚廣，實非局外人所能想到，當今領導武林的少林派中很多高僧，都牽入這場恩怨之中……」他似乎自知失言，立時臉色微微一紅，倏然住口。

楊文堯聽他說起這場恩怨，牽涉到少林派中高僧，確實大大吃了一驚，但他乃心機深沉之人，心中雖受劇大的震動，外形仍然能保持平靜的神色，淡淡一笑，道：「有這件事？兄弟在江湖走動了幾十年，竟然未曾聽人談過，金兄見聞之廣，實叫兄弟佩服。」他問話却是十分技巧，實在叫人無法推辭不說。

但那赤手老者江湖歷練似是不在「神算子」楊文堯之下，微微一笑，道：「楊兄望重一方，此次肯相助兄弟，破這古墓機關，我金老二實覺榮幸，不過……有關兄弟如何知道這戮情劍匣的隱秘一事，實有難言苦衷。」

「神算子」楊文堯笑道：「這個兄弟就有些難以明白了，金兄如有苦衷，何不說出來讓兄弟聽聽？或許兄弟可替金兄分憂。」

金老二道：「此事已是數十年前往事，縱然牽扯兄弟，也已過去，何況我祇是局外之人，祇因兄弟曾經答應過人，有生之年，決不洩露此中機密。」

楊文堯看他執意不講，心知再要追問下去，也是自討沒趣，立時轉換話題，道：「據兄弟看，這古墓不但工程浩大，機關埋伏亦必重重疊疊，有關築造機關消息之學，雖不若武功一道那般深博，但精密則有過之，兄弟雖然浸淫了此道數十年，但也不過知道一點皮毛，祇怕難以破除浩大工程埋伏……」

金老二道：「楊兄學究天人，武林中人皆知，如果楊兄不能破這古墓機關，祇怕今後永遠無人能破這古墓了。」他輕輕的歎息一聲，接道：「再說學世知道此中隱秘之人，祇不過三兩人而已，如果再過幾年，縱然得有能破這古墓的人才，但知道此隱秘的人都凋謝逝世，勢必成一宗千古難揭的隱秘了！」

楊文堯笑道：「金兄之言，太過誇獎兄弟了。」他故意停頓了一下，道：「縱然兄弟不計兇險，置生死於度外，竭盡所能，僥倖破除

了這古墓機關……」

金老二道：「楊兄可是擔心爲人作弄，白費了一番氣力麼？」

楊文堯道：「須知江湖之中，盡多行動詭異之人，如若孤獨老人傾盡畢生智力，故意建築這座機關重重的古墓，作弄後人，亦非絕無可能。不瞞金兄說，兄弟現下心中毫無破這古墓機關的信心，如果墓中真有甚麼千古奇珍，稀世異寶，咱們縱然喪生在這古墓中，死而無憾，單單祇是爲了一些珠寶金銀之物，冒此危險，那就有些不值了。」

金老二聽他言詞間頗萌退志，不覺心頭一震，但他畢竟是久走江湖之人，略一付思，已知楊文堯的心意，暗付道：「還不是想要我說出胸中隱秘，哼哼！我金老二走了大半輩子的江湖，還會在陰溝裏翻船不成。」

當下故作不解的驚道：「楊兄胸藏玄機，況且如今又有這古墓建築的原圖刻在劍匣之上，以楊兄的才智學識，按圖索驥，相信楊兄破除這古墓機關，豈不易如反掌……至於古墓中收藏之豐，兄弟敢說舉世無與倫比，珠寶古玩之物不去說它，兄弟祇舉出兩件珍品，楊兄就知兄弟絕非誇大其詞了！」

楊文堯笑道：「不知何等珍品，竟得金兄這等讚頌，兄弟願洗

耳恭聽。」

金老二道：「楊兄可知玉蟬、金蝶兩件奇物麼？」

楊文堯如被人重重的擊了一拳，祇覺全身一陣顫動，驚道：「甚麼？那玉蟬、金蝶二物，竟也在這古墓中麼？」他是心機深沉，喜怒不形於色之人，但在驟聞玉蟬、金蝶二件奇物之後，亦不禁心情震動，難以自制。

金老二這時却微微一笑，道：「不錯，玉蟬、金蝶二物，都在這古墓中。」

楊文堯神色恢復鎮靜，道：「這話可是真的麼？」

金老二道：「兄弟生平不打誑語，楊兄但請放心。」

楊文堯笑道：「祇此二物，已值得兄弟一冒凶險。」當下盤膝坐在地上，用手不住在地上亂劃，片刻間一副心神會聚之態，似若不知身旁有人。

楊文堯祇管低頭查看，手中不停的在地上劃來劃去，足足有一頓飯工夫之久，突然停下手來，凝眸望天，一語不發，似是遇上了極大的難題似的。

金老二站在一側睜了半天，仍不見他動彈，心中忍耐不住，低聲叫道：「楊兄，可算出了破除這古墓機關的辦法麼？」

楊文堯望了金老二一眼，冷冷

的答道：「土木建築之學，楊某雖說不上博通，但如想欺瞞過我的雙目，祇怕舉世難有幾人，如果金兄這戮情劍匣上的原圖，不是孤獨老人準備亂人耳目故意留下來的假圖，就是金兄尚未尋得這古墓築造的真正原圖。」

金老二道：「戮情劍削鐵如泥，舉世祇此一支，兄弟親眼看到這劍由劍匣中取下，如說劍匣是偽造，兄弟不敢苟同。」

楊文堯突然呵呵一笑，挺身而起，道：「縱然沒有築造原圖，這古墓機關也未必能難得住兄弟。」說罷，大步直向巨塚前面供台之處走去。

這時，那供台的石鼎已自行旋過六個時辰，回復不動。

楊文堯將要走近供台之時，突然回頭望着金老二道：「金兄請自小心，如果這古墓中確如金兄所言，機關重重，這第一道機關可能就是那高大的石翁仲……」當下暗運內力，探手向供台上黑色石鼎摸去。

祇覺觸手冰冷，不覺心頭一驚，趕忙縮了回來。

仔細看去，不禁訝然失聲叫道：「好一塊千年寒玉……」

金老二身子一晃，搶奔到楊文堯身後，探手向石鼎摸去。

他已聽得楊文堯呼叫之言，心

可見。

楊文堯側耳聽了一陣，道：「金兄水底功夫如何？」

金老二道：「這個麼，不瞞楊兄說，兄弟是個旱鴨子，楊兄無所不能，水中功夫自是不錯了？」此人處處多疑，說完話後，兩道眼神釘在楊文堯臉上，想從他神色瞧出對方問話用意。

楊文堯淡淡一笑道：「這墓中既有水聲，想必設有控制水勢的機關，如果不小心觸動埋伏，必將洪滔泛漫，金兄既不會水，請隨在兄弟身後而行，眼下兄弟並無破除古墓中機關的把握，此刻咱們祇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要知那戮情劍匣上刻繪的古墓圖案，雖然已繪了機關埋伏，但因經過了十二個巧匠之手，各人繪製比例尺度不同，是以楊文堯瞧了半晌，算來算去，算不出圖中奧妙，才誤爲匣上圖案不是偽製，就是劍匣不是眞品。

兩人又往前走了一段，眼前果橫現一道三尺寬窄的水渠，水勢湍急，一望即知是外面引進來的活水。

楊文堯低頭瞧了一陣，忽然驚道：「已經有人先我們進入這古墓中了！」

金老二急道：「甚麼？難道當今武林之世，還有人通達這機關埋

中早已有了準備，石鼎奇寒，並沒使他吃驚縮手，反而用力一搬，心中暗道：「神算子」盛名不虛，竟然在一觸之下，辨出這是極難一見的千年寒玉……

心中念頭未息，忽聞一陣軋軋之聲，石鼎緩緩轉動起來。

楊文堯低聲叫道：「金兄快些走開！說畢當先縱身而起，向一側躍去。」

金老二對楊文堯警告之言並不十分相信，暗付道：那石翁仲縱然真是機關，也不能夠一衝就兩丈多遠……正自沉吟當兒，突聞一陣疾風破空，那尊巨大的石翁仲，果然迅快無比的向前衝來。

金老二伏身，疾如離弦弩箭一般，側射而出，直向楊文堯停身之處躍去，身在空中一提真氣，雙臂一張，上半身猛然向上一提，雙腳踏實地。

就在金老二剛剛站好身子之前，楊文堯却反向古墓供台處迴撲過去。

金老二定神看去，祇見那石翁仲已自衝到供台前，手捧石笏擊在供台後的青塚之上，打得草石橫飛，那地方正是自己適才停身之處，不禁暗叫一聲好險，如果不是應變迅快，必爲石翁仲手中石笏打中。

祇見「神算子」楊文堯雙手搬住

黑色石鼎，不住的搖轉，片刻後忽聞軋軋連響，那供台處突然分裂出一座石門。

金老二怕楊文堯獨自入墓，丟棄下自己不管，縱身一躍搶飛到石門口邊。

楊文堯閃身向旁側一讓，拱手微笑道：「金兄請！」

金老二微微一怔，笑道：「不敢，不敢，楊兄德高望重，兄弟怎敢僭越。」他怕石門之內有機關係伏，不敢當先涉險。

楊文堯不再謙辭，當先步入石門，向前走去。

金老二身子一側，緊隨楊文堯身後而入。

兩人向前走約六七尺遠，身後已響起一陣軋軋之聲，洞中驟然變得黑暗如漆。

金老二呆了一呆，低聲問道：「楊兄，那劍匣原圖之上，可曾提到這石門自動關閉的事麼？」他心中懷疑是楊文堯在搞鬼，故而問了他一句。

祇聽楊文堯冷冷的聲音起自七八尺外，道：「金兄這般多疑兄弟，實叫在下寒心，既然如此，我看還是金兄一人深入墓中去吧！」原來，他借光線突然暗下的時機，向前疾進數尺，故佈疑陣。

金老二吃了一驚，暗道：他此言分明未有好心，必得防他一着才

行。當下暗中提集真氣，疾向楊文堯身側躍去，口中却連聲說道：「楊兄不要誤會，兄弟如果對楊兄多心，也不會請楊兄相助了……」

忽然火光一閃，甬道爲之大亮，楊文堯右手高舉着特製的火摺子，笑道：「但願金兄言出衷誠，咱們此刻已然身陷危境，如若再不能同心協力，共渡險關，祇怕……」

金老二接道：「別說兄弟沒有此心，縱然動了疑心，那也是自尋死路，當今武林之世，有誰不知楊兄是建造機關的能手，這古墓之中，埋伏重重，楊兄祇要隨手一撥機關樞紐，不用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把兄弟置於死地了。」

祇聽楊文堯哈哈大笑，道：「金兄把我楊文堯看成甚麼樣的人了，楊家堡名列三大堡之一，兄弟雖不敢自稱一方雄主，但還不致暗算於人，如果兄弟真有不滿金兄之處，會當面叫陣……」

金老二道：「兄弟隨口說來玩笑，楊兄千萬不要放在心上。」

兩人談話之間已然深入了數丈，耳際忽然響起了淙淙水聲。

楊文堯熄去了手中的火摺子，笑道：「金兄請閉目稍作調息，咱們即將步入險境了。」

金老二依言閉上雙目，運氣調息了一陣，再睜眼睛，景物已清晰

伏之學不成？」

楊文堯不理金老二的問話，仔細在兩面壁上瞧了一陣，笑道：「金兄放心，進墓之人，大概已被洪水淹死了。」

金老二又聽得怔了一怔道：「這個楊兄怎麼知道？」

楊文堯舉手指着石壁笑道：「金兄如仔細看看，當知兄弟之言不是信口開河了。」

金老二運足目力瞧了一陣，搖搖頭，道：「兄弟除看出這石壁是由青石砌成，堅固異常，再瞧不出甚麼奇怪之處了。」

楊文堯微微一笑，道：「兄弟忘了金兄是不通水性之人，實在也難怪。金兄請看頂上石壁積塵極多，但這兩面石壁之上，却是纖塵不見，是以兄弟推想剛才這古墓甬道之中，定被洪水泛濫過，沖洗了壁間積塵。」

金老二道：「楊兄果然高見，兄弟佩服至極！」

楊文堯道：「壁間被洪水浸濕的痕跡，尚未全乾，使兄弟想到這洪水消去不久，定然有人先咱們進入古墓，無意觸動控制水勢的機關，使洪水泛濫甬道，再看水痕，相距不過尺許高低，又想到兩人必淹死沖走無疑，試問在這等狹小的甬道之內，四無着力之處，縱然水性極好之人，也難長久適應，悶也

要被活活悶死。」

金老二道：「這麼說來，進入這古墓之人已然死去，是毫無疑問的了？」

楊文堯微微一怔，沉吟半晌，道：「除非他們在洪水沒頂前，找到了控制水勢的機關……」

金老二極注意有人進入古墓之事，又追問了一句，道：「楊兄看他們是否可能及時找到控制水勢的機關，而保全性命？」

楊文堯凝眸思索了一陣，道：「這是件希望極小的事，我想他們被洪水淹死沖走的成份很大。」

金老二笑道：「但願楊兄的推想不錯。」

楊文堯微微一笑，緩步向前走去，目光流動，不停打量四週形勢。

轉過了兩個彎後，眼前突然一亮，一片寶光耀目，狹窄的甬道，至此也突然開朗，成了一座兩間房子大小的石室。

這是徐元平到過的石室，室中陳列着很多珠寶古玩，件件都是價值連城的珍品。

金老二目光掠着珠寶掃過，點頭道：「現在看這石室珠寶，也許傳言並非虛偽。」

楊文堯瞧了珠寶一眼，淡淡一笑，似是毫不為眼下罕見的珍品所動，心中却在暗道：這室中的寶

珠，最小的都比我收藏的巨珠要大，如果古墓所藏確如傳言，縱然此刻真的死在古墓之中，那也是毫無遺憾。」

兩人雖都為室中珠寶古玩所動，但為了要保持身份，誰也不好意思伸手去拿，祇好裝出一副視若無睹之態。

彼此各想心事，沉默無言，過了半晌，金老二突然說道：「楊兄，孤獨老人留示，不准人進這石門之內，想來這石門之後，定然有甚麼機關埋伏……」

楊文堯道：「這個兄弟已在用心查看了。」目光轉動，不停在四壁查看。

但見四壁一片潔白，找不出一點可疑之處。

金老二道：「楊兄請取出戮情劍匣看看，也許劍匣上刻繪有開啟這石門之法。」說話之間，人已走了過去，雙手潛運真力，猛然一推。祇覺如撼山嶽，石門絲毫未動，自己却因用力過猛，反被震得向後退了一步。

回頭望去，祇見楊文堯已取出戮情劍匣，正在凝目檢視。

金老二也不驚擾於他，悄然退到一側，靜立相待。

忽聽楊文堯輕輕啊了一聲，緩步走近石門，伸手在門邊量來量去，約莫有一盞熱茶工夫，收了劍

匣，伸出右手食中二指，在貴客止步的「止」字下面一橫，用力一劃，一陣隆隆巨響過後，石門自動大開。

金老二忽的縱身一躍，搶先到石門之前，但他却停在門口不肯進去，回過頭對「神算子」楊文堯道：「楊兄請！」

楊文堯笑道：「金兄這般相疑兄弟，唉！實叫兄弟心中難……」

金老二接道：「楊兄不要多心，兄弟絕非相疑，實是擔心石門開啟之後，立刻重閉，故而我便先到門口。」

楊文堯道：「金兄做事這般謹慎小心，實叫兄弟佩服。」當先舉步入門，金老二緊隨身後而行。

進了石門，景物突然一變，一連六七間房子，大廳當中，端放着一座五尺高低的大鼎，四週一片凝黑之色。

突聞一陣隆隆之聲，繞耳不絕，那大開的石門突然自行關上。僅有的一線光輝隨之消失，大廳中一片漆黑，伸手難見五指。

兩人雖是一身武功之人，但在這等不見一點光線，陰氣森森的古墓中，也不禁生出驚怖之感。

經過了一刻沉默，金老二首先忍不住說道：「楊兄，看看那戮情劍匣上，可有這暗室的記載麼？」

祇聽楊文堯呵呵大笑之聲由大

廳一角傳來，道：「金兄快請到兄弟這邊來，這暗室中，恐怕即將有機關發動了。」敢情他已悄無聲息溜到大廳一角。

金老二心中暗罵一聲可惡，凝神戒備，緩步向大廳一角走去。

忽見火光一閃，幽暗的大廳中突然亮起了一道熊熊火焰。

火光照着楊文堯臉上浮現着微微的笑容，但那笑容看在金老二眼中，不但毫無和藹可親之感，反而有一種陰森恐怖的感覺，這一瞬間，金老二突然覺得楊文堯是一位陰沉得可怕的人物，心底不自覺泛

起一股寒意。

「神算子」盤膝坐在大廳一角，高舉着手中火摺子，笑道：「金兄身上可帶有火摺子麼？」

金老二道：「這個，兄弟沒有準備……」

楊文堯急道：「金兄快快走過來……」

一向兇悍陰險的金老二，此刻竟然十分聽話，縱身一躍，飛落在楊文堯身邊。

楊文堯右腕一抖，手中火摺子脫手飛出，黏在那巨鼎之上。

要知他這火摺子是用棉花浸以松油特製而成，不但火光強烈，而且可以黏在物體之上燃燒。

楊文堯投出手中火摺子後，緊

隨着站起身子，暗中一提真氣，忽

的縱身躍起，直向巨鼎處飛去。

金老二冷哼一聲，緊隨楊文堯身後飛起，追蹤躍去。

此時但聞颯颯幾聲弦響，巨鼎中忽然飛出一片弩箭，分向四面八方射去。

楊文堯雙腿一收，使向下急落的身子陡然又向上升，雙掌立時一齊下劈。

一股強勁的掌風到處，弩箭便紛紛下落。

鼎中弩箭來得突然，但所幸時間不久，一排箭雨過後，倏然而止。

金老二武功雖高，但他那份視線被楊文堯前面身子擋住，致被兩支弩箭劃破衣袂，心中甚是惱怒，祇因身在空中，不能發作，待兩人腳踏實地，忽然一步欺到楊文堯身後，力蓄掌心，怒聲問道：「楊兄把兄弟招了過來，自己却突然躍身而起，避開弩箭，是何用心？」

楊文堯頭也不回的冷冷說道：「如非兄弟招呼金兄一聲，祇怕金兄早已死在淬毒弩箭之下……」

金老二暗道：「江湖上盛傳三堡人物之中，楊文堯為人最是和藹可親，不失書生本色，哪却是一位心地最為陰險之人，此番如能出得古墓，我定要昭告綠林同道，揭穿他偽裝面目……」

心念正轉動間，耳際間又響起

珠，最小的都比我收藏的巨珠要大，如果古墓所藏確如傳言，縱然此刻真的死在古墓之中，那也是毫無遺憾。」

兩人雖都為室中珠寶古玩所動，但為了要保持身份，誰也不好意思伸手去拿，祇好裝出一副視若無睹之態。

彼此各想心事，沉默無言，過了半晌，金老二突然說道：「楊兄，孤獨老人留示，不准人進這石門之內，想來這石門之後，定然有甚麼機關埋伏……」

楊文堯道：「這個兄弟已在用心查看了。」目光轉動，不停在四壁查看。

但見四壁一片潔白，找不出一點可疑之處。

金老二道：「楊兄請取出戮情劍匣看看，也許劍匣上刻繪有開啟這石門之法。」說話之間，人已走了過去，雙手潛運真力，猛然一推。祇覺如撼山嶽，石門絲毫未動，自己却因用力過猛，反被震得向後退了一步。

回頭望去，祇見楊文堯已取出戮情劍匣，正在凝目檢視。

金老二也不驚擾於他，悄然退到一側，靜立相待。

忽聽楊文堯輕輕啊了一聲，緩步走近石門，伸手在門邊量來量去，約莫有一盞熱茶工夫，收了劍

匣，伸出右手食中二指，在貴客止步的「止」字下面一橫，用力一劃，一陣隆隆巨響過後，石門自動大開。

金老二忽的縱身一躍，搶先到石門之前，但他却停在門口不肯進去，回過頭對「神算子」楊文堯道：「楊兄請！」

楊文堯笑道：「金兄這般相疑兄弟，唉！實叫兄弟心中難……」

金老二接道：「楊兄不要多心，兄弟絕非相疑，實是擔心石門開啟之後，立刻重閉，故而我便先到門口。」

楊文堯道：「金兄做事這般謹慎小心，實叫兄弟佩服。」當先舉步入門，金老二緊隨身後而行。

進了石門，景物突然一變，一連六七間房子，大廳當中，端放着一座五尺高低的大鼎，四週一片凝黑之色。

突聞一陣隆隆之聲，繞耳不絕，那大開的石門突然自行關上。僅有的一線光輝隨之消失，大廳中一片漆黑，伸手難見五指。

兩人雖是一身武功之人，但在這等不見一點光線，陰氣森森的古墓中，也不禁生出驚怖之感。

經過了一刻沉默，金老二首先忍不住說道：「楊兄，看看那戮情劍匣上，可有這暗室的記載麼？」

祇聽楊文堯呵呵大笑之聲由大

廳一角傳來，道：「金兄快請到兄弟這邊來，這暗室中，恐怕即將有機關發動了。」敢情他已悄無聲息溜到大廳一角。

金老二心中暗罵一聲可惡，凝神戒備，緩步向大廳一角走去。

楊文堯冷冷的聲音，道：「不管金兄如何的想法，但此刻你如和兄弟鬧翻，絕難走出這古墓……」

金老二怒道：「我金老二豈是受人指制之人，哼，楊兄未免太小覷於我了。」

楊文堯回頭一笑道：「金兄如若不信的話，咱們就不妨來試試。」

金老二掌勢突然向前一送，緊貼在楊文堯背心之上，道：「兄弟祇要一吐蓄蘊掌心的內力，立時將楊兄心脈寸斷……」

楊文堯臉不改色的淡淡一笑，接道：「別說金兄這一掌，未必真能制我於死地，縱然一擊成功，把兄弟震斃掌下，但金兄却要活活被困死在這古墓中了。」

金老二心頭一凜，緩緩收回掌勢，道：「兄弟雖久聞楊兄之名，但今日才算真正認識你了。」

楊文堯笑道：「好說，好說……」忽聞巨鼎之中，又是軋軋急響，自動旋轉起來。

金老二急急橫跨一步，全身隱在楊文堯的身後。

「神算子」目光注視旋轉巨鼎，高聲說道：「金兄快請退回壁角……」忽然一上步，身子飄空而起，人已上到巨鼎之上。

金老二被楊文堯高呼之聲，分去不少心神，就那微一分神，楊文

堯已施展絕佳輕功，腿不屈膝，肩不晃動，祇一抬腿，躍上巨鼎。

楊文堯去勢奇快，快得金老二蓄蘊在掌心的內力，這時也來不及推擊出手。

金老二心知自己掌勢如若不觸在對方要害部位，以對方功力之深，縱然被擊中一掌，也難傷得了他，利那間心迴念轉，主意突變，依言向後躍退，高聲說道：「楊兄請小心一點……」話出口，人已躍退到大廳壁角之處。

楊文堯笑道：「金兄放心。」探手向巨鼎下面按去。

但聞「察」的一聲輕響，旋轉的巨鼎倏然而止。

金老二雖躍退壁角，但兩道眼光却注意那巨鼎和楊文堯的舉動，一見那巨鼎靜止不動，立時又急躍過來。

楊文堯道：「金兄還是暫退到壁角，祇怕這巨鼎之中，還有暗器射出……」話還未完，巨鼎之中突然噴出泉水，一股腥臭之氣，觸鼻欲嘔。

金老二身子一仰，背脊貼地，避過噴來毒泉，緊接着兩個急翻，迅捷無比的翻回到大廳壁角。

這一股噴出的毒水，似是毒氣很重，腥臭之氣濃烈無比，片刻之間，瀰漫全室。幸好毒水不多，不到半盞熱茶工夫，便自動停止。

但那腥臭氣味却是越來越濃，兩人雖都有一身精深內功，也難抵受得住，祇覺頭腦逐漸脹大，五臟六腑皆欲從胸腹翻出。

楊文堯探入懷摸出兩粒丹丸，自己先行含入口中一粒，才高聲說道：「金兄接着。」抖腕向壁角投擲過去。

金老二伸手接着藥丸，却不敢立刻投入口中，目光盯在楊文堯臉上，一語不發。

楊文堯微微一笑，說道：「金兄請放心把兄弟的藥丸含入口中，如這藥丸縱是有毒，兄弟也先金兄而死。」

金老二道：「兄弟絕無此意，楊兄不要多心。」舉手把藥丸投入口中。

但覺滿口清香，登時把撲鼻欲嘔臭腥之氣壓了下去。

楊文堯探手又在巨鼎之中摸了一陣，笑道：「金兄請過來吧，鼎中機關已為兄弟扣住。」

金老二依言緩步走了過去，但在距離巨鼎七八步處，停下腳步。

楊文堯縱身躍下巨鼎，笑道：「如果兄弟判斷不錯，不到一盞熱茶工夫，這巨鼎即將自動移開。」

這當兒，金老二已覺到自己性命完全操在楊文堯的手中，隨時隨地都可把自己置於死地，當下答道：

「楊兄之言，自不會錯。」

楊文堯聽他口氣，已知他屈服在自己冷漠的擺弄之下，心中暗自好笑，口中却故示親近的說道：「此刻咱們已進入步步凶危之境，如果不能同舟共濟，祇有雙雙葬身在這古墓之中的了。」

金老二低聲下氣說道：「在這等機關重重的地方，兄弟全要憑仗楊兄大力了。」

楊文堯暗自付道：當今武林之中，盛傳金老二交遊最廣，一宮、二谷、三大堡中都有交往，看來傳言不虛，此人能屈能伸，確是極難對付的角色，這次如不把他結果在古墓之中，終是一大禍患。

心念一轉，殺機暗生，口中却微笑答道：「金兄說的也是，不管何等聰明之人，也難精通世間各種學問，武功一道兄弟自知不如金兄，但土木機關之學，耗去了兄弟大半生精力，這方面自是比金兄稍有心得，眼下處境是生死同命，自會各盡所長以求安渡險關。」

金老二道：「楊兄之言，字字金玉，兄弟聽候吩咐。」

楊文堯笑道：「金兄這般說法，兄弟就不敢……」話未說完，忽聞一陣輕輕的軋軋之聲，那巨鼎突然自動升了起來，直到四五尺高，才停住不動。

金老二凝目望去，祇見巨鼎之

下，是一個兩尺見方的深洞，楊文堯嘆息一聲道：「建築這古墓之人，果然較兄弟高上一籌，此鼎要

是由兄弟設計，定然是向旁側移開，想不到會向上升起。金兄請緊隨兄弟身後。」大步直向鼎下走去。

楊文堯走近巨鼎下洞口之處，略一探望，立時縱身而入。

金老二俟楊文堯腳踏實地後，高聲叫道：「楊兄，兄弟是否可以下去呢？」金老二謙恭之情，流露言詞之中。

楊文堯暗自付道：任你千恭百順，也要你陳屍這古墓之中。口中却笑道：「金兄再要這等謙虛，兄弟如何敢當，快請下來。」

金老二一躍而下，借着楊文堯手中火光看去，祇見數尺之外矗立着一扇黑門。

楊文堯道：「金兄請把那門上鐵環向右連轉十二次，這緊閉之門就可以大開了。」

金老二略一猶豫，大步走了過去，依照楊文堯吩咐之言，把門上鐵環連向右面轉動了一十二次，正待鬆手而退，忽覺眼前一亮，不禁大吃一驚，脚下加力向後疾退，哪知身後竟然被一道鐵欄擋住，匆忙舉手向上一架。

但覺臂上一涼，一陣奇疼刺心，被門上落下的一口鋒利劍刀，

從肘間生生切斷，手臂雖被切斷，竟把劍刀下落之勢擋住。

回頭看時，祇見身後壁間，伸出兩根鐵棍，一上一下剛好把身子擋住，使人進退不得。

設計這古墓的在門後壁間加了兩根鐵棍，攔住退路，這等設計縱是身負絕學之人，如果事先沒想到，也難逃過劫難。

金老二暗中運氣，閉住穴道，先把流血止住，目注楊文堯微微一笑，道：「想不到這兩扇門前還設有這等機關，幸好祇斷去兄弟一臂，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楊文堯早已運集功力，祇要金老二口出不遜之言，立時借故發作，一掌把他劈死，哪知對方不但毫無抱怨之言，而且還把一切錯誤攬在自己身上，滿臉笑意，毫無怨恨之情，楊文堯竟找不到一點借口，不覺微微一怔，暗道：此人果然不凡，如果這次不把他害斃在古墓之中，此生此世，他將與我誓不兩立了。心念及此，殺心愈堅。但口中故作惋惜，黯然一嘆，道：「都怪兄弟大意，害金兄斷去一臂，實使兄弟難安。」

金老二道：「這如何能怪楊兄，祇怪兄弟學藝不精……」他說話之間，人也縱身躍出那兩道鐵欄。

楊文堯揣手入懷摸出一包金創

藥，緩步走到金老二身邊，一面伸手替他包紮傷勢，一面說道：「兄弟這金創藥，雖然說不上甚麼靈丹妙藥，但對療治刀劍之傷，却也甚有效用……」

金老二笑道：「楊家堡金創藥功效如神，江湖上無人不知，兄弟這裏先向你謝謝了！」

忽聞軋軋一陣急響，那門上落下的劍刀和壁間伸出的鐵棍，同時歸了原位，兩扇鐵門這時也緩緩自動而開。

楊文堯替金老二紮好了傷勢，說道：「這次兄弟走在前面……」話未說完，倏而住口，大步直向緩開大門之中走去。

金老二在楊文堯轉過了身子剎那，忽的舉起左手，但却又自動收回來。

這一瞬間，他腦際千迴百轉，想了很多的事，祇怕楊文堯暗中備，自己在斷臂之初，傷疼正烈，如若這一掌不能把對方擊斃，勢必引起楊文堯的反擊力，以自己眼下處境，絕非其敵。

這兩扇黑門之後，又是一個黑色墨石砌成的石室，不過形式不大相同，狹長有如棺材一般，靠後壁處放着四隻大鐵箱。

楊文堯舉着手中火摺子，直奔到那存放鐵箱之處，立刻舉掌朝最右一隻鐵箱的銅鎖之上擊下去。

但聞一陣噹噹之聲，鐵鎖應手而落。

金老二忍着傷疼讚道：「楊兄好雄渾的『鐵沙掌』力。」

楊文堯回頭笑道：「不敢，不敢，兄弟練的是『大力金剛掌』。」

金老二心頭一震，暗自付道：「大力金剛掌」乃少林七十二種絕技之一，不知此人得誰傳授，練成這等開碑碎石的絕技……

楊文堯似是已猜出金老二此刻心中懷疑之事，咧嘴一笑，道：「金兄可覺得兄弟言過其實麼？」

「大力金剛掌」乃少林七十二種絕技之一，兄弟既非少林門下弟子，自是無法練成這等掌力，是不是？」

金老二道：「這個，兄弟怎能相疑，不過……」

楊文堯道：「金兄如果不信，且接兄弟一掌試試。」臉上陡湧殺機，緩緩舉起右掌。

金老二疾退了兩步，笑道：「少林七十二種絕技，流傳於江湖之上的，何止『大力金剛掌』一種，就兄弟所知，已在五種之上了。」

這幾句話，果然引起了楊文堯好奇之心，舉起的右手向旁側一偏，隨手打開鐵箱蓋子，登時一片寶光耀目。原來那鐵箱之中盡都是放着明珠寶石，光華燦爛，滿室生輝。

楊文堯側目瞧了那箱中珠寶一

沈西城新書介紹

血 幕



每本HK\$33

三大名探齊集施宇的「松濤」別墅追悼已逝的名探包雅，忽然不速之客接踵而來，甚至連大名鼎鼎的衛斯理也來湊興。

在與世隔絕的別墅裏，腥風血雨的慘案接連發生。施宇等名探經過抽絲剝繭的追查下，終於發覺衛斯理最具嫌疑。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各地利店有售。

眼，不覺心頭微微一動，暗道：「如非親眼所見，實使人難以相信這古墓之中，存集了這麼多珠寶，縱是深宮內苑的皇帝之家存集珠寶也難比擬……」

忽然想到身側還站着金老二，立時回頭說道：「金兄見聞廣博，兄弟是早已聞名，不知此刻可否把少林派流傳江湖絕技之事，說給兄弟聽聽？」

金老二笑道：「這有何不可……不是兄弟誇口，少林七十二種絕學，兄弟都可讓他們流傳於江湖之上……」

楊文堯突然冷冷的截住金老二

的話道：「金兄說話，最好是有點分寸，兄弟雖然孤陋寡聞，但對武林中的大勢，却也略知一二，據兄弟所知，眼下武林之中還沒敢和少林派正面為敵之人，不過少林寺清規森嚴，門下弟子很少在江湖之上走動，故而不如一宮、二谷在江湖之上名頭響亮而已……」

金老二哈哈一笑，道：「楊兄說得不錯，別說一宮、二谷，就是身受大江南北，黑白兩道上人人尊仰的『神州一君』易天行，大概也不敢向少林寺啟釁生事，可是兄弟却有調度少林高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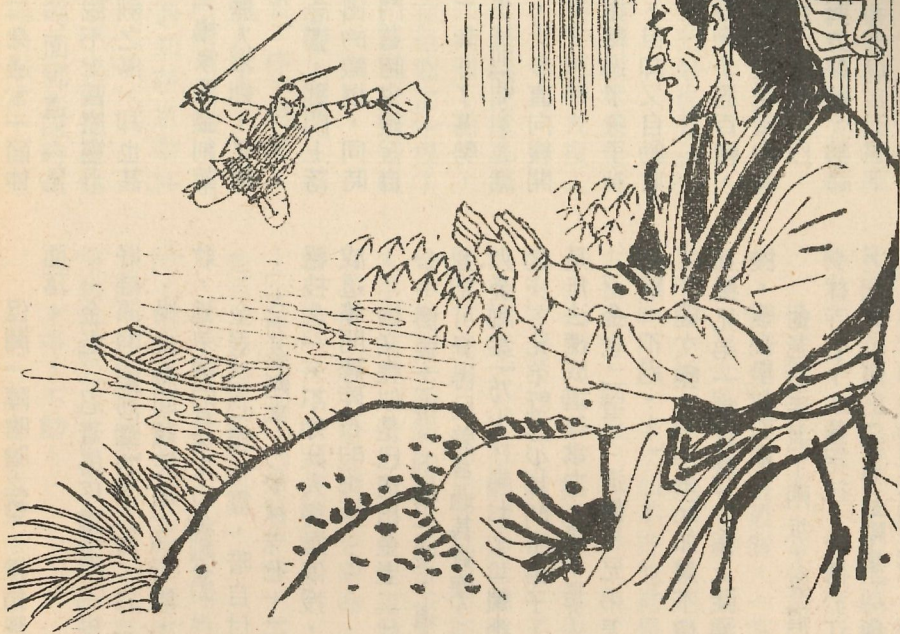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

四魔將令狐爽帶回老龍洞，目的是覬覦他身上的十顆龍目寶珠，精靈的小爽哥早已把寶珠藏起，四魔得不到寶珠質問令狐爽，小爽哥願意以寶珠換武功，四魔爲了寶珠，祇好含恨答應。由司馬元先教小爽哥熱砂中取栗，用一個半月速成法傳授，藝成之後司馬元帶小爽哥出洞實習，也前去找他的老相好……

文圖 疾飛 辛可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

歪歪小爽哥



練成絕藝上寶雞 吳下阿蒙今非昔

令狐爽感到五指入肉肉是熱的，他閃身疾退，那人的刀已落入他的手中了。

那人雙手掩面慘叫着要逃走，令狐爽飛起一腿踢過去，這一脚非比尋常，他那踢過砂袋的飛腿，重逾千鈞的踢得那漢子吭吭一聲撞在矮牆上，昏死過去了。

天下事還真夠巧的，就在這時候，忽聽附近院門拉開，有個女人送男人出來了。

就聽那男人道：「方紅呀，關好了門別出來，我去辦了公事就回來。」

「放心啦，我的好人，我煮好吃的等你回來。」

「好，哈……」

那男人大步往巷口就走，隨之就聽院門發出呼通一聲響，令狐爽走過去的時候，門關上了。

令狐爽用手指頭挖挖耳朵，喃喃的道：「是不是我聽錯了，怎麼那麼巧？」

他走近院門往裡瞧，門縫太細看不清。於是，令狐爽拍門了。

「開門，開門。」

院內傳來女子的聲音：「我的好人呀，怎麼又回來了，莫非忘了什麼東西沒帶上？」

隨之，嘩啦一聲門開了，那女人一看是個半大不小的少年人，她眨着勾人的雙眼，道：「噫，你找誰？」

誰？」

令狐爽道：「女人，我當然有事才來的，首先，我問你，你是不是叫方紅？」

女人點頭道：「我的名字叫方紅。」

一嘆，令狐爽又道：「我再問你，你想不想發財，而且發大財？」

女人全身一緊，道：「什麼年代呀，發財？那只有在夢裡想發財。」

令狐爽道：「回答我的話，妳想不想發財？」

「想，只有笨蛋不想。」

令狐爽道：「那就好辦了。」

他看看巷中沒人，又問道：「女人呀，我看妳長得細皮白肉的蠻漂亮的，身材細、五官正，今年三十來歲吧！」

「我今年三十一。」

令狐爽道：「有個老頭叫張果老，本名他叫司馬元，這老頭……」

方紅全身一哆嗦，道：「他……他……」

令狐爽道：「他來找你了，而且他這一回弄的全是金磚與珠寶，他發了。」

方紅道：「他……人在那兒？」

令狐爽道：「妳別問那麼多，我問妳，妳喜歡剛才的那大漢，還

是喜歡司馬元？」

「司馬元。」

「不是因爲他發了財妳才喜歡他吧？」

「不是的。」

令狐爽又問：「是真的？」

「是呀，我們認識四五年了呀！」

令狐爽道：「我要告訴妳，張果老他們是大魔頭，妳如是因爲怕了牠，沒關係，妳對我說，我回去告訴牠，說妳早就不見了，叫牠死了找妳的心，如果……」

方紅道：「我是真的喜歡司馬元的。」

令狐爽道：「剛才我聽妳叫那人很親熱，什麼好人呀好人的，難道是假意呀？」

方紅道：「不錯，正是假意的，小哥哥，你知道那人他們是幹什麼的，他們是流寇翻了身，我如果不答應，他們會殺人的。」

令狐爽道：「好，妳這就跟我走。」

「去那兒呀？」

「去見司馬元呀，首飾是金子的，寶石是閃亮的，他帶來一包送給你。」

方紅一聽雙目一亮，道：「我跟你去。」

說着，她走出門，又掩上院門，跟在令狐爽身後往西街頭走

去。

令狐爽很高興，這件事他算爲師父辦成功了。

一路走到那家小飯館，令狐爽把方紅帶到後睡房，司馬元還在喝酒。

他喝的是悶酒。

門開了，令狐爽大叫一聲：「師父，你老人家看一看，是不是這個美嬌娘，如果不是我再找。」

司馬元抬頭看，大叫一聲：「我的媽呀！」

他張開雙臂笑哈哈，方紅也笑着投入司馬元的懷中了，這二人溫情猛一抱，嘖，嘴對嘴的啃上了。

那司馬元鬍子已白，但白得可愛，要不然方紅爲什麼還貼臉蹭。

司馬元抱了一陣鬆開手，懷中取出布包來。

「我的女人呀，看看我爲你弄了什麼來！」

他匆匆的打開，小睡房中立刻一片金光閃起來。

方紅一見斜眼看，道：「我只要你人回來，這些東西不重要。」

這女人真厲害，欲收還拒似的，令司馬元哈哈笑了。

令狐爽便對司馬元道：「師父，有個漢子是流寇，把師母霸佔了。」

司馬元一聽，道：「去，殺了他。」

「我去殺？」

「你的本事夠大了，去！」

司馬元說完，拉了方紅就要走。

司馬元道：「紅啊，我們上妳的船上去，船上快樂有情調。」

方紅哈哈笑，令狐爽道：「你們去製造情調，我去什麼地方呀！」

司馬元道：「殺了那狗操的以後，你去河邊找我們。」

「河邊，什麼地方？」

方紅道：「就在上游一道石灣內，我的船藏在石灣中，去了就知道。」

令狐爽笑了。

司馬元道：「我這徒弟很聰明，妳就算不告訴他，他也会很快找到的。」

於是，司馬元手拉方紅走出小飯館，還令那飯館老板一瞪眼。

令狐爽也走出小飯館，他的心中有些沉甸甸的不是味道，因爲他要去殺人。

他已經把一個想搶劫他的人幹掉了。

現在，令狐爽又走回方紅住的那座小院門口了，他伸手一推，門未關，笑了。

其實如今這種小院牆已難不了他，他只要張臂騰空起，人就會落入院中了。

令狐爽把門虛掩上，他移動着身子到了房門外，房中有些暗，他也不點燈，推門走進去，發覺這屋中真簡陋，什麼也沒有，只有一床一桌兩張櫈。

令狐爽在屋子裡沒有找到什麼東西，轉而到了另一房中，只見有鍋灶，有水缸、水桶，擲麵杖支起來，碗筷放在籃子裡，另一缸中是玉米麵，油鹽罐子在一邊。

令狐爽搖搖頭，他心想，有這些吃的已經不錯了。

令狐爽剛轉到正屋來，門口傳來呼叫聲：「我的方紅呀，爲丈夫的回來了，今天分了十斤白麵呀，蔥油餅、肉餃子，咱們二人吃起來，哈！」

令狐爽一聽，好啦，這個傢伙回來了。

就聽院門「呼通」一聲響，然後又是「呼通」一聲再關上。

不幾步就聽那男的進了門。

令狐爽站在屋中暗角處，他半掩身在大床邊，又半低頭不看。

那男的放下東西衝進門，大聲哈哈笑道：「我的老婆又急了，不到半夜也需要，爲丈夫的過來了，哈！」

男的張臂猛一抱，緊緊的抱住了。

他抱住以後不老實，一雙鳥爪按向對方的胸脯上。

對方者令狐爽也。

男的一按嚇一跳：「喂，怎麼這麼小？」

灰暗中他仔細看，不由大罵起來：「個老王八呀，你是誰？」他已閃退一丈外。

令狐爽道：「在下姓催，名叫命鬼，叫起來我的名字不好聽。」

「催命鬼？」

這男的也夠狠，一刀已刺過來了。

令狐爽不閃也不讓，他一把抓住刀身上，他真的不怕手割傷。

那男的出刀之後嚇一跳，因為他以爲刀子嵌在石頭裡面似的拔不出來了。

令狐爽又一笑，道：「死吧，你們害死不少人，快回陰間打官司去吧。」

他疾出另一手猛一扭，扭斷了對方的脖子發出卡的一聲响，那人死也不明白，今天遇上個不速客，而且是要命的不速客。

令狐爽在男的身上把左手指上的鮮血抹乾淨，大搖大擺的走出門，轉頭一看又笑了。

因爲他看到那巷底地上的死人了。

那個人也是他殺的，因爲那人想打劫他。

令狐爽忽的一笑，他走過去

了。

地上拖起那死人，匆匆的拖進那小院中，令狐爽心中已打定主意了。

如今這一帶是流寇們沐猴而冠，一旦他們死了人，這一帶的人必遭殃。

心念間，令狐爽便匆匆的把那死人拖進了房中，放置在頭目身邊，把尖刀握在頭目的手上指向另一死人的臉孔上，弄了個似真又假的現場。

令狐爽對於自己的傑作相當滿意，拍拍手，哈哈大笑，這才匆匆的離開這是非之地。

* * *

「我的女人呀，我可真的想死你了。」

「我也想你了呀，一去幾月沒消息。」

「還不都是爲了那小子，娘的，爲了傳他幾手功夫，害我誤了快三個月，我恨死那小王八蛋了。」

「喝酒吧，我的好男人。」

「喝夠了，哈哈，妳知道我是喜歡什麼調調的，妳可以動作了。」

「又是我脫，要我當條蛇，纏在你身上呀？」

「那才叫一個男人愉快呀，哈！」

小船在搖晃，看不見艙門之中什麼樣，看不清就不能胡亂說，只不過聽聽聲音也不錯。

當然，小船上正是司馬元與方紅二人在爽。

小船上動得很很有勁，偶爾傳來哼唧聲，幹什麼，不知道，但笑聲却又很原始，那是發自野獸般的狂叫。

上半夜只一半，小船上傳來司馬元的聲音，他哈哈笑道：「呸，這些是給妳的。」

方紅的聲音傳來，道：「什麼呀，什麼我也不要，我只要你人嘛。」

「哈！」司馬元大笑，笑得小船搖又搖，笑得河水也翻起來了，夜來聽得遠，酷似山中野狼叫。

「喲，這麼多呀，好美呀！」

司馬元笑道：「妳光着屁股帶起來，必定另有一番可愛，哈！」

小船上，那女人先取一條大項鍊套在脖子上，再掛一串珍珠圈，耳環是金剛鑽，指環四個都套定，便是足踝上也拴了金鍊條。

那女人哈哈笑，道：「我變成皇后了呀！」

司馬元道：「我是老皇上。」

那女人撒嬌，道：「你不是老皇上，你是皇上呀，你外表看着老，實際上你比個年輕人還要壯，有時候壯得叫人吃不消。」

「哈！」

「忽通」一聲响起，女人吃一驚的道：「怎麼呀，我說你壯吧，看，你又起來了。」

司馬元二次進攻了，他似乎要把過去浪費掉的日子再補回來似的，這一次就折騰到三更過。

司馬元好像不知什麼叫累，上半夜有兩次，下半夜有兩回，這老兒一夜折騰有四回，方紅已伸着兩腿打起鼾來了，她的鼾聲大，好像在淒叫。

天就快亮了，司馬元忽的大聲笑，又大聲的呼叫着：「女人啊！女人啊！」

「啊！」方紅這一聲大叫不久，司馬元就出了船艙往岸上跳來。

司馬元發覺岸邊上坐了個人。

那個人不是別人，令狐爽是也。

令狐爽早來了。

令狐爽二更剛過就回來了。

令狐爽回來之後，發覺小船上正熱鬧，他才不會去打擾，因爲他心中明白，在老龍洞中的時候，宇文鳳與東方東二人山搖地動，天崩地裂般的窮折騰，人們只當沒聽見，誰管他們閒事呀，找挨罵呀！

如今這光景與老龍洞中一個樣，令狐爽只好不上船，他坐在石頭上練功夫。

如今他已會吐納術，也學會了轉筋術。

什麼叫「轉筋術」？

那是一種違反自然的功夫，能把身上二十四條大筋交叉扭結，逆向流轉，形成一種反力道出招，化不可能爲可能的功夫。

司馬元就是此道高手。

* * *

令狐爽也能靜下心來練功，因爲他早就見怪不怪了。

只不過當小船上發出那一聲狂嘯中，令狐爽心中一沉，怎麼師父們都是一個樣，像宇文鳳一樣，非得尖聲大叫才過癮呀！

同樣的，這方紅也是那麼一聲狂叫。

令狐爽以爲也該差不多了，這一聲叫，也叫做「戲台上吹喇叭」，利戲了。

忽見師父自小船上跳下來。

司馬元手上提了他來時的小布包，正往他的腰上掖，另一手在水邊洗乾淨，因爲手上有鮮血！

令狐爽一見猛吃一驚。

司馬元把濕手在衣衫上抹乾，對令狐爽道：「乾淨了，乾淨了，哈哈！」

令狐爽道：「師父，你把你心愛的女人……咯？」他比了個殺人手勢。」

司馬元道：「你以爲她不該

死？」

令狐爽道：「你果然把她殺了？」

了？」

他有些不高興的又道：「師父，你那麼喜歡她，又爲她弄了一包珠寶首飾，見了面就抱一起，她可也真愛你，你是個糟老頭，她是個美嬌娘，那一點配不上，你把她殺了，太不夠意思了！」

司馬元叱道：「你懂個屁！」

令狐爽道：「你老不愛她了？」

司馬元道：「我便老實的告訴你，你去找方紅，我遠遠的跟去了，見你巷中爲我殺了人，我心歡喜，因爲你會殺人，足可列入我道之中，又見你去叫開小院門，也聽了方紅對你說的話，娘的皮，這個女人還是愛上年輕的，她不會愛我的。」

「怎麼說？」

司馬元道：「這女人愛我祇有兩個原因，這第一個原因是我多金，她愛金，第二個原因她知道我殺人不眨眼，手上滿是血腥！」

令狐爽道：「所以她才把她約到她的船上來呀？」

司馬元道：「不錯，要知道那家飯館人太多，那地方距離縣衙又近，老夫不想驚動人！」

令狐爽道：「師父，折騰一夜你不累？」

「她累，我不累！」

「爲甚麼？搞那遊戲也用上內功呀！」

「哈……」司馬元得意的笑了。

他笑着大步往前走，一邊走，一邊對令狐爽又道：「師父我心中最明白，這輩子是絕子絕孫了，哈……」

絕子絕孫他還笑得那麼爽，那必定有原因！

令狐爽就以爲，他們八仙都一樣！

司馬元笑着又道：「我們既是絕子絕孫的人了，何不把握這幾十年的人生，好生的爲自己多爽一爽，徒兒呀，你說對不對？」

「對，不對！」

一怔，令狐爽把三個字分開說。

司馬元道：「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甚麼對又不對的，混蛋小子！」

令狐爽道：「對是對自己說的，不對是指的旁人，師父幾位可以爽，別人就不爽了！」

司馬元一聽大怒，戟指令狐爽叱道：「好小子，你怎麼會有此想法，非吾輩中人也！」

他雙目一厲，嘿一聲，又道：「老子不要你這樣徒弟了，廢了你再殺你！」

令狐爽也心中一愣，這老小子要再殺人了。

他往一邊閃，又道：「師父，你別殺我呀，你何必前功盡棄？」

「甚麼前功盡棄？」

「你已把功夫大部傳了我，餘下不過半個月，難道你不想那價值連城的龍眼珠寶呀！」

司馬元洩洩氣的道：「小子，你又活了，祇不過你需要洗腦，改變你的氣質，認真的走入我道！」

令狐爽道：「徒兒必認真學習，絕不辜負師父們的期望與厚愛！」

「哈……」司馬元大笑。

他笑着，遂又對令狐爽道：「徒兒，我對你說吧，那一年方紅剛剛十八歲，老夫已五十八，老夫過河在船上，發覺她長得真不錯，於是，我花了千兩銀子把她來個買斷，她就住在這船上。」

令狐爽道：「爲甚麼不帶她回老龍洞？」

司馬元道：「老龍洞住的都是有本事的人，她祇是個女人呀！」

他頓了一下，又道：「初時指望她爲我生兒生女的，不料她甚麼蛋兒也不會下！」

忽的他坦然一笑，又道：「她可是個原封貨，跟了我，如今她又同別人睡覺，我做了她，哈……」

令狐爽道：「沒有她，你老以後就更孤單了！」

司馬元道：「要找就找原封

的，老夫不喝刷鍋水！」
令狐爽心想：「大概過不久，又有個姑娘要完蛋了！」

過了渭水河，走到大散關，那是通往終南山老龍洞的必經之地！

大散關這地方有條街，街上一半是開飯館的。

司馬元對令狐爽笑笑，道：「徒兒呀，大散關這地方有一樣最好吃東西，你不會吃過的！」

令狐爽道：「甚麼東西沒吃過？」

「蒸羊羔，哈……好吃！」

令狐爽道：「師父要吃蒸羊羔？」

「不錯。」

他捋髯一笑，又道：「吃蒸羊羔喝汾酒，懷中姑娘用力擣，樂不思蜀矣！」

令狐爽道：「那就去吃蒸羊羔吧！」

司馬元道：「大散關內做的羊羔最好的可不是甚麼別的人呀，那是美人丁白！」

「姓丁名白？」

「不錯，這個女人確實美，祇可惜呀，她是那鐵拐李夏侯金的女人！」

「夏侯金子也有美女呀？」
司馬元道：「他是你師父！」

令狐爽自知失言，忙改正：「對，是我的夏侯師父，我最尊敬的夏侯恩師！」

「哈……」

這一聲大笑太突然了，引得二人急忙抬頭看，祇見一棵大樹上坐着一個人。

夏侯金在樹上面。

司馬元大罵：「哈，癩子果然熬不過，來找你的那位丁美人了！」

「花啦」一聲，夏侯金自五丈高的樹上落下地，他不管司馬元，迎上了令狐爽！

「小子啊，你剛才稱我是恩師，令我心中暖洋洋！」

令狐爽心想，天幸他未聽見我說他夏侯癩子！

令狐爽急忙施一禮，道：「師父……」

夏侯金對二人，道：「走，進棧去，我那女人端了羊羔美酒等我呢！」

「哈……太好了！」

司馬元正愉快的笑，夏侯金道：「怪了，你怎麼祇同你那美船娘住了一天就回來了？」

司馬元道：「我把她殺了！」

夏侯金道：「必是為你製造一頂綠帽子！」

司馬元道：「我雖老，可是我很要面子，司馬元的女人必是貞節頂綠帽子！」

烈女！」

他忽問夏侯金，道：「你的丁白怎麼樣？她不會暗中找上小白臉吧？」

夏侯金哈哈大笑。

「我早就對我的丁白說明白了，她隨便，想找誰就找誰，祇不過別讓我看見！」

司馬元道：「娘的，真大方！」

夏侯金道：「張果老，我同你的想法不一樣，我知道你愛的是貞節烈女子，一生祇愛你一個人的美人，我不是，因為我明白，天下女人不偷腥的太少了，就好像咱們大男人，十個老婆也不嫌多！」

司馬元道：「你知道丁白也偷人？」

夏侯金道：「甚麼叫偷人呀，是愛別人！」

司馬元道：「丁白是不是也愛別人？」

「愛！咱們都知道她的丈夫叫王良新！」

「真大方，娘的，綠帽子我不戴！」

夏侯金道：「甚麼是綠帽子？我又沒用大花轎抬進門，就談不上戴甚麼綠帽子，人家王良新也不在乎！」

他笑了一下，又道：「我祇要她騙騙我就高興了！」

司馬元道：「你喜歡被丁白騙呀？」

呀？」

夏侯金道：「我是說，她祇要上了床，一本正經的同我睡，同我樂，同我吃也同我喝，再說聲最愛我一個，我就會樂哈哈！」

再是一聲乾笑，夏侯金又道：「雖然我心中明白，丁白的最後一句話是騙我，可是我聽了高興呀……哈……」

「哈……」

這一聲笑不是司馬元笑的。

這是令狐爽笑的，笑得夏侯金一瞪眼，瞪得令狐爽全身一哆嗦！

「小王八蛋，你笑甚麼？」

令狐爽道：「我笑師父真偉大！」

夏侯金道：「我偉大？」

「偉大呀！」

「娘的，我頭一回聽人說我偉大！」

他想伸手去抓令狐爽，但令狐爽閃在後面三丈外！

夏侯金笑了。

「小子，你說說，我聽聽，師父我甚麼地方偉大呀？」

令狐爽道：「師父是位世界大同之人，有飯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女人大家共享用，豈不是到了世界大同的偉大境界了，所以師父最偉大！」

夏侯金一聽又哈哈大笑起來。

司馬元哈哈笑，道：「這小子

還知道世界大同呀！」

令狐爽道：「玄先生在書上教的。」

他忽的一笑，又道：「我就弄不清楚世界大同了，老婆也亂了，好像二八月狗卵蛋，一羣公狗找上一隻老母狗，這他娘的比開流氓還要天下大亂！」

夏侯金一聽火大了。

他大吼一聲，道：「個小王八蛋，你轉彎抹角罵師父，我揍你！」

令狐爽道：「玄先生講的大同世界呀！」

夏侯金道：「那一個玄先生，他說大同世界是這個說法的嗎？」

笑笑，令狐爽道：「哈哈，狗亂幹是我問玄先生的，當時同學們都笑了，我也笑了，可是我頭上挨了一傢伙！」

「哈……」

夏侯金與司馬元也笑了。

「哈……」

玄先生者，在虎牢關教學堂的女空是也！

「哈……」

丁白是名女人，至少她在大散關是名女人！

「哈……」

關口處那家最大的「大散關大客棧」就是丁白這個女人開的。

從前面大門看進去，先是個吃飯的大客堂，穿過客堂後面看，兩邊是客房，後院有條大道通進後院

裏，大車馬匹帶駱駝就是由這條路進出的。

夏侯金帶着司馬元與令狐爽走了。

三人走進大客棧，祇聽那賬房傳來劈哩叭啦聲，三個女子在打算盤，一個女子在對賬！

這女子一邊對一邊唸，於是三個算盤響起來。

夏侯金指指櫃檯後，對司馬元道：「你看看，我的丁白多能幹！」

司馬元抬頭看，嘆！他瞪直了眼！

司馬元不看丁白，因為丁白亂愛，丁白也是夏侯金的女人，他當然不看。

他看三個打算盤的女子，尤其是那個紮了馬尾巴細長身段的女子。

丁白正在數賬目，忽見來了三個人，這三人之中，其中一人她是既怕又愛，既恨又愉快的人，這人就是夏侯金，高原野狼鐵拐李。

每一次夏侯金前來，這丁白就會忍不住的看看門口的青石台，因為青石台上有一塊大又厚的石塊裂開了，那是當初夏侯金在他們門前示威嚇走十幾個無賴漢留下來的。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死了？」夏侯金問道。

「不是死了，別說得那麼難聽，我是說以為你完了。」

夏侯金哈哈笑道：「還不是一個樣？」

丁白這女人也祇三十左右吧，一身皮肉好像被漂了白，白中略帶紅，好像胭脂抹上臉，細溜溜嫩滑，好像指頭一戳會破洞。

司馬元仍然不看她。

司馬元站在那個手握算盤的女子面前了。

「你叫甚麼名？」

那女子道：「老爺爺，我叫方白。」

司馬元道：「我的媽呀，我那個叫方紅，你就叫方白！」

這女子道：「因為老闆叫丁白，我們的名字改了白，她二人叫張白，李白！」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就不會同他們在一起了！」

令狐爽聽得一怔，這個女人真坦白！

司馬元忽然自腰袋上解下個小布包，「咚」的一聲砸在櫃檯子上了。

丁白一看，道：「張果老呀，你這是幹甚麼的呀？」

司馬元指着方白，道：「我把這一包首飾全送她了！」

丁白道：「你老人家看上我的方白了？」

司馬元道：「廢話，我不看得上，會把這麼貴重的寶物送你？」

丁白對方白道：「老人家看上你了！」

方白道：「當我爺爺差不多！」

司馬元不怒反笑，道：「方姑娘，天下沒有永遠年輕，祇有永遠富有，妳如果答應我張果老，妳就永遠富有！」

丁白已打開了布包，嘆！又是金又是玉，又是翡翠帶寶石，頸鍊粗得可以吊死人，珍珠大得如同眼珠子。

這些都是寶，四個女子也傻眼了。

司馬元立刻取出來，他一件一件的在方白的身上披掛又戴着，笑道：「看看，看看，這才像個美嬌娘！」

丁白已看向夏侯金了！

夏侯金當然明白丁白為什麼看他，立刻笑笑：「娘的，我帶來的比你張果老的還多呀！」

「叭叭叭」他連三拍，拍在他的腰帶上。

於是，丁白一聲笑又叫：「收帳別算了，改天再細算，你們好生的看着店，乾脆，去把店門關，這幾天整修內部，改日再開店。」

這話傳到後院，先關後院門，幾個大脚女人也笑了。

吃飯拿錢不幹活，誰都會笑，內棧房收門，外棧房開門。

那夏侯金與丁白二人在房中，也不知二人怎麼一回事，沒多久，丁白就走出來了。

她還真大方，站在房門口大聲吼：「把羊羔蒸上四五隻，汾酒陳年的五十斤，配上大菜二十件，咱們所有的人都有份，哈哈，我的良人回來了，慶祝慶祝！」

夏侯金早回來了。

只因爲夏侯金果然帶來了許多金銀珠寶，這丁白才又大聲的宣佈。

司馬元攔住方白，灰白的鬍子蹭起來，怪了，你說奇怪不奇怪，蹭着蹭着，這方白回敬過去了，大概她的心中想着，老頭年老體衰不夠瞧，床上再收服他。

* * *

大散關大客棧關上門，可是門裡面真熱鬧。

大屋中又是酒又是菜，仔細看，男人只有三個，餘下的九個全都是女人。

十二人圍在一張大圓桌，海盤中就是蒸羊羔，令狐爽還是頭一回嚐到這麼好吃的。

令狐爽兩邊各坐了兩個女子，那是張白與李白。

這二女對令狐爽有好感，盡往令狐爽的碗中挾好的，令狐爽也不客氣，來者不拒的吃起來。

令狐爽也喝了酒，喝酒不醉他裝醉。

他在李白的耳邊道：「我是窮光蛋。」

又對張白道：「我一無所有呀！」

聽得兩個女子哈哈笑起來。

張白在令狐爽的耳邊回一句：「我愛啃童子雞。」

一怔，令狐爽不知道什麼叫童子雞。

隨之李白也低聲半帶羞，「同你睡一起，一定很好玩。」

令狐爽又是吃一驚。

他心中一沉：「我的乖乖隆的咚，兩個姑娘找上我來了，幹什麼呀！」

幹什麼，他不懂，這種年紀搞不清，只不過令狐爽是有主張有心

計的人，他才不會同這兩個女人睡一起，那會變成她二人的玩物了。

大桌上酒菜吃到二更天，有幾個幹活的女人已東倒西歪了，丁白被夏侯金拉起來了。

「走，光吃酒沒意思。」

丁白道：「我早就想睡了。」

她挽緊了夏侯金的腰，二人緊依偎，大步往丁白的房中走去了。

那司馬元衝着方白哈哈笑，半口牙全露出來了。

方白心中冷笑：「個騷老狐狸。」

她還是站起來了，她對司馬元道：「走呀，你也需要休息了。」

司馬元笑笑：「當然，我早就不想再吃了。」

這二人你拉我推的走向另一房中了。

那張白、李白也笑了。

李白對令狐爽道：「走吧，好玩的。」

令狐爽道：「玩什麼？」

「嘻！」李白指着令狐爽笑對張白道：「聽聽，他還不知道玩什麼，嘻嘻！」

張白對令狐爽道：「小兄弟，玩童子雞呀！」

令狐爽一聽，這兩個女人老油條，千萬不能上了她們的床，上了她們的當。

兩個姑娘不放過，他被兩個姑娘幾乎架着走，一路走到拐角一間房中了。

房中是大床，床上有棉被，令狐爽被這兩個女人拋在大床上。

兩個女子似虎狼，這就要上床剝衣裳。

當然是剝令狐爽的衣裳。

令狐爽急中生智哈哈笑，他指着另外兩處對二女道：「你們要小心，上了床我比他們強，我的傢伙大又長，老太婆也吃不消，只不過你們先把衣褲脫，我出去茅房清我的肚腸，回來叫妳二人準定叫投降。」

兩個女的怔住了。

二女妳看我，我看妳，有點不相信。

令狐爽已跳下床，回過頭來道：「喂，快脫衣裳呀，我很快就回來。」

兩個姑娘脫衣衫，匆匆的拉了棉被蓋身上，就等着令狐爽回來大戰一番了。

令狐爽匆匆奔出去，但他不久又悄悄的走回來。

他出去的時候門虛掩，回來推門爬進來。

令狐爽爬到大床邊，他把椅子上二女的衣褲弄走了，而且飛一般的奔到大客棧外面。

令狐爽剛剛自一邊的牆上落下

來，前門不遠處來了一個大漢年輕

人。

這大漢一看有人落在牆外面，他一聲沉叱：「什麼人，站住！」

令狐爽不站住，他拔腿就往遠處跑。

那男子一見更火了。

「那裡跑！」吼叫着便追上了。

令狐爽如今已是有功夫的人了，他習了司馬元的穿雲功，他如果要走，很少人能追得上。

這個人就快追上他了。

令狐爽奇怪，原來這人是高手呀。

心念間，他奮力往前奔，就快奔到渭河岸了，回頭看，不由罵了一聲：「這人真混蛋。」

雖然已把那人拋遠了，可是那人是個驢子脾氣，非追上他不可。

於是，令狐爽不跑。

令狐爽倒要看看這個人是什麼樣的大不了人物。

其實他也不能再跑了，再跑就要下河了。

* * *

那是個相當漂亮的大男人，個頭大、身材好、臉皮光、眼睛大、皮色白、牙齒亮，但重要的還是他的年紀不大，頂多二十六七八。

這人手上早已拔出刀子來了。

他在河邊堵住令狐爽，冷笑了。

大散關大客棧關上門，可是門裡面真熱鬧。

大屋中又是酒又是菜，仔細看，男人只有三個，餘下的九個全都是女人。

十二人圍在一張大圓桌，海盤中就是蒸羊羔，令狐爽還是頭一回嚐到這麼好吃的。

令狐爽兩邊各坐了兩個女子，那是張白與李白。

這二女對令狐爽有好感，盡往令狐爽的碗中挾好的，令狐爽也不客氣，來者不拒的吃起來。

「好小子，你偷人家姑娘的衣褲呀！」

令狐爽道：「我如果不是手上抱了衣裳一大包，你早就追不上我了。」

那人把手一伸，道：「拿過來。」

令狐爽道：「怪了，我為什麼拿給你？」

那人道：「老實告訴你，大散關大客棧的女人們，我們早就是一家人了。」

令狐爽一聽就想笑。

「你是他們什麼人呀？」

「那兒的女人叫我親哥哥，你說我是她們什麼人？」

令狐爽忽的笑了。

「這位大哥呀，你如果今夜去會情婦，改天吧，改天再來吧！」

年輕人火怒，吼道：「你這小偷兒，管到你家大爺的頭上來了！」

他忽然出刀，口中厲吼：「看刀！」

令狐爽見這人出刀，急忙錯步閃開一丈外，道：「喂，別動刀子呀，我是爲你好呀！」

那人已看清楚，令狐爽只是個半大不小的少年郎，他冷笑了。

「王八小子可惡啊，你幹小偷偷我好，我宰了你！」

說着，又是七刀交叉劈過來。

我不要她們來追我。」

王良新道：「我明白了，你怕她們吃你的人參果呀！」

令狐爽道：「什麼人參果？」

王良新一笑，甩甩手臂上冒出的血，道：「你是小，連男子的人參果也不知道，我走了。」

令狐爽道：「你去那兒？」

王良新道：「當然回客棧去，不然我住那兒？」

「你敢去打擾丁白呀？」

「我不去找丁白，我當然住別的地方。」

於是，王良新也不多言，轉身就走。

令狐爽木然的道：「這姓王的，可別走錯地方呀！」

他說着，還是一路跟回來了。

* * *

姓王的奔得快，沒多久他就翻落在客棧的大後院。

今夜他本來要從正門大大方方的走進來，如今得知夏侯金也在，而且就在丁白的房中，他便祇好偷偷的溜進後院來了。

這王良新一落在後院中，就聽得奇奇怪怪的聲音。

有哼的，有泣號，有像夜貓子叫。

有大聲，有小聲，也有叮叮咚咚响。

王良新看看這面，再看看那

面，他忽然喃喃的道：「怎麼每個房間都有聲音？」

他在院中停了一會，然後慢慢的走到左邊的房門。

房門之內有響語，仔細聽帶哭聲，門外的王良新抱着衣裳走進門，原來門是虛掩的。

這間房中沒點燈，小窗一邊有微光，王良新慢慢走到大床邊，他見一張大床被在顫抖。

王良新開口了。

「方白呀，你是不是丟了這衣服，我為妳檢回來了，是個小偷。」

他的話未說完，大被猛一掀，嘩，床上壓了個老神仙，正在亂動顫。

那個老神仙正是司馬元，就聽他大罵一聲：「王八蛋！」

隨着他這句罵，虛空一掌打過來。

巴掌未上身，但一股罡風推人倒。

王良新驚呼一聲猛的撞在桌子上，司馬元已抓衣欲起，却被下面的方白用兩條腿緊緊的勾住不放。

這時候，王良新看清楚了，老神仙壓在方白的上面，他看得又驚又怒，怎奈他又打不過這些人，只好拔腿往外逃，門也不關了。

司馬元追出去，他大吼一聲

：「人呢？」

人早跑走了。

司馬元忽的一聲喊：「徒兒，令狐爽，娘的，死在什麼地方去了！」

黑暗中，令狐爽出來了。

「師父，你叫我？」

「你去那兒了？」

「我在門外練功呀。」

司馬元道：「不用練功了，就在門口當守衛，別叫什麼二楞子的傢伙再鬧來，掃興。」

「是，師父！」

令狐爽回答得有精神，表示他在練功夫。

就在他一聲叫中，對面轉角有叫聲。

「小哥哥呀，把我們的衣裳還我們呀。」

司馬元聽得一怔，道：「她們問你要衣裳，娘的，你小小年紀偷吃腥呀，不練金鐘罩鐵布衫了？」

令狐爽道：「我怎麼拿她們的衣裳呀，是剛才那個姓王的叫什麼王良新的傢伙偷去的，關我什麼事。」

司馬元一聽，再想想剛才那傢伙拋的那些衣衫褲子，立刻點頭道：「對，對，那傢伙把衣裳拋在我房中了，叫她們過來拿走。」

令狐爽道：「師父，她們怎麼拿？」

就在這時候，那方白含羞答答的走出門來。

方白的手上抱着一堆衣裳，因為她見是王良新來了又逃了，也以為是姓王的生了氣把衣裳偷去的。

姓王的好像就是她丈夫。

後院中的追打與喊叫，並未引起另一房中人的關心。

另一房中不是別人，乃夏侯金與丁白二人是也。

夏侯金與丁白二人的房中真靜，靜得就好像沒有人是個空屋似的。

這二人不像東方東與宇文鳳二人那種呼天搶地，大呼小叫，如同貓兒叫春駭人聽聞。

真文靜，靜得令人以為兩個人都死了。

兩個不是死了，而是死去活來，至於真實狀況，直到天放亮還不知道。

天亮了，令狐爽已等在門外了，祇見司馬元嘿嘿笑着走出來了。

司馬元邊走邊把他帶來的一包首飾珠寶往袋中塞，引起令狐爽的奇怪。

「師父，你怎麼又把送人的東西收回來了，難道那位方白姑娘不愛你了？」

司馬元道：「她並非完整的，她那地方早就鬆散了。」

了你。」

令狐爽一笑，道：「不會的，不會的，哈……」

他又爽了。

令狐爽早就知道司馬元已打算討寶了。

老龍洞中的四魔，個個嗜寶成癡。

* * *

司馬元與令狐爽二人已走到那道長長的山脊邊上了，忽聽司馬元對令狐爽道：「徒兒呀！」

令狐爽低頭正着看峯脊兩邊的深淵，聞叫忙回頭。

「師父，你叫我？」

山風呼嘯中，雲霧一掃而過，今天風力強，人走在石脊上怕不被風吹落才叫怪。

司馬元道：「徒兒，機會教育呀！」

「甚麼機會教育？」

「飛呀！」

令狐爽一怔，道：「師父會飛，我不會。」

司馬元道：「膽子也需要練，你的輕身術很不錯了，今天我們師徒就在這崖脊上飛跑。」

「飛跑過去？一步走錯粉身碎骨。」

(未完·九)

令狐爽哈哈的一笑，道：「啊，是那玩意兒呀，那太簡單了嘛！」

司馬元道：「你的功夫也差不多了，餘下的就是勤加苦練了，你

子！」

荒涼，三十里也難得見人煙。走着，忽見司馬元一把扯住令狐爽，道：「小子，你該履行你的諾言了吧？」

令狐爽一怔，道：「師父，甚麼諾言？」

司馬元嘿嘿笑道：「你小子打哈哈呀，小心我廢了你！」

令狐爽道：「請師父明說！」

司馬元道：「龍目珍珠呀，小子！」

令狐爽哈哈的一笑，道：「啊，是那玩意兒呀，那太簡單了嘛！」

司馬元道：「你的功夫也差不多了，餘下的就是勤加苦練了，你

子！」

還不快把龍目珍珠送我？」

令狐爽道：「師父，想學全師父的功夫，便是再速成也還差得遠，祇不過師父的穿雲功金剛指，竅門我也能捏拿，祇是我以為師父你留了一手未教我呀！」

司馬元道：「你怎麼知道我各留一手？」

令狐爽道：「師父的穿雲功，能在空中二次彈升，怎麼使力借力我不懂，師父的金剛指，又能抓斷敵人的刀，我也不能呀！」

司馬元心中想，這小子真叫精，他早看出來了。

心念間，司馬元道：「小子，其實那種功夫乃是熟中生巧變化出來的，這很簡單，回去以後我指點。」

他頓了一下，又道：「小子，我一定指點，可是你得把一顆龍目珍珠孝敬師父。」

令狐爽道：「簡單啦，等我學會了一定取來孝敬你老人家的。」

司馬元忽然忿怒的道：「老夫現在就要！」

令狐爽真乾脆：「現在沒有！」

「老子廢了你！」

「殺了我也行，祇不過你老的前功盡棄，你老不覺得可惜？」

司馬元深深一嘆，道：「真是個小王八蛋，祇不過我把全身功夫傳了你，你如果要賴，看我不生啖

武俠名家臥龍生

《新書介紹》

一代天嬌



全書三集
HK\$100

誰也想不到嬌俏羸弱的青樓名妓白翎是身懷絕技的俠女，且懷特別任務，暗中聯絡各路英雄，伺機殲滅三聖會。

三聖會近年橫行江湖，任何可以賺錢的買賣全歸他們手中，更想稱霸武林，號令天下，使出「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卑劣手段，使武林蒙上一片慘霧。到底這片愁雲是否可由白翎揭去，露出曙光？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各地利店有售。

上文提要：陸浩暗中看到蒙面和尚將萬金及方無極輕易地解決了，之後踴躍下寒潭，陸浩出面與之過了二十五招仍被其逃過。陸浩追丟了人去詢問白雲和尚，才知非其門下。女子論劍大會幕後操縱者以陸浩的名義將殺死的盜匪三人及萬全、方無極的犯罪諸事清楚報呈縣衙，欲收買他……陸浩與紫水晶會晤剛離開，又碰到蒙面和尚與高大女人攔截……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飛鷹



死灰復燃西天教 名姬和尚尋法衣

「孩兒祇是好奇，近來朝廷御史胡季堂不是對權臣和坤提出了彈劾嗎？」

麥氏夫婦茫然點頭，麥大熟道：「有這麼回事，誰也想不到胡季堂有這麼大的膽子，因為和坤是當今皇上乾隆女兒的公公，也就是說乾隆太上的女兒嫁了和坤的兒子，嘉慶帝也就變成和坤兒子的大舅子了，和坤是大學士兼軍機大臣，倚靠太上皇的餘蔭，實官貪瀆，皇上睜眼閉眼，不聞不問，直到胡季堂參上一本。」

麥奇道：「爹，娘可知皇上為何能容和坤敗壞廟堂中風氣，任他們的黨羽賄賂公行？」

麥大熟道：「這個……這一個……」

夫人道：「莫非你知道？」

麥奇道：「這祇是一種猜測，第一，和坤是太上皇乾隆的寵臣，據傳說和坤年輕時美如婦人，很像乾隆一位寵妃，乾隆太上皇未殯天之前，嘉慶不便下手，此其一……」

麥氏夫婦同時點頭，以為有理。另外，皇帝老子也要錢，他利用和坤之手斂聚，一俟太上皇大去，胡季堂彈劾，而和坤搜括的也夠了，於是皇帝點點頭，抄了和坤的家，而抄家後全部財產約值八億

兩，理應收入公庫，却全入了皇上的私囊。」

麥氏夫婦相顧愕然，夫人喃喃道：「果然有道理，皇上等的就是這一天，太上皇大去之後再收拾他，既顧到沸騰的民情，又可中飽私囊，小奇，想不到你居然有此頭腦。」

麥大熟道：「有這麼能幹的娘，兒子會差到哪裡去？」其實麥奇是麥大熟和另一女人生的，正好犯了夫人的忌諱。

但夫人也知道他是無意說溜了嘴，故作不知麥大熟的窘態，道：「兒，你剛才問起咱們麥家到底多少財富，是不是因為聽說和坤抄家，財產總值八億兩，才好奇地問一問？」

「是的，娘，人人都說咱們麥家的財產無數，到底有沒有個數字？」

也許麥夫人想趁這非常自然、順理成章的機會，炫耀一下麥家龐大的財產數字，以至使兒子不至於愛美人而不愛財富。

她閉目靜思了一會，微笑道：「娘不敢說，咱們麥家的數字比和坤的多，但也不遜……頗堪告慰的是……咱們的錢是經營有術……以正當當的本領賺來的。」

麥氏父子瞠目而震驚，這表示麥家財產大約也有八億兩之譜。

因為自嘉慶登極之後，每年的歲入，也不過是白銀七千萬兩左右而已。

其實伏在暗處的陸浩也不由暗暗咋舌，一個人的財富太多了也是一件麻煩的事，像麥家，如要統計出一個精準的數字，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吧？

就在麥家三人各自回房，麥夫人回到自己的院落，進入正廳時，一個蒙面人已迎面站在廳堂之中。

「甚麼人？」

「被妳無情利用愚弄而又差點被滅口的人。」

「我不懂妳在說甚麼。」

「妳當然不會承認，因為妳已犯下了滔天大罪，最初是鼓動武林幫閒份子如萬金及方無極之輩，提議甚麼女子論劍大會，繼而又賄賂仲裁人，利用之後逐個滅口。」

夫人愕然道：「聽說給女子論劍大會賄賂事件有關之人都被殺死了，你又是誰？聽妳的嗓音分明是個年紀不大的女人。」

「不錯。」

「可是與女子論劍大會有密切關係的女子，祇有一個『毒織女』黃玉，她不是已經在斷腸崖下摔成肉醬了嗎？」

「妳希望如此，但事實並非如此。」

「妳……妳莫非就是『毒織女』」

黃玉？

「嘿……」這蒙面女人顯然就是黃玉，原來崖下摔得血肉模糊的女人不是她。

麥夫人道：「這是怎麼回事？死者是誰？」

「這妳就不必多問，反正是個藉藉無名的替死鬼。我在跳崖之前，早有準備，下有三層藤網，跳下之後立即撤走，把預先殺死的女人放在亂石中。」

「原來如此，黃姑娘真有一套，祇可嘆妳的好友裴華，還真以為妳死了，結果也沒逃出魔手是不？」

「這不都是妳唆人幹的？」

麥夫人苦笑道：「黃姑娘，這個暗中殺人滅口之人，心地十分歹毒，因為他把一切推到我的頭上，乍看極為可能，說是麥家要改變傳統，控制女子論劍大會，賄賂仲裁人，再予以滅口，言之成理。可是我要告訴妳，我們麥家如果真要改變傳統，娶個貌美的媳婦，大可不必先鼓動舉行甚麼荒謬的女子論劍大會，再賄賂仲裁人，繼而一個個殺之滅口。不是老身吹噓，以麥家的財勢，即使麥奇很醜，相信武林中的年輕貌美、武功出色的世家女子，願嫁麥奇的必也大有有人在。」

「麥老婆子，隨便妳怎麼說，我還是認定妳就是背後操縱一切的

陰謀者，因為無論怎麼想，這主謀人不可能不是別人。」

麥夫人冷冷地道：「何以如此武斷？」

「因為你們的兒子想娶個美好的女人是事實。」

「黃姑娘，我的話到此為止，犯不着和妳浪費時間及唇舌，妳請吧！」

「我要你們償裴華的命來，別人的事我可以不管。」

「不要被奸人所愚弄，而造成親痛仇快的結果，黃姑娘，希望妳能三思，繼續追查真正的主兇！」

「我以為就是妳，毫無疑問，一切都由妳操縱，當初我在斷腸崖自絕，是苦勸裴華無效。而我又深受裴華，就以死諫方式，希望裴華能懸崖勒馬，改變主意。我猜想最初裴華是被妳收買了，準備在女子論劍大會最後仲裁后、妃、嬪名次時反對美好的唐蓉，因為據說妳是麥家反對推翻傳統最激烈的人，而被害的另外幾個仲裁人也被妳收買，叫他們投龍媚的票。」

「姑娘的思慮力很靈敏。」夫人道：「請繼續說下去。」

「但是，由於我的死諫，當然是假死，却感動了裴華，也改變了他的決定，結果投了唐蓉的票。」

「這就有點矛盾了吧？」夫人道：「據我所知，唐蓉以獲得大多數

仲裁人的支持，才登上劍后寶座，如果我有那麼大的惡勢力，其餘的仲裁人又怎敢背叛我，而全力支持唐蓉，會不會另有個有力人士在背後支持他們？」

「不錯。」

「那是誰呀？這人太了不起吧！」

「黃姑娘，妳的話太矛盾了，這就叫着翻雲覆雨，陰毒手段的靈活運用，事實上，你們放出空氣，要保持麥家傳統，絕不改變形象，但却暗地決定，要討個美好的媳婦。可憐的是那些被妳收買的仲裁人，臨死還不知道被人利用，作了試刀的靶子而已。」

麥夫人笑起來很怪，她道：「這麼說，黃姑娘是認定我們麥家要背叛祖上嚴格規定的傳統了？」

「那是因為麥大熟大力支持下一代討個好看的媳婦。」

「妳真是世上最固執最愚蠢的人，照妳的意思，妳雖玩了個假死的花樣，我也要殺妳滅口了？」

「當然，妳絕不會放過我，不過現在却不是妳殺我，而是我要殺妳，為裴華報仇。」

「妳滾吧！無知的蠢女人，儘快找個隱蔽的地方藏起來，不是我宰妳，另外有人會殺妳的。」

「妳……妳莫非就是『毒織女』」

「我知道妳在暗示甚麼，妳可能影射武林三大家的龍家，因為龍家的女兒也想嫁給武林第一豪富之家，還有劍爐張燕，雖然不是出身自五大門派及三大家，却也是武林知名人物之女，自然不甘落後。」

麥夫人道：「祇可惜妳所懷疑麥家的想法，也許正是別人所已經做過的勾當，妳却死鑽牛角尖，一口咬定是麥家幹的。」

「這正是妳所希望造成的錯覺，以為是他們兩家都想把女兒送入麥家而賄選殺人，或者火拚……」

「去吧！如果唐、張兩家的人也遭了毒手，妳再來找我不遲。」

「作夢！我不會再給妳行兇的機會了。」黃玉像一頭花豹，不知自何處拔出一柄大匕首，「霍霍霍」就是五七七，攻的全是要害。

麥夫人老而醜的臉上有無限的不屑，閃了開去。

黃玉又是「夜叉探海」「斗換星移」和「攔江截斗」三招七式，瘋狂地攻上。這種但求傷敵，不求自保的幹法，高手也往往會栽。

但麥夫人又閃了開去。

黃玉如果理智，就該知難而退。在武林中，她算是相當出色的女中高手了，但是，人家徒手閃避，顯得相當輕鬆。

當黃玉再次攻上時，麥夫人冷

峻地道：「原來妳是一個不可理喻的東西。」

黃玉道：「麥老婆子，有妳沒我！」

「黃玉，妳還不夠資格說這句狠話。」大手倏伸，牢牢地扣住了黃玉持匕首的右手腕摔了出去，道：「滾！滾得越遠越好。」

「蓬」地一聲，黃玉摔出一丈七八，混身骨節有如散開，不管她如何狂妄，如何激動，也知道和人家相差太遠了。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黃玉猛挫鋼牙，一言不發揉身上了牆頭。

陸浩十分驚異，三大家在武林中享有盛譽，自然是除了財富也有武功了，但他絕未想到麥夫人有此身手。

陸浩此刻自然也有黃玉同樣的懷疑，儘管麥夫人推得一乾二淨。老實說，除了麥家，不大可能有人敢如此大膽連續放手殺人，也沒有這麼高的女性武林人物。

所以陸浩想和夫人談談。

也就在這時，眼見黃玉的身影消失在麥家大宅之外，他正要下去，忽然發現二十丈外麥宅前院中冒起一條高大的身影，向黃玉的方向追去。

陸浩心中一動，本來他懷疑迭次行兇的高大和尚即是麥夫人，

可是今夜見她出手，路子不同，況且，夫人在屋中，而去追黃玉的高大人影顯然又是另一個人。

打消見麥夫人的主意，向那高大人影的方向疾追而去。

但雙方相距數十丈，而且他起步又遲了些，追出麥家宅外，是一片荒野，樹林極多，深夜視野有限。

他相信黃玉目前是十分危險的，所有的仲裁人都死了，不大可能使她成為唯一的例外。

這工夫他忽然聽到黃玉的叱呵怒罵聲，陸浩暗暗一驚，立刻循聲追去。

打鬥處是一片稀疏的楊林，當陸浩到達林邊，正好看到一幕驚心動魄的景象，一個高大、禿頭而眼部以下遮起的人揪住黃玉的右腕在她的小腹上向上一划。

黃玉發出一聲慘嗥，人未倒下，高大的身影已向外竄去，陸浩正好擋住，道：「好狠毒的手段，今夜妳非現原形不可。」

「哼！這顯然大不服氣。」

「麥夫人剛才推得一乾二淨，而兇手，卻來自她的大宅之中，妳們還想狡辯嗎？」

「……這人不出聲，陸浩緩緩欺上，道：『說！是不是麥夫人唆使妳行兇的？』」

剛才此人哼了一聲，陸浩隱隱

聽出，頗似女聲。

他之所以見過此人多次而未發現她像女人，是因為這人的身材很高大，頭又是禿的，女人很少有這等身材的。

先入為主的念頭也有關係，此人自稱是白雲和尚的門下，自然不大可能是女人了。

這次是陸浩主動攻上，決心把此人留下，手底下就用上了七八成力道，這人顯然並非不怕陸浩，但不見真章，走也不走了。

兩人以力對力，以快制快，拆了十八九招，陸浩畢竟是經驗老到，膽大心細之輩，人的名樹的影，老鼠再大再兇，一旦見了貓，總是煞了威。

大約三十招出頭，此人自腰上撤下十三節鞭。

這傢伙和陸浩的兵刃幾乎完全一樣，祇是陸浩的是九節烏龍鞭，此人的多出四節而已，却比陸浩的輕些。

此人鞭上的造詣非凡，要不，怎能徒手在三兩招內擊斃那麼多的知名高手。

但是，陸浩仍然赤手空拳，在罡風鞭影中流瀉，而且對方還要時時提防他的怪手，幾次都差點被他抓到。

「九爪飛鷹」不是叫着好聽的，爪上的功夫很特別，這人早有退

志，可惜被粘上了已難脫身。

六十招都過去了，此人鞭上功夫深湛，鞭鞭不離陸浩的要害，陸浩的爪子也在他的要害處伸縮不定。

一個用兵刃，一個空手，似乎要突破這種均勢就難了。

這工夫此人突出險招，似要以小挨大，以輕換重，陸浩自然知道他的心意，也來個「順水推舟」，屁股上被鞭梢抽了一下，他還哼了一聲。但是，爪影突然伸入了鞭浪之中。

「刷」地一聲，陸浩手中有一個白布套，此人的頭髮飄散下來，果然是個女人，這頭套假得維妙維肖，套在頭上，在深夜黑暗處看來像個禿頭。

陸浩一楞，此人橫掃一鞭，一式「金鯉倒穿波」，射出七八丈，幾個起落失去踪影。

本來陸浩想連頭套及臉上的布全扯了下來，也就可以看清此人的面貌了，可惜功虧一簣。

他想了一下，折回來又進入麥家。

他決定見見麥夫人，把剛才的事澄清一下。即使麥夫人不承認，他在觀顏辨色之下，也能看出點端倪來。

要偵查一件奇事，首先要摸對了路子及方向。

在麥夫人窗上輕敲了三下，屋內夫人的口音道：「甚麼人？」

「夫人，我是陸浩。」

「陸……陸大俠？」

「正是區區，記得在斷腸崖處見過夫人一面。」

「不錯！見過陸大俠之後，印象十分深刻。不知陸大俠深夜來此有何見教？」

「確有要事請教，擾了夫人清夢，陸某無狀。」

「陸大俠，今夜擾我者不是陸大俠，而是一些武林小丑，以致迄未睡好，深夜有貴客來訪，挑燈夜話，也是人生一大樂事。」

不久開了門堂屋已點上蠟燭。這工夫外院有人道：「夫人，請問來人是舊雨還是新知？」

這是暗語，舊雨指朋友，新知是指刺客或來意不明之輩，此人是麥宅的總管麥耕。」

夫人道：「是舊雨來訪，不必耽心。」

「既是舊雨來訪，小的這就招呼下面準備茶點。」

夫人沒說甚麼，這工夫已肅客入屋，賓主落座。

陸浩道：「夫人，陸某不久之前，在貴宅梭巡一周，在此先告個罪。」

夫人道：「別人擅闖敝宅，自不奢言寬容，『九爪飛鷹』陸大俠另

當別論。」

「多謝夫人厚待，請問黃玉之死，與貴宅有無關連？」

「陸大俠是說黃姑娘死了？」

「不錯，黃玉來此問罪，繼而動手，被夫人的神技驚走，在不遠的疏林之中，被一高大女人殺死。」

麥夫人一楞，道：「陸大俠也以為這高大的女人是我？」

「不，當時夫人在院中，黃玉走後，由貴宅前院中冒起一道黑影，追蹤黃玉而去，就是那個女人。」

「陸大俠以為她是麥家的人？」

「人由麥家而出，尾隨黃玉隨後將之殺死，這……」

「那女人是甚麼樣子？」

「頭戴白布套，頗似刺了光頭，眼下有布遮住，可惜在下未能扯下她的面罩，僅抓下她的頭套，看到她一頭長髮……」他把當時情況說了。

這工夫總管麥耕和丫頭同來，由丫頭送上茶點退出，但麥耕站在堂屋門口未走，此人也很醜，似乎麥家主人醜，下人也非醜不可。

麥夫人喟然道：「我曾提示黃玉要特別小心，沒想到這麼快就死了，難怪陸大俠質疑。」

夫人，若換了別人，也不能不疑，老實說，一切發展，對貴宅

太不利了。」

「我們也知道，祇是在這情況下，本宅中人若出而剖釋，怕會越描越黑，所以乾脆靜待水落石出。」

「可是幾乎所有與會之人都是以爲，貴宅有操縱大會、賄賂仲裁人及滅口的重嫌……」

「陸大俠，如果你們是我們，又該如何？」

「如我是麥大俠賢伉儷，果真問心無愧的話，就該出面偵辦。」

「我以為有『九爪飛鷹』陸大俠偵辦，已能勝任。祇是無人能訂下破案時間而已。」

「夫人可有力反駁證據，證明麥家絕非操縱女子論劍大會，賄賂仲裁人及滅口之事……」

總管麥耕忍無可忍，大喝一聲「無禮！」「野馬分鬚」，當胸襲到。

夫人武功高絕，這總管也非庸手，僅是一出手就可見其精湛練達。但由於他是自後側施襲，陸浩不能不給點顏色，一式「驚濤拍岸」，左手在右肘下一翻一甩，「啪」地一聲，麥耕肩頭被砸了一掌，後退時被門檻一絆，仰倒院中。

麥耕大慚，爬起來就要出院。

「站住！」夫人喝了一聲。

麥耕如響斯應，立刻止步。跪在那兒，直到陸大俠離去

之後才能起來！」

「是……夫人……」麥耕已五十大頭，人粗魯些，却是忠心耿耿，立刻向外跪下。腰幹挺得直直地。

「夫人，陸某剛才出手重了些……」

「不重，不重！陸大俠宅心仁厚，那一掌本可拍中他的左胸，却稍稍上拍，砸中肩胛，陸大俠，麥家的人甚麼都講傳統，不背後施襲，也是傳統，他身為總管，居然明知故犯……」

「夫人，另有一事希望開誠相告。」

「請說。」

「令郎似乎並不想堅守麥家傳統，所以在外接觸的大多為一代殊色……」

夫人似乎知道，笑笑道：「陸大俠，人類有視覺及聽覺，就不免愛聽美的聲音，愛看美好的事物，本是無可厚非，麥奇在外交交美好的女友，我們兩老不以為然，但祇要娶進門，我們就不便干涉。」

陸浩本想說出紫水晶要百萬兩贖身費，而麥奇正在籌措之中的事，但他為人高傲，如說出來，等於破壞別人，他不屑為之。

即使是為了一個女人，也該是「上而揖，下而飲」的君子風度。所以話到口邊，又收了回去。

麥夫人心照不宣，正色道：「

陸大俠，正如你所說的，此案不破，麥家嫌疑極重，名譽損失至大，但又不便出面澄清，至於出手，似也會招致誤會，所以全部希望寄託於陸大俠身上，如陸大俠能破得此案，找出幕後唆使人，麥家願拿出一百萬兩紋銀，作為酬勞，而且願立字據，以昭信實……」

當下到另一桌邊，一揮而就，把這張字據，也等於保票交給陸浩。

陸浩不由暗暗一驚，就像知道他正需要這一百萬兩似的。那幕後陰謀者不也願出一百萬兩請他收手嗎？

會不會是一而二，二而一，賊喊捉賊的把戲呢？他道：「夫人，似此厚禮，在下不敢接受。」

夫人道：「這在麥家，並不算甚麼。一百萬兩豈能與麥家的名譽相提並論？況且，破此兇案，也須付出極高的勞力與心力，不能破案，誰也不敢打包票對不對？」

「是的，夫人，但就憑夫人這句話，陸某必當全力以赴……」

辭出時，麥夫人親自把他送到大門以外，且喃喃自語道：「和他爹一樣……」

返回客棧，已是丑寅之交，發現譚珍還沒有睡，正在院中晾衣衫，原來把陸浩的髒衣服和臭襪子都洗了。

「小譚，這可不敢當，其實可以找人洗的。」

「反正我自己的衣衫總要洗，順便多洗兩件也累不着，剛泡了一壺熱茶，我估計你也快回來了……」

陸浩楞了一下，好像忽然間發現小譚長大也成熟了，一邊往屋裏走，邊道：「多謝，多謝……」

小譚倒了一杯熱茶，坐在他的對面，道：「到哪裏去了？」

他大致說了黃玉之死，及在麥家之事。

「你仍以為麥夫人涉嫌重大？」

「暫時應該沒有比他們涉嫌更大的人，除非……」

他又搖搖頭，道：「不說也罷！不大可能的。」

「是不是你也懷疑唐家甚至於劍嶺之父『過山雷』張漢聲？」

「到目前，也不能不加以考慮，三大家之一的『翻雲手』龍騰和『過山雷』張漢聲，昔年全是黑道人物，這幾年雖已洗手，但積習難返，很難說不會……」

「當然，這想法也不算過份，要是以我來判斷，仍是麥家……」

陸浩點點頭，道：「幾乎十之八九如此，但是，見過麥夫人之後，我又隱隱覺得，麥家似乎大可不必作下這一連串的錯事。」

「陸浩，你這想法我也贊成，但是，理智也往往不是聰明人所專有的。」

「這箇我也考慮到了，喏！你看這箇……」出示了一百萬兩酬金的字據。

「這也是麥夫人給的？」

「不錯，這可以解釋為一種撇清的姿態，也就是欲擒故縱，當然，我們要是懷疑上一個人，怎麼看他都是有嫌疑的了。」

小譚忽然不出聲。

「如果真是麥家做的，不要說許下一百萬兩，就是一千萬兩他們也不在乎。況且，如果有一天真能使他們露出狐狸尾巴，整個武林視為公敵，他們所損失的是八億兩，而不僅僅是一百萬兩，妳說是不是？」

小譚默然。

「妳怎麼不說話了？」

「陸浩，麥夫人真是善解人意，她似乎知道你現在最迫切需要的是一百萬兩銀子。如果她是一位打蛇行家，正打在你的七寸上……」說畢，扭身回屋而去。

陸浩楞了一陣，真的以為小譚長大了。

其實譚珍長得真不錯，就算她衣衫不整，也掩不住她那美好的身段，頭不梳臉不洗，畢竟也不會連五官也看不清吧？她要是稍微打扮

一下，必是個大美人。

可是陸浩一直沒有仔細地看她一眼，總以為她不成熟，甚至她好像不是個女孩子，因為她說話像男人，口沒遮攔，吃飯時會一脚踏着椅子吃，好像她無法散發吸引男人的魅力。

陸浩伸了個懶腰，上床睡了。

「表哥，你應該知道我的決心……」在白雲和尚的禪房中，有位中年夫人站在雲床之前。

白雲和尚閉目趺坐，而這位夫人注視着這個四十多歲，和夫人年紀相若，却極為俊逸的出家人，自那眼神中，可見到像燭火似的跳躍光芒。

「妳紅塵中的表哥已不在了！現在是一個四大皆空的和尚。」

「白雲，你不是四大皆空嗎？那好！你睜開眼看看我！」

「夫人快走！不論是爲了妳的家世、名譽和你們夫妻的情感，這地方以後都不要再來了！」

「白雲，你休想冷落我……」

「阿彌陀佛……」白雲道：「人生福境禍域，皆一念造成。故釋氏云：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爲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登彼岸。念頭稍異，境界頓殊，可不慎哉！」

「白雲，我告訴你，他早年練

功走過火，已不能人道，而且他不是已經……」

「夫人，夫妻間的樂趣，大可不必沉迷於此，盡可找些有靈性的消遣……」

「白雲……我祇要你看我一眼……祇是一眼……」

白雲和尚緩緩睜開眼來，在他心如止水的心湖中，也不能沒有一點點的漣漪，因為這位夫人已完全赤裸地站在雲床之前。

一個成熟的女人，尚未老化之前，那胴體上迸射出豐腴而成熟的芳香，考驗着與生俱來的人性。這位夫人有多麼大膽。

如果有人知道，她對這位表哥這份傾慕，如果有人知道，她是多麼嚮往久已斷絕的「飲食男女」？也就不會大吃一驚的了。

尤其他們在幼年時也算是青梅竹馬，這種懷思在她的丈夫不能人道之後就愈加不可遏止。

白雲和尚閉上眼道：「欲在其中，波沸寒潭，山林不見其寂；虛其中者，涼生酷暑，朝市不知其喧。夫人，妳快走……」

此後即不再吐一字，而且寂然無聲，已經入定。

夫人立掌如刀揚起，但顫抖着又收回手，匆匆穿上衣衫，切齒道：「你若不答應，我會使你身敗名裂……」

白雲渾如未聞，夫人奔了出去。

陸浩午夜醒來，隱隱覺得是被甚麼驚醒的。

但是，他醒了之後，憑他的聽力，已知這屋內外都無人窺伺。奇怪，是怎麼醒的？

現在，他的目光忽然停注在桌上瓶中一朵含苞待放的牡丹花上，還有兩三片葉子。

「這是誰拿來的？小譚？」女人愛花，不無可能。但是，昨夜他返來時已是深夜，小譚和「泥鰍」都已經睡了，桌上並沒有一瓶花呀。

再說，自昨夜小譚看到麥夫人的一百萬兩的字據之後，就一言不發地去了。這幾天冷冷淡淡，愛理不理地，絕不會是她弄的花。

他坐起來，屋中雖無燈，下弦月光瀉入屋內，可以看得清楚，桌上的花瓶是個碎瓷瓶，十分古樸，不是市上隨便可以買到的。小譚自然也沒有這麼一個花瓶。

奇怪，陸浩的警覺性很高，他更相信客棧也不會爲他送一朶牡丹花來，那麼這瓶花……

他下床走近桌邊，就在這時，他看到前所未見，前所未聞的景象，這朶奇大的牡丹花苞，竟然緩緩地，緩緩地鬆動，漸漸地綻開。不一會，這朶牡丹已盛開了。

陸浩身爲「九爪飛鷹」，得罪的邪道人物自然不在少數，不會沒有人暗中設計賺他。如果這花瓶中有火藥甚麼的……

他把花瓶放在院中，等了約盞茶工夫，不見動靜，又把它拿了進來，亮了燈把這朶富貴之花拿出來看，瓶中有一點點水，甚麼也沒有。

他沒有見過花苞綻開的景象，也不相信肉眼可見花朵綻開，它必是非常緩慢地開放。那麼這朶牡丹是甚麼路數？

忽然，他發現瓶底貼了一張小紙條，上寫：花開堪折當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僅僅是古人兩句詩。陸浩即隱隱猜到，這又是那陰謀者玩的花樣，大概是暗示那朶花（紫水晶）即是一朶將開的牡丹，祇要有勇氣，隨時可折……

陸浩冷冷一笑，且道：「妳有千方百計，我有一定之規！咱們走着瞧……」

這工夫一陣夜風傳來男女爭吵之聲，祇聞男的破口大罵，道：「你姐！爺們花錢玩女人，當然要玩得盡興，怎麼？事先妳也沒有規定不准超過多少次……」

女聲絲毫不讓道：「天殺的！你大概八輩子沒見過女人，我就沒見過像你這種人，從二更天就折

騰……一直沒完沒了地，連覺也不用睡了……告訴你……老娘不幹……

「怎麼？不幹？那好！妳不賣麼，大可在家里當妳的千金小姐，幹嘛出來找外快？不幹也成，現在才三更稍過，四更不到，按時間打個對折吧，把爺們已經付妳的夜度資三兩銀子退回一兩半，妳也許還來得及另找戶頭，爺們再找個半掩門也不遲……」

「甚麼？退錢？作你媽的春秋夢，我見過最下三濫的嫖客，還沒見過你這種皮厚的男人！」

「怎麼？不退錢就要走？爺們宰了妳……」

於是女的撒潑，男的吼罵。

陸浩早聽出這男人正是華山派掌門金峯的師弟趙斌的口音，不由連連嘆氣，身手高低尚在其次，身為名門正派中人，總該有他最低的格調吧？這算甚麼呢？

可以說就是市井流氓、青皮無賴，也不會如此惡劣。

這工夫還在吵，但聞沈掌櫃的口音道：「趙大俠，你就少說一句吧！好歹你也是知名武林俠士，和他們風塵女人爲了這點錢爭執太划不來的……」

「爺們花錢嫖娼，圖了個甚麼？哼！不退銀子，咱們就沒有完！」

這工夫另一人勸道：「趙大俠，算了！這客棧中有不少武林同道，傳出去不大好聽，明天我請你到『百花塢』去玩夠看的姐兒，這成了吧？」

這正是長白派掌門汪奇的師弟，張青的口音。這人更絕更粗，根本就不在乎。這種事兒還有請客的？

終於吵聲逐漸沉寂下來，也不知道那客姐是繼續留下來還是走了？祇聞小譚和「泥鰍」打外院走進來，小譚道：「世上還有這種不要臉的男人……」

「泥鰍」道：「的確，不過這個娘子的臉皮也夠厚的……」

陸浩又上了床，幾個掌門人留下這種貨色協助辦案，可見真沒有絲毫誠意了。

一乘四抬彩轎，行動如風地在深夜的荒野上飛馳，可見這四個抬轎的伙子也都是高手，居然聽不到步履聲，其實抬轎子的是四個健婦。

在此轎之前，有兩個丫頭帶路，身手更是了得，至少輕功是一等的。

這小轎竟在白雲寺後面停下來。

此刻細雨濛濛，白雲寺內一片死寂，兩個少女在轎前撩起轎簾，

低聲說了幾句話，這才雙雙飛越高牆，沒入牆內。

不一會，後門開啟，小轎抬了進去，後門又閉上了。

此刻白雲和尚剛作了一周天的功課，想到外面走走，却聽到門外有異聲，道：「是甚麼人？」

只聞一少女之聲冷冷地道：「喬壇主開門……」

白雲的臉色陡然一變，楞了一下，道：「甚！甚麼？妳說甚麼？」

「喬步天，你的耳朵有毛病？」

能叫出白雲和尚的本名來的，至少在當今武林中少之又少，尤其是在這黃山附近一帶。

白雲和尚又是一震，喃喃道：「姑娘何人？」

外面的丫頭低聲道：「西天教教主麾下紫衣護法千金紫水晶駕到……」

白雲在這一刹那，臉色變化萬千，他絕沒想到，已因內闕瓦解了六七年的「西天教」，還有這麼大的勢力。

也絕沒想到，「百花塢」的紅信人紫水晶，就是「西天教」三大護法之首紫衣護法的千金。

她當然並不姓紫，紫水晶只是花名。紫衣護法姓韋，叫韋昌，兼副教主。另外還有一位黃衣護法梁松和白衣護法史長風。

在「西天教」鼎盛之時，紫衣護

法韋昌常常代教主決定教務，且代爲發號施令。

沒有人敢說「西天教」是邪教，但却有人說「西天教」中人，有很多人違背了教規，在外胡來。

「西天教」瓦解之後，教主失踪，下面的人死的死，傷的傷，全都失去了連絡，壇主雖在護法之下，却直屬教主指揮，所以身份也和護法差不多。

只是紫衣護法身份特殊，武功也特殊，因而在「西天教」中，顯然是人之下，千百人之上的人物。但因韋昌賞罰嚴明，在教中極得人緣。

白雲和尚立刻下床開了門，對轎合什虔容道：「喬步天恭迎韋姑娘……」

兩個丫頭環抱起轎簾，走出一位婀娜多姿，嬌媚可人的姑娘，正是「百花塢」中的紅姑娘紫水晶。

紫水晶進入禪房，兩小婢要跟入，又被她摒退，探手示意之下，白雲和尚把禪房門閉上了。

「姑娘請坐，待貧僧煮茶。」

「不必客套，本姑娘到來有一事相託……」

白雲合什道：「只要是貧僧能力所及，自當效勞，不過貧僧……」

初入教也都發過重誓，今生今世不得中途退出本教，生爲「西天教」之人，死爲西天教之鬼，當然也不容許遁世……」

白雲和尚要出口的話又被擋了回去。

的確，入教時有此誓言，他遁入空門，也是因爲相信「西天教」已風流雲散，不可能再有人出頭重建，恢復昔年聲勢和規模，所以出家可以，遁世則不許。

白雲道：「聽姑娘之言，教中領導人物如教主及護法等入莫非都已出現了，或者已在着力重建之中？」

紫水晶道：「這箇我不敢說，只知道有兩位護法尚健在，也有一位壇主露面，當然不是指喬壇主你和冷壇主，至於教主，目前還無消息。」

「姑娘說有一事相託，不知是甚麼事？」

紫水晶喟然道：「第三壇壇主冷清秋近來的所作所爲，諒喬壇主已瞭然於懷，爲甚麼不予阻止？長此以往，會有甚麼結果？」

白雲頷了一聲佛號道：「姑娘有所不知，表妹的爲人妳可能不甚清楚，貧僧正在努力斷其俗念，但又怕她惱羞成怒，大幹一番而被人發現本教中人。」

紫水晶道：「喬壇主真的已斷

了塵念？冷壇主過去對你一往情深……」

「可是她已是有家世及子女之人了！這怎麼可以？」

紫水晶咄咄逼人，道：「如果她仍未事人的話，喬壇主是說尚可攷慮了？」

「這……」白雲的目光自紫水晶的臉上及身上掃過，他本是心如止水，就連夫人裸體站在他的床前都能視若無睹，雖非絕對如此，常人已是萬萬不及，可是換了個人，坐在他的面前，情況就不同了。

七年前，白雲還是「西天教」的壇主，年紀三十出頭一點，加之人品出衆，綽號「千手子都」，自己也很自負。而那时的紫水晶韋紫琴才十五歲，雖未到二八年華，已是個荳蔻年華的美人胚子了。

喬步天雖比她大十五六歲，並不能阻止他的綺念。而那时的韋紫琴雖然年少，一般來說，女人的警覺性很高，尤其她聰明過人，那有不知之理。

現在，一個已經長成，一個已出了家。

心如止水的喬步天忽然感覺七八年來從未有過的浮躁和可怕的綺念。

其實喬步天七八年前在「西天教」中，那有這等道行，自然功力也相差太遠，而是近年來另有遇

合，功力大進，且修持有素。

他練的是「壺形氣功法」，先將污濁空氣，三次用力吐呼出體內無餘後，即觀定中諸佛清淨靈息之加持波，由鼻孔緩緩隨息吸入，充滿體中。

於是提起膈膜，收束腹筋，將此加持靈息緊閉胸腔，口鼻均無出息。就像滿滿盛水之壺，壺口蓋緊，不使其滲漏點滴於外，就會使人類最難收束的心思意念，在一呼一吸之間，即隨之放蕩于十方三世無定者，使之不隨息流而攝歸一處。

這樣就可以深入行持。

但是，他現在眼觀鼻、鼻觀心，刻意行持而不可得。連續幾次，皆是如此。

白雲不由暗吃一驚，睜眼一看，紫水晶正自微微含笑地望着他。

人在未墮塵世之前，性與命本是合而爲一的，降生之後，性與命一分爲二，性不見命，命不見性。所以要反璞歸真，需有過人的毅力重修。

他的元神衝散後，等於半仙之體又回到俗夫俗子，只是功夫仍在而已，久已封存心中的一份俗念，也可以說是綺念，於加持力十分薄弱之時，已無法平息了。這也是原因的。

這要回溯到七年以前，那時他還是「西天教」的第二壇壇主，某夜負責巡夜，大約是凌晨丑時末，發現一條人影在紫衣護法住宅附近一晃而沒。

喬步天是巡夜人手中的最高指揮者，責任重大，立即跟踪而至。但是，他並未找到那個人影，却巧合地窺見韋紫琴在出浴。

而且是剛剛出池，看到了她的整個胴體。

那時雖年僅十五，練武的少女發育自比一般女子較早，那種妙不可言，驚心動魄的景象，深深震動他的心扉。

自那時起，他暗暗發誓，不娶韋紫琴，今生絕不成家……

「西天教」瓦解後，他另有奇遇，隨師遁入空門，已逐漸忘了這件不切實際的孽緣。

但現在元神已失之下，要想排斥這桃花障，已不可能了。乍見她微微地，含蓄地向他微笑，七年前出浴景象在腦中閃過，登時丹田燥熱，呼吸重濁起來。

韋紫琴知不知道他此刻內心的感受和綺思呢？這只有她自己內心明白了。

喬步天暗暗一嘆，道：「如果她迄今尚未事人，我也不會再考慮她了……」

「那麼，喬壇主既不重視表妹

的那份不正當的情感，何不以快刀斬亂麻的決心立刻解決掉？以便着手本教復教的事？」

喬步天楞了一下，他實在並不想再作甚麼壇主，但這話却說出口，因為那重誓是終生適用的，道：「姑娘，既然教主迄未出頭，羣龍無首，誰有這大的魄力，來領導少數出現的教友？」

「本姑娘……」

「姑……姑娘妳？」

「不錯，我這有一道教主法諭，受命之下，不容推辭，從此復教一切事宜，皆由我負責連絡，便宜行事。」把法諭遞過，白雲看過又雙手遞回。

喬步天望着這個天生的尤物，此刻道心一寸一寸的消失，塵念却一寸寸地翻昇，那凸浮有致，肌膚晶瑩的胴體在思維中晃來晃去，他現在已是十足的凡人了。

其實白雲和尚的道行還不夠深，忘了修道時幾個法門：制念、縱念及止念之法。

其中縱念法，有佛教甘波巴大師偈云：

「心不整治則自明，水不攪動則自澄。」

如刻意止念，正如刻意去攪動一缸水一樣，反而更不得平靜了。

喬步天忽然以為，他現在仍可達到七八年前所發的誓言。至少，

他現在的功力，已比昔年的三大護法還要高出一籌。韋紫琴雖然身手不俗，却仍須他來保護的。

喬步天合什道：「請代教主差遣。」

韋紫琴道：「據說昔年教主一襲法衣，乃鎮教之寶，在內閣時失落，必須找回。」

喬步天道：「卑職前在教中，未曾聽說過甚麼法衣，不知該法衣是甚麼樣子？甚麼質料？」

韋紫琴道：「質料以天孫錦製成，紫底繡有黃色八卦花紋，最特殊之處是金領銀袖……」

喬步天道：「卑職自當自現在起全力找尋鎮教法衣，以及與教友連絡。」

韋紫琴站起來道：「喬壇主，本教主屬佛教淨土宗教支脈，你該知道如何改變身份吧？」

「卑職知道，將儘快離開白雲寺。還有一事不明，請代教主告知，那鎮教法衣上有何秘密？」

韋紫琴道：「連本姑娘也不知道無從說起，但可想像必然十分貴重的，喬壇主，我走了，以後連繫，可到錢媒婆的裁縫舖去。」

「是，卑職送代教主……」開了門，轎子已在外掀起，呈前低後高狀，兩丫頭撩起簾子，韋紫琴進入轎中，道：「起轎！」

喬步天親自開了後門送出。

韋紫琴返回「百花塢」，一進入自己的臥室，已隱隱發現一個人影，坐在迎門椅上。

這地方是紫水晶的獨居之處，非呼喚丫環不得任意來去。韋紫琴低聲道：「是甚麼人？」

「放心。不是嫖客！」

「是位女士，有何見教？」

「想和姑娘聊聊。」

「好吧！不過來此聊天的多是男士，女士來此倒是少見。待我掌燈……」

「紫姑娘，不必了，咱們就趁黑聊吧！據我所知，妳對『九爪飛鷹』很有點意思，至於他對妳，那就問可知……」

「這與女士何干？」

「我這人天生愛管閑事，由於自己的婚姻不如意，就希望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更希望他們終生相愛不渝……你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女士怎知本姑娘喜歡的不是麥奇？」

女士笑了起來，道：「像貂蟬那樣忠心為主，違背自己的愛惡為別人犧牲的美女，極是少見，以麥奇之醜，身手之差，較之陸浩之英俊，武功之高，相差實不可以道里計。如果姑娘愛的只是白花的銀子，則又當別論了。」

「也許是受身世的影响，自幼

就不喜歡漂泊無定的浪子，嫁給那種人，實在缺乏歸屬感。」

「這麼說，你是非嫁麥奇不可了？」

「目前還言之過早，但嫁他的可能比陸浩大得多。」

「如果陸浩馬上能拿出一百萬兩銀子呢？」

「那種可能性太小了！」

「如果他能辦得到呢？」

「我剛剛說過，我不願再過飢一頓，飽一頓，成年累月擔驚受怕的日子……」

「如果我非要嫁他不可呢？」

「女士憑甚麼如此霸道？」

「這不是霸道，而是關心。」

紫水晶冷峻地道：「完全是強人所難，本姑娘恕不招待……」轉身欲出，但手在頭上一晃，一枚金釵呼嘯而出。

認穴之準，速度之快，都是十分驚人的。

但是，這女人揚手接住金釵，道：「這枚金釵，就作為妳送給陸浩的定情信物如何？」

「無禮……」紫水晶反身撲上，她的招式不謂不奇，速度也夠快。但是，這個中年女人人高馬大，舉手投足，威力無限，紫水晶天生麗質，靈巧有餘，勁道不足，未出二十五招，被這女人扣住了脈門。

（未完·六）

臥龍生

新書介紹



鐵手無敵

全書兩集
HK\$70

武林義俠蕭廷深，正直不阿，仗義助人，深得武林同道愛戴，故受到某些人嫉妬，恐他成為武林盟主而將他暗算，一夜之間令他慘遭滅門之禍。

二十年後，江湖出現一個身懷絕技的英俊少年名蕭越，他的一手無敵鐵拳所向披靡，無人知他的身份，他的出現使江湖黑道聞名喪膽，且有很多邪門歪道之徒死在其手裏。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各地利店有售。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峨嵋藥廠榮譽出品

各大藥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